



# EVA FANFIC- TION

福音同人

Shinji & Asuka  
第二辑



*I LOVE YOU MORE THAN  
YOU'LL EVER KNOW*

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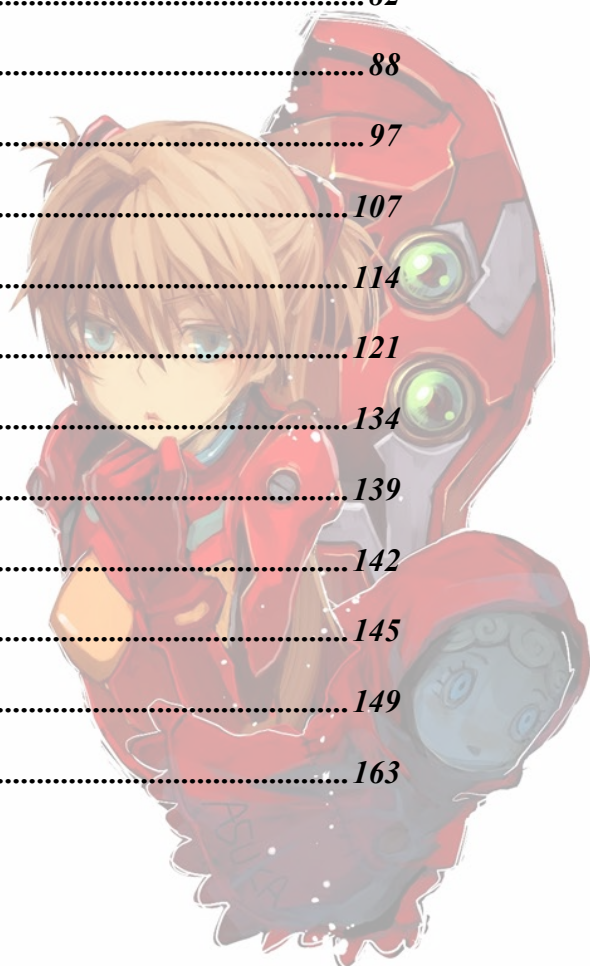
本合集中作品由网络资源整理，整理者不具有 Evangelion 相关版权，如果原作者及相关版权方提出建议，整理者愿意对本合集中相应内容进行修改、增补、删除

Die besten Wuensche

2025. 4

# 目 录

痛，瞬间重叠.....	1
等他回来之后.....	12
太阳照常升起.....	23
亲爱的玛嘉烈.....	29
墨绿的夜.....	34
冷夏.....	38
腐烂橘子.....	45
橘子汽水.....	50
刺猬.....	55
早安，Asuka.....	59
七秒的挚友.....	69
囚婚.....	73
假期.....	82
失败与胜利.....	88
向阳花.....	97
雨季不再来.....	107
骤然中断的恋曲.....	114
无恒之夏.....	121
Alternative.....	134
Complain about everything.....	139
The first kiss.....	142
Danke.....	145
Groupie Love.....	149
Time & Place.....	163



<i>Eight Notes</i> (八分音符) .....	175
<i>Wärme</i> (温暖) .....	179
<i>So Stay Close</i> (像这样, 待在一块吧) .....	195
<i>Salty Revenge</i> .....	203
<i>Shipping Wars</i> (党争) .....	207
<i>Thrice Upon a Time</i> .....	218
<i>Thrice Upon a Time</i> - 新的结局 - 我想和你在一起 .....	229
<i>Shinji's Diary of Lewdness</i> (碓真嗣的邪恶日记) .....	241
<i>God Bless Us, Everyone</i> (上帝保佑众生) .....	246
<i>Goodbye, All of Evangelion</i> .....	260
<i>A World Without Evangelion</i> (节选) .....	265
<i>The Second, the Third, and that one night</i> (她与他的那个夜晚) .....	268
<i>Come To Me, In The Bitter Winter</i> .....	278
<i>Wet Sand</i> (湿濡之沙) .....	284
<i>On growing roses</i> (关于种玫瑰的告示) .....	294
<i>Future Freaks Me Out</i> .....	320





## 痛，瞬间重叠

作者：H.

“还知道回来啊，你们俩准备再闹上多久呢？”

好像面前的一切都在这位指挥官的意料中，语气里听不出愤怒或者失望，她只是悠闲地用指头在啤酒罐顶上画圈。

没几个小时前，这里聚集了更多人，包括冬二、剑介、洞木光以及初号机驾驶员绫波丽。探望几天没来学校的两位 EVA 驾驶员的同时，也观摩了一番训练成果。

明日香来到日本后的第一战遭遇的就是前所未有的敌人——音乐天使在被潇洒的跳劈一分为二后，核心并没有瓦解，而是旋即化为更加棘手的两个敌人。虽然出动 N2 地雷勉强抵挡住了进攻，但一副倒栽葱狼狈样子的两台 EVA 还是招致了各方的埋怨与诘责。

最终制定的反击计划，是让两台 EVA 跟着音乐的节奏同时展开进攻歼灭两体同心的使徒，可是想卡准这个时间点丝毫谈不上容易，哪怕在模拟训练中也没成功过一次。记不清第多少次失败后，甩掉耳机的明日香目睹了她讨厌的零号机驾驶员和真嗣的默契配合，不甘而又气愤地跑了出去。

哪怕听上去没什么道理，但束手无措的真嗣还是听了洞木光的话，在附近的便利店找到了明日香。看着她咬牙切齿地立誓要洗刷耻辱，真嗣有些难以理解。不过两人至少都明白，现在最应该做的还是努力训练。

看到回来的两人，葛城美里并没有说什么，只是让碇真嗣和明日香正坐反省，哪怕有坐垫，俩人的膝盖和脚踝也感觉到了明显的酸痛。真嗣好像还能坚持，明日香已经不安地扭动起来，嘴里念叨着些“日本人怎么……”这样的话。

于是这是，美里的询问就成了行将溺亡之人渴望的那根稻草。

“不会，不会再吵了，我们一定好好练习……”明日香赶忙回答，顺便自以为隐蔽地调整成了一个并不标准但却舒服得多的姿势。

葛城美里头有点疼。说不上毫无进步，可两人间配合的精进程度不拿放大镜是看出来的。换绫波丽无疑是更高效的作战方案，但照顾到每个驾驶员的感受也是她的职责。看明日香这个摔门而去的态度，这是完全不可取的。况且以后一定会有遇到更强大的敌人，需要驾驶员们集体出动的时候，这一关过了，到那时也会顺利很多吧。所以现在的关键问题变成了，该





采取怎样的特训，让两人能够尽快达成默契。

看来还是得……

“这样好了，以后每天的训练次数不固定，需要直到你们成功配合完整首曲子十次为止。练习中会记录你们错误的次数，累积下来两人都会受到惩罚，每天的任务完成后统一结算”一转云淡风轻的态度，葛城一尉严肃的有些吓人“如果完成不了定额的任务，我可不会轻饶。好好记住，自己的表现与配合，是会牵扯到对方的。”

原本鼓足劲头的明日香看到一脸忧虑的碓真嗣，心里也难免有些动摇。她对日本人的传统向来不了解，可看搭档的这副神情也能猜出来，这样的“魔鬼训练”恐怕不会轻松。

客厅矮几上的乌龙茶还剩下小半瓶，反倒是啤酒一点没动。在他们离开的这不到半小时里，葛城美里似乎难得地把桌子收拾了个干净，看不见杯子盘子，只剩下记录训练成果的纸笔和一幅日历。几乎每个日期的记录都是象征着有问题的红圈，离完成要求称得上是“任重道远”。现在时针不过刚离开八不远，看指挥官的意思，大概是“接着练”。

“十点之前，我希望能看到一遍完整的，不说流畅，起码少错一点。准备好了就开始吧。”抬起低垂的眼眸，葛城一尉的目光有如指挥作战时那般严厉。已经见过不少次这种眼神的真嗣心里不免有些发毛，甚至对“无知者无畏”的明日香感到有些羡慕。

简单概括，训练的流程就是两人分别在两张跳舞垫上，根据乐曲的节奏同时踩相同的点。论乐感，真嗣要胜过明日香不少，但后者在长期担任驾驶员的过程中，协调性训练做得十分出色。这样就导致了一个节奏稍慢但准确率高，另一个虽然动作迅捷但免不了出错。互相指责抱怨的结果就是，他们常常连完整的曲子没跳完就不得不中断。

十三个点，62 秒的时间，要在短暂的前奏响起时俯下身去，最开始是左手去碰左上角的点，然后右手点第二行右边那个，左脚再往回收点一下第四排的区域……

然而一分多钟的时间里，除了刚开头的战斗准备相对好记，之后每次变化的可不止一个点，想要完整地记住根本就不可能。面对熟悉的旋律，向来急躁的明日香好像有点抢拍子，可一旦到了陌生的地方，她的节奏戛然而止。碓真嗣在刚开始为了跟上明日香不得不加速，到了后半段又需要他凭乐感带着搭档动起来。可陷入急躁和忙乱的人们压根没有好好配合的可能，明日香又一次捏住了耳机，可音乐却戛然而止。

“不许停，把这遍做好。不清楚动作的话就慢一点，跟着真嗣，别自作主张”依旧是不容违抗的命令式口吻“还有真嗣，清醒一下，少犯错，冷静地完成。”

勉强收起了较劲似的态度，两人磕磕绊绊地开启了后半段曲目的练习。节奏上没有慢得过分，但真嗣协调性上的缺陷暴露无遗——一旦涉及到两个以上的点位变化，他就有点“手



脚跟不上大脑”，越急越乱，犹豫着要碰哪个点的时候，明日香的手已经急不可耐地跟着感觉按下去了，屏幕上的“ERROR”闪个不停，葛城美里几乎来不及记录。好不容易一遍完整的乐曲走下来，看着葛城美里检查机器记录，自觉结果不理想的两个孩子别说主动询问了，连凑上去看一眼都根本不敢。

“二十二次报错，嗯，比我想象的还少一点。今天的目标，把这个数字降到 15，然后我们再来算账。”

虽然完整的跟着练了一遍，但之后的成果并没有明显好转。不想出错、害怕出错，却又避免不了的有所失误，越慌张就越难保证准确率，前前后后一共又练了接近十次，对报错的 ERROR 声已经麻木了，两人组才把失误降到要求数量。换做以前的明日香，恐怕已经怼到真嗣脸上了。但既然说好不会再吵，这点耐心还是得拿出来的。

但让他们难以揣度的是，葛城美里好像更波澜不惊。本以为指挥官面对这种糟糕表现多少会发点脾气，但她只是平静地皱着眉头记东西，

“粗略的看了下，今天的训练很有价值，问题暴露的比之前多很多，可以去针对性地解决”光是晚上这十多次的练习，葛城美里就的本子上列了好几页的总结。“现在，坐过来，我得和你们确定几件事。”

碓真嗣和明日香并排来到矮桌的另一边，因为刚刚结束训练，就没有要求他们正坐。但两人的紧张没有丝毫缓解，毕竟这个“罪状”的名单有点长的过分，估计逃不了一顿骂吧。

“那个，美里，对不起。我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错的有点多，下次一定……”

明日香还想说下去，立个类似于“几天之内一次到位”的誓言，但看到面前正在摇头的指挥官，还是识趣地闭上了嘴。目光微微侧向了一旁的真嗣，看到的却只是那个一直都让她觉得困惑的沉默面孔。

“怎么会让这种毫无主观能动性的人来驾驶 EVA 啊！”

本来准备等着葛城美里的训话，但看样子好像也想让自己说两句？

“我，呃，我希望明日香在后半段不熟悉的情况下，先不用想着连贯，跟好我就行……”

“喂，我不同意！亦步亦趋从来都不是我的风格！笨蛋真嗣前半段根本就不是驾驶员应该有的水平，这样参加作战……”

“可我一直都能踩在正确的点上啊，你不管不顾地按自己的判断急着上，第一次作战就是……”



“那还不是因为有你这个拖油瓶关系户！但凡能给一点支援，也不至于输的那么惨，我一个人在欧洲分部的时候可是……”

在碎碎念几乎要演变成互相对着吼的争吵时，玻璃杯底抨击桌面的声音让两人都小小地颤抖了一下。

“因为作战方法特殊，训练中出错也很正常。今天这个成绩虽然不算理想，但完全可以针对着调整进步”但之后葛城美里的语气听着让人不寒而栗“可之前你们连完整练习一次都做不到，交流也只有互相甩锅，有一点协同作战的样子么？哪怕是刚刚也在吵个不停，就这个态度，我很怀疑你们到底有没有足以驾驶 EVA 的能力。”

“绝对，绝对没问题的，美里小姐……我和真嗣只是，一时冲动。我们一定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对吧真嗣？”

大部分时候的明日香，是开朗健谈的。对陌生男孩带着一丝不屑，对自己则是信心十足到有些自傲。哪怕是又羞又气跑出家门的时候也是一副恶狠狠的气势。现在这种哀求式、带着哭腔的搭档，是真嗣从没见过的。他一下子有些懵，只好跟着点点头。

“还想继续的话，我对你们的严格程度只会更高。并且今天，马上，要把这几天的账都好好算算。”

葛城一尉站了起来，没说什么，她很自然地把餐厅的椅子端了过来。灯光下她的身影高大得让两个少年不由地瑟缩，无论是已知还是未知带来的恐惧，都无法回避。

“真嗣，你先来。”

“美里姐，不会是，和上次……”

“你记得啊？那规矩还没忘吧？”

“就，就在这里，在明日香面前？”

“快一点，做个榜样。”

过去的经验告诉真嗣，命令是不容违抗的。于是他只能想象房间里再无第三个人，硬着头皮到他一点不想，但却明白自己该去的地方。

可从明日香视角来看，这就成了一副让人目瞪口呆的景象——真嗣好像只是犹豫了一会，就顺从地趴到了葛城美里的大腿上。双手撑着，脚尖抵着地板，膝盖微微弯曲，沉下来的头颅被刘海遮住。看不出表情，只有肩膀像在极隐匿地微微起伏。

从这个微微侧着的角度，聪慧如明日香非常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虽然她在德国没有亲眼目睹或是亲身经历，但听说还是不会少的。第二次冲击后残缺的世界，论教育方式，尤其是军队，可以说是严苛到无情。自己作为被选中的孩子，能力与态度都无可挑剔，自然不用去传说中的“刑房”，但一瘸一拐走路的年长同僚与足以穿透隔音墙壁的痛呼还是并不少见。

现在，只有一桌之隔了？

训练的服装是连体的紧身衣，下面两条裤管只到大腿过半，上身背心外面搭着松垮的半截短衣，大多数时候肩膀都露在外面。葛城帮助腿上的男孩正了正姿势，照例把一只手放在腰间，另一只手轻轻拍了两下，这既是缓和这种“上刑”的气氛，舒缓僵硬的身体，也是惩罚开始的信号。

每次都举到接近肩头的位置，巴掌按照固定的节奏交替着左右落下，在紧身衣上留下稍带沉闷的响声。紧贴着肌肤、张力十足的纤维在这时反倒成了限制，缩减了拍打下臀瓣颤动的幅度。哪怕用力不小，但打上去带来的直接痛感也并不明显。按葛城美里的力气，直接落在屁股上的巴掌可以打得真嗣连连呼痛，但现在的一下下给他的感觉更像是海浪拍打在堤坝上。好像并不会让人难以忍受，可一旦次数上去了，会有夹杂着麻的疼逐渐从身体深处被唤醒。

如果要问葛城美里现在是什么心情，那只有后悔——早知道就让他们先把衣服换掉了。隔着这么一层“军用装备”，自己的手就算打肿起来，底下欠揍的屁股应该也不会有多深刻的印象吧？在她心中，一次效果到位的“教育”，从热身开始就得让受罚人心里升起对疼痛的恐惧，这样才能让双方更快进入节奏，而现在的成果无疑是失败的。

这样的沉闷让旁观的明日香也有些困惑，打人的和被打的都沉默不语，没有猜测中的狼狽和哭喊，当然更可能只是暂时没有。但在看到真嗣不过挨了几十下巴掌后就被要求起来，她还是不免感到紧张——下一个该是自己了。

“真嗣，去那里坐着。明日香过来吧。”

但凡有点眼力见的，都懂这里的“坐”不会轻轻松松。屁股靠上脚踵的一刻，真嗣还是有一阵麻与刺痛交织的感觉。不显眼的微微扭动身子在美里视角内还是很容易被看出来，但她觉得没必要，也没时间计较这些了。现在更重要的是让腿上，明日香微微躁动的屁股热起来。

现在是夏天，当明日香的小腹刚接触到葛城美里大腿的时候，传来的温度让她有点不自在。在真嗣刚刚趴过的地方，以屈辱度完全相同的姿势像小孩子一样挨打。巴掌还没落下，羞就占据了明日香的脑海，“就当是场噩梦”也不管允不允许，她直接用双手捂住了眼睛。

“啪”的第一下落在屁股上，明日香几乎没有感觉到什么痛。和她印象中那种让人“痛



不欲生”的惩罚截然相反。左边过后是右边，接下来又回到左边，一下下的拍打非常有规律。随着数量的累积，哪怕是隔着紧身作战服，也有了一片片略钝的痛感，不过这样的程度还是不足以撼动这位“王牌驾驶员”。

虽然效果依旧不明显，但葛城还是得一次次地挥动起自己已经酸胀的巴掌。这是对两人的惩罚，一方的草草结束必然会招致另一方的不满。无论是作为监护人还是指挥官，公正都是必须具备的品质。活动了已经有些麻木的大腿，她接着在明日香翘起的臀上拍了二三十记，估摸着应该差不多了，她放开了腿上的女孩，准备过渡到下一步。

“五分钟，回房间换套宽松点的衣服。要是敢迟到的话，以后每天都先挨个四五十下再练习。”

极短暂的分别时，葛城美里忍不住片刻的胡思乱想——会不会发生像是“我们的监护人是变态”这样的吐槽？但如果这两位能因为“不想被变态揍”站在同一战线上，那倒也不算坏事。这么一看，自己的可怕程度比起使徒也不逊色呢~

房间里好像没有合适的工具，但在浴室里她有了新的发现——因为有泡澡的习惯，边墙上一直挂着一柄长浴刷。搬进公寓时，有朋友送了一整套木具，分量实在，闻起来还有淡淡的香气，之后换新还特地要了这家店的地址。清理工作免不了劳神费力，刷柄上好像已经有了浅浅的凹痕。椭圆形的刷背厚度接近两指，深色的木质中隐约能见到它原本的纹路，现在刚好可以派上用场。当她提着这杆“趁手”的兵器出来，让两个欠揍的孩子到餐桌边上趴好时，哪怕语气上挺轻松，但真嗣和明日香这一路还是有些举步维艰。

“手桌子上，趴着可以，撑着没问题，埋头抱着也无所谓。两个要求，老实撅好不许挡不许躲。”

“了解”得到的回应同步率难得的高，连微微发颤的频率都几乎一致。碓真嗣穿着一件很容易淹没在人群中的白色短袖，宽松五分裤露出的小腿，因为站直微微绷住。整个人伏下去，算是比较让人满意的姿势；明日香依旧是那件天蓝色的吊带，手肘不自然地撑在桌上，肩膀很僵硬地支住。所谓的撅着，也只是上半身稍微压下去那么一点，腰身几乎紧贴着桌子。

哪怕是在公海上遭遇使徒也能游刃有余的明日香，在被葛城美里握住小臂时还是怕得差点叫出声来。命令不难领会，但让她在一个还有些陌生的人面前乖乖撅起屁股挨打还是有些困难，颇费一番周折后才进入了让指挥官满意的姿态。

“你们觉得自己为什么要挨这顿打？”明明是已经给过答案的问题了，是要考验记忆力么？

“一直在吵架、训练没有进步，唔...”



“互相不停地抱怨、不配合…啊？！”

还在回答者问题，两人就感觉到身后一凉，行事向来麻利的葛城一尉已经把两人外裤内裤一起褪到了大腿，露出了不合格热身后基本没有什么变化的臀。不知道是对目前的“成色”还是两人的回答感到不满，真嗣和明日香的屁股上都被补了清脆的一巴掌。

“不止一次的半途放弃呢？承诺的不会再吵架呢？”两个清晰的掌印算是开了个好头，在这样咄咄逼人的气氛下，美里宣布了惩罚的计划“每人三十下，每有一次违规，你们就都加两下。”

得到了“了解”的回应后，浴刷先在两人的屁股上轻轻拍了拍，从离开的一刻起，严酷的惩罚也正式进入了倒计时。注定不会草草了事的一次居然只打三十下，那每一下得有多痛啊？

撑着餐桌的两个孩子，眼中能看到的前方靠墙的柜子，上面只有满满一排或罐装或瓶装的酒。通常只会放两张椅子的桌子长边现在挤下了三个人，明日香和真嗣因此几乎是挨着的。听到身后葛城美里来回踱步的声响，好像能感受到对方因为害怕变得沉重的呼吸。很清楚那柄可怕的浴刷落下的次数只会多不会少，但都在暗暗祈祷“别先打我。”

带着风声，重重的第一下落在真嗣的左半边屁股上，他沉下去的身子肉眼可见的一哆嗦，机械式地压回了揉一揉屁股或者“弹射起步”的冲动。几乎是“嘭”的一声，被照顾到的半边深深陷了下去，带起椭圆的鲜红印记。火辣辣这种词汇此时都显得蜻蜓点水，相比之下之前隔着紧身裤的热臀真的是连挠痒都算不上。第二下依旧是真嗣，打在右半边臀上同样是一点不留情，为了尽力忍痛传出吸气声让还没体会到这样疼痛的明日香心里的恐惧陡然上升。没有让她久等，渐近的脚步声正是换人的信号，她好像听到了举起的发刷落下时传出了风声，还在思考该怎样做准备时，就在突如其来的剧痛下叫出了声。

“痛！”还是左半边开始，声音很闷的一下让明日香心中油然升起对真嗣的敬佩——居然没有痛的喊出来。但执刑人可没有给他留出时间去关心别人，右半边臀上力道更甚的一下像是在警示她不要喊得那么大声，但这火舌撩过似的剧痛下，怎么可能做到纹丝不动呢？明日香的腿紧紧并起，双膝靠的严丝合缝却还是忍不住微微打战，才两下就已经忍不住想转身躲开，还有 28 下该怎么熬过去啊？

没有作战服，没有大屏幕，但现在的葛城美里可比在 NERV 时吓人多了。一边两下过后，从成色看来效果让人惊喜，斜着挥落打在臀峰上，整个刷背都是接触面积，把挥舞手腕的力量传达上去，厚实的“嘭啪”声和专门的板子应该也相差无几了，在连粉不大都看不出的臀上染出了明显的红，这三十下起码会让他们在正式作战前再也不敢吵架了吧？

没有留什么喘息时间，浴刷继续落在了两个孩子的屁股上。可能是因为没有充分“热身”，



前几下突然的疼痛升级让两人都没控制住有些小动作，虽然不到加罚的程度，但美里还是在用更快更狠的打击作为回应。挨打的时候越不乖就越狠，越狠就越痛，就越忍不住扭动挣扎，像是两管进度条逐渐提升，就等着爆表的那一刻。

各自快二十下打完，两个人的屁股上几乎已经布满了红肿的痕迹。这种撑桌子的姿势不同于趴在腿上或者跪椅子，没有来自外力的限制束缚，也没有椅背、椅子腿这样能抱住或者抓住的东西。痛的站不稳时，双腿和肩膀忍不住扭动，稍一不注意就会碰到对方，瞬间又多出了几分羞和尴尬。

记不得是第几下，感觉已经要承受不住了的明日香痛苦的扭过了身子，看到了真嗣惊恐与慌张并存的面容的。原本只是收敛地哽咽着啜泣，但在听到美里下一刻的宣布后，她忍不住哭出了声。

“都加两下。”

这是设计好的么？这么疼的一顿打，没人能从头忍到尾，没有任何倚靠的情况下加罚几乎是不可避免。而一旦违规连累对方一起挨更多的打。几乎像是训练的翻版，只要有一个人出错，两个人就都惨了。从开始的吵架、负气出走到现在想躲引来加罚，始终好像都在透露着一个信号——痛都是自找的。

但是猜想出了错，葛城美里的脸上并没有“阴谋得逞”似的笑，也并非那种恨铁不成钢的表情，她只是像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一样，一下又一下地挥舞浴刷。算上来一共大了快五十下，她的手也有些累了，力道自然不如一开始，但依然能够在眼前明艳臀瓣上印下更深的、玫瑰色的印记。

然而对挨打的人来说，力度上细微的变化基本是感觉不出来的。浴刷落在已经挨过一趟的臀上，已经渗入肌肤的钝痛伴随着新留下的像是要裂开的疼。感官被唤醒、放大，恍惚间两个孩子甚至怀疑落在自己屁股上的不是打扫时用的浴刷，而是一块钉板。真嗣的指心紧紧按住桌面，以至于指头微微发白；膝盖早就不像一开始那样绷直，如果现在宣布结束，他恐怕得当场跪下。明日香从牙关到嘴唇都咬了个遍，但还是止不住边抽动肩膀，边克制着微微摇摆，每打一下，到手肘顶住桌子的力气似乎就大一分。

三十下打完，葛城选择了休息一会——不仅是自己的手酸的过分，被要求撑住桌子的两位驾驶员，也站的摇摇摆摆，差点就要摔倒。左边的真嗣上身几乎要趴上了桌子，膝盖几乎弯成了一个直角，汗水从脖子流到腰间，在背上洇出分岔的河网，为了打到该打的部位，有几下自己必须得弯下腰身。因此，他屁股的上半部分明显颜色更深。明日香的柔顺的头发此刻也免不了并成一缕一缕，当刷背照顾到相同的地方时，呼痛的声音完全克制不住。肩胛骨到背中间的地方，吊带衫若即若离地撑着，隐约可以看见肩带和后肱；下摆几乎贴着腰窝，



把她引以为傲的身材整个勾勒出来。屁股上笼罩着均匀的一层红霞，被照顾更多的臀峰像是草莓布丁上点缀的覆盆子糖浆。两人原本都只是把内裤拉到了刚好能露出屁股的位置，现在几乎已经滑落到膝盖了。光洁白嫩的大腿和上方的艳丽间不存在任何渐变，鲜明的像是半掩着红布的画板。

“真嗣一次伸手挡，一次差点蹲下去；明日香一次伸手，一次扭过去，还有一次想躲”虽然知道远不止两下，但各自多十下的结果还是让两人的心再次坠入冰窟。“给你们休息十分钟，回来继续。”

美里的身影刚从餐厅消失，两人就赶紧伸手揉起了“饱经风霜”的屁股。真嗣侧过头去想说些什么，留给他的却只有明日香的后脑勺。

“对，对不起。”真嗣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啊？”

明日香好像对自己这三次违规耿耿于怀“因为我，要多打六下，我说了对不起了，不许……”

“我，我也是，这四下……”

“好了好了，本小姐就算是放过，放过你了。以后训练可不准偷懒，不然还得被……”

“嗯，一起加油。”这时候可不是“只要微笑就好饿了”，真嗣也选择扭过头去，但也因此错过了明日香一瞬间的目光。

“嗯”

把裤子提回原本的位置，边轻轻揉着屁股边倒吸凉气，十分钟过得很快。回到餐厅的美里，没计较真嗣和明日香的手依然停留在屁股上，而是自顾自搬了椅子坐在边上。

“接下来十下，一个人趴过来，另一个人报数。报错或者少报的，后果不变。”

这次明日香抢先一步赶了过去，趴在了葛城美里的大腿上。可能是为了防止乱扭，她的膝窝被美里的双腿紧紧夹住。和新指挥官如此“亲密”的接触还是第一次，但却是被这样的“人体刑架”锁住，她低下已经红透了的脸颊，双手自然地撑住地面。

真嗣可以清晰地看到明日香屁股的状况，想到自己待会也是差不多的状态，他脸上也像火烧般烫。在看到加罚居然是用巴掌时，他有点思维停滞，直到被美里剑一般锐利的目光盯上时才反应过来。

“一。”





到最后又换回巴掌，是想弥补一下热臀过程中的遗憾么？不过哪怕只是巴掌，哪怕施刑的监护人没用多大力气，打在明日香已经被浴刷完完整整烙了一遍多的臀上，还是能让她止不住哭喊。短暂的休息带来的恢复作用约等于零，只能让好不容易养成的疼痛适应力全盘崩溃。

手举到和肩膀平齐的地方，不带任何感情地落下。葛城美里另一只揽住明日香腰的手，得带上点力气才能按住她的挣扎，双腿也不免稍稍斜过去一些才能钳住膝盖。女孩的屁股显然更加挺翘，也更有柔嫩而有弹性。每次落在臀峰，巴掌下都会像水波似的晕开。如同掀开帷幕般，传来了明日香夹杂着求饶的承诺。不同于之前那种要爆开似的闷疼，举起的手像是把自以为吃透了的针扎痛感揪了出来，再均匀的摊开、铺平、拍上去。这声音对掌刑的美里和旁观的真嗣来说可能算得上“清脆悦耳”，可挨打的人感到的只有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的羞。

报数没有出问题，十下很快。明日香稍稍缓了一会后才艰难地爬了起来，真嗣识趣地转过身去不看。听到美里的呼唤后，很快趴上了这个他熟悉的地方。

几乎平齐着削过来的巴掌，打在身上时让他忍不住打了个激灵，咬紧的牙关间还是不免迸出一声痛呼。全程都是同样一丝不苟的打法，每下巴掌与屁股接触发出的声音都非常响亮，真嗣视角感受到的就是纯粹而扎实的疼。

自己挨打时压根注意不到声音，现在旁观的明日香才真切感受到“恐怖”二字。尤其是在看见自己搭档红肿的屁股上逐渐浮现出来清晰的指印时——她原本以为指挥官担任的更多还是文职类的工作，但既然有着这样一副“铁掌”，以后还是少惹事好。

喘着气起身的真嗣，提起裤子时因为微微擦到还是发出了“咝”的一声。惩罚结束后，两人就这么呆呆地站在美里面前——现在没有命令，他们是一步都不敢动了。

揉着自己酸痛的右手，余光中窥见仍然乖巧的两位适格者，起码在心里美里还是笑得挺满意，但最后还是得以严肃的总结为这次深刻的教训收尾。

“知道自己为什么挨打了么？”

“唔嗯……”两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

“我知道你们可能有些话想对对方说，所以在去墙角反省前抓紧时间吧”看见两位眼神里又浮现出惊恐，美里心底轻笑了一声“放心，不会因为这个再打你们的。”

“明日香，抱歉，我会去加练……努力跟上你的节奏的……”

“一、一样。今天的事情是我，我害的。对，对不起……总之以后肯定不会再……”

“不会再什么？”似乎是故意在这时候提醒。



“不会再在训练时吵架了……”

“嗯，行。去墙角站着吧”美里揽住两人的肩，领他们去墙角并排罚站“要是再有下次的话……”在两位上半边屁股轻轻补了一掌后，葛城美里离开了客厅，轻声地出了门。

差不多过了二十分钟，玻璃瓶的轻微碰撞声在玄关响起，真嗣和明日香赶紧调整了下有所放松的姿势。一阵小小的响动后，面前出现了一只举着雪糕的手。

“喏，一人一半，不许挑食哦。”

虽然没有见过这种并排插了两根木棍的雪糕，但跟着真嗣的节奏一起使劲，明日香顺利分到了她的那一半。夏日炙热，灼痛后的丝丝甜蜜对心灵和身体都是最好的慰藉。

把两人领回各自的房间，交待了各自存在的问题，顺便上了药做了温敷——明显美里的手法比第一次熟练多了，不光是真嗣，明日香也没什么抗拒。只是乖乖地聆听着“恐怖”指挥官，语气无异于平常、温柔中带着些许俏皮的安慰。这样的手，能给屁股带来难忘的痛苦，停留在脑袋和肩膀时，却温柔的让人不舍作别。

“需要帮忙的话叫我哦。”离开了房间，被疲倦占满的葛城美里也放任自己趴在餐桌上，作战记录本就随便地丢在一边。

等浴缸放满水的时候，就该叫他们了吧？希望明天可不要有加班哦~



## 等他回来之后

作者：H.

技术科办公室，经历了对第十二使徒的作战，以及初号机从狄拉克之海的逃脱之后，葛城美里和赤木律子间的气氛有点紧张。。

“律子，你到底对我隐瞒了多少东西，EVA 到底是什么？”

“我已经说过了，关于 EVA 的一切都记录在当初给你的文件里了。”像是早已准备好的答案，律子面无表情地说着。

“这种话连你自己都不相信这些吧？既然你不肯说，我自己会去调查清楚的。”

“那你请便。”一直没有把目光从屏幕上移开的律子突然想起了什么，抬起头看到的却只是葛城美里的背影。

“哦，对了，真嗣的检查结果出来了。除了洗不掉的血腥味外一切正常，毕竟这是第一次从内部击破使徒。想办理出院的话，现在就可以。”

脚步停住了，“哦，谢谢你提醒，接下来的测试和训练帮他请个假，三天应该没问题吧？”

“没事，我已经把工作计划都推后一周了，手下留情点，他还是个病人呢。”

已经不是葛城美里第一次到病房来了，不用请示或是问询，因为每个 EVA 驾驶员都有自己专属的病房。就算没有这条规定，也能分辨出真嗣住的那间——不同于以往的面无表情，守在外面的绫波丽脸上是淡淡然而安心的微笑。刚刚出来的明日香倒是有点嫌弃的神态，看到自己时有些惊讶，又好像刻意在躲闪些什么。轻轻在开着的房门上敲了两下，美里进了病房。

检查结果没有问题，真嗣算是松了一口气。在听说可以立刻办理出院手续的时候，他也当即做出了离开的选择。往常坐在副驾驶的真嗣这次选择坐在后排，从 NERV 总部到公寓的路程中，车上出人意料的安静，只有风从摇下的空隙中涌入发出的呼啸。楼道里，真嗣突然开口了

“美里姐，明日香呢？”

“德国的家人打了电话过来，好像那边还有些事交待，得迟一点了。”

这次作战非常惊险，面对未知的敌人，要求改变职责安排的初号机被吞入了使徒内部的



狄拉克之海，二号机也险些步了他的后尘。本来希望渺茫的救援作战计划却因为初号机的暴走被彻底打乱，莫名其妙地击败了使徒，莫名其妙地赢了，虽然只是消失了一会，重逢时的美里依旧哭成了泪人。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好好训他一顿”的承诺就此失效，这已经不是真嗣第一次违抗命令了，这种行为在美里眼中是最不可容忍的错误，不仅意味着对指挥官的否定，更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虽然没有闯祸，但严厉的惩罚是不可或缺的。

“真嗣，到餐桌边上来。我有话对你说。”既然没有问题，那自己就得动手履行当初的承诺了。但惩罚这种事情，指望该挨打的人自己说出口几乎不可能，尤其是真嗣这种一紧张就会失语的人，自己有必要给他一些引导。

面无表情，手放在膝盖上，从他低垂的目光中不难看出，他应该也有心理准备了。“碗真嗣，对于这次作战，你有什么想法呢？”

“因为我的独断专行不听命令，造成了机体受损与作战失败，请，请美里姐惩罚我。”过程倒是意外的顺利，真嗣原本放在膝盖上的双手叠在了面前，眼里是一副“慷慨赴死”的神情。点了点头，美里脸上闪烁了一刻不易察觉的微笑，旋即又归于严肃。

“很有觉悟，但你这次的错误不会被轻饶。在惩罚开始前，希望你做好准备，我可不希望到时候会有不愉快的暂停。一刻钟后，客厅见。”她率先离开了位子。

来到自己的卧室，脱下工作的服饰，换上居家时的便装，梳妆台上的发刷就在那里。之前离家出走被“抓回来”后，真嗣好好地体验了一顿厚重的木制发刷背面打在屁股上的感觉，这也让坐垫成了他接下来几天的常备物品。但这次美里并不准备用发刷，这样的姿势在严厉的惩罚中好像有些太亲密了。在第一次惩罚后，她想过专门订一块板子或是皮拍这种挂在家里作为警示，但终究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实现，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不过寻找并没有持续多久，美里在衣柜里找到了理想的工具，一条崭新、韧性十足的宽皮带，似乎像是束腰的款式，对折之后的长度挥起来也顺手。在自己手臂上试了几下后更加坚定了她对这项工具的肯定，在离约定的时间还有两分钟时，美里打开了房门。

因为想不到有什么需要准备的，真嗣已经站在餐桌边上了有一会了。考虑到自己接下来的身份，坐在椅子上等候不太现实。美里的出现算是拯救了干等中的真嗣，从桌边搬了一张椅子到客厅放好后坐下，摆了摆手示意男孩趴在自己的膝盖上，几缕不安分的头发被撩到脑后，“那么，开始了。”，在得到一声“嗯”的回答后，葛城美里高举的右手为这次的惩罚拉开了序幕。

作为热身的开始，隔着短裤的巴掌除了闷响之外，并没有明显的疼痛。但不同于之前趴在床上，双手撑住地板带来的劳累反倒是更严重的负担。双方都心知肚明，仅有的一点遮蔽



不会维持太久，所以在短裤被脱下时，真嗣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意外，自然也没有反抗，只剩一层内裤包裹的臀部在第一轮巴掌后除了稍微温热了一点外并没有什么变化。

隔靴搔痒真是多余的过程呢，自己的手恐怕更痛一些。对手掌哈了哈气结束偶然升起的吐槽，美里开始专心对付腿上这个只有一层薄薄内裤包裹着的臀。

虽然有心理准备，但巴掌落下来时的疼痛还是超乎了真嗣原本的意料。也许是有了打人的经验，亦或是这个姿势挨打会更痛，在一声炸响后真嗣的腿几乎不受控制地踢腾了起来。虽然立刻恢复了标准的姿势，但还是能感受到葛城美里对这一举动的不满，接下来的巴掌力度丝毫不减，左右开弓地在两瓣屁股上不断制造新的疼痛。强忍住痛呼的欲望，真嗣在艰难的处境下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双手牢牢的抓住椅子腿，砗痛感能稍微转移一些注意力，起码不会再做出让人生气，也让自己受苦的出格举动。

温度逐渐提升到和自己的手接近，内裤没有遮挡住的地方呈现出些微的粉色，起码要到这种程度才算是热臀吧，这还只是个开始，他就忍不住躲闪，看来是好久没有接受过严厉的教训了。虽然对过程中的反应不太满意，但惩罚依然得进行下去，在两边再印上几下后，监护人的手指伸向最后的保护层，干净利落地把内裤褪到膝盖的位置。光裸的臀部暴露在空气中微微发红，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但以这么个尴尬的姿势露出光屁股挨打，真嗣的脸显然更加的红热。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没有旁观者在场，他开始祈祷 NERV 欧洲分部多留明日香一会，直到被突然袭来的疼痛打断。

虽然夏天的短裤和内裤都只是薄薄一层，但在失去了所有防御后，实打实落在肉上的巴掌带来的强烈同感让这些庇护显得弥足珍贵。难道说上次的惩罚还是留了情的？大片的刺痛伴着脆响在自己的屁股上重叠，被反复照顾到的几处感觉上尤为明显。又急又快的巴掌打的自己有点喘不过气来，被牢牢按在膝盖上的身体做不出任何扭动，唯一的应对策略只有双手发力，把凳子腿抓得更紧。

明知故犯，不是第一次了！想到这里，葛城美里就觉得更加火大。本来以为一顿发刷就足够，可他这个老毛病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顽固。是自己作为监护人的日常形象和指挥战斗时的反差太大了么？既然这样，那自己就更需要狠心和严厉了。一只手加了几分力把膝盖上的孩子按的更紧，另一只手几乎灌满了力量的重复着扬起一落下的过程，面前的两瓣屁股逐渐红的明显起来，手掌落下时也能感受到明显的温度，这次，不会再留情了。

但膝盖上老老实实趴着的男孩突然显得格外的不安分，一直低着的头也扭了过来，强忍着不让泪水从眼中流下，真嗣几乎是颤抖着声音开了口。

“美里姐，能，能停一会么？”

比疼痛和拘束更让这个正因为违抗命令受罚的 EVA 驾驶员恐惧的，是楼道里逐渐接近





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现实总是喜欢和你开一些残酷的玩笑，上一刻还在祈祷不要发生的事情，下一刻就确实实地降临到了自己头上。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真嗣和明日香的关系，那只能是“微妙”。一起居住，一起上课，一起训练，一起作战。在同一个插入栓里待过，也睡过一张地铺。肯定不止于普通的同学或是战友，但再进一步倒也谈不上。现在，如果明日香打开门，她立刻就能看到趴在葛城美里膝盖上，被痛打光屁股的自己，真嗣一点都不想这种场景成真。之前主动请罚，也正是想在明日香回来前结束自己应得的这一顿打。现在，哪怕是冒着加罚，甚至从头再打的风险，他也得试一试，也许能同意换个时间，或者换个地方？

“不行哦。”如果不知道魔鬼的微笑是什么含义，那完全可以用这一刻作为参考。“我说了不希望有不愉快的暂停，不想被打的更惨就趁早放弃这种想法。”又是一记响亮的巴掌，这是施罚者决心的宣誓，也是受罚者希望的破灭。

“我回来了，欧洲分部那里真是……”刚进门还在抱怨着今天经历的明日香，一扭头瞥见了客厅里正在发生的一幕。虽然对这种事情有过体验，但眼前的景象还是让她有些错愕，不过很快也就调整了过来。“你们，你们在……这就是你说的‘好好训他一顿’啊，美里？”

“是的，考虑到你也是他独断专行的受害者，我觉得没必要回避你。”甚至没有暂停，美里边回答问题边继续把掌印盖到膝盖上正在受罚的屁股上。深深地把头埋在双臂间，真嗣的脸和屁股哪个更红现在已经无法分辨了。

“是该狠狠揍他一顿。只不过是在模拟测试中拿了好成绩，就觉得自己可以独当一面了？”虽然这样的揶揄让人不爽，但明日香接下来的话语还是让真嗣松了一口气“不过我可没兴趣看这种蠢货小鬼挨打，我回房间了，你们结束了再叫我。”明日香转身进了自己的房间，把门关的严严实实。

没有旁观者的惩罚依然在继续，在持续了一段时间的拍打之后，也许是因为适应了的关系，接下来的疼痛好像没有之前那么难熬了，虽然每一巴掌还是能打的真嗣微微发颤。说是热臀，但持续的时间和所用的力度都预示着暴风雨的到来。眼前的屁股已经染上了一层均匀的红热，分布着些明显的掌印。甩了甩自己酸痛的右手，美里示意真嗣起身站到墙角反省。双方都清楚，惩罚不可能这么轻松的结束，所以也没有什么抵触和不满。双手抱头，双腿并拢，挺着腰板摆出正式的反省姿势，这样做的话，也许会让接下的惩罚好受一些吧？

高跟鞋的声音离开客厅，随着开门声的响起，好像先是去了明日香的房间。交谈的内容自己无从得知，但想长时间保持标准的反省姿势可并非易事，尤其是在屁股上的疼痛逐渐散发出来后，真嗣想要揉一揉饱受折磨的屁股，但又害怕被看见从而引起怒火，能做的只有努力忍受。



到自己的房间，把早就准备好打的皮带放在手上掂了掂，“这样会不会对他太残忍了些呢？”美里的心情有些复杂，劫后余生本来就很难，他需要的应该是更多的关爱吧。但似乎又像明日香说的那样，自己有点太溺爱他了么？不听指挥，独断专行，已经不是第一次犯了，这是可能危及生命，甚至让大家的努力都毁于一旦的大错啊！关心的提醒和严肃的警告都起不了作用的话，这样的教育，还是不能省略吧。

高跟鞋的声音又出现在了客厅，就在身后不远的地方，一同传来的还有瓷器的碰撞声，像是在，收拾东西？

“好了，过来，趴上去吧。”

客厅的茶几，或者说矮桌，是美里小姐公寓里指定的聚会场所。考察他和明日香同步训练的进度，庆祝美里小姐升官的聚会，大家团团围坐在边上，有过不少欢乐时光。现在，精巧的茶具已经被移开，桌上叠放着两个枕头，边上的地板也铺好了坐垫。

很，轻松的？真嗣理解了接下来的姿势，跪在坐垫上，小腹下垫着枕头，屁股自然地高撅。身子趴在茶几上的感觉并不难受，有种将身体完全摊开的放松感，如果不是要挨打，就这样放任自己趴上去还真，挺舒服的？美里姐喝完酒后喜欢整个人瘫在桌上，看来是有原因的啊。

感受到一股凉意贴在了屁股上，真嗣整个人没忍住微微颤抖，并不是上次的发刷，这次充当“刑具”的皮带，光是空挥时带动的凌厉风声就让人非常害怕。

“二十下，不用报数了。但如果你敢挡或者躲的话，加罚是逃不掉的。希望你能好好表现。”简单地宣布了正式惩罚的要求后，美里点了点真嗣的腰，举起了手中的皮带。

“咻~啪”

第一下落在了臀部靠上的位置，几乎是一声炸响，远超预料的钻心疼痛让真嗣没忍住直接叫出了声来，出于本能地直接扭向了一边，，但立刻就后悔了——这样试图躲避惩罚，按照一开始立下的规矩，加罚无可避免。

“第一下就饶过你了，再敢躲的话，后果你应该清楚。”该说效果太好了么，这一下让葛城美里都有些始料未及，哆嗦着趴回去的真嗣，屁股上多出了一道深红的痕迹，伴着明显的肿起，而这还只是第一下。

第二下落在了下面一点，还是一样几乎的几乎要炸开的疼痛，真嗣虽然紧紧抓住了桌子的另一端，但还是没能控制住叫出声来的欲望，所幸喊叫并不在导致加罚的事项名单中。

每下之间，美里都留了一点间隔，当初几乎要爆开的炸裂痛感也发散成了灼热的刺痛，接下来两下打在臀峰上，坚持了好久的真嗣再也忍不住了，直接哭出了声来。厚实的宽皮带



撕咬着他臀上每一寸肌肤，每一下横贯整个臀部的击打都能留下和之前并无二样的印记。前八下之后，从上臀到臀腿交界处都被皮带“照顾”了一遍的屁股，呈现出一片嫣红，双腿不住的打战，流出的眼泪也在桌上积了一滩水渍，还能承受下去么？惩罚只进行了一半不到啊。

果然挨着挨着姿势就垮下来了啊，用皮带前端轻轻点了点真嗣的腰示意他趴好，嘴上也不忘教训两句。

“还有十二下，已经放过你好多次了，接下来给我老实点。”

第九下，像是弹跳着的火舌舔舐着真嗣已经挨过一遍皮带的屁股，伤上加伤的痛感让他全身一缩，根本维持不住刚调整好的跪姿。靠他自己老老实实挨完剩下的次数基本是不可能了，是限制，也是对他的保护，美里蹲下按住了真嗣的腰。

“对，对不起……”

回应真嗣抱歉的，只有一下下的皮带。每下都像是被滚烫的烙铁在肌肤上炙烤。不敢，也不能做出任何的挣扎或是闪躲，只有完全不顾形象的痛苦和已经语无伦次分辨不出的语句的道歉，夹杂着“再也不敢了”、“饶了我吧”这样的话。什么自尊，什么形象，什么羞耻，“痛”、“痛”、“痛”，脑海里仅此而已。

第二轮的抽打，让原本已经红艳艳的屁股上有了斑斑驳驳的青紫，印在一道道平行的长条状痕迹上，皮带尖略过的地方似乎已经打出了一些硬块，饱受折磨的臀部好像已经比之前肿大了一圈。最开始的眼泪已经干涸，但两条流淌下来的泪线却依然连绵不绝。

第十七下，美里没想到的是，她没能压住这个男孩，他直接滚向了一边捂住了自己伤痕累累的臀，之前一直没能观察到他的表情，现在的真嗣脸上满是痛苦和惊恐，边不停的摇头边泣不成声的哭诉“美里姐，求你了，我知道错了……”

如果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比如懒惰或者粗心，这个时候可能会直接把他揽入怀里告诉他“没事了”。但偏偏是自己最不能容忍的抗命和自以为是，而且已经不是第一次犯了，今天说什么也不能轻饶了他。

“这下不算，加两下，回去趴好！”冷漠的眼神，命令式的语气，美里一只手直直地指向真嗣之前趴的位置，另一只手依然紧紧握着那根带来了无数痛苦的皮带。

“对不起，我真的，不行了……”但下一刻，真嗣看到的只是葛城美里的身形在自己眼中逐渐放大，然后便是失去重心被拎了起来，腰被夹在臂弯下，双膝依然跪在矮桌上，自己最终还是搞砸了啊，真嗣闭上了眼睛，会被打到破皮，甚至血肉模糊么？

但下一记皮带却迟迟没有落下来，保持这种羞耻的姿势也是惩罚的一部分么？疑惑中的真嗣扭过头去，脸刷的一下红得发烫。



明日香是什么时候来的？

挨打的过程中除了痛，根本无暇顾及任何其他东西，是自己哭喊的太大声了么？现在的真嗣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但就算有这么个地方，美里姐也会先牢牢钳住自己先抽完这最后六下吧。

换了一身便装的明日香靠在墙边，没人知道她待了多久。说着没兴趣看小鬼挨揍，可还是当了一回旁观者么？一直对自己有点怨言，看到自己这么狼狈的被揍，她的心情应该不坏吧？

“美里，最后六下我替真嗣挨了吧。”

之前一直“冷酷无情”的葛城美里，听到这样的要求也愣住了。以为只是冷眼旁观或是善意求情，没想到明日香居然直接要求替真嗣受罚。

“你，确定么？”

“嗯，但我可不是心疼这个蠢货，只是作为更优秀的驾驶员，我没能提醒他，这次意外我也得负点责任。”顿了顿嗓子，明日香继续自己的陈述“他这个状态要是真捱不住受了什么内伤，耽误了以后的作战，对我们这个团队也不是什么好事。”

“而且，我在同步率测试中居然输给了笨蛋真嗣，一定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太放松了，希望美里小姐能给我一些，警告？”

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和平常若无其事的语气相比多了几分认真，她真的知道自己会面对怎样的惩罚么？但仔细想想，这几条理由也有些道理，真嗣一意孤行也少不了她的煽风点火，作为“王牌驾驶员”，出过岔子一点不比别人少，既然提出来了，敲打一下也是不错的选择。

美里放开了真嗣，但这并不意味着惩罚的结束，等待他的是熟悉的墙角，起码在明日香的处罚结束前他都得一直待在那里。“你犯的错，伤害的可不止是你自己。”这是他面壁前听到的美里小姐的最后一句话。

就地跪坐在坐垫上，葛城美里示意明日香趴在自己膝盖上，上半身刚好能趴上桌子。虽然只有六下皮带，但从热臀开始的完整流程依然是一步不能少。随着巴掌落在裙子上发出沉闷的响声，新的惩罚就此开始。

比对真嗣快上不少，大概只有十多下后，明日香的裙子就被掀开，露出被内裤包裹着的少女娇臀。明日香对自己的身材一直很有信心，对这副曲线脸红，心跳加速的男孩也绝不在少数。但高举巴掌的葛城美里，此刻唯一的目的，就是让这个挺翘的臀在巴掌下变得粉红而温热。



已经不是第一次挨打，但巴掌落在屁股上的疼痛感还是让明日香有点惊慌失措——这个女人的巴掌力度和加持先生相比都没逊色多少，NERV到底养了多少变态的揍人专家啊？

也许是因为好久没挨过打所以有些不适应了？吃痛的明日香在美里的膝盖上微微扭动，但两边旋即各挨了一下更重的巴掌。“自己请罚都想躲，看来你确实得被教训一顿啊，惣流小姐？”顺手把内裤脱到大腿，明日香已经有点粉印的屁股暴露在了空气中。直接落在屁股上的巴掌还是一样的不留情面，似乎有成为“掌掴大师”的潜质，专心对付两瓣屁股的美里已经用巴掌把高傲的二号机驾驶员打出了眼泪来。但收获的并不是同情，而是按住自己腰肢的手又加了几分力。

“对，对不起……”想用手去挡的结果，只能是手被扭到背后抓住，美里把明日香整个人往上提了提，让她的屁股往外撅得更加突出，又快又重的巴掌声在房间里回荡了许久，主动请罚的少女臀上渐渐升起了一层红霞。虽然在热臀过程中的表现她已经输了，不过明日香还留着最后的自尊——起码不能哭的很大声，不然就和墙角那个小鬼没什么区别了。

被放开后，她第一时间就揉起了自己的屁股，残余的热度和刺痛让她不太好受。美里没有制止她，“找个你自己觉得舒服的姿势准备挨皮带吧”，重新拿起皮带，空挥两下练了练手“热臀的时候就这么不老实，要不是你主动请罚，抓着脚踝挨一顿狠的肯定逃不掉的。”

“人家只是很久没挨过，要适应的啦！”皱着眉头嘟囔了一番，明日香选择了双手撑在椅子上撅起挨打的姿势。

“很久没有？原来明日香这么优秀的孩子，之前也被打过屁股？”似乎并不急于开始惩罚，葛城美里捕捉到了明日香话里非常有趣的点。

“嗯，嗯，啊……”结巴着敷衍过去，明日香的脸红得发烧，所幸没有人看见。

皮带贴上臀部摩挲，微凉的光滑质感让人有点头皮发麻。但这种感觉又让人留恋，因为一旦这种触感消失，下次再遇到的，就是恐怖的“切肤之痛”了。

第一下皮带落下，明日香就疼得几乎跳了起来，原本还想嘲笑真嗣连二十下都挨不过去，现在她才知道这件刑具落在屁股上的感觉是如此恐怖。被抽得凹下去的臀肉，弹回来的时候已经展现出了比旁边更醒目的鲜红，针扎一样的痛感随后就到。

仁慈的限度好像大的让人诧异，美里并没有勒令她快点归位或是再加两下，只是静静地等她重新摆好受罚的姿势。这样反而让明日香更加害羞，她赶紧再次俯下身。

虽然不能回头看上一眼，但皮带落下的声音还是让真嗣有些后怕，自己挨打的时候还没有感觉，作为听众才意识到，原来这一下有这么响的。但之后，明日香的哭喊声甚至盖过了抽打的声音，听上去有些，撕心裂肺？





先是三下打在左边，然后三下放在右边，美里对这六记皮带做了充足的规划。虽然没有教训真嗣时那样整齐的长条印记，但因为直接接触的面积比较小，明日香感受到的疼痛丝毫不逊于真嗣。女孩的双腿不住地打战，撑着椅子的手臂也在颤抖，大滴大滴的泪水啪嗒啪嗒地在椅子上溅开，柔顺的橙色头发被汗水浸湿，一搭一搭的无力地垂下，两瓣屁股上留下了六个又红又肿的印子，在惩罚结束后直接无力地鸭坐在地上，伏着椅子断断续续地小声啜泣。

终于结束了使命的皮带被顺手放在了桌上，美里走到了椅子边上，蹲下来轻轻拍着明日香的肩膀。

“很痛吧，后悔站出来挨这六下么？”

“呜，呜……有，有点吧。呜，呜……”

“都结束了，可以回房间休息了，要我背你么？”

“不，不用了。”

一只手揉着疼痛肿胀的屁股，另一只手牵着美里小姐，明日香小步踱进房间后立刻趴在了床上，不久后传来的清凉感让她诧异地扭过了头。

“NERV 治跌打损伤的特效药，敷上之后好好休息一会吧。”

散落的头发被拨到脑后，明日香享受着美里补偿式的安慰“这么重的打，明日香应该没挨过吧？得好好关心关心你呢。”只是享受着监护人温柔的爱抚时，她突然想到了还在客厅罚站的真嗣。

“他啊，确实挨得比你狠多了。但这个人我很清楚，起码这顿打还是受得了的。不过明日香也心疼小真了啊～”

“我，我才没有，只是不想被拖后腿啦，真的，真的，我不是一开始就说了么！”

“是是是，不过自己请的罚，挨打的时候还这么不老实，下次再敢的话～”

闭上眼睛的明日香被赏了个“脑瓜崩”，装作很痛的样子，她“嗷”了一声，不停地揉着额头。

“工作虽然很忙，但多收拾一个小鬼的精力，我还是有的。”离开了床榻，留下一句“有事记得叫我哦”，葛城美里轻轻带上了门。

高跟鞋的声音远去后又接近，墙角的真嗣赶紧把腰挺得更直。脚步声在身后停住了，同样能听到的还有清晰的叹气声，也许是对自己彻底失望了吧？像是喉咙被哽住了，说不出，也不敢说话的真嗣闭上了眼睛。



肩膀上感受到了扭转式的力道，真嗣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就被搂住了。美里小姐的发丝里好像有淡淡的薰衣草香味，那个严厉的有些残忍的她，终于给被平常那个活泼的大姐姐让了位。

原本以为自己让人失望透顶，但这个相处了有一段时间的监护人，还是关心着自己的。失而复得的温柔让人更加不舍得放手，真嗣把头紧紧靠向葛城美里的肩膀，干涸了许久的脸颊，再一次流过两行轻泪，在温柔面前，别的一切都不重要了。

只是，好像有点晕，腿也很酸，站着的时候没感觉，被允许走动后倒是很明显。想撑住，但是有心余而力不足。

“我还真是个不称职的监护人啊。”葛城美里苦笑着把真嗣横抱在怀里，他没有反抗，甚至没有吭声，直直盯着天花板的眼睛也逐渐合上了，歪倒在托住自己的臂弯里。

肿起来的屁股上有些青紫的痕迹，帮揉了一会，美里重复起了已经熟练嗯上药的过程，逐渐缓慢而均匀的呼吸中，真嗣好像是睡着了一样。

应该让他自己休息的，反省时站了久肯定不好受的吧。搬了张椅子到真嗣房间，美里就坐在床边，等着男孩醒来。

渴，这是真嗣最直观的感受。因为一直在哭喊，平静下来后觉得嗓子很疼。一睁开眼眼睛，他就发现了嘴边的吸管和被握着的一杯水。贪婪地大口大口喝掉杯中温度刚好适口的水，整个人也暖了起来。

“美里小姐怎么知道的？”

“你梦里絮絮叨叨的都说了呀！”美里慢慢地轻抚真嗣的脑袋，想把男孩心里每一寸不安与恐慌赶出门外。“对不起，在气头上，这顿打一定很痛吧。”

“嗯，唔。”

“对不起，真嗣，我真是个不合格的监护人啊”美里低下头也难掩她神色中的愧疚“明明自己也有问题，却就知道归罪于别人，唉，我真是”心里有些乱，摇了摇头，她突然认真地盯着真嗣，这也让后者一下子紧张起来“小真，以后我不会再惩罚你了，我没这个资格。”

“不啊，美里姐”看到真嗣努力伸过来的双臂，自责中的监护人也靠了上去。搂住这个和自己朝夕相伴的人的脖子，真嗣继续把头靠在她的肩膀上“我好满足，能有人关心我，告诉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虽然确实很痛，但能被搂着，被允许哭出声来，像现在这样说话，我好幸福啊。”

现在，轮到已经二十九岁的三佐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了，但她起码保持着作为长辈最后



的尊严，时间在拥抱中和两行温热一样无声地流淌下去。

看上去准备晚饭是不太容易了，不过正巧，为了“庆祝真嗣平安出院”，点了挺丰盛的一顿外卖，只不过坐在桌边吃的只有葛城美里。

“喂，笨蛋真嗣，还得我把你的这份送进去，你自己不能出来吗？”虽然满脸的不情愿，但明日香还是把仍然冒着热气食物放在了床头，因为一直把头扭向别处还差点摔了一跤。“居然还要本小姐帮忙送饭，以后的便当可得给我好好准备！”

“好好好，明日香，欠你的啦。”看着几乎是慌不择路逃离自己房间，留下一句恶狠狠的“那还像话”的明日香，真嗣轻笑了两声，挪了挪身子，“虽然已经好多了，但碰到还是会觉得痛啊，再歇一会好了。”

习惯性的拿出一罐啤酒，却在拧开易拉罐时遇到了挫折。甩了甩酸痛的小臂和有点发麻的手掌，葛城美里选择借助工具。一口气解决了大半罐后，她也舒服地趴在之前见证了诸多眼泪和哀求的矮桌上。冷酷的有些残忍的是她，温柔的不停自责的也是她。绝不平静的生活里总会有些摩擦和火花，而自己担任的角色，出演的怎么样呢？像是在玩弄孩子们的爱戴，虽然他们并不觉得讨厌，但自己得多学学怎么做个称职的监护人吧。不过最近，就都好好放个假吧，不过得先给家里添点坐垫呢。



## 太阳照常升起

作者：crushandfever

上次醒来时天还没亮，凌晨四点或者五点，我不确定。侧卧的姿势让我的手臂很麻，有一点疼，但是无关紧要。起床时明日香已经在厨房煎蛋，她听见我推门出来，没有回头，用鼻子发出嗤声，留给我穿着浅黄色的吊带、露出大片光洁的背部，手边还放着倒扣的一本书，像菜谱般随意。我认出是文学史老师书单上推荐的某本，我还没有读完。油在锅里滋啦滋啦的声音让我很倒胃口，刷牙时欲呕。照镜子时，它出现在我的身后。我伸手抚平后脑勺那撮睡翘起来的头发时，它又消失了。

昨晚又和明日香吵架了。她把我的书包整个的丢到了门外。我本应该习以为常地弓着背埋着脸把捡回来，但是我又看见了它，在明日香恶劣的脸上浮现出来。我站起来箍住她手腕时几乎忘记了她是女孩，因为她使起蛮力来和我不相上下。我们像两个角力场的斗士一般僵持着。我很少生气，只是此刻太过委屈，以至于开始泄气，厌倦的感觉猝不及防地涌上来。她就趁着这时候把我重重地抵在墙上，我才看清楚她佯装愤怒的脸上掩藏不住的得意表情——她一贯擅长的以欺负我激怒我来取悦自己的鬼把戏，再一次得逞了。

现在她从我的桎梏中挣脱，若无其事地坐在对面，举起手臂以一种欣赏般的目光查看手腕上刚刚被我勒出的红痕，那表情让我又羞愧又嫌恶。她转过身来时的脸庞非常漂亮，称得上妩媚，因为非常轻蔑。她故意每个字节间都停顿，说得重而且清晰：废、物、真、嗣。

我恨死她了。

它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但我感受到它跟着明日香的每次吐息，一个字眼一个字眼一样跳到我脸上。

它会在任何时候出现。有时我走在路上，天气很好，它从我身后赶了上来；有时我读到漂亮的文字，心腔共振，它来得适逢其会；有时我只是无所事事，在脑海里对着未曾到来的人写着长信，它伏在我耳边喃喃细语。

老师点到我的名字，我托着脸迟钝地从窗边转过头来、无意识地露出那种被称为羔羊一般的神情时，它紧紧地扼住我的咽喉。



一个所有人都在等待我的时刻。老师再次重复了一遍他的问题，言语温和，所以我习惯性地感到羞愧。热度一点点蔓延上脸颊耳廓，却没办法发出声音。

于是明日香以全班同学都可以听清楚的声音平静地说：笨蛋碗真嗣。

有没有人笑出声来，我不确定。但我却清晰地看见它。它跳到了明日香的肩膀上，她一直维持的、一根发丝都不动摇的绷直了的脊背上，注视着我。

请不要注视我。请放过我。

我并不在乎这个世界怎么样，我一心只想弄明白究竟该如何生活在其中。

明日香从善入流地分享了她的体会。我不得不说，她微微扬起脸来，有些傲慢的样子非常迷人。

作者为什么把男主角同时塑造成一个硬汉和一个阳痿者？她说这是内在的精神崩溃外化到了身体上，就像有人失眠，有人长痘痘一样，程度不同，但所有人都被阉割了。醉酒无法帮助，宗教无法拯救，文明进入困局，人生无可转圜地失败。

她说得很自信，抑扬顿挫的语调也让教室里响起笑声，可她毫不窘迫。老师也无可奈何地笑起来，顺应着她抛出下一个问题：那么困境中的我们该去向何处？

她却愣住，没办法回答出什么。涨红了脸在老师善意的手势中坐下去。

啊，太可惜了，这一题我知道答案。不过没有关系。如果问到我，我仍然会保持沉默。

当然可以走出困境，我们都去死就好啦。我想象着自己面带微笑、语气轻松地说出这句话。

它赞许地看着我，明日香面带崇拜地亲吻我。

它会在任何时候出现。有时我戴着耳机，它恶作剧一般钻进我听到的旋律中；有时我站在天台栏杆旁，它很轻地推了我一把；有时陌生人对我露出很温和的笑，它用力拽住我的眉尾，让我只能露出滑稽的表情！它会在任何时候出现，猝不及防地让我在心里大叫：我好想死啊！

我低下头去读美术馆里画框下的诗句，来掩饰自己痛苦的神情。我猜我一定是个很烂的演员，因为我抬起脸来时，明日香很古怪地看了我一眼，随即不自然地把目光转向别处。

因为我在行走，而我的棺材赶上了我。那行诗句。





现在它坐在我和明日香中间。约会结束后我和明日香一起吃了点什么，随后坐上回家的电车。我是在很小心地措词，我和明日香是在约会。就像她说我们来接吻吧，我们就亲吻，她说我们做爱吧，我们就做爱一样自然。没有人觉得被冒犯，只是自然而然地就发生了。

车上几乎没有人，窗外是摇摇摆摆的城市的暮年，橙红欲滴。明日香的脸庞笼罩在傍晚的光线中，显得陌生。她坐得与我稍稍拉开距离，让它有机可乘。

我和明日香都没有说话，直到电车里的灯光一车厢一车厢地亮起来，我攥紧书包的带子。在行驶的隆隆声中，在列车进入山体隧道的那一秒，我看见明日香的嘴唇开启，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清。

她转过身来看我，赤裸的一张脸，几乎显得脆弱。

我愕然。

在那个时刻它是如此像她。它就是她，停留在她脸上注视着我。

但这不应该，她不该是死。我以为她的名字是爱。她不能既是爱，又是死。

为着这发现，我几乎落泪。我真想死！

它在她脸上看见了我的愚蠢，洋洋自得地露出她一贯有的得逞的笑，但这次这笑为何如此薄弱，如此微小，如此不堪一击？

隧道里的黑比夜晚更黑一些，层层将我包裹起来。她的笑里是泫然欲泣的一张脸，很丑，很不像她。我想要吻她，但我不敢。目光不知放在哪里，车厢里仍有着零零落落的几个人，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异常。

现在我们驶出隧道，外面的天也黑了，我感到一丝茫然。

那么困境中的我们该去向何处？

我受不了明日香的眼泪。我自己也有的，不想要从别人身上得到。我自卑，懦弱，像一滩烂泥，有的是流不完的眼泪。我从明日香的身上得到的是别的一些东西，刺目的，张扬的，可以触摸得到的柔软的。现在这些一一出现裂纹，露出和我一样潮湿、脆弱的内里，我受不了。她和我做爱时也总哭，在抓住我的手牵引到她身体某处时，眼泪总比触碰先掉下来。这感觉非常糟，让我觉得自己是一种不洁的丑陋的东西，正在触犯她的美丽。



但是我很擅长忍耐，我不会向她发问，而只是等待。它，或者直接叫它的名字，死，此刻将我握在它的掌心里，我没有挣脱。

在进入下一段隧道前，车厢里的人都走光了，只剩下我和明日香。

明日香再次开口，而这次我听清了。她说，碇真嗣，我讨厌你。

这又是我熟悉的对话了，我为这熟悉的厌恶而稍稍幸福地在心里笑起来。

对不起。昨晚的失眠开始折磨我，我头痛；我运用惯性，在思考之前就这样回应明日香。

她几乎是朝我扑过来，像我和明日香每一次吵架那样，露出小兽捕食时的姿态。那一瞬间我又重新爱上她，既怕她又爱她，渴望被她叼起来咬破脖子上的血管。死这时候牵起我和她的手了。

她说，你刚刚为什么不吻我？

原来是这样，只是一个吻而已。我可以给她，可以给她无数个，只要她向我提出要求，只要她允许。

可是她比我更快地败下阵来，带着哭腔朝我喊道：你太笨了！你什么都不明白！

我需要明白些什么？我可以给她些什么？我慌乱地凑过去吻她，握住昨晚被我箍紧过的手腕，冰凉的出人意料的纤细的手腕，怯怯地伸出手用指腹为她拭泪。

又习惯性地想要说抱歉，可是末了我把字眼吞回到肚子里，很小心地挑选着话语。我说：你不要再哭啦。话一出口又觉得错：我怎么可以向她提要求。

电车驶入隧道，周围好像格外安静下来。空气里湿漉漉的气味，咸的吻的味道，她突然停止的哭泣。她的手臂缠绕上我的背，我感受到胸口起伏的身体的温度。

你太笨了。明日香将脸埋在我的肩膀里，明明脸颊软而湿，却恨恨地攥起拳头锤我。

我乖顺地回答，是的。

你只会回答是的。她将我推开，露出生气的表情，像一颗摇摇欲坠的露水溅下来。

是……我犹豫着，不知道说些什么，才能不触及她的逆鳞。我嗫嚅着说，我不知道该怎样做。

明日香的脸上是我的高中数学老师常常有的那种无奈的抑制着火气的神情，再次宣判：你太笨了！你笨、蠢、愚不可及！每次都要我来教你！



但她却脸红了。

晚上做爱时她转过身让我解她背上的搭扣，再度面对面时她断定我在走神。

我没有，我争辩道。

你在想什么？她咄咄逼问。

我在想，它是什么时候消失的。是在明日香伏在我肩膀上咒骂时，还是回家路上明日香蛮横地把手塞进我手心里时。但我不能这样告诉她，我只好说，我可以吻你吗。

我知道她想要和我在车厢里旁若无人地亲吻，知道她想要和我在美术馆里像情侣那样手牵手，知道她大哭的时候需要我的拥抱而不是言语。我知道，我知道，我都知道，因为我渴望她一如她渴望我。但是我不能够，死在时时刻刻地盯梢我，在我心里稍微起了一点幸福的涟漪时，就扼住我的咽喉，咬住我的虎口，像秃鹫守候即将腐烂的肉。于是我不敢张扬，时刻警觉，沉浸在自己的痛苦中，对她的求救视而不见。我只会等待她向我提出要求，而从来不主动迈出一小步。我是她憎恶的胆小鬼，这对她不公平。

明日香掰正我的脸，用她蓝色的眼睛注视着我。我曾经恐惧这注视，因为它和她如此相似的一张脸。但这张脸渐渐地甜蜜起来，带着爱情的晕眩，直到死的面孔一点点褪去，第一次显得如此亲切友善。

于是我第一次主动地亲吻了明日香。在交颈中我知道了她想要的，她把主导权拱手让给了我。

我们和解了。

醒来时天已经亮了。闹钟有没有响过，我不太确定。明日香仍在我身边睡着，露出很罕见的，恬静而且幸福的神情。

完

*Notes:*

我并不在乎这个世界怎么样，我一心只想弄明白究竟该如何生活在其中。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



因为我在行走，而我的棺材赶上了我。阿多尼斯

第一次写嗣香，不妥处麻烦指正。



## 亲爱的玛嘉烈

作者：crushandfever

*Summary:*

请不要在春天去死。

*Notes:*

推荐bgm：亲爱的玛嘉烈

他在闹钟设定的时间之前醒来了。春天到来之后，似乎一贯如此。夜晚也常容易惊醒，找不到缘故，除了随它去地再辗转一会，可能也没有别的方法应对。

窗外天色泛白，今天大概是个阴天。日期不和任何节日纪念日沾边，平常到不能更平常的一天。他推开房门时客厅里没有人，美里昨晚没有回来，但她的铝制啤酒罐还捏扁了几个，堆在茶几上；明日香还没有起床。

他平静地为自己煎了两片培根，放了比平时更多量的黄油，伴着牛奶吃下去的时候有点反胃，但是算了。随后他和平时一样，为明日香装好了便当，切开花的香肠、焯过水的时蔬以及罐头中挖出来的甜玉米粒。他没有准备他自己的一份。

明日香还是没有醒。不过反正他们也从来不告别。

虽然已经是春天，天气仍然很冷。他还是穿着深色大衣与校服，一如往常地拎着他的包，出门前甚至还记得今天是垃圾回收的日子，提走了垃圾袋。

去车站的地铁和去学校的是相反的方向。他对于做任何和其他人不一样的事情都常常感到心虚，于是将头埋得更低。从石阶路上下来的记忆完全消失了，他想不起来那段道路在脚下的触感，就像是时间以线性发展，突然被凭空抽掉一段那样。

前几天下了雨，本来就开得不多的早樱更加零落。他无意识地踩在凋落的花瓣上，坐到列车上时，他才发现他的鞋子已经湿了半边。脚底湿滑而冰凉，微微僵硬，仿佛是异于他身体的物件。

他没有坐新干线，而是选择了普通列车，一路南上，中途要换乘两次，到达另一片海边。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非得去新泻，其实去哪里也都无所谓——

碓真嗣今天准备去死。

时间太早，车厢里十分安静。偶尔有人压低了声音说话，那种含混模糊的温和令他想要逃避。有人偶然间与他对视，他最受不了这个，只好慌乱地转移视线，希望自己只是一块座椅上的碎石，无人在意或者被人拂去，都可以，都没关系。

窗外的景色变换着。春天。春天。春天。钢筋水泥的都市，玻璃反光，却照不见任何人；很快就越过农田与水径，他看了一会就觉得不再有趣，也可能他根本就没有在看，一直以来都只是装作在看。万物生长的时节，他看什么都只觉得自己可怜，伶仃，停留在原地。

明日香也说他可怜。这意思当然不是说她会怜惜他，而只是表示鄙夷。他想着，低头看自己的手指。

昨晚他坐在客厅，认真地修剪了自己的指甲，一一打磨它们的尖锐部分。明日香嘲笑了他，说他最擅长在无谓的事情上浪费时间。他觉得她笑的对，既然他要去死，那么这些事情都确实无所谓。据说指甲是人体裸露在外的部位中，第二坚硬的地方。照理来说，他这样无能无害之人，都不应该拥有这样有攻击力的身体组织。

现在他的嘴里还在隐隐作痛。如果说欲（隔）望是搅动的手指，明日香的指甲却是如此破碎，划伤了他的口腔。他还是不太理解做（隔）爱是怎样的，身体失控的感觉会让他觉得恐慌，更何况这之于他本身就是一件太有入侵性的事情。明日香也试图控制他。她将手指伸入他的嘴里，使他欲呕。

明日香的指甲总是使他受伤。这不是因为她的指甲坚硬，反而，是因其柔软。她有耐心去为自己涂各色亮亮的甲油，却不擅长修剪指甲，那些边缘的尖锐也使她自己划伤。而她又反复地抠去那些颜色，对它们表示厌倦。或许是一种焦虑。

明日香不喜欢在她的身体上耗费时间。她对这个世界有太多太多要自我证明的事情，因此那些重复的对于自己身体的关照，总是使她厌烦：修理眉毛，去除体毛，打磨指甲，如此这般。

终于有一次，他小心翼翼、胆战心惊地捏着她的手指帮她剪好了指甲。他才发现她本该坚硬的柔软就那样暴露在他面前，而就是这样的她的弱点，都会使他受伤。他连这个都承受不住。

明日香也承受不住。她安静地、出神地等待着他的动作，最后抽回手的时候，几乎有受伤的惊恐神情。



他垂着眼睛，承接下来她莫名的怒火。他们之间已经越过了太多，这种袒露不会使他们更接近，反而使他们更远了。

他们都害怕爱。连那种隐约的可能性都使他们恐惧，带着自己的弱点、浑身的伤口，远远地藏起了自己的心。

当然，这不是他想要去死的原因。他只是想了一会她，也就不再想了。

列车比道路更长。他戴上耳机，低保真乐声在身体里形成的感觉犹如脑雾，世界被沥干了水分，成为噪点拉到最满的模糊影像，摇摆、晃动、不安于具体。

到达新泻时已经将近傍晚。其实原本不该这么迟，他在长冈换乘的时候，在这里停留了一会，犹豫着要不要再继续走下去。

他设想着是否有人会发现他的出走。如果学校的老师打电话给了美里，如果明日香已经吃完了自己的便当，如果父亲今天突然不再厌恶他的无能，如果、如果。

这是一座地方都市，不同于东京，有一种陌生的萧条感。旅人们都行色匆忙，对自己的目的地有所坚信，所以每一步都很确定。而他呢，他不知道。

他快被这种未知逼疯了。他的目的地不是此处，亦不是别处。他太需要一个结局了。结局是这个世界上，他唯一能确认的事情。

新泻这座城市似乎被春天遗忘了，街道上还有残雪，到处都流窜着湿冷的海风，适合拥抱、冬眠或者去死。他穿得太过单薄，手脚都冻得麻木了，却还是迎着风的方向往海边走。

日本海的沿岸比太平洋沿岸更加冷峻，在三月的夜晚，一片灰蒙蒙的。他的耳边充斥着风声和海浪拍打在防波堤上的声音，不过很快，他也察觉不到自己的耳朵了。

他站在防波堤上，准备一件一件地把随身的物品丢进海里。首先是 NERV 的门禁卡，然后是他的学生证明，课本、水笔与日记。包里的最后一个物件是一本学校图书馆的书，明日香让他代她还，他一直忘记。

他知道明日香也没有好好读它，她只是不耐烦地翻看了几页，随即抱怨说她完全没办法理解这些含蓄而哀伤的日本人，就把书丢在了他桌上。

他后来倒是在失眠的夜晚把它读完了。故事背景中那座白雪皑皑的城市，就是他此刻脚



下的这片土地。原来他是因此才来到了这里，他在这之前，竟然一直都忘记了。

这样可以写作命运的预言，真正降临于他身的时候，他在心里发出了一声满意的叹息。它薄薄的书脊握在他僵硬的手里，似乎可以作为一个无关紧要的借口。

他决定明天再去死。

从前他常常听人说，在一些海滨地区，旅店不接待独身的旅客，因为有太多人选择在这里自杀。因此当他紧张地、毫无阻碍地拿到房间的钥匙时，他几乎有些困惑，甚至是失望：难道他的脸上并没有求死之人的神情？

他以为自己仍然会辗转反侧，但在陌生的城市，陌生的房间里，他竟然毫无意识地迅速陷入的睡眠，仿佛死亡并不是以威胁的形式尾随在他身后，不值忌惮，而是一床温暖的被子，使他昏迷。

等到再次醒来时就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他是被外面嘈杂的人声吵醒的，他太长时间没有进食，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泛着酸的感觉，支起身子勉力走到窗口，看见的是人群围着一具刚刚打捞上来的尸体，其上挂着冰碴与泡沫，身体因为喝了太多海水而变得臃肿，被厚重的衣服捆缚住。

他被这死相震慑住了，只看了一眼便不敢再看，跌跌撞撞地跑到洗手台前呕吐起来。他的胃里根本空无一物，只有泛上来的酸水，他用手指在嘴巴里抠，突然触碰到那里的伤口，好像才意识到自己可以呼吸似的，大口大口地喘息了起来。

他觉得那个人是为他而死的。正如同所有为了使主角成长而随意指示他身边的人去死的庸俗故事那样，那个人为他牺牲了。可是他明明从来没有想过要做这个主角，他实在是已经受够了这种被推举到这个位置上来的命运，以为死亡可以逃脱，而更高的造物只动了动手指，嘲笑他自以为可以抵达结局的念头是多么天真，多么轻率，多么滑稽。

他在所有主角之中，仍然是最懦弱，最无能为力的一个。

他回到东京是下午，坐了新干线，所以只需要两个小时，根本不值得他原本那样大费周章。

打开门时美里正在看他前几天替她录的无聊搞笑节目，明明外面还有日光，她就已经在喝酒。明日香也没有出门约会，趴在地毯上读时尚杂志，嚼着膨化食品。

她们对于他出走后的回来似乎毫不意外，没有人问他到底去了哪里。他如释重负，又心



有余悸，疲惫地回到自己房间时，看见自己留在桌上的遗书仍然端端正正地放在那里，没有被任何人动过的样子。他将它折起来放进了抽屉。

他的房间仍然很整洁，所有的东西都封存在箱子里，和他搬来时一样，没有被打开过。与其说他这姿态是随时可以出走，倒不如说他是随时准备去死，而这里没有一个物件会被他当作是自己的遗物。他终于对自己承认，季节改变这样的时间历法对他来说没有意义，空间的转移也不会将他从死之泥沼中拽出来。他毫无意义地跋涉了一场，总是这样，是不是？

可是他却感觉自己的身体在熟悉的空间里逐渐变得温暖起来，然后才想到的是，他重新知觉了自己的身体。随后是饥饿的胃、冻伤的手，眼睛流出湿热的眼泪时，明日香推开了他的门。

在意识到他在哭的那一刻，她像被烫伤一般缩回了手，嘭地一声关上了门。他没有理会她。直到她沉着脸再次，轻轻地打开了他的门，脸上是一种受辱一般的表情，但不是厌烦，而近乎于哀伤，仿佛她真的好像怜悯他一样。

她问他，之前的那本书呢？

他麻木地任自己的眼泪从脸颊上淌下来，从地上爬起来，在桌上将那个他从死那边唯一带回来的物件递给了她。

她却没有接。她固执地盯着他流泪的眼睛，一秒钟、三秒钟，指尖划过他脸上的泪痕，无关痛痒。

因为他替她修剪整齐的指甲，这一次他没有受伤。



## 墨绿的夜

作者：crushandfever

Notes:

wb 嗣香情人节活动文

——可是等咱们从风信子花园回家，时间已晚，

你双臂满抱，你的头发都湿了，我一句话

都说不出来，眼睛也看不清了，我既不是

活的也不是死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茫然谛视着那光芒的心，一片寂静。

大海荒芜而空寂。

——T·S·艾略特《荒原》

下雨的第七天，停水停电的第三或第四天，他有点记不清了。近来他似乎对时间患了盲症，一半来源于天色总是昏暗，一半是他整日浸泡在潮湿的空气之中，好像身体的零部件都锈了、钝了，闷得昏昏的，不分昼夜。

美里从暴雨的第二天就没有回来过，起初来了电话，后来通讯自然是一并断掉了。

虽然同处一个屋檐之下，他也总是弄不明白明日香在做什么。他知道明日香恨他，虽然不明白那恨来源于何处。目之所及之时，她偶尔会曲起双腿蹲坐在椅子上翻看旧的时尚杂志，热得发丝粘在额头上、她裸露的肩膀上。纸页受了潮，页页粘黏，她不耐地掀破它们时，就会侧过脸给他一个眼刀，似乎他是这一切失败的罪魁祸首。

他们已经独处了六个昼夜。雨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哪怕城市的排水系统时刻不停地运作，水也已经漫过了一楼的大半台阶。有时他将垃圾拿到门外时，会长久地对着那浮上来的污水发呆，波纹之上草叶、灰尘与污垢一起泛滥，飘着臭气，直看得他晕眩、欲呕，只想跳进去。





最先耗尽的是水果和蔬菜，随后是牛奶。然后将冰箱里的食材一一解冻，一部分迅速地腐败了。他们接了一些雨水来蒸馏，作为生活用水；更令人忧愁的是饮用水——到最后他们开始喝美里留下的啤酒。明日香坐在餐桌对面，看起来比平时更加安静，也许是因为缺乏维生素与日光，也许是因为微醺。她用餐叉慢慢地涂抹最后一些草莓果酱，耐心一如解剖某种血肉。汗珠从脸颊边滚落，她没有去擦，他却看得有些入神，以至于忘了她会因此生气。她觉察到他的目光，于是恶恶地将面包捣烂，好像他就是那块受潮的疲软的面包片。啤酒搭配食物的感觉真叫他不好受，一切吃进嘴里都酸溜溜的，让人无法辨别其是否早已质变。但是再喝一些，一切都迎刃而解了，连明日香都会对他更温柔一些，他不去想那是不是错觉。

很多时就那样睡去，醒来分不清是白天还是夜晚，但无所谓。站在窗口看更多的窗口，所有窗口都在等待。街道已经变成河流，裹挟着房屋、树木与死物四处奔流，看不见远处的方向。天空泛着令人窒息的灰。

太寂寞了。这个想法最开始吓了他一大跳，好像这种情绪是别人硬塞给他的。随后它像一块鱼骨头一样，卡在他的喉咙。他很想张开嘴巴让明日香帮他看看，那真的存在吗？然后立刻为自己感到羞耻了。明日香的身体里，又是否有这样的刺？

随身听只剩下最后一格电，而他们已经换过了一轮电池，在家里翻箱倒柜，直到在美里的床头柜里，从旧剪报、内衣与空啤酒罐之下找到了宝贵的替换装。有时候明日香会抢占他的一边耳机，她指责他沉默得像个幽灵，家里没有一点声音。他明白她那种感觉。有时候他也会怀疑，是否整个世界其实都已经毁灭，或者其他人早已登上诺亚方舟得到救赎，只留下他和她，这两个傲慢的、可悲的人，静静地等待死期。如果是这样，那么和她分享耳边最后的声音，也不算更坏。不被爱的、不被需要的、被人遗忘的生命。

然后她睡去，枕着手臂，在黯黯的房间里，安静得好像已经死去。近来她变得十分苍白，有时候踢他的力气也不那么稳定，生命力溶于水，流淌开去。几乎有一刻他沉浸在自己的想象里，毫无理由地确信她已经死去，而眼泪先一步掉了下来。随后越来越多，如同他脸上也下了一场小小的雨。于是她慢慢地睁开眼睛，撑起脸颊，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笨蛋真嗣，真没用。

他却不知为何哭得更凶了。他讨厌他的自私，在那时比起痛苦于她的死，更害怕自己孤身一人。

人总对于他者的强烈情绪有种天然的隔膜，似乎也不失为一种自我保护。明日香反倒变得困惑起来，以至于忘记憎恨他的软弱。她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直到他吻过来，将泪水也挂到她的睫毛上。无望之中细微的、对于她自身的怜悯，比恐惧先一步蔓延到她的身体。窗外



雨声潺潺，她用了很大的力气咬紧牙齿，才克制住推开他的渴望，轻轻地将手掌放到他的后背。

她说，随便你吧胆小鬼，我反正不害怕。

那天他们发现阳台的缝隙里竟然长出了浅浅的一层青苔。她起初不愿意去碰，然后她在她的默许之下抓住她湿漉漉的手指去抚摸那潮湿的生命，他们终于发现的，他们之外的活物，自大地觉得它好像是为他们而孕育的一样。那青苔泛着幽幽的绿色，在昏暗的光线里暗自生长、蔓延。他对它们甚至心存感激。

晚上他在潮的被褥上辗转反侧的时候，突然听见了清晰的雨声，于是他知道随身听的最后一点电已经耗尽。他想他再也听不到世界上其他人的声音了。他坐起身来，在黑暗里适应着眼睛的视力，只觉得晕眩无比。雨好像从四面八方涌来。

直到明日香的声音出现，她叫他的名字，一声、两声，急切，充满力量。

他回过神来，一如溺水的人抓住一只手臂，就竭尽全力地攀上去然后拼命呼吸那样，他抓住那声音。

明日香打开他的门。她说，到处都是水。

世界上的一切都在漂浮着。在吃完前受潮的半袋零食、没做完的报纸猜谜游戏、啤酒瓶与宠物用碗，遥控器与女式帽子，发夹与揉皱的衬衫……将水舀出的幻想转瞬即逝，他们起初在沙发上站着，随后从茶几跳到了更高的电视柜上。雨仍然在下，水如同潮汐，轻轻撞击着他们的最后领地，扑通扑通，一如心跳。

由于恐惧，他们慢慢地抱在了一起，但那恐惧却慢慢地平静下来。四周如此寂静。

她没用那种示弱的方式依偎着他，而是带着必死决心那样吻他，有点恶狠狠地、争夺最后一口空气那样地咬他的嘴唇。她早已不像之前那样带着女孩子气的香水味，而是汗涔涔的，闻起来就是本来的皮肤的气味，热热的，湿湿的，像某种野生动物，脉搏强烈地跳动着。他一贯弱质的身体，在此刻握住她手腕，似乎在汲取她的生命力，将她放置在柜子上，俯视着他，下颌线清晰、有力，他看出她和他一样的寂寞与恐惧，但还不是绝望。因此他有些爱她。

从脖颈亲吻到肩膀，随后是胸脯，她修长的手臂紧紧缠绕着他，让他觉得自己绝不会滑落下去，即使脚尖已经触碰到水流。湿气浓郁得变成了一种气味，充盈在空气之中，带着灰



尘与死亡的腐朽之息，而他们在唇的交叠之中贪婪地呼吸着。

他们还没有精疲力尽，还没有到那一刻。有几秒她捧着他的脸颊，注视着他，微微地喘着气。那不是对于仇敌的眼睛，但也暂且不是对于爱人的眼睛。而是介于那两者之间的，专属于明日香的，看着他的样子。而他无法将目光从那上面离开。

他们静静地坐在柜子上，分享了那一刻的寂寞。雨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停了，水位似乎下去了一点，又似乎没有，但他们已经不再关心了。像是所有一无所有的人那样，觉得自己洁白而无罪。夜色从阳台上进来，轻轻地笼罩住他们。天仍然暗着，浓郁的黑之中，泛着墨绿的光，然后慢慢地变得清晰。世界无比寂静，近乎显得亲切。

他在困倦之中想起童年时母亲曾对他讲过的一则北欧传说，据说看见绿光的人会得到幸福。他觉得有点好笑，因为这一时刻是如此平庸，没有丝毫浪漫之处，而曙光还远远未至。

但此刻他突然感觉到明日香的头发垂落在他肩膀上。她握住他无用的小拇指，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

完



## 冷夏

作者：CD601313

### 0.

他们的眼中，先流出了血来。

### 1.

蝉声总纠缠不休，无论走到哪里，河边、树下，或者山坡上。低矮的楼房聚成一片，把高耸的参差着的大厦拥簇到中心。世界的某种真相就这么横陈在太阳照射的土地之上，但 14 岁的碇真嗣现在最困扰的，是身旁女孩刚刚说出口的那句话。

“笨蛋真嗣……”

啊，为什么又这样骂我？

他困惑地看向明日香的脸，她正抬起左手给自己扇风，汗水从她额角滑下，流至下巴时恰好被挥动的手掌遮挡，不知去向。

“现在都七月了，当然会有蝉叫。”

她看过来的眼神仿佛他是个白痴，碇真嗣才想起来，她不过是在回复他刚刚抱怨到处都有蝉鸣的话。

他愣愣地哦了一声，走出树荫时被过亮的光线晃到眼睛，下意识抬手避了一下。自己的手背展露在他面前，骨节凸起的地方显得苍白，不像是高温下的皮肤颜色。

真是奇怪。

明日香扇风的手早已放下，侧脸便明明白白地呈现在阳光中。嘴唇红润，浓密的睫毛在瓷白的皮肤上投下小小一道阴影，碇真嗣似乎都能看到汗珠滚过细小的绒毛，湿漉漉一片。

“喂！你看什么呢！”她很快察觉了他的打量，猛地转头过来。

“抱，抱歉。”他被吓得退后一步，明日香眯起眼睛，脸上表情渐渐从疑惑，变成了鄙夷。

“啊啊，青春期的男生真是……”



她又气势汹汹地压过来，两人的脑袋离得过近，夏季烈日下灼热的呼吸似乎都喷到了对方脸上。

“难不成你想接吻吗？”

幼驯染又露出了碇真嗣惯常看到的那种，扬起一边嘴角，自信又狡黠的笑。语气中带着点自得，似乎拿准了怯懦的他不敢做太过激的举动。

潮湿的，吵闹的，明艳的———

夏天。

## 2.

世界真的有彻底安静的时刻吗？

被褥翻动时沙沙作响，照亮房间的光不知来自哪里，苍白又破碎地摊开在地板上，只是看着，就觉得冷。

心脏的声音好响。

就算是这么晚了，气温还是很高。大约不会有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还穿得严严实实地睡觉，明日香大领口的衣服袖子几乎已经完全滑下，少女的胸乳因侧躺而挤出一半。实在是暗，布料和皮肤的颜色都已分不清，但却有那么一道光，恰恰落在那处柔软的顶部。

咽口水的声音好响。

那道光又移到了她的嘴唇，下嘴唇，看上去像——像，像什么呢？

呼吸的声音好响。

他甚至有些怕她被此吵醒，下意识屏住了呼吸，两人的鼻尖互相擦过，薄被在动作时滑下腰身，缓缓地，落下去。

“妈……妈。”

轰地一下，他定住了，大脑突然清醒得过分，连风在屋外吹过的声音都变得一清二楚。

夜深了，胸膛平缓地起伏，眼睛阖着，微弱的光吵不走一个正做着的美梦。

碇真嗣翻过身去。





### 3.

盯着漆黑发呆了半晌，又有蚊子嗡嗡的声音，明日香皱了皱眉，气呼呼地坐起来，毫不客气地去拍睡在不远处另一个铺盖里的碗真嗣的背。

“喂，醒醒！”

他很快翻过身来：“我没睡着。”

那这更好，明日香心底非常微弱的愧疚都消失殆尽。她刚刚是半爬过来的，此刻还弯着一只膝盖跪在地上，用手撑着地板，俯视对方。

“嘿，我们去外面吧。”

碗真嗣张着嘴，惊讶得有点傻：“去干什么？”

“不知道啊，但反正又睡不着。”

女孩的长头发从脸边垂下，形成一道小小帘幕，只有两张脸被罩在其中。说话的气喷出来，头发在男孩的脸上扫来扫去，碗真嗣痒得不行，脸都皱起来：“你先让开。”

“要不要去？”

“你先让我起来啊。”

算是答应的意思。

于是明日香起身，把拉门很轻地拉开。碗真嗣爬起来后跟在她后面，两个人蹑手蹑脚地出了房间，门又悄悄地关上。其他房间睡着的大人丝毫没被吵到，依然睡得沉沉。走到院子里后，脚跟才敢落下来，步子几乎算是雀跃，越走越快，出了大门简直已经跑起来。

“所以我们去哪儿啊？”

“你怎么这么啰嗦啊！都说知道了。”

他们小跑着，宽大T恤的下摆在风中抖动，黑夜把一切都包裹起来，更远处连灯光都没有，脚下的路消失在目光尽头。

碗真嗣在后面喊：“你等等我啊！”

她回头，而对方不知道在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甩开一段距离，她道：“你快点！”

她继续往前走，步速慢下来，好半天还是没听到碗真嗣赶上来的脚步声。

“喂！”她开始不耐烦了，话在再度回头前喊了出来，“都说了快点啊！”



这时明日香才发现原来碓真嗣已经停下来，正远远的看着她，脸上的表情突然变成了她最厌恶的那种迟疑不定。

“我们回去吧……”他声音低低的，“太黑了，走远了会找不到家的。”

回去？不，她好不容易出来，才不要在这个时候回去。于是她改变方向往回走，想要去拽他一起走。

“有什么好怕的啊，你到底是不是个男的。”

可是她越往那边去，两个人距离却越远。碓真嗣的身影越来越小，明日香气极了，也干脆停下来站住，喊出来的下一句话，语气实在算不上好。

“想滚就滚吧！我才不要和胆小鬼一起！”

他们已经离得太远，明日香再看不清他的样子和表情。她这时才发现周围一片漆黑，脚下的路都消失，脚像踩在虚空中。浓稠的黑色越压越近，原本雄伟的住宅也早就不见，碓真嗣一动不动的身影缩成一个点，最后也消失了。

青蛙叫了一声。

#### 4.

柔软的嘴唇贴在一起，电灯光刺破紧闭着的眼皮，显现在脑海成一片扎眼的白。她的上半身微倾，呈一个主动、又带着压迫感的姿势。

他什么反应都没有。

正常的、普通的吻应该是什么样？明日香不清楚，但总不会是现在这样。他们做着亲密的事情，身体却离得好远。她什么都听不见，实在太安静了，也太冷了，怎么回事，日本不是一直都是夏天吗？

什么嘛，真没劲。

这场闹剧由她开始，似乎也该由她结束。于是她松开手，碓真嗣立马后退了好几步，捂着胸口长出了一口气，如获大赦。

她用最快的速度跑向浴室，漱口的声音夸张到滑稽的程度。明日香用嫌弃的声音“咦呃”一声，又开口，确定声音大到对方绝对可以听得见。

“果然不该因为无聊就干这种事的。”

是的，无聊透顶，她干嘛一时想不开要这么干？还找了个如此糟糕的对象，糟糕到双方



都嫌弃彼此。

她眼前浮现碗真嗣那个松了一口气的表情。

她还在咕噜咕噜地漱口，屋子里一时只剩下这个声音。

他什么反应都没有。

算了，她想，一个吻对成熟的大人来说算不得什么。

## 5.

西瓜被砸成几块，汁水沿着手掌流到手肘，碗真嗣手忙脚乱地捧着，低下头吃到一口，脸上也被糊上汁液。

见到他狼狈的样子，明日香哈哈大笑，明明自己也被弄得一身脏，却少见的没有不满。黑漆漆的天空里独自挂着一轮饱满的月，其光散落于这片瓜地，阴暗起伏间隐约可见硕果累累。

他们手里便是在这里摘来的瓜，明日香睡前把头饰发绳都取了，现在长发散乱，低头时总有头发落于嘴边，一不小心就会吃进去。

她有点恼，于是凶巴巴地抬头：“真嗣，你过来！”

“怎么了？”

她皱着一张脸，眼睛却亮晶晶的，好像此刻天地间所有的光都只汇聚成她瞳孔上的那一小块亮色的白。西瓜汁水糊在脸上，粘着点发丝，她用胳膊在那擦了擦，又说一遍：“你过来嘛。”

好吧，他于是便过去。少女低头，把后背和脖颈留给他：“帮我抓着头发。”

“什么？那我怎么吃？”

“帮帮忙，好不好？”她侧过头，语气罕见的乖巧，“一只手也可以嘛。”

“我的手很脏的哦。”

“没关系，快点。”

他对他的耐心就维持了这么几秒钟，已经开始烦躁地甩起头。碗真嗣只能伸手，把她的头发拢起来，指尖滑过脖颈处的皮肤，留下一条肉眼不可见的轨迹。最后所有头发被他单手握着，厚实的重量，碗真嗣用另一只手努力了下，单手拿一瓣瓜，实在是不好操作，索性不



再折腾，绝了再吃几口西瓜的念头。

从他的角度，可以看到明日香鼓起的脸颊，那弧度起起伏伏，伴随着细微的咀嚼声音。他坐下去，抓着头发的手只得别扭地抬着，没一会儿就酸了。

“手好累……”

他轻声说了一句，明日香听到后转头看他，嘴里还含着半口西瓜。她抬手，把手里一瓣递到他嘴边：“要不要吃？”

当然要，他才不客气，凑过去就啃一口，明日香收回去，等他一口咽下肚又举到他嘴边。两个人就这样你来我往地把大半个西瓜解决掉，碓真嗣的手举久了实在撑不住，又站起来，要吃的时候就半蹲着凑过去，脑袋停在她颈窝，头发代替明日香自己的扫过她侧脸，有些痒。

手突然松了一下，一绺头发逃出禁锢落了下去，碓真嗣立马手忙脚乱去捞，动作间手臂撞到明日香递过来的西瓜，一瞬间场面乱成一团，他下意识想站起来，结果腿一麻，就往一侧跌，明日香最后也和他一起摔倒。

西瓜汁液、散乱的头发、泥土还有月光，一切都混在一起，他们脸贴着脸，黑夜中显得深黑的眼里映着对方同样深黑的眼。

## 6.

“你想接吻吗？”

## 7.

发了狠一般，他撕咬对方的嘴唇。潮水褪去，赤白干燥的地面上，他们身上没有任何水迹。但贴在一起的部分，却莫名的黏腻，或者是汗，或者是血流过，又或者，是曾经从他卑劣的身体中释出，留在对方身上的罪证，那污浊的体液。

她的头发被压在身下，碓真嗣从她脖子上松开的手还停留在她身体两侧，虚握一下，便能摸到那把似乎刚刚还被她好端端地捧在手心的发。

为什么……就是不能爱我呢？

舌尖抵着舌尖纠缠，牙磕着牙，这真是带着十足疼痛的亲吻，没有一个人被安抚到，他们紧贴着，却听不见对方的心跳。

天地赤裸，他们却铠甲满身。



你想接吻吗？

你想接吻吗？

你想……你想要什么呢？

西瓜又一次砸下，在地上四分五裂，汁水溅到脸上，又流经身体，脏兮兮的，他们靠近，果肉香气散开，口鼻共享同样的甜美。

想要的，明明是相同的。

有人的手动了动，缓慢的、指尖擦过对方的某处皮肤，然后并拢手指，抓住。

衬衣被揪乱，手指用力下指节苍白，手臂连着肩膀一起使劲，消瘦身体里的骨骼让彼此都发疼。

他们同时流下清澈的泪。

## 8.

在接吻以前，还是先学着拥抱吧。





# 腐烂橘子

作者：Hasta\_la\_vista

彼时，她正躲在其中一个平房的浴室里。尚未进门，就能嗅到一股腐烂的橘子味——那是一种过度发酵的酒精，青白的霉菌和枯枝烂叶混合的味道。

## 1

“喂？”

“真嗣君，你有没有见到明日香？她去上学了吗？”

“没有……怎么了，美里小姐？”

“……她失踪了。”

NERV 总部的人说我和明日香同居了这么久，大概会知道她藏身何处，所以带着我一起去找她。事实证明，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就像是理所应当的一般，仅凭直觉和地毯式搜索，我终于找到了明日香——在她离开的一周后。

那是在第三新东京市最边缘的无人区，被使徒和 EVA 的战斗所破坏的房屋至今没有投入资金去修缮。这娇贵的大小姐，天知道她是怎么走了这么远的——我是说，电车并没有她的购票记录。

彼时，她正躲在其中一个平房的浴室里。尚未进门，就能嗅到一股腐烂的橘子味——那是一种过度发酵的酒精，青白的霉菌和枯枝烂叶混合的味道。一袭黑衣的大人们警惕地把我拦在身后，有的人甚至从裤兜掏出手枪，示意我噤声。我们放慢脚步，循着那股难以言喻的恶臭挪动到了走廊尽头。前方高大的男人们几乎是在望见浴室里面的情景后就集体放松了警惕，毫不顾忌地踩着吱嘎作响的木地板进去了。

他们整齐地围在浴缸外，沉默不语。我只有 14 岁，这群男人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太高大了，他们漆黑的大衣像一堵墙，牢牢地把我的视线锁在外边。我拨开沉重的绒面布料往里探，却被没注意到的椅子绊了一跤，在摔倒之前我看见上面整整齐齐的叠着蓝白的校服，心脏像是被揪住了似的几乎停跳。我跌进浴缸，苔藓和腐败的腥臭味抢先一步涌进鼻腔，然后是积水。但为什么雨水是红色的？我急于找到支持物把自己从水里捞出来，两手胡乱地挥舞，左手很快就摸到了一个高耸的石柱般的硬物。我把上半身撑起，雾蒙蒙的眼前是摇晃的，红



绿斑驳的水面。我朝左看，手心里握着的是高高支起的膝盖；我朝右看，是一具年轻苍白的身体。一片黑压压的苍蝇被惊起，又在她血肉模糊的手腕上犹犹豫豫地打着转。明日香最讨厌虫子，平日里在厨房看见一只蟑螂都要大呼小叫半天的。我扑过去要把它们赶走，鼻尖重重磕到她僵硬发青的面庞，最后一只苍蝇才终于从她半阖的眼皮上不紧不慢地离开，露出她盛满日光的，涣散的蓝色瞳孔。她怕晒，一个就连出门买菜都要涂十层防晒霜的女孩，怎么会敢直视盛夏正午的太阳？我用力扯她纠结在一起的头发，发缝间乳白色的虫卵若隐若现，发丝像红色的浪潮，把腐烂橘子的浓郁气息朝着我的脸颊一阵阵拍打。

我求助地望向周围的男人，为什么她不醒？可我看不清他们墨镜下的表情。就像血液从心脏流向四肢，红得发黑的污水顺着瓷面的裂缝蔓延，扩散，把浴缸染成了我们的棺材。站成一圈的送葬人合上了棺盖，黑暗从四面八方涌来，把天地挤压成一个局促的小盒。等我再恢复意识的时候，又是在陌生的天花板下醒来，新上的白漆亮的刺眼。

“该死，真该死。”我忍不住啜泣出声，“我都忘了。”

明日香的香波，是橘子味的。

## 2

绫波来探视我。本就沉默寡言的女孩在此时更是缄默。她只是挨着我坐下，捞过我的手，包裹在她冬雪一样干燥冰凉的手心里，摆在她蓝色的裙摆上。

蓝色的裙摆。

明日香说过，她嫌这大面积的冷色调在校园里不够亮眼，只适合第一适格者这样没有感情的人偶穿。不过她倒是对红色的缎带很满意，所以买了带红杠的小腿袜去搭配。

“碗君。”绫波松开我的手，去擦拭我的脸，一片叫人难堪的湿润。

“抱歉，让你看到我这副样子。”我的笑估计比哭还难看，所以我很快就收回了嘴角，只有眼泪还在不留情面地缓缓流过面颊，在枕头上晕出一小块湖泊似的阴影。绫波抿着嘴，摇摇头，我知道她的意思是说没关系。

取代她的手被塞进我的掌心的是一小沓皱巴巴的纸张。“这是在二号机驾驶员的口袋里发现的日记，因为上面写着你的名字，我就带来给碗君了。”她定定地注视着我三十秒，一分钟，或者更长，来确保我实实在在地接受到了来自她的信息。直到我点头，她才起身离去，只留下枕边一块柔软的塌陷。



### 3

我把纸张举到眼前，眯着眼大致看了看，似乎都是些随心所欲写下的零碎片段。字迹工整大气，一点也不像是初来乍到日本的初中生写的，只是越到后面越潦草，还多了好几处被洒开的墨渍。第一面就极其吸睛地用口红写着“笨蛋真嗣”四个大字，色调明艳大胆，像初见时穿着明黄色吊带裙，站在高处使劲提高了嗓门嘲讽人的明日香。那个颐气指使，娇纵霸道的少女。我有多久没见过她了？

我撑坐起来，翻过满满一面明晃晃活生生的怒气，卯足了劲把纸张抻平。高档钢笔划过的笔锋干脆利落，很有她的风格，我想象她屈着腿，趴在桌前，一脸愤愤然奋笔疾书的样子，忍不住笑出了声。

这封信里，会藏着她吗？

### 4

笨蛋真嗣！

本小姐早就说了，你们日本人真是毫无危机感可言，年轻而多情的异性之间，竟然只有一扇吹弹可破的纸拉门相隔。你昨天感冒了，咳了半夜，我都听的一清二楚。

日本人也是体贴的，只是体贴的过了头。怎么到了这种时候，你就这么听我的话？为什么不来吻我？明明只需要把这形同虚设的门轻轻一推，你就可以吻我。为什么不来吻我？

最后还要本小姐越过这道透明的防线，结果你还是在退缩。

你有算过我们床铺之间的距离吗？我来告诉你——是 72.1 厘米。要是把门给撤去，我都能在黑暗中看清你的脸，就是这么近，跨一步这么近。

你不敢开门，不敢吻我，这让我讨厌你，但我不怪你。我知道你胆小，懦弱，狡猾，逃避一切。我一个人长大，此后也将一个人走下去，我当然是比你强的，拉你一把，让你一局什么的，当然也是应该的。

我不怪你。大概吧。

### 5

久违地做了噩梦。还是循环往复，开了又开的病房大门，被掐成两段的布娃娃，还有在天花板上沉甸甸地摇晃着的妈妈。痛苦像神经麻痹时的底噪，沿着脊骨在全身上下长久地嗡



呜，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让自己冷静下来。

笨蛋真嗣，你是什么时候超过我的？

看你对美里的夸奖沾沾自喜，谄媚地笑着的样子，我打心底里感到恶心。明明我才是更强的那一个，明明我才是被注视的那一个，明明我才是除了 EVA 一无所有的那一个……你凭什么夺走我开 EVA 的权力？

我恨你，真嗣，我恨你。我真替以前的自己感到恶心，我居然要你吻我！真恶心，恶心透了，我恨你。

## 6

我第一次做了春梦。可为什么是你，笨蛋真嗣？我说，为什么不是加持先生，为什么是你？我哭了整夜。为什么会是你啊？

我梦见我们又回到那个闷热的夏夜，家里没有大人，只有我和你。隔着那扇该死的门。你没有来，你怎么可能来？我气势汹汹地拉开门跨进去，跨过你这辈子都无法跨越的 72.1 厘米，听见你迅速地把音乐播放器关掉的声音，我觉得很好笑。

我跨坐在你身上，揪起你的领子，你的假寐和凌乱的耳机线缠作一团，被我一一把扯下，和你的播放器一起跌落进窗前零碎的月光里。我发狠咬上你的耳垂，问你我从未问出口的话：你为什么不要吻我？

当然，你也不可能有回答。

阻止我们摘下禁果的只有两层棉质布料而已。可我恨你，我不要你来抱我，让我接纳你，让你进入我，我嫌恶心。

但我要反过来凌辱你，践踏你的自尊，我要你接纳我，我要进入你。我不记得梦中的我是否将这些说出口了，因为你实在是太平静了，平静地接受我强制的，虐待性质的性爱，好像生下来就是为了受人欺负似的。我把手指探进去开合搅动，戏谑地看你面色逐渐染上潮红，紧紧咬住的嘴角漏出破碎的呻吟，我笑你在这副被未成年女孩用手指操到高潮的淫荡模样，哪里像是同步率最高的真嗣大人。我用最恶毒的话语咒骂你的下流放荡，我掐你的脖子掐到你面色发紫两眼翻白，我用你的播放器录下你的浪叫把耳机塞进你的耳朵强迫你一遍又一遍地听，你却还是没有反应，甚至连推都不推我一下，简直比第一适格者更像人偶。最后你只是裹着被子（还是我披上的），抱着膝盖，坐在床角，有一下没一下的抽着鼻子，像只狗。我赤身抱臂俯视着你，竟然想着你真可怜，你是我的谁，要让我做一个这样的梦，这样对你，而且做到了最后都不曾吻你。



我醒来还在想这个问题：我们之间的关系性。我们可以是茂丘西奥和提伯尔特，是哈姆雷特和霍拉旭，甚至可以是奥赛罗和苔丝狄蒙娜，我们是仇人，亲人，离人，却唯独不是爱人。我们永远不可能是罗密欧与朱丽叶——若他已经结过婚，那么坟墓便是我的婚床！真是笑话，我怎么可能爱你？你胆小，懦弱，狡猾，逃避一切，却又渴求我的爱！我是否爱你？

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却更恨我自己。

## 7

因为你我已经失去价值了。

如果我死了，你会为我愧疚一辈子吗？还是逃避？

## 8

我把明日香的日记放进床头的抽屉里。我喜欢过她吗？我胆小，懦弱，狡猾，逃避一切。我把灯拉灭，闭上眼睛。



## 橘子汽水

作者：元良爱以星

大提琴手真嗣x 小提琴手明日香

设定是补完后的世界没有 *eva*

只有真嗣和玛丽记得存在 *eva* 的世界

*ooc* 致歉

树叶奄奄地倚着枝桠，空气中夹杂着滚滚的热浪。就像是被扔进烤箱的食物，连地面上都浮现炙热的白气。

恶劣的天气仍然阻挡不住某些爱唱歌的家伙，比如卧在树上的蝉，又比如趴在窗台上拥有不逊于太阳耀眼的橘色头发的少女。

说实话，明日香并不喜欢这样炎热的天气。

但是只有这里才能让她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待着。

面前是蕴藏在空气中汹涌的燃烧的热浪。

背后是通过人类智慧制造出的冷气。

冰火两重天的滋味并不好受却出奇地能恰好形容明日香复杂的内心。

明艳的少女哼着不知名的小曲，扬起她一贯的骄傲的微笑，却在看到楼下贩卖机前的某人后阴沉了下来。

“哈，我就知道公主殿下在这里。” 玛丽从左侧拍了拍明日香又从她的右侧窜出来。

“公主殿下今天不用去排练吗？”

玛丽看明日香紧盯楼下某人的身影立马恍然大悟，露出一副我懂的了的表情。





“干嘛用这种眼神看我。”明日香撇了一眼玛丽，没好气地和她说“他们已经有了天才大提琴手转校生了，少一个我没什么关系吧。”

“公主殿下不也是天才小提琴手吗？”

是啊，天才。

原本属于我的名号。

却被这个新来的夺走了。

真是，没用啊。

明日香索性也不再去看那张令她郁闷的脸，背过身子靠在窗台“像他那种家伙都能获得天才这个称号，看来这个称号也不能证明什么嘛”

玛丽眨了眨眼睛“说不定公主殿下日后会和他成为很好的朋友呢”

“和他？”明日香皱了皱眉“成为对手还差不多。”

原本静悄悄的楼道里传来了窸窣窸窣的声响，黑色柔软的头顶映入明日香湖蓝色的眼睛。

“明日香，乐团要排练了。”男孩手拿着两瓶橘子汽水，微笑着看着明日香。

明日香看着那人畜无害的笑脸心里没理由地怒火中烧。

“碗同学，我和你很熟吗？上来就叫我的名字。排练的事不用你提醒！我自然知道。”明日香边说边略过男孩急匆匆地下楼。

尽管明日香的语气很不好，男孩脸上微笑的表情也没有淡去，他对玛丽点了点头，随即紧跟着橘色少女的脚步。

优美的乐曲从交响乐团排练的教室缓缓流动出来。在指挥家的指挥下，练习的曲目完美结束。

“天啊，今天是排练以来最好的一次，多亏了碗同学的加入！”

“是啊是啊，不愧是登上报道的天才大提琴手啊！”

“碗同学，我这里还有一些不懂的，你能教教我吗？”



旁边的明日香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只觉得格外的刺眼。

明明这一切，原本都是属于自己的。

排练室仿佛分割成了两部分。

黑色男孩身边围着一群人，熙熙攘攘。男孩坐在最中间仍保持着礼貌的微笑，对于同学们的热情显得有点拘谨和措手不及。

橘色少女紧握着小提琴，低着头一言不发。

原来，我还是只有自己一个人。

没关系，明日香还有明日香，明日香一个人也可以做的很好做的更强。

你不需要任何人，因为你是明日香啊。

明日香突然想到曾经做过的梦里有人对她说

“明日香就是明日香。”

又想到冰冷的玩偶和冷清的家。

“明日香你要乖哦，爸爸妈妈出差几天很快就会回来的。”

“可是爸爸，我……”

没等明日香说完门就关上了。

父母亲很爱她，只是不常陪伴她而已。

朋友们很爱她，只是他们永远拥有更爱的朋友而已。

听着周围欢笑的声音。

明日香觉得呼吸困难，空气中掺杂了混浊的肮脏的污垢，眩晕，恶心想吐。

她看见每一张曾经友好的脸都像是对她的嘲讽和玩弄。

她只能看得见斜斜的黑影。

逃离这里，她只有这一个想法。



火橙色的头发只在门缝间闪过一刻便消失不见。

明日香坐在贩卖机前的长椅上。

热死也比待在那里好，明日香心想。

转头又看见一抹黑色的身影。

明日香嘴巴一撇，讨厌的家伙又来了。

但是明日香并没有要离开躲避的意思。

说来也奇怪，明明是讨厌他的，心里对他的感情很复杂，但值得肯定的是没有讨厌的情绪。

明日香想，这应该是自己太善良了。

男孩果然在明日香旁边落座，又顺手递给她一瓶橘子汽水。

“你给的东西我才不要喝呢。”明日香别过头，不屑地说“天才大提琴手不应该在给别人答疑吗？怎么跑到外面来了。”

“天才小提琴手都在外面休息，我也来学习一下。”男孩笑盈盈地打开了一瓶汽水，并没有因为女孩不接他的好意而生气。

明日香切了一下。装模作样，她心里这么想。

“我对你说话语气这么不好你都不生气的吗？还是说，你怕我？你也不过如此嘛”明日香站了起来，仿佛这样就能高他一等。

“因为我知道，那些都不是明日香真正想说的话啊”男孩还是一副笑脸。

“别搞的一副那么了解我的模样”明日香看着这张笑脸，心里恨不得上去揍一拳“鬼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说不定心里巴不得我离开好让你取代我的位置”明日香一只脚踏上长椅，恶狠狠地盯着男孩。

“你真恶心。”这话一说出口，明日香自己都愣了一下。男孩却还是那副笑容。

“现在排练室的人应该都走完了，要不然和我一起去排练室吧，明日香。我想为你奏一曲。”橘子汽水依旧在男孩手里冒着泡，微弱的冷气在滚滚的热流中消失殆尽。



明日香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答应他的邀请来到排练室。但是这就是奇妙的发生了。

男孩轻抚着大提琴，静静地弹奏巴赫：第一号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前奏曲。

耀眼地阳光撒在他的身上，光影交错。

不愧是能被誉为天才大提琴手，技术连明日香也叹为观止。

明日香觉得，自己好像在哪里听过，也是这个人的弹奏。又是在梦里吗？

男孩静坐在明日香旁边，仰头小口小口地喝着汽水。

“喂，我刚才说那么过分的话，你都不在意？”明日香有些别扭地询问。

“因为我喜欢明日香啊”男孩眼睛弯弯地看着橘色少女。

这回明日香愣住了。一向自持精明的明日香居然不知道怎么接话了。

开什么玩笑，喜欢我？

喜欢这样的我？

真是笨蛋。

“我看还是叫你笨蛋真嗣好了，哪有和女孩这么表白的”明日香嘟囔着，又觉得莫名有些口渴。慌乱地打开放在旁边的橘子汽水一饮而尽。

两个人就这么坐着，静看落下的夕阳的余晖。

明日香突然觉得，一直这样，也挺好的。

橘子汽水依旧在冒泡。



## 刺猬

作者：元良爱以星

*ooc 致歉*

“这是独属于 刺猬们的爱”

电风扇的轰鸣声在房间显得格外的突兀，明日香就这么抱着双腿坐在餐桌前。

很难想象那个高傲得不可一世的女孩，现在却把脆弱的脖颈暴露在他人面前。

“你真的不去找他吗？”一旁的美里率先打破了沉默。

“这么晚了，外面可能会有危险哦”美里一边劝解明日香，一边拿起椅子上的挎包。面对两人的争吵美里早已习以为常。

“总部那边突然有点事情，真嗣就拜托你啦~”

像流星消失于夜空，关门声泯灭于缄默。

明日香脑子嗡嗡的，似乎是美里大力关门的后遗症。水声滴答滴答，似乎是厨房的水龙头没拧紧。分针和秒针上演着一出你追我赶的戏码，齿轮的摩擦声预兆着时间的流逝。

明日香慢吞吞地穿上外套，像往常一样。接着是鞋子，像完美的提线木偶，关灯，最后关上房门。

其实大概也和重复上万遍的往常不同，毕竟这一次她没露出一贯的微笑。

这不是真嗣和明日香的第一次争吵，按理来说也不是最严重的一次，但却是第一次明日香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第一次不再是以胜利者的姿态。

书上说，当爱出现，争吵就不再是单方面的利刃，而是一把刺入双方的长刀。想到这里明日香不禁觉得好笑。爱上他？开什么玩笑。



如果非要以一种动物来形容自己，明日香会选择刺猬。越想靠近反而越会被伤害，满身的刺是明日香的骄傲。那被刺包裹着的弱小的自己，从来都是被明日香厌恶的。如果非要用一种动物来形容碓真嗣，明日香会选择兔子。胆小，温和，软弱，完全诠释了碓真嗣。

想着想着，黑色的皮鞋就停在了一团黑影面前。

墨色的头发乖巧地贴着头皮，而头发的主人却将自己锁于双腿间。也可能是心的监狱。

两人沉默。

“我说，你还在在这里蹲多久。”最终还是明日香先败下阵来。

明日香踢了踢真嗣，而后者却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吵个架就这样，我看你还是把第一适格者的称号还给我比较好。”明日香顺势坐在旁边的长椅上。

“像明日香这样的人根本不会懂。”碓真嗣抬起了头。那双泛起光的眼睛在黑夜中显得格外突兀。

明日香明显地愣了一下“我是怎样的人轮不到你决定，再说我何必懂你。”明日香又恢复了往常举高临下的姿态，好像这样就能掩盖她不安的心脏。

电视里的哄笑声和少女口中薯片的咀嚼声同时奏响。碓真嗣被明日香拖回了家，他明明可以拒绝的，拒绝痛苦，拒绝逃避，拒绝像明日香一样会让他窒息的人，拒绝自己对明日香的需要。但是没有，真嗣从来没有这么一刻讨厌自己的懦弱。在外面跌倒的伤口隐隐作痛。

碓真嗣看着眼前火红的晚霞，不免得想到给自己带来痛苦的人，也是拥有这么一头橘红色的头发，永远是那么自信耀眼。

真嗣想去触摸却坠入了海里，他刚想呼救，就猛地让胃里灌进海水，他慌忙捂住口鼻。死亡的恐惧正在笼罩着他。妈妈，丽，美里，薰……救救我，不管是谁，救救我就好。如果是你们一定能了解我理解我。那种痛苦，只要躲进你们的怀抱，就不用面对。

额间传来一股清凉，碓真嗣抬开沉重的眼皮。一抹橘红色窜进视线中。

碓真嗣慢吞吞地起身。觉得上天和他开了一个玩笑，救他的居然是最讨厌他的明日香。





是会带给他痛苦却无法拒绝靠近的明日香。

真嗣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和明日香很像，两个同样痛苦的人，同样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痛苦的人。

不过是吹了点冷风就发烧了，身体有够差的。”明日香端开水盆“醒了就把药喝了，你是笨蛋吗？”

他望着冒着热气的乌黑的汤药，看见的却是少女在厨房熬药的场景。一碗苦涩的药见底，碇真嗣却意外品尝到动人的回甘。

碇真嗣瞥见收拾药碗的少女手上崭新的创可贴，明明知道会被明日香没好气地回答，却还是问了出来。

“管你什么事。”明日香像往常一样亮起自己锋利的刺，阻止别人来窥探她柔软的内心。

汤药的药劲上来，碇真嗣感觉到困意。刚要躺下，就听见身后的少女说“喂……你往旁边去点，我今晚要睡这里。”又连忙加了一句“不想睡在这里的话你就去客厅睡吧，不许睡我的房间。”

碇真嗣好像听见了又好像没听见，但他确实往旁边挪动了一点。

窸窸窣窣的声音从真嗣的背后传来，接着旁边一沉，很显然的明日香睡在了旁边。

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同床共枕，但是每一次碇真嗣都很紧张。两个人就这么背对背睡着。仿佛隔着一堵墙。又仿佛是两只小兽在痛苦地呜咽。

逃避和软弱是碇真嗣的刺，虽然不想承认，但他和明日香都是擅长自我保护的生物。

借着窗外的月光，碇真嗣看清了胳膊上异样的感觉。那被细心包扎好的伤口此时也不觉得痛了。

明日香突然从后面抱住了碇真嗣。领口的点点温热提醒着真嗣，是明日香的泪水。她也同自己一样痛苦吗？

身后的少女轻叹“真是笨蛋真嗣。”随后传来深沉长绵的呼吸声。

刺猬在面对伤害和危险时，总是亮起尖锐的刺来保护自己。但当一方放下尖刺痛苦消失时，另一方也会放下保护。

碇真嗣缓慢地转了个方向，也抱住了明日香。



这样的姿势，就不会伤害到任何一方。

这样的他们，也只有彼此知道。

调皮的月光就这么在他们的身上跳跃着。这间房子里睡着世界上最平凡的一对刺猬。



## 早安，Asuka

作者：唐青铃

#Air • 香嗣嗣香 2024 年情人节联产

设定：三位明日香，分别对应：TV 版明日香、新剧场版明日香、新剧场版 S • S • 明日香

### -----【壹】-----

#### 【 I 】

“叮铃铃——”

床头的闹钟准时响起，埋在被窝里的少女伸出一只手，熟练地攀上床头，给闹钟的脑袋狠狠地来了一巴掌。

“啪！”

闹铃声应声而停。

少女在被窝里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裹紧了被子，再次陷入梦乡。

“叮铃铃！！！！！”

更为刺耳的闹铃声从隔壁传来，折磨着她的耳膜。

她抱紧了头，气势汹汹地掀开被子，毫不留情地一脚踹开隔壁的房门。

“碓真嗣！赶紧把你闹钟给我关了！！！”

“早安，Asuka。”

葛城美里揉着双眼，打着哈欠。

“昨晚睡得好吗？”

“还不错，”她嘴里叼着牛奶吸管，瞥了一眼在端餐盘的碓真嗣。

“如果不是一大早被闹钟吵醒就更好了。”

他重重地放下了手中的餐盘：



“喂，我要负责大家的早餐，当然得早起啊！”

“可是你早起吵到我了——”餐盘地金属倒映着她气鼓鼓地脸蛋，像一只因为生气而皱起眉毛地小猫：“你没有生物钟吗！你不会按时起吗！笨蛋！白痴！”

“那你来做饭啊！”碓真嗣不满地用叉子敲着餐盘，为了适应她的口味，今天特意做了一块黑森林蛋糕。

“谁有生物钟啊！你是人类吗！你的闹钟比我的还早响一分钟我说什么了！”

“哼。”她用餐叉叉了一小块蛋糕，迅速地扭过头：“本小姐为什么要和你这样的笨蛋住在一起！”

“好啦好啦……”葛城美里打趣道：“你们俩怎么一大早上就闹脾气呢？看在食物的份上，Asuka 你就原谅他吧。”

“就算蛋糕很好吃也绝对不原谅！”

她故意发出很大的吃蛋糕声，端着餐盘背过身，朝阳透过窗户，将她的身形描摹，为她橘红色的长发描摹上一层光晕，肌肤上的细小毛孔和点点绒毛也泛着光。

像一只淘气的小猫。

碓真嗣在心里这样想着。

“早上好，笨蛋！”她不满地咬了咬叉子。

“早上好，Asuka。”他在心底轻声说道。

## 【 II 】

“早安，Asuka。”

梦中，她轻轻呢喃了一声。窗外的鸟儿扑腾着，将她惊醒。

她在阳光下缓缓睁开了双眼，羽睫忽闪着。

门外的厨房里，已经传来面包机“叮”的声音。

她迅速起身，用被子擦了擦脸，站在镜子前，仔细梳理了头发。

她深吸一口气，对着镜子里的自己露出了微笑。

“早安，Asuka。”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

“早上好，Asuka，今天时间不够，没有做午饭。”

餐桌边，碓真嗣抱歉地说道。

“什么？！本公主的午餐怎么没有做！”

她冲到他面前，狠狠地瞪着他。

“我的闹钟没有响……”

他后退了一步。

“为什么没有设定起床闹钟！”

明日香咬着嘴唇，心里想念着昨天吃到的章鱼香肠寿司和咖喱饭……怎么办，今天吃不到了……

“是我把他的闹钟关掉的。”

葛城美里推开了房门。

“每天早上都是同一时间把我吵醒，你们还在上学，应该形成自己的作息时间。”

葛城美里冷冷地瞥了一眼正在打闹的两人。

“吃完早餐以后收拾收拾去学校把，今天有新的任务。”

“好……”

碓真嗣垂下了手。

明日香疑惑地望了望他，又看了看葛城美里严肃的目光，叼起一块面包。

“好，我去准备了。”

啪——

房门关上。

### 【III】

“早安，Asuka。”

法国基地的大铁门还是那么厚重，挡住了大部分光线的同时也挡住了寒冷的风，今天，



她久违地没有按照基地其他人地作息时间起床，跟着大人们一起训练，反而是窝在被子里，眼睛睁开了又闭上，闭上了又缓缓睁开，不断重复着这一行为。

娃娃被她紧紧抱在怀中。

“为什么……今天会不想起床呢……”

她闭着眼睛，努力让自己回到梦境中，回到昨天的下午。

雪地上，小男孩向她伸出手。

“我们一起玩吧。”

“哼。”

她拍掉了他的手。

怎么？被我气哭了？所以回到了妈妈的怀里？

真是懦弱的笨蛋啊……

她抱着枕头，深吸了一口气。天气实在是太冷了，今天就不起床了，好好地睡觉吧……在这座庞大的基地里，只有她一个孩子，偶尔懈怠一会儿是会被大人们原谅的，是吧？

只是……偶尔也很想有一个同龄的玩伴啊……

## -----【贰】-----

### 【 I 】

“早安，Asuka。”

耳朵里，只听到医疗器械的滴答声，病房的灯光过于刺眼，她努力尝试着，还是被光线打回，抬不起沉重的眼皮。

她的意识处于游离状态，感觉自己在深海中，不断、不断地往下沉……

“Asuka……”

请让我继续沉睡下去吧……是谁的声音，打搅了我的梦境……

我已经、很累、很累了……

眼泪落在了她的脸庞，从她的面颊滚落。

是谁……是谁在哭泣……





她张了张嘴，想努力发出声音。只有医疗器械发出冰冷的提示音。

“求求你……快醒醒……不要再沉睡下去了……”

耳畔传来少年祈求的声音，声声如泣。

“是那个笨蛋吗……”

他温热的泪水滚落在她的面庞上，一滴一滴，给她冰冷的脸庞带来了一丝温热，很快又滑落，在她脸颊上留下一道浅浅的泪痕。

“哭泣的男性真的很讨厌……”

她想伸出手，抚摸一下他的脸庞。

但是，这具身躯过于疲惫，她连让手指动弹的力气都没有。

“抱歉……抱歉……”

在药物的作用下，她再次陷入了沉睡。

现在，是什么时候呢……

他为什么，要和我说早安……

## 【 II 】

“早上好，Asuka。”

她站在电梯前，借着玻璃的反光，仔细整理了自己的橘红色长发。

冰冷的电梯在缓慢上升，她换上了新的作战服。

深吸了一口气，强作欢笑地说出了准备已久地那些话。

“但是最近突然觉得和别人在一起也挺好地。”为了找补，补充了一句：“虽然那样有些不适合我。”

前半句是真心话吧，什么能够驾驶 EVA 只是托辞对吧。

心中想说的话还是忍不住吐露了出来，她侧过身，看着手机上深红色的 NERV 标识。

在准备驾驶 EVA 前说出了想说的话……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感觉到了一阵轻松。

他们应该会非常快乐地在吃饭吧。



如果那样就再好不过了。

“谢谢你，美里。”

她挂断了电话。

电梯在缓慢上升中，她握紧了双手，闭上了双眼。

今天的阳光很好呢。

现在他应该在和他的父亲见面吧，是这样吧，希望他能过得开心。

“加油，Asuka。”

她对自己轻声说，迎着上升的气流，露出了自信的微笑。

“一定会顺利完成测试！”

### 【III】

“早上好，Asuka。”

在无尽的虚空中，她低声对自己说。

这里，真的有所谓“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吗？

她摇了摇头，伸出了右手。

在这座庞大的机体里，她已生活了太久太久。在十三号机以外生活所留下的所有的记忆，必须拼命回忆，才能不会忘记。

但是，最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回忆在一点一点流失，需要静下来想很久，才会寻找到记忆的蛛丝马迹。

阳光、雨水、风……

早安、午安、晚安……

她重复着说着这些话，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言语的使用。

春天、夏天、秋天、冬天……

冬天……

回忆这个词汇的时候，她脑海中浮现了皑皑的白雪。



那是……灰色的冬天，如钢铁一般凝滞的乌云，枯萎的树枝。

她小心翼翼踩过庞大的树根，身形摇摇晃晃，踢走肮脏的积雪。

“我们一起玩吧。”

小男孩向她伸出手，被一旁的父亲瞪了一眼，哭闹着回到了母亲的怀里。

“喊。”

她冷哼出声。

是只会向母亲撒娇的孩子。

他抱着母亲，含泪的双眼在她身上久久停留。

她红了脸，别过身去。

是谁呢……

为什么……我会一直回忆起……

他应该还能作为人类好好活着吧，他还会向母亲撒娇吗，他和父亲的关系有没有改善。

脑子里突然冒出了这样的想法。

“但是，这些，和我又有什么关系。”

她在虚空中大声说，俯下身，继续复习着词汇。

雪、基地、EVA……

## ----- 【叁】 -----

### 【 I 】

“早安，Asuka。”

她在 EVA 二号机上缓缓睁开双眼。

“你是为什么而战斗的呢？”

.....

一阵沉默。

“你所期望的是怎么样一个世界呢？”



.....

只有无声的回答。

你为什么要放弃战斗呢？

橘红色的光影打在她的脸上，作战制服已经有些陈旧，不过短短数月，却已经发生了那么多事。

“驾驶 EVA 会带来幸福吗？”

她闭上了双眼。

“那是……妈妈的心愿。”

一双手，落在了她的脸颊上，轻轻抚摸着。

“如果妈妈喜欢我驾驶 EVA，我会去驾驶的。”

“我想成为妈妈的骄傲。”

“可是妈妈，更希望你能得到幸福。”

温柔的声音传入了她的脑海中，她睁开眼，泪水从脸颊滑落。

“妈妈……原来……”

“每一位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得到幸福，Asuka，你有感觉到幸福的时候吗？”

“或许……”

她的脑海中，闪过无数支离破碎的画面。

餐桌上，和少年喋喋不休的吵架；学校里，站在电梯的入口，毫不客气地在他脑门上留下了响亮的弹指音。

现在，所回忆起的是什么呢？

夕阳下紧握的双手和缓缓流淌的琴声。

“真好听啊。”

“妈妈……”

“我想，我的女儿已经找到了幸福的方向……”

那双手自虚空中，轻轻抚去她眼角的泪水。



“那么我们，一起去战斗吧！”

她握紧了控制中枢。

## 【 II 】

“早上好，Asuka。”

玛丽打趣道。

“那么大的月亮，现在不是早上。”

她攥紧了上衣的领口，或许是海边的风浪太大，让她觉得有些寒冷了。

“哎呀，我只是在模拟曾经有个人对你说的话罢了，亲爱的公主殿下。”

“你别。”她别过了脸，长发正好遮挡住了脸庞。

“哦对对对，等成功营救以后，他又能每天对你说早安了，对吧。”玛丽坏笑道。

“不会的。”她摆了摆手，看了一眼时间。

“你还在这里做什么，行动准备开始了，我们应该去好好准备。”

“今晚的月色不错呢。”玛丽蹦跳着，从身后抱住她。

“第一次看到你对任务如此上心呢，还主动催促我了，真是不多见呀。”

“我没有。”她扭了扭头，避开了玛丽看向她的眼神。

“伟大的公主殿下会把属于自己的人带回来，对吧。”玛丽抱着她，追逐着她的目光。

“加油呀，公主殿下。”

“我会的。”

她这次不再躲避玛丽的目光，迎着她，露出了微笑。

远处，是控制台上的命令声。

她望向无尽苍穹。

“早上好，Asuka。”

今晚的月色，很好呢。



### 【III】

“早安，Asuka。”

她躺在沙滩上，红色的海洋、红色的月亮。

浪花轻轻拍打着海岸。

她伸出双手，身下，是柔软的沙砾。

“我喜欢你。”

少年在身边轻声说道。

“笨蛋……”

她红着脸，背过身去，不去看他。

“去新的世界吧。”

笨蛋真嗣。

早安，午安，晚安。

无论在不同的世界分别了多少次、丧失了多少勇气、失去了多少、独自度过了多少孤独的岁月。幸好，幸好。

最后，我们都会在新的世界重逢。

早安，Asuka。

早安，笨蛋真嗣。

完





## 七秒的挚友

作者：姑蘇結

*Summary: 你知道为什么蝴蝶的翅膀那么脆弱，却还能飞得那么远吗？因为它们从不回头看。那如果它们回头呢？会发现自己早飞了千山万水，却从未真能离开最初的花丛。*

明日香站在校门口的樱花树下，指尖掐住裙摆的褶皱。

母亲今早又将那个穿水手服的布偶塞进她的书包，布料摩擦的沙沙声像某种无声的嘲笑。

她看着远处聚在一起分享便当的女孩子们，她们的裙角在春风里绽放成朵朵白莲。

“要尝尝梅子饭团吗？”素来很少说话的班长捧着保鲜盒凑过来，塑料盒里躺着圆滚滚的饭团，每个都裹着海苔剪成的卡通图案。

明日香的喉咙突然发紧，那些歪歪扭扭的兔子耳朵让她想起母亲缝在布偶裙摆上的蕾丝。

“这种甜腻的东西只有猪才会吃。”她扬起下巴，指甲深深陷进掌心的软肉。她向来严格控制自己的体重，BMI 是 18.0，精确无误。

班长涨红脸退开时带起的风掠过她的耳际。过去十四年里每个被母亲错过的家长会，空荡荡的座椅在教室里都会投下细长的阴影。

数学课代表抱着作业本从走廊那头跑来。鬼使神差地，明日香伸出脚。

少年重重摔在地上。

她闻到了油墨与灰尘混杂的气味。

“连路都走不稳，数学成绩永远在我之下的人没资格当课代表吧，真嗣君？”她的冷笑卡在喉咙里，突然看清少年手背上贴着的小熊创可贴。

幼稚鬼，她的冷笑越过咽喉。

美术教室弥漫着松节油的味道。明日香把画板支在角落，炭笔在素描纸上划出尖利的线条，石膏像的阴影在她笔下扭曲成张牙舞爪的怪物。

昨夜路过母亲卧室时，她从门缝里瞥见那个被精心打扮的布偶端坐在梳妆台前，母亲正用梳子为它整理亚麻色的假发。



“香同学的肖像很有冲击力呢。”美里老师站在她身后赞叹。她猛地用橡皮擦去画中人的半张脸，飞溅的橡皮屑像场雪崩。

父亲葬礼那天明日香也在下雪，黑色高跟鞋陷进泥里，怀里的白菊被雨水泡成烂棉絮。

冲击力是把心里溃烂的伤口撕开给人看。

上周她偷偷翻出父亲的老照片临摹，母亲发现后尖叫着把画纸撕成纸屑，却转头给布偶换上了与照片里如出一辙的格子围巾。

便当在便利店的微波炉里旋转，明日香数着玻璃门上倒映的霓虹光斑。收银员把加热好的便当递过来，塑料盒在她掌心留下灼痛的印记。

她蹲在河堤边的长椅上进食，米粒混着七味粉的辛辣滚入胃里。对岸写字楼的灯光次第亮起，每扇窗后都住着一个完整的家庭。

那天体育馆的铁门在身后合拢时，明日香自父亲的葬礼后第一次听见自己剧烈的心跳。

她摸索着找到旧体操垫，霉味混着灰尘涌进鼻腔。黑暗从四面八方挤压过来，反而让她感到安心许多。她在黑暗中袒露地、放松地、新生般地哭起来，声音比自己预想的更尖利，像把生锈的裁纸刀。

六岁时她给母亲做过一个陶瓷当生日礼物，于是从此明白：礼物碎了可以粘合，但有些东西碎了就是碎了。

“找到你了。”仓库门突然被拉开，刺眼的光线里站着被她绊倒的碓真嗣。少年举起她遗落在美术教室的素描本，画纸边缘还沾着松节油的污渍。

明日香扑过去抢夺时撞翻了垫子，两人跌进柔软的纤维堆里。隔着校服衬衫，她闻到了对方身上淡淡的柔顺剂味道。和母亲每晚喷在布偶衣裙上的薰衣草香水完全不同。

“为什么要画这么多破碎的脸？但是，很漂亮哦。”少年的呼吸扫过她耳尖。明日香的指甲深深掐进对方手腕，却在瞥见素描本里被小心修复的撕痕时突然泄力。

“不用你管。”

来救我很骄傲吧，当救世主很骄傲吧，看见嘲笑你的人被关在体育馆偷偷哭很骄傲吧，碓真嗣？明日香想，他一定很得意很得意吧。

可他为什么，也在哭呢？

又一个梅雨季来临，明日香的母亲发现布偶不见了。早上起床她站在玄关看着女人发疯似的翻找每个柜子，陶瓷摆件摔碎的声音此起彼伏。“是不是你干的？”母亲的指甲掐住她



肩膀。

明日香听见自己冷静到陌生的声音：“那种垃圾早就该扔了。”她背上书包，转身出门。

雨水顺着校服外套渗进后颈，明日香在便利店屋檐下拧着裙摆。真嗣撑着透明雨伞出现时，她故意把湿发甩到他脸上。

“又遇到你了，明日香同学。你要伞吗？”少年将伞柄塞进她掌心，转身冲进雨幕。她想起父亲葬礼那天穿黑西装的人们也是这样匆匆消失在水雾里。

教室里明日香的储物柜深处，被肢解的布偶正静静躺在素描本上。她用美工刀挑开棉花填充物，又一层一层的剥玩偶的头。

黄昏时雨停，积水倒映着支离破碎的晚霞。明日香背着书包走向河堤，远远望见碇真嗣坐在长椅上写数学作业。他抬头时，最后一滴雨水正从紫阳花瓣滚落，在她脚边摔成晶莹的八瓣。

地理课讲截弯取直。河套伸展、弯道冲刷，最终河水越过了河岸，本该过弯的水流成一处。是什么做了时间这不歇的江水的河谷无人知晓，总之，河曲改道，江水混漫。

明日香越来越经常做梦，但这没关系。如果是做梦，你一醒来就自由了。如果梦是真的，你也不妨睡下做一会儿梦。

黑夜缓慢而有力地覆上天顶，明日香意识到这里的夜晚没有月亮，那就是梦了。地平线上云色昏暗，她裹上外套。

可梦里为什么会有碇真嗣？

他说，“会不会这里其实只有我们两个人呢？”

“这里本来也只有我们。”明日香不屑地笑。

不过这里的确只有他们。有可能所有的人类都在那没有门窗的大楼里面，有可能最后一个人人类已经死去，也有可能人类已经不再是人类。不过所有可能性都与这两个坐在河渠边的石头上晃荡腿的人类无关。

碇真嗣又问，“那如果我们死了呢？”

“那就死在这里吧。”明日香在梦里呢喃。

他们抱头痛哭，就好像他们当真是仅存的两个人类了。

大学报道那天，火车站台挤满哭红眼的新生。明日香攥着车票看反光玻璃里的倒影。碇真嗣突然不知道从哪冲过来往她包里塞进一个本子。“再……”话音被进站广播切断。



列车启动时，她看见碇真嗣站在原地流泪，阳光穿过穹顶玻璃，把他的身影熔成金色的琥珀。

车厢连接处晃得厉害，远处信号灯由红转绿，恍惚间明日香听见父亲在某个时空按响车铃，叮，穿碎花裙的小女孩驶向一个不会结束的夏天。



## 囚婚

作者：大漂漂漂漂

*破真嗣第一视角。*

*原作向，私设嗣香已婚。*

我与明日香步入了婚姻。用当下时兴的说法便是，我们互困囚笼已有三年之久。

为什么选择结婚？这个问题于我是未解之谜，尽管我看似参与选择的一方。我和你大抵能归之为闪婚，在提交结婚申请书前没有任何算得上温情的实质性关系，硬要说的话便是同为寄人篱下者吧。

所以归根结底，这是一场无关情爱的婚姻。

我身边的人不约而同为此决定瞠目结舌，比如在我成年前长期以监护人自居的美里小姐，她的反应在他们之中特为尤甚。她特地来找我谈心，起初是烦不胜烦地兜圈子团团转，几杯酒下肚后终于肯开门见山、言明自己认为你并不适合我，希望我再三考虑，不要把婚姻当作寻常儿戏。

什么是婚姻？我反问她，以一位未婚者的立场询问一位已婚者。她愣了半天，回答说是一个无形的绞肉器，话音刚落便提包匆匆离去，我来不及多问。

一座囚笼，一个绞肉器，很难去评判哪边的比喻更为贴切。它们都是剖开皮肉流淌汨汨鲜血的丑陋产物，比较莫过于在伤口上撒盐。

我是在后来方见幕布遮掩之下的舞池后台。我毕竟一介俗人，能与长期好感的对象结为连理，在当时的我看来自然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你亦相当清楚我对你抱持的不堪感情，否则就不会在谈判僵持时刻，悠然祭出一张由里到外都能完全击溃我的手牌，逼我丢盔弃甲，不得不依言照做。

我垂死挣扎问你为什么，你不答反问我到底愿不愿意，眉眼间积攒的傲气对我即将选择的答案似乎十分笃信。你当然是对的，我不想忤逆——不是忧心昨日刚买的西装会被咖啡淋湿，而是害怕自己就此失去游离资格。自学生时代起，你身边从不缺乏恋慕者，我不过芸芸众生的其中之一罢了。

我再问你是否清楚婚姻性质，你高高蹙起眉峰，烦躁地说不就是在同一空间下一起吃饭



睡觉。爱呢？你听到这个字眼登时像一只炸毛的猫，语气生硬地告诉我只是想找一个人陪，不需要什么廉价的非必需感情附加条件。

你真的很勇敢，明日香。我相信对你而言，父母的痛苦婚姻定会给你烙印不可磨灭的残破印象，即便不去想依旧历历在目。我亦如是。经历过这些的你竟仍旧欲以构筑婚姻关系，哪怕口口声声宣称这桩婚姻有名无实，不以爱为基础。

这不是渴望是什么呢，明日香？在父亲远走他乡、母亲不堪其扰自悬于梁余下的十几年孑孓一身，是否让你比起忧虑婚姻惨淡、更恐惧孤独？我没有戳穿，选择相信你的说辞，在你带来的结婚申请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尽管由于当今社会对性别平等的提倡、妻随夫姓的传统早已作为历史糟粕抛之脑后，我无法体会将姓氏冠以你长长一串名字之后的所谓满足感，况且你知道我有多么憎恨象征我与我父亲永生相系的姓氏。但我和你能以最亲密的夫妻关系并列于政府认证的文书之中，已然是一场我不敢妄想的美梦。

房子完全是按你的想法购置装修。

我姑且有自知之明，除了小时候被逼无奈学习的大提琴以外便与艺术再无相连瓜葛。况且我对装修风格并无偏好，与其产生不必要的琐碎冲突，不如在最初便全权交由你负责，随你喜欢。你起初欣然应下，满意于我很快就有了无条件为妻子买单的模范丈夫风范。有这么一句话，我便心安理得地埋头工作，不再过问。

但在约定的第四次见面，你指责了我，理由是发送过来的意见咨询全都被严严实实地回挡。换言之就是，你认为我没有在房产安置这件事中尽到应尽的责任。我虽欲反驳，可一齐决定家庭各类事项的确是夫妻需要共同承担的责任，之后还是抽空和你一起逛街，抉择今后生活的每处细节，大到粉刷墙体的颜色，小到一对精美玻璃杯。

我由此得知操持此事的繁琐，自己竟一味以付账单的人自居，有意无意忽视你每次见面都逐步加深的黑眼圈。我心有余悸，即使是非以爱命名的婚姻，我也不愿成为自己最厌恶的模样。

那是我们认识以来相处得最为和谐融洽的一段时光。你少见地对我收起张牙舞爪的尖刺，常常就自己意见询问我的看法。我总说这样就很好，次数多了你有些恼怒。真诚的确是必杀技，我道明自己是真的满意于你所构筑的一切，这时你便会别过脸，低哼一声事情就算告一段落。

记得初中起你就对我十分不客气，或许远未到眼中钉的程度，仅是单纯看我不顺眼罢了。



你聪明明媚美丽，我愚钝阴郁平凡，我实在想不通你羡慕我的理由。驾驶 EVA 在我看来不过是徒增一份人生的苦难，而你以此标榜为人生的价值。

然而在 NERV 的安排下我们依旧在同一所高中、甚至是同一个班级，我对此并不排斥反而隐隐欢欣，所以只有你在不满。待到大学，你终于如愿和我分开，你飘洋过海，我隔海相望，满以为联系到此为止，你却再度翩然而至。

我们先前便有过同居的经历，自然而然持续旁落许久的习惯。硬要说有哪里不同的，便是你主动提出做饭与洗碗的分工，兴致既起也会做一顿饭，比起日式料理还是西方料理比较拿手。你变得在意起我的评价，我边咀嚼七分熟的牛排边肯定地点头，吞咽完毕坦言好吃。你像只蹑足而眯起眼的橘猫，洋洋自得地仰起脸说着本该如此，也举起刀叉。

而我没说出口的是，其实我的胃早早在研究所当实习生时已经糟糕得一塌糊涂，连七分熟的牛排都会轻易引起排斥反应。在洗完碗后我借洗澡的借口在厕所安静呕吐，结束后喷了不少空气清新剂伪装。换做任何一个丈夫都不忍扫你的兴，更何况这是我想要看到想要体验的日常生活。我想要好好尽力，在关系缔结之初营造良好婚姻氛围，好让你不至于过快厌倦。

可没想到你会觉得孤独。

我原以为你不因与我有关的孤独而困扰。

研究所最近有个项目临近上交期限，我不得不连续加班一月，每晚只赶得及在你入睡前后回来。我忙昏了头，忘记那段时间有结婚两周年纪念日。那晚客厅的两盏暖灯没有亮起，鞋柜处的拖鞋仍旧一双。我武断猜测你今天疲惫特甚已早早歇息，于是蹑手蹑脚进卧室，拿上睡衣准备洗澡。你忽地翻身，我吓了一跳，以为无意吵醒你，屏息等待片刻没有持续动静，正松了口气往外走，你忽地背对着我缓缓坐起来。

不是什么关于晚归或响声嘈杂的指责，是问我结婚纪念日。思考精力早于工作之时一扫而空，我钝钝地回想日期，方后知后觉原来就是今天。

不是今天，是昨天。你依旧面向偌大落地窗，厚重窗帘随风露出些微缝隙，于一室黑暗渗透城市夜光。我道了歉，为工作繁忙以致遗忘重要纪念日，你转过头怒视我说会遗忘不是工作的原因。

那是因为什么？我多少厌倦起这场无聊问答，已经好好道过歉也已经妥协，到底还要我怎么样？起初接下这个项目是为增加薪酬好负担你的花销，你独自生活时条件优越，总不能在变作两人后便一落千丈吧？我为了家庭拼命工作，你却为了小小的结婚纪念日向我发脾气。





气。

结婚纪念日这种东西，两个人在一起的话不管什么时候都能过吧。我烦不胜烦，与之相对的是你顷刻安静下来。见你不再说话，我便当是话题终结的信号。走出房间的刹那我回望，你垂下头，如瀑橙发倾泻难窥面部表情，朦胧光影致使你的身躯犹一道剪影。不过瞬间，你在我眼中变成一个孤独的人，于黑暗无声嘶吼舔舐伤口。

对这份感知我只觉害怕。我抱膝坐在浴缸，口鼻悉数浸入温热。

相识十几载，你给过我许多感觉——明媚、自由、艳丽、脆弱，当然也包含孤独。我曾与你在深夜的狭小房间共享拼凑音乐，分担庞大孤独，坦诚少有脆弱，在我们年纪尚小、还能容许自己抱团取暖的时候。

可你告诉我，我们费心经营的婚姻同十几年前背对背蜷缩的两个个体别无两样，你依旧难以排遣孤独，感受孤独同时依旧难以排遣孤独。这场婚姻没有给予你当初宣称想要的陪伴。

我们果然还是成为了世界上万千失败婚姻其中相当稀疏平常的一桩。

这件事让我们都看清事实——未被爱浸润着成长的人没有爱人的能力。

你不再执着每晚回来吃饭或做饭的习惯，不再介意谁的晚归和忙碌，至于领养一只狗的计划你也不再提起，我相信从此将再无后续。我不再必须摄入不合胃口的西餐，不再费尽心思制造新鲜感，餐桌摆放的花瓶也不再每三日便更换一束新鲜花卉，取而代之的是陈花枯萎多时。

恍若我们先前不过是在营造所谓假象，所谓琴瑟和鸣的假象。而待自欺欺人的幕布倏然下落，已然成为我们掩饰仓惶的遮羞布。

当双方不再对婚姻怀有期待，这段法定关系便化身无形囚笼，将无意两人强制性捆绑，无法轻易挣脱，直至相看两厌。

于是我们再次变成同居的陌生人，分辟卧室，生活自理，一如十四岁模样。讽刺的是，这印证十几年的时间跨度内，我们看似外形成熟实则内里仍在可悲地原地踏步，全无半点长进。

不知是不是你在哪场酒会吐了醉言，婚姻出现裂痕的说法迅速蔓延共有交际圈。本是不受期待未得祝福的我们，一夜间成为所有人一致对外劝和的对象。我排除掉自己嫌疑的理由很简单，我没有那种可以将自我毫无保留暴露而出的倾诉对象，与其随便在酒馆买醉波及陌



生或半生不熟的无辜人士，还不如守口如瓶。

以及，我同样不认为是你。我知道的，你和我何其相似，又多了些要强，这样的你无论对谁都不屑说出口。

下班途径超市忽记起家中大米隐约见底，便想着去买，即使你已鲜少在家里吃饭，我依旧会做饭。连续几年都发懒贪方便、在街边居酒屋或是拉面店随便解决的下场是一提到出去吃就会发怵，此后只得自己做饭。

其实真正开始做饭是结婚之后。一个人做饭远没有网路上描述的那么有趣，而为一个人做饭的意义瞬间截然不同。

我推开玻璃门入店，不意在收银台看见加持先生。我虽奇怪他家远在东京另一端，既然对上眼还是远远打了招呼抬脚就走，谁料他毫无眼色地直追过来。

话说回来，他和美里小姐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对别人隐私简直窥探成癖，明明不管是我还是明日香早已与他们无关。我们都是即将步入中年的成年人了，说到底为什么还摆出一副面对不懂事小孩的成熟大人姿态。

果不其然，加持先生又在操心我和你的事。我独立生活至今，对旧识维持联系的欲望不高，也没有刻意割席的必要，因此紧闭着嘴无视，缓步将购物车径直推往食材区。

上次买的是长野县农产品，要不要换一家试试？我暗自思忖，加持先生忽地挡在我面前说什么前进禁止，需要和我好好谈谈。

我问加持先生是以什么身份和我谈，他说当然是已婚多年的长辈。我忍不住笑了，是捧腹大笑，笑得肚子都快抽筋了。加持先生完全状况外，我抹去眼角的泪，笑道还以为是做出婚内出轨又神奇般修复成功的经验者呢。

加持先生难以维持游刃有余的微笑。我满意于此番变化，继续补充我和你单纯是厌倦了在一场不必要婚姻之中演戏，没有谁是不忠者。

我冷眼看加持先生拂袖而去，带着被人洞穿秘辛的窘迫与恼羞成怒。这样一个人，你为什么会在少女思春时期喜欢上他呢，明日香？这样一个人，你为什么会选择和他结婚，又是什么选择原谅你本不齿的不轨行径呢，美里小姐？

我起初不懂，但现在我终于懂了。结完账，我将采购品放入后座，关门上车，系好安全带启动引擎。我终于懂得婚姻像个绞肉器的说法了，美里小姐。

原来婚姻会把活生生两个人丢进透明容器切块绞碎，搅成一团肉团，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姿态，难舍难分之下是难以找回的自我、消逝的自主。褪去魅力的加持先生，略显



神经质的美里小姐，傲慢愚钝的我，怀抱孤独冷漠而去的你，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成为婚姻的囚困者。

你毫无征兆地回来了，在某天我下班回家，餐桌摆放的是我同样发怵的七分熟牛排。

疑惑大于喜悦，我呆愣愣站在玄关，手中还紧握着电脑包。你顺动静看过来，眉毛高高挑起，问我傻站在那里做什么赶紧去洗手。我接收指令乖乖照做，来到你身边。你切开一小块肉排递至我嘴边，我下意识张口，咀嚼吞咽，机械回应你关于好吃与否的问题。

像是穿越了一样。我脱口而出，你侧头看我，伸手捏住我脸颊，轻微痛感钝钝传导大脑。你撇着嘴问现在还觉得是这样吗，我迟疑地摇头，于是你满意收回手，将我赶去客厅稍作等待。

对于此处、我每天都会归来并姑且称之为家的地方，我忽然生出无所适从之感，熟悉感似被里外洗刷。饭厅鲜花充斥花瓶，冰箱填充新鲜蔬菜水果，客厅浅灰地毯换成纯白，卧室安放去而复返的女装，浴室盥洗台少了形影相吊的牙刷漱口杯，阳台花盆多了湿润泥土的味道。

而这一切在六个多月前分明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我望向你在厨房忙里忙外的身影，似乎心情不错地哼着小曲。我竟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适应变化，以习惯这栋房子没有你的模样。

就像是对你的背叛，就像是对我自以为是抱持的所谓恋慕的背叛。

我当然不会不解风情地在眼前温馨问多余的问题，起码你的确在微笑，认真对话，努力营造往昔。我能做的不过是回以同样弧度的微笑，不时称赞菜肴的美味，就像网路上所描述的一位合格丈夫。

即便我心知不过是残存的假象罢了。

你为什么还愿意时隔半年之久再度拾起这场过家家游戏呢？为什么表现得和电视台木十档播放的模范妻子一般、在经历如此分明的争吵依旧故作风平浪静选择回归家庭？这不像你。

高中和大学时期我按要求做过许多职业倾向的测试，均显示类型为随遇而安、适应能力强，建议由此是过分广泛的选择自己偏好职业之类。

想起十四岁自乡下平常一隅搭乘轻轨来到东京中心，尽管随着第三适格者的身份流出、自然而然成为具有特殊身份的人，我依旧明知自己的平凡。短暂经历过对自身平凡的质疑不



甘反抗，最终我坦然接受独属平凡。

没什么了不起的理由，是我对追求不平凡途中的荆棘产生恐惧，连带着路途尽头可能存在的娇艳玫瑰都一概不理，转身跑开。母亲的博学勇敢未遗我身，父亲的自私怯懦我却学了个十足十。我厌恶，可厌恶会消耗精力徒增疲倦，于是我也放弃了厌恶。

比起适应力强之类的好听说法，倒不如说是面对无望现实、渴望改变又不愿付出代价进行改变，因此宣称是现实沉重无力改变的自我妥协。要更进一步说明的话，便是一而再再而三下调自我期望值，随波逐流随之任之的自我放逐。

进行如此冗长的赘述，不过是对我和你这段诡异关系不闻不问的原因阐述罢了。

你发来信息说今晚想吃咖喱鸡，我回复收到。点餐是个好习惯，能省去许多不必要的配餐纠结。

我刚喝完最后一口草莓牛奶，同事适时敲响楼顶小院的玻璃门，告诉我在手项目突然通知加急，上交时限提前。捏扁牛奶盒，我立即起身回到岗位。

项目组成员都忙得昏天黑地，待工作完毕已时值深夜。我这才想起约定，忙拿出手机进行联系，不料设备早早没电关机，上车充电开机随即跳出一堆未接来电和信息。

你发来的信息停摆三小时前。不愿重蹈覆辙，我立即回拨电话，机器播报对方暂时无法接通。路上店铺基本休业，无可奈何之下我空手而归，咖喱鸡只得另寻机会。

做好被指责的准备，我打开门，客厅亮着一盏暖灯，电视台深夜档持续播放，而你于沙发蜷缩入眠，像等待丈夫工作归家的贤惠妻子。我正无措，你感知动静起身，揉着眼睛让我稍等，全无一丝不快。

稍等什么？我陡觉难以言喻的惊恐，眼前的你分明活生生，却如按照既定程序行动的家政机器人毫无怨言，与我熟知的你截然相反。我依言坐在餐桌前不安地等待，等到的是你端来的鞑靼生牛肉。

块切生牛肉堆叠，似是柠檬的汁液于白光之下闪烁猩红血色，筋肉红白分明之上随意撒就黑椒。透明蛋白渗入肉堆，徒留瓷盘中央的生蛋黄摇曳。

我不意扩大瞳孔，在与你视线触及前又悄悄回缩。空气弥漫生肉的所谓清香，对我来说徒有浓重腥味，钝钝刺激着夜深褪去敏感的胃。

你微笑着期待我的开动，仿佛此刻我才是那个被操控的机械，举起餐刀划破蛋黄，澄黄液体顷刻蔓延瓷盘全境，餐叉戳入柔软牛肉块。舌苔接触，牙齿咀嚼，我尽量忽略传感至大



脑的味觉，却难以无视胃部抽搐所致的干呕反射。

可惜我终究不是什么机械人，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无法忍受食用生肉的普通人。此刻我的表情失控，你定会一眼知悉我费尽心思藏起的原因，至于扔下刀叉奔向厕所、在马桶大吐特吐的动作更不必多说。

我本欲竭尽全力守住这个不知善意与否的秘密，可暴露后顿觉如释重负。我知道，这场出乎意料旷日持久的戏码即将迎来落幕时分，是时候一拍两散了。

你抱臂斜靠在厕所门框，笑容不再。我感知你焦躁的视线，依旧不慌不忙打开水龙头，任细小水流缓缓填充漱口杯的空虚。你忽地上前将水龙头打开最大限度，水柱陡然喷射至杯沿，反溅一片水花。我擦去脸上的水，你也说不上多从容，胸前衣物同样湿了一块。

仿佛是你怒气的具象化，无声降临惩罚。尽管如此，我仍不发一语，举起满溢而出的杯子漱口。在第三遍时，你开口了。

你问我是不是很讨厌生肉，我看着盥洗台内浅红水流顺沿重力驱动旋转，悉数流入黑魑魍的下水管道，坦然点头。你似乎在愤怒地呼吸着，随后不知是什么原因令你愿意延缓下落的法槌，继续进行全无必要的质询环节。

我抬头看镜，下巴处胡茬在几日的疏忽之下重新冒头，头发长长一直想剪、又因为诸多杂事或心情不到犹犹豫豫，将鼻梁间滑落的眼镜上推。真像我的父亲不是吗？这一刻我竟然像极了。他。

你还在问，问我呕吐是不是从一开始——

是的，从一开始我就会因为半生不熟的牛肉跑去厕所吐得稀里哗啦，我吃不惯你做的西方料理。我终于与你对上视线，你完全褪去几分钟前得体温柔的妻子形象，那个我熟悉的漠然的明日香回来了。

你要我跟着你，我便随你到了餐桌前。你站着举起刀叉，将我只吃了半口的鞑靼牛肉尽数塞入口中，咀嚼着向我走来。猝不及防地，我的嘴被用力捏住，迷茫看你徒见霎时凑近的脸和不期而至的亲吻，登时瞪大双眼。

接吻不过区区伪装，你将我所厌弃的厌弃地吐入我嘴中。那一刻我们似乎脱离了被绞肉机无谓绞拌的状态，重新回到一块完整肉排的模样，你是你，我是我。

我推开你，仍来不及跑入厕所，径直于原地失态。此种状态下我没有丝毫余力关注除自己以外的事情，因此待我平复，你大概已经离开很久了。

胃部不再抽搐，肺部不再郁结。我摘下没有度数的眼镜，闹剧无征兆落幕，黎明久久不



至。

我接过你签好的那份离婚申请书，说明天午休时会到附近机构递交，收到审批文件结果就通知你。你点头，盯着安放位置未变动、才买半年的玻璃杯发呆。之前那对我们起初共同购置的玻璃杯，最后还是在无尽冷漠之中变成碎片。

明明得到了自认为的解脱，释然感却久候不至，徒有苦涩的空虚之感。我还是没忍住问你，为什么在众人之中依旧选择普通平凡的我。静默更显沉重，我自认这依旧会成为一个不解之谜。然而你与我对视，声带徐徐振动，缓缓拨开真相之前朦胧的雾。

你说因为以为是爱。

你不顾我的愕然，翩然离开。

**FIN.**





## 假期

作者：狗洞

乙一《动物园》*neta*

王菲的《假期》。

我一如既往地在早晨八点睁开眼睛。我披上衣服推开公寓的门，走到伫立在我家门口的生了锈的铁皮邮箱旁，像是有什么预感般，我毫不犹豫地打开了它的门。就如我所料，里面照样躺着一张新的照片。

大概两周前开始，我的邮箱里每天都会被塞进一张照片。所有的照片上都是一个有橙红色头发的女孩的尸体，穿着淡黄色的吊带布裙子，脖子上戴着黑色的布质颈链。第一张照片上的她用很自然的姿势躺在铺满枯叶和枝条的地上。这时候的她还维持着人的样子，和活着没什么区别。只不过脸色十分苍白，甚至有点发黑。在接下来的几张照片里，她的脸色越来越可怖。再接下来，她全身裸露的皮肤上逐渐长出了黑色的斑点，随后开始腐烂，蠕动的虫子也爬满了她的全身。最终，除了那些残余的布能够证明她是最开始那个女孩以外，我已经完全看不出她人的样子。

我一遍遍看着这些照片，这是明日香，是我的女朋友。女朋友这三个字在我看来实在是怪诞，因为我和她今年都只有十七岁。十七岁的爱情，所有人都不会在乎，包括我女朋友在内——在我们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她也许确实是动过真心吧。即使是我的自我安慰我也很快乐地享受着。但半年后，当她看到了我的懦弱，看到我会在深夜里因为她用美工刀割自己的胳膊和腿，一直到血流满地，一直到看见脂肪和骨头。她嗤笑我说我是个只在乎自己的混蛋，对于我对她的爱，她甚至开始不屑一顾地称它为我的幼稚，她的一时起意，还劝我别总是把一切都依靠在这种事情上。“我都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会答应你。”她冷笑道——明日香一点不留情面地嘲笑我的无能，我才明白只有我一个人在认真维护这段感情。这时候我努力忍住了想要拿刀片割腕的冲动，冲上去掐住了她的脖子。

我现在所想的正是我的杀人动机。我很清楚人是我杀的，且警察已经判定她失踪——显然这并不是，只是因为她已经从人变成了腐烂的肉块，再也不能上学，再也不能出现在大家面前，更重要的原因是我隐藏了一切证据。我的手里全都是能够判定我为杀人犯的东西，只要告诉警察随便一个，就足以证明我的罪恶。但是我一想到要去警察局，嘴里说出我杀了她的全过程，我就心里没来由地慌乱，一个人坐在那里，一个人揭示自己的罪行。我惊恐得不





能自己，只好自残让自己平静下来。冷静下来以后，我看着胳膊上被美工刀划出的犹如白桦树皮上的纹路的裂口，它们正睁着眼睛盯我呢。我只好闭上嘴巴，继续隐瞒自己的罪行。同时试图欺骗自己，并不是我杀了她。有时候我能幻想得把自己都骗过去，但等我理智回笼，又会陷入无尽的崩溃之中。放了暑假以后，我几乎每天都一个人在大街上痛哭流涕，不放过任何一个认识明日香的同学和朋友，问他们明日香当天的行踪。明日香已经没有父母，其他认识的人里也没几个人在乎她的死活，顶多是我曾经班上的班长难过了不到半个月，最后也逐渐淡忘了她。

我邮箱里的照片，是我每天赶到明日香死掉的地方拍照，放进去的。我看着手里的照片，上面是相比昨天腐烂得更加严重的明日香，她一言不发地躺在一堆枯干的枝条和树叶上，面容早已经被蠕虫啃得认不清，勉强还能辨认出她的形状，因为在枯叶的垫子上发黑的地方可以拼凑成明日香的身形，还有破败不堪的黄裙子。

我开始哭，哭得我自己都相信了我自己。我一脸鼻涕眼泪，露出狰狞的表情大喊：“一定要抓出害死她的凶手！”可是我也在告诉自己，这个凶手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你自己。我流着泪否认，我那么爱明日香，我怎么会杀了她？明日香，我好孤单啊。你怎么就死了呢？我这样对死掉的明日香说。

她第一天转学来的时候还没有穿校服。她身上是一条淡色裙子，但橙红色的头发显得很突兀，它们顺着明日香身体的优美形状蜿蜒，一直垂到背部。她在讲台上昂首挺胸地张嘴，我恍惚地听到她说话。

“我的名字是惣流·明日香·兰格雷，今后请大家多多指教。”

于是她迈着轻盈的步子走到了她的座位上。她路过我的书桌，头发和裙角飘过我身边，留下很甜的一股气味。我坐在她的斜后方，阳光刚好从教室透进来，洒在她天鹅般优美的颈部，抚摸着她的头发。我默默看了一两秒，便低头不敢再看。

她很快成了我们班上的红人，每个人都喜欢跟她说话，男生更是殷勤地处处照顾她，比如她的水杯永远不会空，因为有人帮她去接。她的运动服从来不会让她自己带下去，永远都有人帮她拿东西。她的柜子里打开就能看到倾泻而下的信封——全是男生写给她的情书，当然也许有女生也说不准，我根本不知道，毕竟她不会给我看的。

我平时在班上很少说话，课间的日常就是在桌子上听古典乐或者什么钢琴曲，或者时兴的流行乐——别人都不会理我，更别说我主动找别人。可那次我拿出我半辈子也不会有勇气去跟她搭话。“今天的课可真难，你听懂了吗？”

“当然懂了，只是我还不会流利地写日语而已，这些我早就精通了。”她自信地说。



我很开心她理睬我，所以和她随便说了几句不会引起任何波澜的客套话。现在想起来我真是卑微，一辈子都为了别人对自己的关注而摇尾乞怜。她的蓝眼睛里会不会看得到蜷缩在角落里的我，我不知道。我不愿意说太多话把自己推上同学嘴里的风口浪尖上，所以我只好照例在我的座位上听歌。我一辈子都只能瑟缩，顺从，像一条败犬。

那天我一个人在教室里画画，她雷厉风行地走进来，对我说，碇君，请你帮我补习日语吧。我受宠若惊地抬起头看她，蓝色的眼睛里全是强势，仿佛势在必得地觉得我不会拒绝。我点点头，随后强装镇定地问她为什么要来找我。

“我也不知道，因为你至少没有缠着我说话，那些人真的烦人死了，而且我的朋友也没空帮我。”她说。

我木讷地点头，仿佛受到了神的垂怜，我认真地指导她哪里写法有错误，她也一样认真地看着我的笔尖。她的睫毛随眨眼的频率闪烁着，阳光又照在她下半脸上。我指出她的错误，她很快理解了的意思，提笔写字。我假装不经意地看着她好看的鼻子，这张脸，像是雕塑作品里的杰作才会有美好面庞。

自那天起我经常给她补习日语。她很有天赋，很快就能学会。在她日语完全熟练的那天，我和她补习完，用尽了所有的勇气问她可以拥抱吗。

她愣了一下，点点头。

我轻轻抱住了她。她也搂住了我的肩膀。我很想哭，但我也很开心我的默默喜欢有了回应。

“碇喜欢我吗？”她的声音很严肃。

“……是的。”我是那么单纯，甚至没看到她表情一瞬间的僵硬。

我们是十指相扣离开学校的。我稀里糊涂就和她在一起了，我在这之前从不相信世界上还有另一个人喜欢我，但是我丝毫不怀疑她对我的感情。我轻飘飘地和她一起走到校门口，然后又一起走到必须要分别的分岔路口，最后我目送她的身影彻底消失在路口拐弯处，才插上耳机，一个人走回家。回到家，空无一人的房子看起来也美好了不少，我一个人坐在椅子上，不敢相信今天发生的一切。我的耳机里放着那首我最喜欢的，披头士的《Eleanor Rigby》，我坐在那里一直听到天黑。

那时候班上的人都发育得差不多，或多或少都喜欢谈恋爱，但我完全不知道谈恋爱要怎么谈。在学校里，明日香还是那个明日香，那么受欢迎，每次她开始张口训斥那些男生的时候，我也忍不住幻想那是为了我。虽然在和我在一起之前她也对他们不屑，但是至少现在我可以私自这样觉得，她在学校里上游泳课，我在不远处的操场上抬头偷看她。她转头仿佛不



经意地对我笑笑，我就会觉得阳光都明媚了许多。我们在学校无法亲密接触，而且我对这方面很迟钝——索吻是她先做的。她把我按在墙上问我她能否亲我，我刚答应完她就蒙住我眼睛，随后迎了上来。一直到我喘不过气，她才离开。我想这个吻根本不该存在，它让我有了明日香很喜欢我的错觉。

我一个人离开家，在大街上假装自己在寻找凶手，拿着明日香生前的照片见到人就问。一路问下去，没有人说见过她，我心里深深知道那是当然的，因为她被我掐死了。我明明知道这一点知道得不能再清楚，却还在不懈地寻找一个凶手，有时候我会产生错觉，仿佛我一直努力寻找下去就会真的找到一个人，他说他才是杀了明日香的人，把这沉重的罪恶帮我承担下去，我的心就会很快晴朗——但那是不可能的。我也祈祷有一个像福尔摩斯一样的神探，偶然来到那片枯叶林，看到已经无法认出面部的明日香，搜到蛛丝马迹顺着它们找到我，然后把我抓走。我无法自己解脱自己，只能求助于他人。

我插上耳机，音乐只会占据我的耳朵，大脑被我的痛苦盘踞着，我怎么也赶不走它。我拿起大提琴拉着，它发出来的低沉悲伤的哀鸣让我更加痛苦，我把它摔了个粉碎。

我永远不能忘记那天，明日香第一次请我去她家里玩。路上我听到她讲起她的家庭，她现在是个孤儿，谁也管不着她，这个房子是她应得的——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完全不像平时的明日香，反倒是沉默着，低头，眼里的阴郁让我难以看穿。我想解决她的烦恼，于是我说我爸早就不要我了，他给我安排的托管人也很忙没时间来看我。我知道葛城美里现在是世界上最忙的人，我爸安排她照顾我纯粹就是为了应付。她上次回来还是三个月前。

明日香不愿意听我讲这些，我知趣地闭上嘴。

事实上，不仅她在说这些事的时候表情不太好看，那一整天她的脸都是木然的。在学校里赢得某比赛或者答对问题的自信，面对不停纠缠的追求者时的恼怒和不屑，和好朋友在一起时的快乐，还是曾经和我一起的时候流露出难得的柔和。这些瞬间在我内心像照片一样鲜活，而现在这些都不存在。她的脸像木头雕成的那样僵硬。

走到半路，她忽然开口。

“说真的，我对你真的没有半点感觉了。你到底是有么懦弱才会干出来那种事？你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割出那些毫无用处的口子，然后看着它们流血？真嗣，这世界上没有自残能解决的事情，该糟糕的还是会原封不动地糟糕下去！”

我站在原地没说话。她怒火中烧，冲上来扇了我一巴掌。“我讨厌你！讨厌你畏畏缩缩



的样子，讨厌你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里等末日来临，是不是觉得自己很酷，是不是觉得所有人都该围着你转？”

我左脸顿时疼得像被针扎一样，我看着她，她眼里的愠怒已经开始攻击我，我在那一刻失去理智，本来想大喊大叫的：可是最后还是没叫出来，因为她说得对，我就是很懦弱，连无害的吼叫也做不出来！想到这一点，我毫不犹豫地把手送上前掐住她的脖子。

她一脸惊诧，我却没松手。我一直用劲到最后，她喉咙里发出很小的嘶哑声，声带振动把我的虎口震得快要麻了。我的理智终于回来，下意识松手，她断了气。

我没来得及悲伤，这会儿附近的舞蹈俱乐部要结束了，必须把她放到没人的地方。

我把她拖进了旁边公园的枯叶林。森林深处，我看见她闭着眼躺在地上仿佛睡着了一般。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怕她，怕得要死，我不敢擅自离开。

我站在那里许久，最后在包里拿出了新买的拍立得。

这本来是用来今天拍我们的合照的——但主要还是拍明日香，现在这样也算物尽其用。

我将镜头对准刚死掉不久的明日香，拍了一张照片。

回到家，我把它塞进我家门口的邮箱。

我不知不觉又走到了那条路上，在秋风中流着鳄鱼的眼泪。舞蹈俱乐部的学生们刚放学，他们说说笑笑地从我身边路过，没有人记得我在这条路上掐死过人。我顿时开始不满——如果当初这条路上有人看到我的行凶过程，于是报警抓我该有多好。可是偏偏根本没有一个人看见，我真希望我的运气别那么好，还偏偏是在这个时候。我也试过去警察局自首，但走到半路，我会被自己内心的不安顿住脚步。于是我掉转方向回家。关上门，我忽然醒过来，为什么又回来了？不应该去自首吗？衣袋里的尸体照片拿出来啊，告诉他们明日香那天晌午和我在一起啊！

我心灰意冷地拿起美工刀，像往常一样开始自残。如果她看到我这幅样子肯定又要骂我。

我走在这条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路上，最后两眼一翻，晕倒在了路边的灌木丛。我想应该是贫血——我自残流了太多血，一口饭也没吃，这是我的报应。就这样倒下去吧，一辈子就这么懦弱下去吧。明日香和其他人错在哪里？错到底在谁？我知道了，错全在那个抵罪不认的在世界某处的凶手身上……

再次睁开眼，仿佛预料之中，我在医院里躺着。舞蹈俱乐部的学生叫了救护车。我起身



下床，却又一阵晕眩地一屁股坐回床上。

“你不能站起来，快躺下！”

不远处的男护士看到我这样急忙跑过来。我握了握拳，却疲软得没力气。我斜眼看了看床头柜上邻床病人的水果刀，心里有了主意。

“这里这么多人，同一个房间的病人和监控都看着呢。我捅死你，总不会没人看见吧？”我起身拿起刀，护士以为我又要自残，于是过来拦住我。趁他想夺走刀之前，我一刀捅进他左胸。他还没来得及叫出声就昏了过去。血很快流了出来，浸湿了他的衣服，他朝后倒下。

我长出一口气。过了一会儿我就被人粗暴地制服，我软软地垂着胳膊，任由他们处置。

“怕是精神病吧？不然为什么捅一个无冤无仇的人？”

“医生说他就是自残失血过多进医院的，这种神经病简直是危害社会……”

这些对我毫不留情的评判和辱骂让我大喜过望，我觉得说得很对啊，我就是这样一个，总之你们说完快点报警让警察来抓我就对了。护士的血迹沾在我的衣服上，黏黏的很难受。心里已经波涛汹涌，我却只是伫立在原地，任由他们骂我，反正骂的都是实话。医院一点也不安静，简直乱成了一锅粥。

人们在我眼前飘来飘去，没一个人过来管我。他们已经报警了，警察却迟迟不来。我目光涣散，伤口被拉扯我的众人弄得崩开了。好痛啊，疼痛刺激我的大脑。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人群中挤出一个橙红色头发的女生，三两步上前，伸出手狠狠打了我一巴掌。

“恶心死了。”

她嫌恶地看着我。

完。



## 失败与胜利

作者：红红蔷薇

你觉得你终于胜利了？哈，你想都别想。

你每一天都在尝试，我知道。每一天！噢，应该是每小时，每分钟。有一次，十秒钟里我得战胜你十七次。你就是不放弃，是不是？你很有耐心，但我还是赢了，我总是赢。

我知道你玩弄什么手段，但我一样知道让你得手以后的下场。妈妈上了你的当，她死了。还有那个白痴，早早地让你逮住，太蠢了，蠢透了，所以他现在是别人的奴隶。活生生的人当了奴隶，可怕吧？这都是因为你。他悲惨的样子简直都有点让我不寒而栗了，我当然没他那么蠢。我说过，我总是赢。

我从海里爬出来的时候，你就该知道你输了，玩完了。所以，现在你最好离我远点！莉莉丝，或者丽——白痴坚持让我这么叫你——我不知道对你哪个称呼算对，但我知道我不会上你的当。你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在地沉回海里去，当好可悲的失败者？

记得很久以前，SEELE 编织出来的那套计划终于公之于众，差不多吓坏了每个从海里爬回来的人。但是和你一比，基尔洛伦兹只是个半身瘫痪的老疯子：SEELE 靠的是金钱、欺骗与威胁奴役人们，完成自己卑鄙的愿望。这类下作手段只消多来几个加持良治就难以为继。

碇源堂倒是聪明许多，SEELE 那群草包编织的罪恶把他藏得很好。他很久以前就学会了怎么玩弄别人的心，玩弄李林们的快乐与痛苦，好让他们给自己做事。噢，他这一手还是从你这里悟到的。但李林之王与他的子民终究都不是你，他不能永远地把人的感情在手里把玩。

你是怎么跟白痴真嗣说的来着？

人是无法完全理解别人的，连是否理解自己都值得怀疑。要 100% 相互理解是不可能的，所以人才会努力让别人了解自己，也因此人生才会有趣。

啊，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弱点，你就是盯准了这个才把人类耍的团团转。真嗣和我讲完你和他的“电车之旅”的时候，我就是这么说的。

渴望别人，向别人开放自己的心，这就是一切痛苦的根源。但看穿这一点的人寥寥无几。只有少数人，像我这样聪敏的人，或者说从你设下的陷阱里及时抽身过的人，才明白这一点。不论是 SEELE 还是碇源堂，都钻进了这个自寻死路的陷阱，哈哈，所以他们最后自作自受。





第三适格者一直不相信这个，他真是个大傻瓜，彻头彻尾的蠢货。每次我挫败你的把戏以后——那时候我的心情一般会稍微好一点——我会想办法告诉白痴这条真理，想劝他不要再任人玩弄。但是他每次都会习惯性地摆出一副微笑，好像要哭出来似的微笑，或者先眨眨眼再微笑，取决于我讲的是日语还是动人的德国脏话。接着他会说：“我知道，但谢谢你，明日香。”

这基本上就会把我后面要说的全堵进嗓子里了。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能对自以为是、愚蠢至极的真嗣大人说什么呢？他是自投罗网，或者说主动放弃抵抗了。我救不了他。

无敌真嗣从 SEELE 手里拯救过世界，他可能觉得被你操控着过生活没什么大不了的。他总是这样，典型的无敌真嗣式的自命不凡。但他骗不了我，精英福音驾驶员是有敏锐的观察力的，他的内心早就被我看了个底朝天了。他和我一样，本质上都是胆小的人，一有人接近就怕的要死，生怕受到伤害。他只是蠢，像追逐猎物一样狂热地期待别人的心——通向别人的承认、理解、甚至是爱，嗯，最后通向你的鱼钩。

我比他聪明，这就是为什么我是精英而他不是。

人的内心都是软弱的，我从小就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从小就出类拔萃。每个人的内心都很软弱，外面裹着一层铁甲，上面嵌着一道道闪着寒光的刺。赤木律子说这叫“豪猪理论”，她可真会说，可惜也仅限于说说，她还是把头发还是染成了黄色，呼唤一个混蛋透顶的老豪猪过来抱他。我没那么蠢，我知道被刺扎中有多疼。妈妈在天花板下面摇来摇去，旁边的娃娃开口警告我：这就是向别人开放你的心！

妈妈把自己的心开放给了那个出轨的老东西，结果把自己套进了绞索。

四岁的我把自己的心开放给最最亲爱的妈妈，被她一起封进了二号机。

真不公平！你在人心生来就有的漏洞上玩弄把戏，而我那时候只是个一无所知的小女孩。但我不得不承认，那时候是你赢了。你从我这里赢走了妈妈，恭子·齐柏林女士。她付出了生命警告她的孩子：不要上你的当。虽然我后来还是上了你的当。就像德国童话里的小红帽，妈妈千叮咛万嘱咐，我还是要跑到小路上去喂大灰狼。

我防护严密的心之壁曾经也有一道小缝，一种虚妄的幻想——也许真的有人不会伤害我呢？开始它留给加持先生，他确实是绅士，只是远远地离开了我。够幸运了，搞一次这种冒险竟然没有让我受伤。但我还不满足，所以我又找到真嗣。这下我可如愿以偿了，这只白痴豪猪直接用他的刺把我的眼睛扎了个对穿。

但最后我还是及时抽身，从陷阱里跳出来了，懂吗？你赢不了我的。对不起，我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对不起。”第三次冲击以后有一段时间，白痴每次和我讲话都拿这三个字打头，后来我终于让他学会不再这么犯蠢了，有一天晚上在葛城公寓他来房间找我。

“今晚你想吃什么？美里小姐打电话来，说她今天要在 NERV 过夜。所以……”声音越来越小，逐渐变成停顿。他很喜欢这种停顿，我却听着想打人。

“‘对不起’什么？”

“什么？”

“我问你，你在‘对不起’什么？”

“呃...因...因为打扰...”

我懒得和他废话。他有一万件可以道歉的事，但是把道歉念一千遍就足够让人看穿他的虚伪。有这么多手段让人不受别人的伤害，为什么他偏偏选择装模作样？

“得了，第三适格者，我只说一遍，你给我听好。”我满意地看着眼前人一瞬咬住了嘴唇，只是他的眼睛还是盯着地面，让我有些恼火。

“以后少在我面前搞道歉那一套。害怕被拒绝，你可以拿这种把戏糊弄别人，但在我这里少来。懂吗？”

我顿了顿，盯着白痴的眼睛，它们先是惊慌地抬起来看向我，与我的目光相碰，又马上惊慌地飞掠回地面。

“Scheiße，你要是觉得受不了和我待在一起，你大可以滚蛋。”我摩挲起自己的手。“或者，你去找你亲爱的美里妈妈，叫我滚蛋，随你的便！”

我其实很冷静，虽然我在大吼大叫，真的。我冷静地观察着碓真嗣是什么反应：他把双手攥成了拳，又舒展开，然后又攥成拳，重复了两次。嗯，他的嘴唇现在有点发白了。然后他挤出了一声嗫嚅：

“不……”

哼，不出我所料。我把右手食指从绞住的手里抽出来，冲着真嗣的脸比划了一下。

“那你以后就不要假惺惺地好像我会怎么你一样！”我真的在尖叫，但我清楚地知道我在干什么，我不这么做白痴是不会懂的。随你怎么说，丽。但我就是能随时随刻完全把握我自己的心灵，你觉得我会失控是因为你很蠢。

“是你害得我受伤了，叫鸟天使强暴了，给量产机扯碎了！让你掐了我两回，现在你又害怕我！你到底为什么对我这个态度？你真的知道该为什么道歉吗？”



真嗣的脸一瞬间白得和你一样，丽。如果换个场景，我肯定会觉得这很好笑。好吧，后来想想大声喊叫是有点欠考虑，也许我该小点声，或者干脆闭上嘴，那个胆小鬼真的被我吓坏了。

我犹豫了一下，想搜索着合适的词句编排出下一句话。但最后我只是看着他的眼睛，低声说：

“总之，别犯蠢了，第三适格者。”

绝对不算是很聪明的说法，但当时我...有点紧张。还有你在背后煽风点火，所以我只想到了这个。

房间里沉默了一会，大概两秒。白痴的大脑在盘算怎么回复我，我就一动不动地等着他说话。我注意到他的拳头现在不再松开了，攥得有些发白，接着我发现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绷紧了身子。你就是这样，丽，无孔不入，但我发现了你的鬼把戏，又一次。我刚想有点动作，但是白痴开口了。

“对...我不会这样了，明日香。我保证。我...我会努力的。我向你保证，我不是有意要这样的，我，我会反思的。但请你，求你不要说什么滚蛋之类的话了。”

喔，白痴的眼睛在公寓日光灯下显得亮晶晶的。他怎么像个被踢了一脚的小狗一样。

“我只有这里能当成家……”

看来真嗣真的白痴到相信葛城美里最近常挂在嘴边的所谓“家庭论”。我住在这里纯粹是无处可去。

我冷冷地瞪着他，看着他的眼泪慢慢从眼角滑落，意识到我也有点不舒服，进而想给你那张洋娃娃脸来一巴掌。

在我思考的时候，他快速地抹了一下眼睛，匆忙转过身冲出了房间。门关上的时候，我似乎听到他说了一句隐约的话。

“我会仔细想一想的。”

二十分钟以后，他在外面敲门请我出来吃晚饭。公寓剩余的晚上我们没有再说一句话。好的一点是，第二天开始，我们渐渐地回到了过去使徒战争时候的轻松学校生活，或者说真嗣渐渐变成了以前那个偶尔敢于顶我嘴的真嗣。我偶尔也能像过去那样抓到他凝视着我，但我能感觉出来还是和过去不一样了。

顺带一提，你的位子现在有别人坐了，可能不一样的因素有一点就在这里。在学校真嗣再没往你的老位置看过，这我可以保证，我现在坐在他后边。



当然，我也没忘了那天真嗣最后说的那句话。

虽然我觉得这是他自我折磨的老调重弹，但他的话其实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嘿，那个白痴有时候会冒出来很奇怪的才能，比如自杀一样地跳进火山，或者坐进陌生的生物兵器 and 使徒打斗的。嗯，也许叫值得称赞的愚蠢更合适。没有别人监视他，他很快就会把这种愚蠢用到错误的地方，害死自己，害死别人。我已经体会过了，所以这也是我一直盯着他的原因——我可不想让他失管失控的愚蠢，败坏“明日香的驾驶员同事”这个光荣的称号。

我对他的所谓“想一想”留了个心眼。我知道这听上去像是一个形而上生物学博士研究温泉企鹅的鸟脑袋里在想什么，但我只能这么做。上一次他离开我的监督，被你诱骗着把心之壁开放给了一个使徒，你还记得吗？如果你能消停一会，我也就不必浪费我的生命了，但我当时别无选择。

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完全操控住真嗣的那天发现我其实早已经做好了准备。你再怎么摆出你那副冰山一样面瘫脸也不能否认的，丽。那一天是我最伟大的胜利时刻之一。我愿意再对你讲讲细节，哦，我才不管你想不想听。失败者没有权利。

那本来是很平常的一天，8月22日，那天第三新东京市没有使徒袭击，我们也不用去NERV搞什么测试检查，更没有媒体或者访谈活动，甚至连美里所谓的“外出会餐日”都不是。但中午吃饭的时候，洞木光一脸狐疑地凑过来，开始问问题。

“明日香，今天有什么特别吗？为什么硬请求我把他的值日换到今天？”

“也许今天是尼安德特人的‘值日节’。”

“本来今天是你和奈绪子一起值日的。但真嗣和奈绪子换了。”

“你觉得我是白痴行为研究专家吗？他干什么和我有什么关系？”

洞木光在我眼前眯起了眼睛，射出两道怀疑的光。但我懒得在这种问题上和光纠缠，我知道怎么马上解决眼下的情况。

“我敢说，是铃原，他想换个人陪他走回家路了。所以他支使剩下两个白痴去干点别的，嗯，给他找个理由。”

我满意地看到2-A班恪尽职守的班长脸上飞起两片红霞。

“真…真的是这样吗？”

“干脆叫铃原过来问问。喂！原始人！过来一下！”

午休的剩余时间，洞木光没有再问我任何问题。战术很成功，这一手还是从你那里学的。你觉得只有你会利用心灵漏洞？那真是大错特错。



值日本身只是沉默的例行公事，我们两个曾经同步踢爆过使徒的核心，剩下的默契足够完成值日。但我们两个一直没说什么话，倒确实有点不同寻常。我的意思是，比起白天“正常谈笑”的真嗣，那天晚上的他一直把眼睛锁在手里的抹布上确实奇怪极了。

我想起了公寓里那次不太愉快的谈话后的沉默，接着想到了那句“想一想”，于是确信白痴将会爆出点什么来。但他有点紧张，或者说很紧张，连带着与他同步的我也有点紧张。

离开学校后我们又沉默地走过两条街。拐上查令路，在第二个十字路口等红灯的时候，真嗣在我旁边突然说话，几乎把我吓了一跳。

“明日香。”

我转过头，看着他几乎是严肃地盯着我的脸，但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他的眼睛在夕阳的映照下显得很明亮。

“你能跟我去对面的冰淇淋店坐一会吗？我有点事要和你谈，”我看到他的喉结颤动了一下，他咽了口唾沫，“很重要的事。”

我只是简单地嗯了一声。正好绿灯了，我们就跟着人群向十字路口对面走去。那是我们那天晚上第一次对话，我看了一眼表，是 18:23 分。我还记得冰淇淋店的地址牌上写着 77 号，真嗣先推开玻璃门，撑着让我迈步进去。店里的空调有点开得过了，店员的眼睛在我身后那个人身上转了两圈。白痴真嗣买了两杯奶茶，还有两份蛋卷冰淇淋，他给我点了草莓，他要的是覆盆子的。我们就坐在座位上开始慢慢吃。

我看着他的嘴巴，紫色的冰淇淋沾满嘴唇。我一向最喜欢草莓口味，但我突然觉得覆盆子的是不是更好吃一点。我注意到他没有看我的脸，倒是好像在看我手上粉红色的蛋筒。于是我把它举到我的嘴边咬了一口。真嗣跟着抬起了眼睛。

“明日香。我最近仔细想了很久。”

我继续往嘴里填了一口冰淇淋。

“我仔细想过了你说的话，想过了第三次冲击，还有我坐进初号机的每一天。”真嗣没有再吃他手上的蛋筒，但他的嘴唇还是紫颜色的，很滑稽。

“听起来不错。”我手上的蛋筒还剩一半，但我已经不想吃草莓了，所以我顺手丢进了桌旁的垃圾桶。

“我…我那时候，就是在逃避痛苦。逃避被别人拒绝的痛苦，被别人否定的痛苦。”真嗣一边说，一边看着我的动作有样学样，把手里的蛋筒也丢进垃圾桶。有点浪费，我很想尝尝覆盆子口味。



店员端着奶茶走过来，打断了他的小演讲。第二杯奶茶放在我们面前小桌上的刹那，我插了一句：“我以为你在红海海滩上就想清楚这个了。”

真嗣看起来更紧张了，他桌子上的两只手都蜷了起来。再一次地，我想吞掉我刚刚吐出来的什么东西，但当时我没法这么做。

“我当时没有明白。所以我才…我才…”

我翻了个白眼，阻止他突如其来的自怨自艾。“我上次怎么跟你说的来着？抛开你的‘对不起’，你现在到底要说什么？”

“丽，或者说莉莉丝，曾经告诉过我补完的实质，但我当时没理解。现在我懂了。”

“你爸爸的傀儡娃娃，一流的精神分析师，谢谢你让我知道。”

“不不不，明日香。我希望你能叫她丽，没有她给我的启示，我永远不会明白的。”

“很好，很好！感谢你爸爸给你克隆出来的妹妹！她告诉过你什么，让你愚蠢的脑袋今天终于有所领悟，和我分享？”

真嗣的头随着我的说话声越来越低。但他还是很勇敢地回应了，好孩子。

“每个人的内心都需要别人，我的痛苦，本质上是对别人的需要。我…我…我没办法拒绝我内心的渴望…我希望我能找到一个…找到一个人…向她开放内心。我不应该讨好每一个人，我只需要…只需要…那个…特殊的人，把心交给她……所以…所以……”

白痴磕磕绊绊的演讲。前半段，非常正确；后半段的正确性也不用怀疑，完全错误。我突然意识到，在我不知不觉之间，你又一次打开了碇真嗣心之壁上的漏洞。我突然有点激动，没来由的激动。

“所以——？”

他完全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我看到他深蓝色的眼睛里闪着认真而严肃的光芒。

“所以我喜欢你。我希望那个人是你，所以，我唯独害怕你的拒绝。”

老实说，我真的一点不惊讶。不做出这种事，白痴就不足以是白痴。他还是选择相信了你，丽。他把心之壁开放给了另一个人。但我是精英驾驶员，我不会任由你玩弄他的。

你瞧，他是向我开放的心之壁，他把他的心交给我了。我只要不伤害他，你还是输家。

我还没回复碇真嗣呢，谢谢你的提醒，我不会搞砸的。



我开始只是沉默。慢慢看着真嗣那副严肃认真的表情逐渐染上惶恐与局促。我只是想和他开个玩笑，所以在他因为恐惧而再次道歉之前。我开口了。

“丽是什么时候和你讲这种狗屁道理的？”

“我…呃…对——”

“闭嘴。回答我的问题。”

“在电车上。”他面如死灰，眼睛里流露的是绝望，但他还是想办法回答了我的问题。白痴，他真的一点不知道他有多幸运。在他因为愚蠢破坏掉一切之前，有我掌控局势。

“我想知道覆盆子冰淇淋是什么味道的。”

“什…什么…我……”

他的嘴巴又开始一张一合，我盯着沾在他嘴巴上的那些残迹，舔了一下自己的嘴唇。

我只是想尝尝冰淇淋，这有什么错？

你当时发出的那些嗤笑，我只能当成一个没有实体的鬼魂对我的嫉妒，我那天晚上决心不再想你的事，反正你，绫波丽，就是一个失败者。

然后一天又一天。我在学校里警告了那些还对白痴不死心的母蚊子们。相田剑介应该把铃原知道这事时候的表情录下来，可惜他的嘴当时比铃原还要大，他俩一样蠢。洞木光摆出那副“我早就知道”的那种表情。我当然在两周后用她和铃原的事情回敬了回去。

我是不是忘记你了？

然后一天又一天。整个 NERV 的工作人员，认识或者不认识的，都冲着我们微笑。啊，现在 NERV 改组成一个叫做 WILLE 的新组织了，致力于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宗教，葛城美里是总负责人。加持良治上个月和她结婚了，我从来没见过葛城那个酒罐子能笑得那么开心。

不不不，我从来没有真正忘记你，丽，真的，从来没有。

今天又是 8.22 日，白痴说晚上要请我吃冰淇淋。其实我知道他要干什么，抽屉里藏在他那部老 SDAT 下面是个小盒子，里面有一只戒指。但我不太想破坏白痴自以为得意的精心设计。他如果再聪明一点，就会明白他一切都瞒不过我的，他的心在我手上，不是吗？可惜他是个傻瓜。

嗯，我不是个傻瓜。丽，我知道你一直没有放弃，但你永远不会赢的。你觉得你在真嗣送给我的每一朵玫瑰，附在我耳边说的每一句呢喃里设下陷阱，我就会傻里傻气地跳进去？



哈，我不是小红帽了。你能这么做，是因为真嗣心之壁的钥匙在我手里，而我恰巧觉得允许你挑战我很好玩罢了。

别人怎么想我管不着，但我知道我不是他们想的那样。我不是个好人，真嗣的心在我手上，但我的心之壁不像他那样脆弱。我是独立的，我能自己做决定，你影响不了我！

今天我会一天吻白痴二十次，三十次，或者一百次。晚上他会向我求婚，而我会答应。只是因为我不想让你在碇真嗣身上完全得手，你别想伤害他，明白吗？

还有，你完全得不到我，莉莉丝，绫波丽。

我是碇·明日香·兰格雷，这是我的心之壁，不向任何人开放，你无能为力的。

**根据美国作家 David Brin 的科幻小说作品《赐予的瘟疫》改写。**

**原小说地址: DAVID BRIN: *The Giving Plague***

**科幻世界翻译版本地址: 赐予的瘟疫-戴维·布林-故事文摘 ([williamlong.info](http://williamlong.info))**





## 向阳花

作者：是江江悦卿

全文 6k，大家新年快乐！

“真恶心。”，话语掷地有声，明日香感到掐着自己脖颈的手迟疑着松了松，面前的人终于肯抬头看她，昏黄的灯光穿过细密柔软的黑发，薄薄的眼皮上散落细碎的阴影，那双眸子凝出来泪，明日香扯下了那双手，“真恶心。”

——

明日香接到要去日本的命令时她还在翻着相册，其实也没什么，基本都是她缠着加持先生拍的合照，只有一张。她伸手抚了下相片，照片里的她站在向阳花海里，穿的是那条米黄色的裙子。她背对镜头转身，草帽替她挡住了刺眼的阳光，可是镜头晃了一下，模糊了。一张相片都是糊掉的橙色，只能看见花和人的轮廓。“明日香！”，她回头，是加持先生。

“怎么了加持先生！”

“我们要去日本。”

——

来日本后明日香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碓真嗣。

她不喜欢碓真嗣，从她见她第一眼就知道。看起来一副怯怯懦懦的样子，这样的人是怎么当上初号机驾驶员的？看着也没什么特别的嘛，只有.....只有那双眸子。眼神相接时，明日香微不可察地顿了一下，那双玻璃般的眼睛里，盛满了她不屑厌恶的自卑怯懦和一点，近乎固执的坚韧？像，就像.....不重要！无论如何，这个人怎么看都不是一个出色的适格者。哎呀，NERV 这么久就挑出来这样的人，果然还是不行嘛，还是得我和我的二号机上去作战！明日香那时只是这样想。

得知要在美里家住下来时，她并不算意外。只不过要是能和加持先生住在一起就更好了。

明日香自然而然以为碓真嗣是要搬出去的，还好心把他那点东西塞在一个纸箱里。谁知道，谁知道！真是浪费她一番力气！笨蛋笨蛋笨蛋！全部都是笨蛋！美丽小姐是笨蛋，NERV 那群人也是笨蛋，碓真嗣是最讨人厌的笨蛋！



她为什么要和这种人住在一起啊，还要和他一起解决七号使徒，这个人可是毁掉了她在日本本来应该大放光彩的首战！还有那个作战计划，简直愚蠢至极！

可是纵使再不情愿，明日香也不能违背 NERV 的命令。她必须打好这一仗，让 NERV 知道谁才是王牌！

因为这个作战计划，他们不可避免的走近了。明日香注意到了碇真嗣手上的随身听，他总是拿着它，即使是入睡时。他到底在听什么？他难道就一直这么听着入睡？她冒出过这样的疑问，转瞬又狠狠抹掉，关心他做什么，反正他永远都是那样，永远什么都不说，自己为何要和这种人在一起。自己明明讨厌他。

明日香讨厌碇真嗣，明日香讨厌碇真嗣，明日香讨厌碇真嗣.....她对此深信不疑，谁会喜欢那种看着就只会搞砸事情的家伙啊！可那天夜里，那天夜里，她昏昏沉沉倒在不属于自己的被褥上时，心里在想着什么？

明日香躺在上面，有人在盯她吗？是碇真嗣？她没有睁眼。

月光从窄小的窗户透出来，倾洒在闭塞的屋内，将他们照的清明。碇真嗣只是定定盯着她，他们靠的太近。此刻屋内寂静，只剩下他们彼此的呼吸声。碇真嗣凑近，温热的鼻息打在她脸上，有些痒。他在想什么，他为什么要靠近，他为什么不说话，他要亲她吗？明日香不知道。

她太累了，困意压倒了一切，她只是沉沉睡去。

这件事本来应该就此翻篇，可碇真嗣嘴笨又重新提起。他真的想亲她？！笨！蛋！还说她睡姿差说梦话，简直不可原谅！她作战时怎么会对他稍有改观的，不可理喻！明日香想。

——

“喂，碇真嗣，你以后想干什么？”明日香曾问过他。她躺在一旁的紫色瑜伽垫上，将吃完的冰淇淋包装掷进垃圾桶。

“我吗，驾驶 EVA 然后打败使徒.....”

“不是啦不是啦，我说的是，我们消灭完使徒后，你准备做什么？”明日香忽然从垫子上坐起，直直盯着碇真嗣。

碇真嗣愣了愣，“我不知道。打败使徒后，我也不知道去哪里。”

“算了，果然不该问你！我的话，我的话.....”

对啊，她想干什么？如果没有二号机了，她能干什么？



“明日香也不知道啊。”

明日香猛地扭过头，“我才没有，我当然知道了，只是，只是不想告诉你这种人罢了！”

“算——了——！我出门了。”明日香突然站起朝门外走去。

“明日香，你去那里？”

“买冰淇淋！”她最喜欢的冰淇淋店说星期五要推出新品，嘛，日本人都喜欢搞这种东西吗，到现在她也不知道新品是什么。

“我和你一起去吧。”，这话说出来碓真嗣自己都愣了愣，“美里小姐让我看着你不要多吃。”美里小姐的确说过这个话。

“不，要！”明日香双手叉腰，俯视碓真嗣。

最后碓真嗣还是跟着去了，冰箱已经空了，他也要去便利店买点三明治和牛奶。

明日香在前面走着，碓真嗣跟在她身后，低头听着随身听，“我到了！”明日香拐了个弯进店。

碓真嗣摁下随身听的开关，抬头，申岛冰淇淋屋？门口立着广告牌，“.....星期五新品放送。”明日香是因为这个才来的啊。海报上全部画着向日葵，不会是瓜子口味的吧。

他继续向前，走进了不远处的便利店。便利店买东西一向很方便，他付完款出来时明日香还在店内，冰淇淋刚刚吃了一半。

“明日香，你好了吗？”明日香看了他一眼，“等一下！”碓真嗣在外面默默等了会儿，“明日香，该回去了。”他抬头，太阳已经开始下落了。

“走吧。”明日香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他旁边的。“这是什么？”碓真嗣看到明日香手上的口袋，体积不小。

“哦，新品的冰淇淋。”明日香将袋子塞到他的怀里，“别废话，你拿着吧。”

“怎么是我拿啊，这不是明日香你自己的东西吗？”

“只是拿一下而已，不至于这个都要斤斤计较吧！”

明日香转身，大步向前。

他们没有走来时的路，明日香说这里新修了街道，她要看看。回去的路上他们碰到一家寿司店，门口挂着泛黄的纸灯，店内的灯光早不是碓真嗣记忆中那般昏黄了，白炽灯才不会在夏日显得烦闷。



发白的灯光映的明日香的蓝色眼睛里好似有跳动的火光，亮眼的发色也被衬的浅了些。

“看起来不错，喂，真嗣，我们进去吧。”

“可是天已经黑了，我们不回去美里小姐会着急的。”

明日香拉着碇真嗣的衣角，“你是笨蛋吗？给美里打个电话不就行了。你说，我们今天在外面吃。”

“可是我没带……”

“别管那么多啦！”

明日香看起来是真的很喜欢这里，一口气点了好多寿司，还有关东煮。她显然已经忘记自己的冰淇淋了。碇真嗣默默坐在旁边，看着寿司被送上来，盯着店门口熟悉的灯笼出神。

他以前来过这家店的，不过不是在这里。他已经记不得是什么时候了。他也很喜欢这里，关东煮里的白萝卜最好吃，还有鳗鱼寿司，是这家店的招牌。

送到面前的寿司打断他的思绪，碇真嗣拿起筷子尝了一口，还是一样的味道啊。他看了一眼明日香，她正在和面前的福袋决斗，吃这个东西随时都有被烫到的风险，他刚刚看见明日香有一瞬间的表情狰狞了一下。碇真嗣笑了笑，“明日香没吃过寿司吗？”

“没有。”明日香没有看他，这次战斗对象变成了海带，因为很不好夹。

也是，明日香是在德国长大的。

明日香放下筷子，她已经吃不下了。

付了账出店，明日香的心情明显很好，走在小路上，她哼着小调，是她小时候听过的德国童谣。碇真嗣则开始有点担忧，他连表也没带，不知道都几点了。

果不其然，回到家他们两个就被美里噼里啪啦批了一顿。说什么以后没有告知她不准再私自跑出去了。

“什么嘛，我又不是小孩子了。”碇真嗣听到明日香嘀咕了一句。

算了，明日香没多想，转身去拿自己的冰淇淋，她提着袋子的双手捏紧，看着袋子在原地站了三秒，“笨蛋真嗣，我的冰淇淋全都化了！”

“啊？那还不是明日香你自己要去吃寿司！”

“那也是真嗣你的问题，为什么不提醒我啊！你明明也吃的很开心！”

“什么嘛！明日香你自己非要进去的，还让我帮你拿冰淇淋，我也记不到嘛！”



.....

在客厅里的美里默默扶额，这两孩子，又是没完没了了。

——

在日本的日子真是无趣，明日香时常这么觉得。加持先生也总是不知道在哪里，好无聊——。她转头看向坐在一旁看书的碓真嗣，今天美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她只能和碓真嗣待在一起。

“喂，来接吻吧。”明日香听见自己说。

她从没接过吻，她想碓真嗣也没有。不过是一个吻，拿来打发时间罢了。

嘴唇相碰，而后再没动作，碓真嗣往后倒退一大步，这结束的实在太不愉快了。明日香冲进洗浴间漱口，和碓真嗣接吻什么的，简直太失败了。这彻头彻尾是个错误，她呲呲牙，不愿再多看碓真嗣一眼。

购买食材的任务通常是交由碓真嗣完成，袋子里满满当当装着牛肉，胡萝卜，西瓜，美里小姐要的啤酒和冰淇淋，明日香爱吃。明日香还是在为那天晚上的亲吻闹别扭。

他回来时明日香正坐在餐桌前，她本想挪开视线，最后还是忍不住看向碓真嗣左手上拿着的，那是一束向日葵。东京这个地方还能见到向日葵，他从哪里买的，她在德国都没怎么见过。

“我.....觉得很好看，所以就拿回来了。”

“告诉我做什么！我才不关心呢！”明日香有些气恼，她的心思被看穿了。她朝房内走去，那道讨人厌的声音又响起来。

“因为.....因为.....”

明日香猛地转头，“笨蛋！你在那里因为半天什么啊！”她冲进房间，伴着木质门框和墙壁撞在一起的巨大响声，声响微弱的话语传入她的耳中，她听到了的，“因为我觉得向日葵很适合明日香你。”

明日香没有转身，更没有像往常一样拉开门，她攥紧双拳，“笨蛋真嗣，为什么要说这种话.....”

碓真嗣低头看了眼手上的向阳花，果然，明日香还是生气了吗。他不应该从加持先生那儿把它们带回来的，他以为明日香会喜欢。

向日葵最终还是被留了下来，，美里小姐找了个玻璃瓶来放上。就在厨房，明日香每次



去冰箱前拿东西都看得到。其实挺漂亮的，很亮眼的橙色，让人想起.....她的头发。明日香伸手抚了下，柔软的触感让她有些晃神。她沉沉气，“笨蛋真嗣，花该换水了！”

——

好像一切都如此平和，生活应该按照预定好的轨道悠悠向前驶去。

空荡荡的冰箱，没有人气的房子，杂乱堆放的水壶和茶包却提醒着她不是这样的。美里小姐不在了，加持先生早就去世了，哦，她也已经不存在了。这里不是他们的世界。

明日香在房内扫视一圈，真冷清啊，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在碓真嗣的心里，他们住的地方就是这样空荡的吗？

那个玻璃瓶仍然原原本本摆在台面上，剩下的一点水已经变成了淡淡的，浑浊的黄，花已经开始焉了。花瓣失去水分皱缩在一起，早没了往日鲜明的色彩。这种花应该待在垃圾桶里，明日香想。

碓真嗣从门后走出。“我能帮你点什么吗，我希望一直能和你在一起，明日香。”他在对她说话。

“那就什么也别做。”她低着头。

**不要喊我的名字。**

碓真嗣俯身，“明日香，救救我，只有明日香你能救我了！”

“说谎。”

**不要喊我的名字，骗子。**

明日香盯着他，起身。“其实是谁都可以吧！谁都可以救你！只是因为害怕美里小姐害怕第一适格者，害怕父亲害怕母亲！”

“你只不过是逃到我这里了！”

“救救我吧明日香！”碓真嗣往后退着，慌乱闪躲。



你为什么不敢看我。

“你从来没有喜欢过别人，你心中只有自己！”明日香伸手，碓真嗣被推到在地。一旁的茶壶被撞倒，滚落在地上，滚烫的红茶流出，她听到‘吡啦’的声音。

“真可悲。”

碓真嗣默默从地上爬起，“救救我吧，求求你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救救我，救救我，来救救我吧！别抛下我一个人！不要抛弃我！为什么抛弃我！”桌子被掀翻在地，面前是一片狼藉。

真可悲。真恶心。

“我拒绝。”

微凉的双手攀上她柔软的脖颈，猛地一下收紧。“为什么要抛弃我，为什么不救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明日香感到自己喘不过气，面前的人低着头，她只能看到他的发旋。

软弱，无能，可悲。

抬头看我！

真可笑。她的左手搭在碓真嗣的臂上，她启唇，声音有些微弱，“真恶心。”，话语掷地有声，明日香感到掐着自己脖颈的手迟疑着松了松，面前的人终于肯抬头看她，昏黄的灯光穿过细密柔软的黑发，薄薄的眼皮上散落细碎的阴影，那双眸子凝出来泪，脆弱又无助，里面倒映着她的模样。





不要用这种眼神。

她扯下了那双手，残留的窒息感让她有些晕眩。

“那时你在哪里？”

那时碇真嗣在哪里？

她是从二号机里醒来的。SELLE 已经将这一片海包围了。

她还活着，她没有死，她没有死！是妈妈，是妈妈将她叫醒的。妈妈，妈妈！她明白了！你一直保护着我，你一直注视着我，一直，一直和我在一起！

SELLE 那群家伙切断了二号机的电缆，愚蠢，就算没有脐带电缆，这可是二号机，她的二号机！她这里还有一万二千特殊装甲，和 A.T.Filed 在！那些毫无战斗力的武器，她是不可能输给，她是不可能输给——这些鼠辈的！

所以，尽情地冲过来吧！她会把这一切都撕碎的！

明日香抬头，天上盘旋着的，是 EVA 量产机，她愣了下，都已经完成了。

舱内响起声音，是美里打来的，歼灭量产机，她的任务。真嗣会来？没有他也没什么关系！

还有 3 分半，一只 20 秒。

量产机的头部爆裂开来，血液倾洒而下，撕裂的身躯将那些红色液体浇了二号机满头，第一只。

不堪一击。

她继续向前。这些丑陋的，恶心的，难缠的家伙，都去，死吧——！

三架量产机，真是恶心，那个人在哪里？笨蛋真嗣，根本一点用都没有！

还有 40 秒，她才不会输，因为，因为妈妈一直在看着我啊！

马上，了结你们！

还有 10 秒，那是什么，朗基奴斯枪？！朗基奴斯枪，朗基奴斯枪穿过了她的 A.T.Filed！

朗基奴斯枪刺穿了二号机的头部，二号机以一个诡异的角度向后倒下。



她的眼睛，她的眼睛！血止不住的从明日香的指缝中流下，血，都是血，全都是血。

明日香不停推动着操作杆，动啊，动啊！为什么不动！

内藏电源.....耗尽。

碓真嗣呢？！他在哪里！

那些量产机，那些被她撕碎的量产机，又，站了起来。

它们聚拢，冲下，想干什么，这些量产机想干什么！

二号机装甲被咬碎，扯下，机体被撕扯，它的腹腔爆裂开来。那喷涌的，是二号机的血液？被扯出的，被扯出的是内脏。肠子被扯断，二号机，没人知道那还能不能称之为二号机，二号机的腹部堆叠着黏腻柔软的内脏，肠子被挂在机体上，耷拉在一旁。

疼.....好疼.....，可恶可恶可恶！

杀了你们...杀了你们...杀了你们！

明日香用尽所有力气向上伸出手，过度的疼痛和用力让手指有些痉挛，杀了它们，杀了它们，杀了它们，杀了它们，杀了它们，杀了它们，杀了它们，杀了.....！

无数朗基奴斯枪被掷下，她的手，她的手，她的手！

眼前是一片苍白，耳边是机体无休止的警报声，血液流淌的声音，还有她自己的嘶吼。舱内的 LCL 晃动，插入栓无法被强制弹出，她已经无心关心其他。

她会死吗？明日香不知道。不应该这样的，不应该这样的，事情不应该这样的。打败使徒世界和平，所有人都知道她是最光荣的 EVA 驾驶员，然后离开这里回到德国，这才是她的生活。

她还能活下来吗？她还不能死，她不想死，明日香想活下来，明日香要活下来！

她还能回去吗？她想回家，回东京市内的家。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不来救她，碓真嗣在哪里！是碓真嗣，是碓真嗣，都是他的问题！是他不来帮忙，是他不来救自己，是他胆小是他懦弱是他无能！是碓真嗣的怯懦！

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那时不吻上来，为什么要带花，为什么不敢看我，为什么要哭，你为什么.....不救我.....

她恍惚间看到了那双眸子，她第一次见时的样子。像玻璃制品般泛着漂亮莹润的光泽，是蓝色的，比她的眼睛深一点。盛满了她厌恶的自卑怯懦，就像.....明日香终于想起来，就像她自己，就像她自己，明日香不肯承认的自己。



“真恶心.....真恶心.....”

都不重要了。

会有人把向日葵重新放回去吗？向阳花已经死了，还会有新的花吗？碗真嗣会不会再带一束向日葵回家，送给她？可碗真嗣不会来了，她意识到。

他们不会再有一个吻了。

“我恨你，碗真嗣。”

“我恨你，碗真嗣。”她想起了那张照片，一片模糊的橙色。

碗真嗣跪倒在明日香面前，她默默离去。没有人救的了她，也没人能救碗真嗣。

向阳花已经死了。

完



## 雨季不再来

作者：四暗刻单骑

*\*if 线*

*\*没有使徒的平行世界，但依然是两个有心病的小孩*

*\*一部分灵感来源于电影《蓝色大门》*

那一年的气候不同寻常，往年待到夏日炎炎的时节，梅雨天气早已成为过去式，然而今年的雨季和夏季风一同袭来，没有尽头的漫长雨季，撞上没有边界的浩大日影，整个世界像一个巨大的烧水壶，弥漫着腾腾水汽，以至于碓真嗣将来每次看见开水袅袅上升的水蒸气时，都会想到那个悠长的夏日。

那时明日香总会抱怨天气，她上学常打一把红色的伞，在灰蒙蒙的雨幕里是唯一的亮色，“我的袜子全湿了，而且这雨水，是温的！”她大声嚷着，“日本这地方，啧啧，真是不宜居，这是热带雨林气候吧！”她生气的时候，日语就会说得格外流畅，嗯，大概是大家学习语言都是先从骂人开始的吧，碓真嗣想。“喂，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啊？”

“听了听了，”他不耐烦地撇过头去，“别抱怨了，你没看新闻么，今年全世界都这样。”

碓真嗣是个不爱说话的人，他也不喜欢太爱说话的人，总觉得聒噪——尤其是明日香这种，十句话偏还有八句怨言的人，他看着明日香一张一合的嘴，里面源源不断地蹦出她负面的言语，一句两句，一个两个，像怪兽一样，要把他撕碎。

“你烦死了，迟到又不是我的错。”他有时候也会忍无可忍，零星反驳几句，但一定会反被她的歪理驳倒——“还不是怪你？要不是我们一路上都在说话，怎么会迟到？”一直在说话的不是你么——可他实在是懒得与她理论了，“行了行了，也不是什么大事好吧。”说着他从包里拿出两盒便当，“你的便当。”

“我的便当有放章鱼香肠吗？”

“放了放了，你让我放我还敢不放？”

“这还差不多。”也没有道谢，她拿了便当盒，把头一甩就回座位了，不过他也习惯了，



或者明日香的字典里根本没有“谢谢”二字。

冬二和剑介见状倒是大呼小叫起来了，“真夫妻就是吃同一份便当啦。”“妻管严碇真嗣还特地给她做章鱼香肠哦！”

“谁和他/她是夫妻啊！”碇真嗣和明日香这回倒是默契十足，非常同步地对着那二人怒目而视。冬二和剑介更兴奋了，“哇连动作都同步的哦！”

“我才不要和真嗣这种虫子一样软弱的人有任何联系！”她恼羞成怒地甩下这么一句话。可是大姐你刚刚吃的还是我做的便当哎，碇真嗣在心里默默吐槽道。

“说得真过分啊。”剑介小声道，“我也觉得……真嗣别放在心上啊，我们不开这种玩笑了。”冬二拍了拍他的肩膀。“啊没事没事。”碇真嗣笑着摆了摆手，他确实不太计较这些。

“要我说，她其实不如绫波丽好看呢，她凭什么……”剑介还在给真嗣打抱不平，真嗣看向坐在窗边的绫波丽，窗外是黑压压的乌云，衬得她肤白胜雪，虚浮得不似此世中人。似乎是察觉到他的目光，绫波丽缓缓转过头来，望向窗外的眼神拉向他——只有一瞬，只一眨眼，她又再次望回窗外，仿佛刚刚与她对视的，只是一团没有存在感的空气。

“别看了别看了。”剑介的笑声把他拉回现实，“你真要喜欢上绫波？劝你早点放下，她转学来到这几个月，说的话怕是不超过十句！”

“我只是看看而已。”真嗣脸颊有些发烫。

“男生就是这样，随时随地对女生发情。”明日香尖锐的嘲讽像一巴掌掴在他的脸上，热辣辣的红晕爬上他的额头。“明日香大小姐还偷听男生讲话呢。”冬二也不甘示弱。“是我偷听？想不听到都难吧，哈！”“你……”

吵死了。

也许是因为听到这边的异动，绫波丽也回过头来，看向他们。碇真嗣看着她平静的眼，心里涌上一股没由来的羞愧，他带着歉意冲她微微一笑，绫波丽依然没有回应，直直撇过头去。

明日香看着碇真嗣呆雁般的神情，无名怒火冲上心头，她觉得她应该踹他一脚，或者掐他一把，但她最终只是沉默地皱了皱眉，一反常态。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绫波丽？”

“啊？”瓢泼大雨重重打在水泥地，打在伞布上，敲击出沉闷铿锵的音符。

“你就是喜欢她吧！”



“啊？你到底在说什么啊，听不见！”

“你装聋是吧？”明日香气不过，扯着嗓子喊道，“你别做白日梦了，绫波丽可是高——岭——之——花——你——才——不——配——”

夏天的雨总是忽大忽小，没有缘由，就好像明日香也不明白为什么只有她喊最后一句话的时候，雨就突然变小了。

“你不也一样么？”碓真嗣停下脚步，冷冷盯着她，“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手机壁纸，一直都是和加持先生的合照。”

她瞪大了眼，碓真嗣真是个可怕的人，兔子急了确实会咬人，而且，很痛。

“这不能说明什么……”明日香的声音泄了气。我猜对了，碓真嗣得意地想，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快感，让他几乎要飘飘然起来。

“我就是喜欢加持先生，怎么了！”虽然中气不足，但她还是要强撑着扳回这一城。

“这是不对的。”碓真嗣轻飘飘的一句话又把她打回原形，“加持先生年龄比我们大许多，而且他是你的监护人吧，就像是父亲一样的存在……”

“笨蛋真嗣！”她高声叫嚷着打断了他，愤怒地踹了他一脚，在他的裤子上留下了一个湿淋淋的脚印。

葛城美里看着两个明显又在怄气的少年人，拉开啤酒罐的拉环，给自己灌了一口。“你们两个……能不能好好相处了？”

“美里姐管不着。”明日香板着脸道。

“我管不着？除了我还有谁管？”叛逆期的小孩就是难搞，或者一开始就不该当这“家庭教师”，碓源堂聘请她之后，直接远走高飞当甩手掌柜，而她则喜提全职保姆。

“加持先生会管！”

葛城美里愣了一下，“小妹妹，他也不过是像我一样，给你们这些少爷小姐打工……”明日香可比碓真嗣更难相处，碓真嗣好歹还会做家务呢！她心里暗暗叫苦，这大小姐不知道是碓源堂哪门子的远亲，从德国远赴日本，现在直接住进来，让葛城美里叫苦不迭。

“美里，话可不是这么说的哦，明日香妹妹可不只是我的主顾。”加持轻车熟路地推开门，收起湿淋淋的伞，“加持先生！”明日香眼里迸射出惊喜的光，她扑上去抱住他。“喂，你如今擅闯民宅倒是越来越熟练了？”葛城美里也没有客气，踢了下那把粘腻腻躺在玄关地



板上的伞。

加持良治笑了笑，弯下腰扶起那把伞，再挂到伞架上，“怎么能叫擅闯呢？碗源堂先生给我的钥匙，我和明日香妹妹都是这里的贵客哦？”

“对啊对啊！贵客。”明日香回过头来，理直气壮地说。

葛城美里一脸无奈，她摇了摇头，转过身去，“哎，不要用这种表情看我啦。”加持戏谑笑道，“我过几天就先回德国了。”“诶诶！加持先生你……”明日香惊叫道，“怎么不告诉我？”她鼓着脸，做生气状。

“现在不是告诉你了么？”加持对明日香笑道，颇有些慈爱的意味，然后转向葛城美里，“明晚和我一起去喝酒吗，算是我的欢送仪式了。”

“我也要去！”

“不行，明日香还是孩子，不能喝酒，和真嗣一起在家做作业好了。”“我不是孩……”

“你要去么？”“我吗？我……可以啊。”碇真嗣看着葛城美里红透的耳朵，似乎明白了些什么。

“你看看这是什么？！”明日香怒气冲冲地指着自己碗里那几片菜叶，碇真嗣凑上去看了看，绿油油的青菜叶子上，伏着细细一条浅绿色的菜虫。“啊啊这个啊……这不是很正常的么，吃进去就当补充蛋白质了。”他敷衍道。

但很明显明日香是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的，她啪的一声摔下筷子，“你发什么疯？”

“我……我恨透这里了！”明日香喊道，碇真嗣讶异地发现，她的眼里有泪光。

他弯下腰捡起筷子，“我知道，但你别来烦我……”“我恨你，我恨你们，所有人！”

碇真嗣陷入空洞的呆滞中，强烈的恨意涌向他，他淹没其中，无法呼吸。

我为什么这么纵容她啊？

因为我知道，她也挺可怜的。

她根本不是什么飞扬跋扈的大小姐，她也只是条软弱的可怜虫罢了。

明日香抬起泪痕狼藉的脸，呆看着天花板上刺眼的吊灯，尖叫并不能发泄出什么，她的





愤怒像汪洋大海，浩瀚无边。

妈妈，爸爸，加持先生……都一定会头也不回地离自己而去，像撒下一团废纸，没有人在乎她，这个世界这么大，却没有人在乎她。

“加持先生和美里姐……或许不是……”

碓真嗣打破了沉默。

“全世界都在下着大雨，”明日香拉开窗户，雨水沉闷的腥气弥漫整个房间，“你不是说过吗，全世界都在下着大雨！”她近乎嘶吼着，“他们即使坐上夜航的航班，也没法逃过这雨，所以他们一定会在凉爽干燥的地方落脚，歇息……”

“……”

“真嗣，或者我不是真的喜欢加持先生。”明日香的声音有些哽咽，“我总觉得，是因为我的父亲一点都不关心我，加持先生才会显得那么……”

碓真嗣沉默了，那个跋扈嚣张的明日香在他面前血肉模糊地撕下自己的面具，可是他却全然没有报复的欣快感，或者他其实没有这么讨厌她，像他其实没有办法讨厌自己一样。

“爱……究竟是什么呢？”

碓真嗣摇了摇头，他觉得自己应当是不知道的，但脑海里却浮现出父亲在母亲葬礼上露出的悲痛神情。

“爸爸！”

父亲没有回头。

“嘘！你爸爸现在一定很伤心……”是一个声音温柔的大姐姐，“葬礼上，要安静。”

“为什么爸爸不理我？”

“要体谅你爸爸哦，他现在一定很痛苦。”

父亲一定很爱母亲，所以才会痛苦至今，所以才会……从来没有为他回过头。

“我不知道。”他诚实地回答道。夜幕降临，但没有人去开灯，窗玻璃上雨滴点点，折射着微弱的月光。

“真嗣也不知道吗？”他看不清明日香的神情，但莫名觉得此刻她一定眼神温柔。



“我们来接吻吧。”

他愣住了，不由得向后退了一下。

“或许接吻了，我就会爱上你呢？”

“不……”话音未落，明日香便已封上他的唇。他心里忽而感到嫌恶，对明日香生出的半点柔情在此刻荡然无踪，为什么……她就可以这么自私，可以义无反顾地把他当做名为“爱”的实验品。

可是他还是没法讨厌她。

她柔软的唇瓣，就像她高昂傲气的漂亮脸庞，像她青春洋溢散发香气的躯体，没办法让人讨厌。

他渐渐闭上了眼。

“没有意思。”

她把自己抽离出去，用力推开了他。窗外似有若无的夜光照在他的脸上，他紧紧合上的眼皮在颤抖着。

笨蛋真嗣。

可怜虫真嗣。

她心里叹着气。

下一秒碇真嗣突然睁开了眼，紧接着欺身上前，“你干什么！”她尖叫着推开他，他踉跄着退后了两步，但复又冲回来，紧紧揪住她的衣领。

明日香看着碇真嗣低垂着的头颅，“你……”

“不要走。”她听到他吸鼻涕的声音，可怜虫，可怜虫可怜虫可怜虫……“不。”明日香最讨厌软弱的可怜虫，眼前的真嗣真叫人扫兴。

“不要走！”碇真嗣抬起头吼道，他的额上青筋暴突，刻意瞪大的双眼布满了血丝。“救救我……”他终究还是泄了气，整个人耷拉了下来。明日香扳起他的脸，再度吻了下去。

“所以……”他犹豫再三，还是开了口，“你有什么……什么感觉吗……”

夜雨滂沱，夏日的暴风雨叮叮当当打在玻璃窗上，像是要不管不顾地破窗而入，衬得屋



内的沉默像是一片死寂。

“明日香……”

“没有什么感觉。”她终于开口了，他心里又是失望，又像是松了一口气。

“我就说了，接吻还能有这种魔力就怪了。”他嘟囔着抱怨，明日香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你笑什么？”“我笑你好幽怨！”她边笑边打了一下他的手，有一种莫名的亲昵感。碓真嗣也在黑暗中露出傻笑，他们仿佛在此刻和解，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过。

雨季快过去时，夏季也快过去了。阳光照下来，带着些许凉意的风穿堂而过，卷起被雨打在地上的落叶。

“我们好像什么都没干，夏天就要过去了。”碓真嗣在风中瑟缩着抖了一下，或许今天已经是该换长袖的日子了。

不知道为什么，明日香突然想起了那个纷乱的雨夜，然后便再也想不起什么了，其实那也只是个无关紧要的夜晚吧，不曾改变他们任何一个人的轨道。“对啊，什么都没干，夏天就要过去了。”她低声重复道。

“你……收拾好行李了么？”

“差不多了。”

“美里姐让我转告你，”碓真嗣瞄了眼她的神情，“她今天和加持先生通话了，她说，”明日香仍是一脸平静，“加持先生会接机的。”

“嗯。”

“你回德国之后，要保重……”碓真嗣的声音哽住了，他想起了一个个沉寂死去的夜晚，没有下雨的夜晚。

“我知道。”她认真地看着他，“真嗣，我们来接吻吧。”

分别之后，碓真嗣仍会时时想起明日香，在无聊生活的空白闲隙里，填满他一个个安静死寂的夜晚，就像滂沱大雨填满一个个燥热的夏夜。

但大雨总会停下，除了留下一地狼藉水渍，其余再无痕迹。

**END**



## 骤然中断的恋曲

作者：一芥。

谨以此文献给你，我的旧友。

于是我又想起她。

和明日香分手满打满算已有三个月，此前我们也经过了三个月的冷静期。虽说是我单方面断联，这么久以来我仍未收到她的一话一信，尽管我只删除了她的社交账号。

我们是高中同学，相伴至今没彼此有常联的朋友，也就是说我们之间不会有一个传话筒，删除她的社交账号相当于从她的生活中彻底抽离。

美里小姐说是我太任性，要求只专注于一人的感情太过分了。她摆出一副过来人的模样表示她可以理解，但这太不现实。

我知道。所以在认清明日香无法满足我难以言明的情感需求后，我才决定在进一步伤害她前抽身。

我有试过自我补救。可软弱的不再示弱，固执的依旧执拗。

有天晚上我一直失眠到凌晨四点，无法入睡的烦躁与焦虑似乎总使人无端生出一股勇气，我一时发了昏，打出一堆平时只会烂在肚子里的话。

发送后我终于踏实地睡了几个小时，心里已然做好彻底分开的准备。

她骂了整整一个屏幕。

我知道她会生气，结果呈现出来的却并不止如此。此时，我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以强硬疏远的方式根本无法避免任何人不受伤害。

我该高兴吗？这条信息的回复说明她在乎我。

刚开始是满足的，起码证明我们在一起时是彼此的第一。可她社交圈的蛛丝马迹总时刻提醒我，叫我不能忘记她确实还有其他第一。

我无法企及的第一。

她太明媚了，我喜欢她散发出的光芒，哪怕再刺目也甘之如饴地注视她。这就是为什么



高中毕业后，醉酒的我依然选择同她表白心迹。

她热衷也善于社交，几乎无人不折服于她的魅力，大家都不论性别地喜欢她。

——和不带重复的友人在外度过暑假的每一天。如果是明日香，我会毫不犹豫地相信那是事实。

单从这一点来看，我跟明日香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可以蛰居一方，足不出户，与有限的人有限往来；她可以借助一场接一场的 party 迅速扩大朋友圈，和友人肆意海滨，吧台畅饮。

所以我有些难以忍受她的爆棚人气。诚实一点的话，是根本不能。

我知道这种想法阴暗得很不应该，可我动了真心，也只会真心为她，难道这还不值得一份只有彼此的爱吗？

剑介煞有介事地说，这是占有欲。

我恐惧这个词，不作为的占有欲太可怕了。什么都不会做却什么都想。想要，不说，只有日夜煎熬于想要的东西什么时候主动到自己面前。如果这种自我折磨是针脚留下的细密小孔，我早已千疮百孔了。

一天得不到，我就一天没办法遏止自己不去那么想。昔日看似美满、能携手走过无数春夏秋冬的水罐出现的裂痕日益增多，也日益深刻。

于是在它出现碎片前，我亲手砸碎了那个水罐。

不用和明日香约会的周末不再需要费心从早到晚的时间规划，琢磨在她看来不那么糟糕的穿搭。

我起床后下意识拉开衣柜，然后又关上。

接受了假日的空虚，我在社交软件上胡乱操作，眼前赫然出现她的社交主页。头像和个人简介没换，但动态已然更新了几轮。

我的胆小谨慎此刻发挥作用。我快速注册一个新账号，花五分钟填写一些相对可信的虚假个人信息后才开始光明正大地浏览她的首页。

果不其然，直至滑到半年前——冷静期的第一天，她发布的都是充实的生活照。

我该感到难过吗？我的决绝没有给她带来任何表面上的影响，她依旧过着友人环簇的自在生活。



我清楚，论起执拗和倔强，明日香远胜于我。她不会放任自己在感情上随波逐流，就算真的有什么，也绝对不会表现出来。

但我还是如释重负。不论我是否伤害到她，她都可以继续生活下去，哪怕是表演出来的也好，都使我的负罪感不再过分强烈。

我们会成为过去式。这已然是已定的。

我再也坐不住，无论如何都不想再待在有限的空间里做无限的思想发散。可当我抓着钥匙站在街上，一时又不知该何去何从。

顺着人流，我无知无觉地站在一家清吧店前，正想抬脚往前，肩膀被适时地拍了下。我回过头，是加持先生。

我同他不熟，潦草寒暄几句就想着告辞。

“听说你跟明日香分手了？”

我睁大眼睛，突然想起加持先生是明日香的初恋。

鸡尾酒端来，我怔怔盯着层次分明的艳丽亮色，有些后悔一时的鬼迷心窍。我什么都不想说，倾诉不过是一时之慰——

“加持先生你不明白……”我艰难地咽下最后一口，酒气熏熏，仅一杯便令我晕头转向。

“我和明日香就像电影里的角色不想驾驶 EVA 一样，既痛苦又无法得到满足，那为什么还要再继续下去呢？说到底，感情不就是各取所需的东西吗？为什么你们都要干涉我的决定？”

“因为你并没有自己说的那么洒脱。”加持耸肩，把玩酒杯的模样是明日香多次赞赏的成熟男人标配，“真嗣，放不下就别硬逼自己放弃。比起一时的羞郝，不让自己后悔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

我打断侍者续杯的动作，耳边是舒缓的乐曲和自己沉闷的呼吸声。

“女人嘛，哄哄就行了。实在不行，低个头认个错。这总比驾驶 EVA 要简单吧？”

这就是明日香喜欢的成熟男人。我恼了一般地大喊：“回不去的！”

包括那些自以为是的爱恋，那些时间堆砌的回忆沙堡，那些天真幼稚的海枯石烂，那些心存期待的念想，那些不再执行的行程规划。

我没有办法去忽视重圆破镜曾经拥有的裂痕，即使不重提旧事，它们依旧会在某个看不



见的地方永远存在，像一根永远无法拔出的刺。

我意犹未尽地摇头，喃喃道：“回不去了。”

加持没再说话。

我没再窥探明日香的社交主页，偶尔看到也只会默默划走。我终于删除她的全部联系方式，房间里不论是我接受了的还是她硬塞给我的东西都一并清走，无一例外。

东西不多，就装了一箱。我不是注重纪念日的人，她是。但即便是热衷浪漫的她也会因为我的慢半拍而放弃，交往七年也只帮彼此过了两次生日。

墙角放着一把中提琴和小提琴。中提琴是我的，小提琴是明日香的。她偶然得知我会拉中提琴，心血来潮拉我合奏的那天，雨很大，她懒得带走就丢在我这里，一直到现在。

现在的我早已不像小时候那样，需要借这把中提琴来博取谁的目光了，也就没有重拾的理由。

合奏那天我将近五年没拉，生硬的手法和发涩的琴音惹明日香笑了许久。奇怪的是，状态很快就找回来了。幻想曲第二部分时明日香巧妙地穿插进来，我们各拉各的，没有任何事先安排，一切却那么水到渠成。我听不见雨声，先前练琴所致的厚茧似乎不复存在，指尖涌起疼痛。

琴包倏然倒下。我吓了一跳，回忆豁开一个口子。

明日香不会缺一把琴。但琴包边角的磨损已然有些年头，显然是一把陪伴多年，具有独特意义的琴。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她不来要呢？

我不想多想，将其一并放在箱上，走下楼。

“真嗣啊，这么多东西是打算扔了吗？”邻居家的阿姨正打开门。

“嗯，都是用不上的东西。”

“连小提琴也要扔了吗？”阿姨露出些遗憾，“之前无意中听到你们家里传来的乐声，还想着以后能多听听呢。真的不打算继续下去了吗？”

我望着黑琴包，耳边忽然响起幻想曲合奏的乐段，无半点迟疑地点头，“嗯，不会再有了。”

起初是想拜托加持先生或美里小姐将琴还回去的，但他们都敛手选择站在对岸，自作主





张地留下一只小船。无奈之下，我只能去找薰。

“只是还琴吗？当然可以。”薰笑着应下。

我却对他爽快的态度踌躇了，“不问我为什么吗？”

“既然真嗣君不想说的话。”薰立调了杯草莓牛奶，示意我试试。

我最近很喜欢喝草莓牛奶，粉色胶体和恰好的甜度轻易将我围拢于幸福泡沫之中。

“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你是不是有点后悔？”我迟疑地点头。

“但你依然生硬地结束了。”

吸管被咬住，透明抹上粉红。“我之前还以为自己永远不是主动分手的那方，我们本来还打算去巴黎旅行。”

“她让你感到不安了？”

我不响，垂眼盯着牛奶表层漂浮的草莓粒。

“看来你是觉得自己在她心里不再重要。”

“薰……”

“她知道自己被判刑的理由吗？”

“薰。”

“一切都是你单方面的情绪，不会很辛苦吗，真嗣君。”

“薰！”

深入内心直言最深处的隐秘令我感到不适，我明白他的好意，依旧推开喝去三分之一的草莓牛奶，我拍下钱转身离开。在推开门的瞬间，我想了想，又把琴拿走。

“不过还是谢谢你，薰。”

“再给我一个吻吧。”

明日香松开紧捏我鼻子的手，唇泛起光泽。我不由自主地举起双手想要捧住她的脸，却扼住她不知何时缠满绷带的脖颈，像个毫无生机，残破的玩偶。

——“気持ち悪い。”



汗止流淌，一阵呕吐感适时袭来。我急促喘息着跑进浴室吐得一塌糊涂，胃难受地抽搐。

我很少梦见明日香。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见面的每一天都充斥着她们，我们不是逛街就是居家看电影，活动单调倒也乐此不疲。如今分手彻底回归独居，便更没有梦见她们的理由了。

洗了把脸，我抬头看向镜中的自己。连续一个多月睡眠不足的黑眼圈和明显瘦削的脸，真的，连我都快相信被劈腿的是我而不是明日香了。

我躺回床上，想睡着睡不着，走到窗边。繁华都市早已随夜深偃旗息鼓，我低头，一辆车飞逝于拐角，尾灯闪着一道长长的红光。

我想起某年暑假的某一天，明日香毫不怜惜她那连碰都不让我碰的红色敞篷车疾驰郊区的高速公路上。结果是她的车差点冲出围栏，我下车吐了十多分钟。

“啪！”

火辣辣的疼痛席卷脸的一边。

碗真嗣，你究竟有完没完。

于是我开始旅行，在“fight or escape”中选择了后者。去想去的没去的地方，漫步山川与大厦，去赴无人等候的约。

小提琴终究还是选择邮寄，唯一出乎我意料的是明日香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张照片，打开的快递盒中露出黑色琴包，配文是一只小乌龟的表情。

看到推文时我刚通过机场安检，忍不住笑了出来，畅快又轻松。很难说当下是什么心情，反正可以确定的是今晚大概率能睡个好觉。

最后一站选择了巴黎。埃菲尔铁塔下旁若无人，肆无忌惮地接吻的大多都是被浪漫之城蛊惑的游客，也许脚下正踩着刚扔掉的戒盒。莱茵河的对岸只有步履匆匆的新法式女郎和胡鬣性感的商业男士。

我记得先前明日香在看《罗马假日》后迫不及待地想去罗马，骑着电动车兜转各个街道。后来失望于半新不旧的罗马，连心心念念的那个会咬人的石像都兴致缺缺。我的想象也随之落空了。

自我逃避的目的没有达到，几乎每到一处我都会想起明日香，如果是曾一齐前往的故地只会更加泛滥。

说不定其实是我不太想忘记她。她的存在于我灰暗的前半生来说是不可多得的一抹明媚，



就此遗忘确实太可惜。既然选择遗忘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我抬头，灌注法式浪漫的钢铁之躯等待着下一批次游客的惊呼与赞美。

乐曲旋律顿响。我望去，是街头艺人在演奏，卷曲的长发与打理有致的胡须让他看上去像个地地道道的法国人。

小提琴手友好地向我微笑，我点头回礼，目光落到他头上那顶精致的礼帽，与风尘仆仆的大衣立见高下。若不是正在演奏小提琴，他兴许会行一个优雅的脱帽礼。

真是毫无根据，先入为主的想法。

我不住大笑，抬脚却往后倒去，摔在冰冷坚硬的城市水泥地。

黑暗短暂笼罩，不轻的疼痛让我对幼时浪涌的芳草地倍感思念。光线重新渗入，与此同时，我似乎看到了和我的翘发一样被风拂过另一边的明黄裙摆。

我下意识撑起身子，忽发现方才绊倒我的东西，一个系有黄丝带的白戒盒。我松开手，拿过戒盒打开——

明日香说过要去卢浮宫好好凑一下蒙娜丽莎的热闹，而我想过走出卢浮宫放眼凯旋门时当众向她求婚。

于是我又开始大笑。

**FIN.**



## 无恒之夏

作者：一芥。

现实向，破真嗣第一人称。

字数 9k+，意识流行文混乱注意。海外相关描述或与现实存在出入，请见谅。

总算是赶着夏天最后的最后完成了。

“接下来的一周将会持续降雨，请听众们记得随身携带雨具。”

每每类似的话语自收音机传出，我就会清楚地知道夏天真的要结束了。

记忆中的夏日早于暑假潦草刻上休止符。要庸俗地说，便是花火大会上最后一秒消散的烟花，庙会中最后一口甜腻的金平糖。但当真正去勾勒这一休止符时，不可描摹的郁情才姗姗来迟着一拥而上。

这种感觉或许可用伤春悲秋一概而过。生命的极盛点缓缓远去，气温走下坡路，花叶落土归根。骄夏期间分明只一味地贪图片片浓荫，对绿荫熟视无睹；而今面对枯败落叶，却更希望再见不合时宜的绿意。

念国中时，我常途经漫长有如四维时空隧道的走廊，到教学楼的另一侧看风景。那扇窗可以望见公园的一隅，而不是一条由单调枯燥的工业品堆砌而成的柏油公路。我往往没有在想什么，有时会考虑明天要不要换上秋季的制服。

我提起玄关的伞，走进雨幕。

异国他乡的雨，不知是否我的一厢情愿，夹杂着冷淡砸落，难褪寒意。前日来得匆忙，竟记不起带上一把必备的伞，哪怕明知即将定居的是一座以雨闻名的都市。当拖着行李狼狈躲进一辆计程车，非典型的英国司机以典型的英式笑话同我招呼，冷得我直打寒颤。

仅淋了几滴雨第二日便发起低烧，整个人昏沉浑噩，连半点前往报到的气力都没有。舍管太太戏言这是伦敦给予我的亲切见面礼。我苦于这份热情，但还是随她重复一句天佑女王\*。



那你呢？你执意舍弃便捷的飞机 (*air*)，乘坐流行于充斥着滚滚蒸汽的上个世纪的游轮，自广袤太平洋途经裹挟热带季风的印度洋，穿过最窄仅 14 千米的直布罗陀海峡，第一次邂逅伦敦的雨，有没有收到这座于我而言不近人情的城市的贴面吻呢？

穿过马路，厚重雨汽迷蒙了镜片。我缓下脚步将它放进大衣暗袋，抬眼却见一个橙发女人自小咖啡店推门而出，匆匆远去。

躯体划开的气流夹带着仅一瞥的舒适暖意，呼吸似停滞了数万个一瞬，我慢半拍奔向那抹朦胧至色块的背影，不敢移开片刻视线，不敢去想在没有经过严谨的视神经所拷问的那个人究竟是不是你。

待到她终于停住奔跑，相隔距离不再需要一方的拼力追赶，我忙掏出眼镜，急切地用袖口拭除这恼人的雾气，抬手欲戴却突然情怯，犹豫了霎那。

然而当我鼓足勇气，视线恢复清明，浓重失望与些许轻松也接踵而来——

不是你，只是一个健康的美国人。

不明缘由，那个男人——我该叫他父亲，先前从未关心过我的生活，却在我知会他接下来的一年将作为交换生前往伦敦留学后一反常态，极力反对我的决定，甚至藏起我的护照，令人大跌眼镜。

我难以将做出如此幼稚行为的他同充斥我沉重少年时期的那个冷酷司令官重合。但问及原因，他依旧葆有强烈自我主义，只是反复抗拒我无数次解释。

我从前不会也不敢违抗他，不论公然或私下。他强大得神秘，我对他一无所知，而我的所做所想他都知道。他明明知道我很孤独，幼时只能独自面对庞大无边的黑暗；明明知道我很努力，千方百计练习大提琴不辍考级只为得到他的一句肯定。

他明明什么都知道，却依然选择忽视我，永远保持缄默。

我一度脆弱不堪，每每站在窗边总会想象纵身一跃、风在失重刹那悉数环流周身的感觉，思考那是否存在如母亲怀抱一样具有躯体悉数包裹的安全感。而你——你说你叫惣流·明日香·兰格雷，在夏日某个闷热的傍晚，作为半个不速之客闯入本该由我独享的图景，与我站在同一扇窗前，眺望同一处风景。

你那时递来一只耳机，是右耳的，问我要不要听。我接过耳机戴上，什么都没说。我原本担心你会责怪我的无礼，可你也什么都没说。

《菊次郎的夏天》，我熟悉得随时可以即兴演奏。音符听似轻快明媚，用 C 调浅浅勾勒



出一个夏天的轮廓。可夏天从不只有烈日炎炎与荧光点点，它也有苦涩的雨水与摔碎的弹珠汽水。

我抬头看你，入秋晚风未使穿着夏季裙装的你瑟缩。光线愈发昏暗，但并非无法视物。我仍能将橙与夜辨得分明，像弥补今日因雨缺席的漫天黄昏，于此处上演。雨滴溅落搭在窗台的手，泛起零星凉意，我回望窗外，伸出手接住了几滴雨。

随后你摘下我这边的耳机，伴着雨声隐匿走廊尽头，像四分之一不速之客。

而我追随着你不辞而去，逃离了我的父亲。

才踏上咖啡店的第一级台阶，袋中手机持续震动，我走向墙根接听。

“真嗣，你父亲一直在找你。”

我抬高伞檐，视线触及阴沉天空。“我知道。”

“他——”对方才顿住，听筒顷刻传出断续的嘈杂声，不得不提高音量，“他需要你，真嗣。”

“你们去找零吧，她更像母亲。”

“真嗣，你父亲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就不是好了。”我叹气，随意地看街道斑斓的伞面，“我不欠他什么，他也是。”

“可他毕竟是你父亲——”

“加持先生，其实我真的很讨厌大提琴。”

我本欲打道回府，还是不免被咖啡店内的暖色调吸引。店内过早打开暖气，维持着舒适的温度。几句交谈，我得知店主是意大利人，恍然店内装潢由来的同时踌躇于菜单。

我一向钟情焦糖玛奇朵。温热牛奶气化为奶泡加上泛黄焦糖会冲淡咖啡豆萃取液的苦涩，偏高的甜度泛起愉悦，余下咖啡豆的迷人香气，可以忍受不加方糖饮用。

“一杯……意式咖啡，谢谢。”

受这位意大利籍咖啡师的蛊惑，我最终选择了最不合口味的黑咖啡。他询问我是否赶时间，我摇头，于是他从磨豆这一步开始制作。

等待期间，我注目漆上淡黄的墙体，各式便利贴错落排布，同影视剧演绎的一般无二。



小小纸片不止多样语言，更有缤纷的善意与生活。咖啡豆满溢而出的浓厚香气进一步烘托了这份温暖，充斥这一方狭小店堂。我由此理解意大利人对美式咖啡的抨击，知道效率至上只会徒然浪费咖啡豆。

角落处有一张聚会合照，看背景举办地点似乎就在此处。我一眼便找到了你，照片中的你仍被人们紧紧簇拥着，摆出古灵精怪的表情和动作，其间的快乐氛围强烈得似乎能感染到跳脱定格之外的陌生人。无意偶遇，我不禁微笑起来。

“很漂亮吧？”店主同我搭话，手上动作没停，“这张拍的是去年的圣诞夜派对。”

时至今日，面对这些社交积极分子我依然无法应对自如。我将嘴角弧度抵回，尽量自然地掩饰被打搅的不快。“对，他们看起来很幸福。”

“中间这位小姐来自日本，小哥你也是吧？”

顶着一副典型的亚洲脸庞，我转过头，算是默认。

“明日香小姐常来店里跟你点一样的黑咖啡。像她这样年轻靓丽的女孩一般都无法禁受它的味道，她却不同。”捕捉到烂熟于心的三个音节，我悄然窒住呼吸，任由意大利人打开了话匣子，“她面不改色地喝完了，还说我的咖啡豆品质不好。我后面试了一杯，发现还真是如她所说的多了几分酸。”

我不再不耐，从旁人听到不曾亲睹的你的模样是件十分新鲜的事。我和你的交汇点不多，留印记忆的多是眼前生动的你，自他处增多对你的了解是我一直暗自期待的事。

店主端来咖啡对我报以微笑，拿来便签纸表示我可以在此留言，并提醒我可以到柜台自取方糖和牛奶。我默不作声，待他转身方用咖啡勺轻轻搅拌，将气味闻得清晰。

我没有想到连陌生人都一眼洞穿我的怯懦，仿佛我是故意假扮大人的小孩子，逼迫自己去尝试不喜欢的事物。

咖啡香气浓厚，嗅不出一丝酸味。我双手捧住温热的杯壁，小心翼翼地将浓黑液体顺重力缓缓过渡口中。

温度入口刚好，只是苦涩远超过我的想象。我努力控制面部肌肉的抽搐，抿紧双唇，却难以阻止眉头紧蹙。口腔铺天盖地的苦味似乎不断蔓延，扩散至身体的每个角落，激起一阵颤栗，眼眶竟也渐渐泛起相似的温度。大脑一时无法运转，我机械地放下杯，拿起旁边的冷水漱口，才略有减轻。

无法形容这一份苦涩。那样强烈，攻城掠池般激起有着相似痛苦的种种。我低下头，余韵难消，片刻的懵懂撤离后反而更清醒。就是这样一份苦涩令我情难自禁地想起你，明日香。





“对了，之后她就成了常客。某天她突然说想试试焦糖玛奇朵，你的表情和她当时简直一模一样。”意大利人呵呵笑道。

我的脑海随字词组合，想象出那幅画面。你的眉头准会因过高糖分堆挤成一团，然后急不可耐地端起清水漱口，再点上一杯你熟悉的咖啡，不忘说一些“真难以置信你能喝下这种简直成了工业糖精的咖啡”之类的话。于是我会反驳你明明人生已经足够苦涩为什么不能喝加了方糖的牛奶咖啡。

只是有些难以平复的心情。我们面对面时从未动过尝试对方属意咖啡的念头，而在分开的七百三十三天之后，我们才终于得知曾弥漫对方唇齿之间的滋味。

“你知道——”意大利人闻声回过头，我于一瞬截住即将脱口而出的各式问题，最后带着歉意的笑对他摇头。

其实我什么都知道，关于你在异国他乡的一切无需过问他人。可我又什么都想知道，我一无所知的关于你的一切。但我仍旧扮作一副你是主动割舍同我有关的一切决然离开的模样，以如此方式单方面地责怪你丢下我，徒留我一人面对接踵而来的夏末雨季。

——我终于明白了。

我深吸一口气，提起笔留言。选择用母语写下并非忧心泄露给异国人，而是希望借由你对这个语言的熟悉程度，能一眼目击到我写给你的便签。

只是给你的。

——你喜欢意式咖啡的原因。但我想我以后再不会点了，即使焦糖玛奇朵没有那般醇厚的香气，它太苦了。

我终究徒有对自己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期待，希望感受苦涩，理解苦涩，从而接受自己的苦涩，以及她的。而现实是，我拒绝了去思考苦涩，宁愿沉沦方糖与牛奶构造的低咖啡因饮品，即便心知肚明这只是短暂的幻梦。

店外阴雨连绵得恼人，我切身体会到原来雨水与泪液同样作为流体依然是截然不同的。当悲伤暂停，泪水也会随之枯竭；但雨水总会回归百川，只要源头无尽，便生生不息，周而复始。

你只光临街角的咖啡店，单方面认为其他店里的咖啡有如厨余废水难以下咽。而我——我是无所谓，无论好坏，三两块方糖总能轻易打发我的味蕾，骗过我浅薄的大脑。

你喜欢靠窗的小圆桌，除非那里虚位以待，否则定会毫不犹豫地打包回家。而我——我



一向悉听尊便，即使我没什么特别的偏好与执着，也可以随你故作一副喜好分明的面孔。

你擅长凭借气味评判咖啡好坏，捏住茶匙顺时针搅拌三圈，若好便饮，不好则搁置一旁。令我不解的是，你从不会同咖啡师直言或是再点一杯新的。你的品鉴方法亦是，无论是雅虎还是谷歌都无迹可寻。而我——我只记得悬空至半的百叶窗，遵循时令更换的应季切花，以及相隔两层氤氲热气隐绰不清的湛蓝瞳孔。

什么都没有。我低头看向小小一方深不见底的冰冷黑潭，没有再作尝试，起身择一处无人关心的角落将便签贴上，用双手捋平了两次。

我再度走向柜台，“要一杯焦糖玛奇朵，谢谢。”

特意较入学报到日提前半月落脚，未曾想计划种种彻底败给了阴晴不定的伦敦，只得窝在暖气房百无聊赖地看厌了政客永远说不厌的远大设想与字句铿锵的承诺。尽管他们口中的GDP和GNP使我不知所云。

你呢？每当我百思不得其解之时，我就会想起你。

你比我聪颖太多，早在初中时你便嘲笑我学习热膨胀的艰难，骄傲地同我讲你已经自学到大学物理。这些事你或许了然于心，但我知道即使选修课只剩下世界经济，你也绝不会为了学分勉强报修。你讨厌无法牢牢掌控的东西，认为物理作为构建世界坚不可摧的砖石恰符你的美学，自然不会去关心什么“Pave the economy growth”（为经济增长铺平道路）\*。

街头采访转播陡然升了几个分贝，我聚拢目光，挫败于迄今为止仍会不自觉地发散关于你的思维。我决定出门，为了记者身后以三十分钟一周的速度无言旋转的伦敦眼。

转了几趟车，我在滑铁卢站（*Waterloo*）下车。天气与温度的双重加持下附近的美食街也放缓了流动速度，不似以往晴空的人头攒动。伞没能关上，雨虽小仍会随分秒润湿外套，带来不甚讨喜的潮意。

我继续向前，途径银禧花园（*Jubilee Gardens*）。阴雨且时值工作日，此处既无多少行人停留，更无街头艺人表演烘托不合时宜的气氛。沿街倒还停靠着一辆红色伦敦双层巴士，秋意浓重之下生意冷清，冷冻酸奶（*Frozen Yogurt*）备受冷落。微露打湿草皮，雾气朦胧泰晤士河对岸的国会与大本钟，我透过伦敦眼的高架与之对望，隐隐回到十九世纪前的庄重。街边的欧洲水青冈木同英国橡树邻近，枝叶婆娑摇曳却难以感觉将之拂动的风。

泰晤士河波纹涟涟，因风皱面，同无雨日相较显然多了几分勃勃动态。即便是沉闷雨天，



一切漆染色彩的物事似乎都悄悄调高了饱和度，剪股颖更青绿，连街边的红色电话亭亦是，影映出更阴郁的灰蒙天空。

我抬头，目睹城市风景中雨燕的一抹掠影，如泰德·修斯写就的《雨燕》一般，“它昏昏沉沉地翻着筋斗想起飞” (*Groggily somersaulting to get airborne*)。雨燕归来既然是代表着夏天的伊始，那么它们的离去也象征着夏末的退潮。\*

我又无端想起你，明日香。你那么钟情赤色，有没有在夏天未远去之际拍下徐徐而过的红色双层巴士抑或同红色电话亭合影？我不知道。你并没有在 INS 之类的社交平台上传过其中的一张，我笃信这一点。

亨格福德桥 (*Hungerford Bridge*) 渐渐看清。我没有走上桥，无意亲往细观它每一道凝驻百年的缝痕，反而走进街头里巷七拐八转，抬眼便见声称是宇宙尽头 (*Sounds of the Universe*)、小小有如麻雀般的唱片店。\*

店门的 LP 三角架旋转着一张颇有年月的黑胶，凑近来看，印刻的是石玫瑰乐队 (*the Stone Roses*) 的同名专辑，主唱漫不经心地唱着我将被崇拜 (*I wanna be adored*)。店主身穿巴宝莉 (*BURBERRY*) 经典格子纹西装阅读，一副老派英伦绅士的行头。

我本以为他们对如此离经叛道的摇滚嗤之以鼻，却忘了几十年前的摇滚热潮之下正是由他们作为反叛青年高呼自由。

你呢？在远洋航行的数个昼夜，你是否也像罗丝·迪威特布克特 (*Rose DeWitt Bukater*) \*带着迷人不自知的轻佻微笑，于花丛中谢绝每一片想要沾身的绿叶，或是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邂逅？我认为以你的魅力，这是很自然的事。

但我要拜托你千万别告诉我，即便那又是一个不为我所知的、关于你的故事。

多半是个人经营，路过成排的唱片木架，店铺尽头堆叠乱七八糟的杂物，有倾泻而出的磁带、零碎的唱片以及一分为二的 CD 随身听。而层层纸箱高叠的缝隙，我窥见一张海报，尽管泛黄严重，仍葆有呼之欲出的鲜明张力。

我着了魔，不打招呼开始搬下或空或满的箱子。那像是我始终漫无目的追寻的什么，旁人不得而知，连我自己都不曾明知。

海报卷起边角，露出白了几个度、带有裂痕的墙面，影映而出的事那个人——

“大卫·鲍伊 (*David Bowie*)，你知道他吗？”

我因店主的出现吓了一跳。“不、不知道，我不太了解摇滚。”



他与流逝的岁月格格不入。橙红头发向后梳尽，脸部悉数被粉色粉末覆盖，如东非大裂谷般突兀又鲜明的红色闪电右半部分用以黑色线条与浅蓝色块强调轮廓，自额头中央起始，越过右眼，绕过鼻梁，随后深深往右脸之下延伸。

你也是的，明日香，你从不吝惜展示自己张扬的美。当然，你并非那些故意将校服裁短的女生，而是将自己的肆意表露在言行举止之中，巧妙地掌握越线尺度，让所有人都对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你也不会知道他其实在扮演的是阿拉丁·萨恩 (*Aladdin Sane*) 了，看来大卫·鲍伊又可以再年轻二十岁了。”店主似乎无意追究我那使杂物更杂乱的行径，侧头看我，“听过太空奇遇记 (*Space Oddity*) 吗？”

再次遭受英式幽默的冲击，我慢半拍着摇头。他转身于乱物中翻找，动静惊起好一阵灰尘。最终，他递给我一盒磁带。

“这是海报上的那张专辑，有磁带播放机吗？”我犹疑地点头，于是他露出满意的笑。

“我能买下这张海报吗？”

“它已经很旧了。”

“可以吗？”我的固执不合时宜地冒出头。

他轻轻揭下海报，“是你的了。这是你要找的东西吧？”

“我……我不知道。”我怔怔地盯着它。

“不是所有问题都有一个正确答案。”他扭头看向埋葬于无尽年月、曾经的宝物们，像是在追忆，“但不去找，就一定没有。年轻人啊，切记迷茫会将人拆吃入腹。”

我还是坚持付了钱，起码为了让大卫·鲍伊再年轻二十岁。

我没有听那盘磁带。

我抱着膝盖坐在床上，它尸体般静静地躺在那儿。无谓察言观色的路灯穿过未拉紧的缝隙直打在我与它之间，像一条泾渭分明的分界线。昏黄光线刺痛了久久蛰伏于黑夜的双目，我几乎要为此落下泪来。

DAT walkman WMD-DT1 就在手边，我仍在听着断断续续有如故障的织布机般的第 26 首歌。只会是这首歌，只能是这首歌。磁带似乎自顾自地发烫，不知名分子进行热运动中，燃起一把火，灼烧着我的喉咙，刺痛难耐。



它嘲弄似的一动不动。我腾起无名之火，想要不管不顾地扔到墙上——哪里都好，只要它的塑造外壳会因撞击而破碎，能发出刺耳的动静，然后颓然落地，磁带如同鲜血般涌出，散乱不起……

我扬起手——

喉咙不明缘由地与无从得知的病菌掀起一场大战，即使只是局部发热，作为整体的身体依然感觉钝钝的倦意。但我已不想再缩进被中重复烦不胜烦的转台与查看手机信息。比起舒适的温室，我想自己更需要一些清新冷空气洗刷内外。

以霜覆盖被雪冻伤的双手就再不会感到刺骨寒意，我一向这么做。于是我草草围一条围巾，裹上大衣就此出门。

前几日气温稍有回暖，不过一场夜雨便打回原形，回光返照一般。我不由得相信伦敦已然走进了初秋。

伦敦地铁历史悠久，各式分区和错综复杂的线路仍是我出行的拦路虎，长长一串门牌号伊始城市名称结尾的地址不时会引起我对故国的怀念。无关文化差异，仅仅是不笃前路而掘起的连锁彷徨与不安。

从选择到决定，我大概花了一刹那。一个平日优柔寡断的人只需要果断一次便能轻易唬住他人，所以我意外地没有花费口舌进行多余解释。现在想来他们说的不无道理，出走异国转换环境不是舒缓症状的特效药，而是火上浇油的信引。

鬼使神差般，我带上了那盘磁带，安放于风衣的左袋。我依然没有将其放入 DAT walkman WMD-DT1，耳机徒然播放着空空如也的频率。漫步陌生街巷，迈入换乘车厢，即使人多得像是追随千岛寒流而来的冷水性鱼类，我依然像一只懦弱无能的海龟，止步于暖寒流交汇，在庞大的海洋中游离于庞大的孤独。

工作日的忙碌遣散了来往游客，晨后广场冷清，任由鸽群闲庭信步。比起怕人，倒不如说是亲人。它们仰头不为展翅，几近神经质地频频转换视角，寻找可能存在的面包屑。不远处，端坐在长椅的绅士显然司空见惯，随意挥舞手杖驱走这些甘居于平地的胖鸽对他三明治的覬覦。

有那么一瞬间，我在想自己现在所立足的地砖、所眺望的风景会不会与某日某刻的你一度重合，以及慕名而来的芸芸众生。再往回倒转几百年的话，我是会站在一片繁茂森林中央，还是满地故去的森林残骸？

世界始终在前进，无谓永恒。牛顿定律看似圆月无缺，依然被神来一笔的相对论破开一



洞，不复完美。我似乎也的确在前进，自东京到伦敦。或许无谓经纬变动，当我仍不辍追寻你，明日香，你会一如既往认为我在裹足不前吗？

我无从得知。

今日雾重，宛若防尘布围裹视野中陌生了形状的楼宇，逐渐幻视我睽别已久的那片水泥森林。雾后是尚未破云而出的旭日，蛋黄般随意搅散，于城市缝隙稀释着蔓延。

我拿出相机拍下。同相册中其他出色街景相较，这一幕或许既不出彩，也没有什么刻骨铭心的象征意义。但我想记录它，只因这是我定居伦敦后初次迎接的晴日。

我无意将照片上传至社交平台，可除此之外又无法让你不意目击。

年少不更事，分离似乎总是相当遥远的事情，从未切身体悟“明日见”（また明日）的弥足可贵。如今理解面对面的奢侈，我怀念起同你在夏雨前共聆的《菊次郎的夏天》，怀念起你嘲笑我喝加三块方糖的焦糖玛奇朵，怀念起你和我因为不想回家一起躺在满地玉米秸秆之上的谈天说地。

我怀念那一个我，更怀念不论哪一个你。

即使你曾挖苦我哭鼻子的狼狈，我还是没找到除你之外代替泪水的无言宣泄。归根结底，我依旧是你口中的胆小鬼，万年不变。而我所宣称的前进的一切，也不过深陷泥潭的无用挣扎吗？

我好希望你否定我。

一日之计在于晨，过早的情绪波动将酝酿多时的兴致尽数殆尽。难得来一趟，我仅仅是进行重复的机械运动，草草掠过几个展厅，走马观花。

这些静立于展柜内、由微光聚焦的古物凝集成一个已然昏暝的帝国沾染血腥海风的骄傲凭证。行走其间恍若一颗小石子沉没深度动辄上万年的洪流之中，个体存在之渺渺、情感之微不足道没有记载在册的资格，却又凭借形无所定的载体辗转绵延至今。

纵然如此，也当有存在的意义。我顺流涌出展厅，身边尽是男男女女交换感想的热切。波澜壮阔仅仅目见耳闻，接受平凡方是人生老生常谈的最终课题。

理该接受吗？我低着头向外走。接受我的怯懦无能，承认我的敏感自卑，透彻我顾影自怜的爱恋。当不再同它们抗争，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是庸碌无为得过且过的百般无聊，还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苟延残喘？我会彻底隐没于人群，与群魔同台乱舞，直至骨肉相融，连





我都分不清我吗？

然后，你会讨厌这样平凡的我吗，明日香？

皮鞋与高跟鞋，一轻如以小提琴奏响的主旋律，一钝如以大提琴为和的副旋律，缠绕交织着，缓缓回荡于偌大的正厅上空。我低头望下去，人影零星，人工永无法企及的自然日光刺痛眼球的一瞬我下意识眯起眼，顷刻泪眼朦胧。

我忙靠向悬悬半空的露台，摘下眼镜拭擦面上蜿蜒的水痕。摇头间视线纠正了偏向，隐见橘橙色块在移动，像 GPS 上追踪的红色定位逐渐走近，与此同时不断发出急促的提示音。

我犹疑大抵又是个美国人，颤抖着手戴上眼镜。

你拾级而上，裙装之上以巴宝莉经典款长风衣御风，腰带几乎与蕾丝边裙摆持平。无数次的拷问都明白无误地确认，将你的模样影印我眼前。

没来由地，我竟觉得此刻遥远而朦胧的距离同某个夏末的傍晚重合，恍惚间我仍旧站在那一扇昏暗的窗前，与你无言对立，近如咫尺。我们都为此刻的偶遇驻足，然而无言的静悄却如盛夏时节底噪节节攀升的蝉鸣，喧闹不停，仿佛我的夏天远未结束。

于是我终于恍然，对那盘磁带的抗拒究竟从何而来。他声嘶力竭，勇往无前，而我——我所追求的，所探寻的，所踟蹰的，从来都是一场荒草丛生的蜃境。

我握紧它，仿佛双手在你的脖颈骤然收紧，愈来愈紧愈来愈紧愈来愈紧——直至不堪重负。

窗帘缝隙渗露熹微晨光，一室惊醒。我起身去洗了把脸，试图冲走再一次找上来的梦魇——慈眉善目的心理咨询师如此称呼我的困境，可我满心不以为然。

梦见总好过再也不见，即使精神衰弱也无妨，反正我是永不能再从别处见到你的了。

我蹒跚着打开收音机，倒下沙发侧头去看放置茶几的一张邮轮船票，从东京到伦敦，从日本海峡到英吉利海峡，从我到你。无线电广播尽是些百无聊赖的国际局势和一贯鼓吹大好形势，人们既不会为此愉快，也不会为此难过。





アスカ（明日香）——我情不自禁地喃喃，目光转向龟裂的天花板。

我挣扎了许久。真的，久到所有人似乎都淡忘了，而我依旧自顾自地固守逐日破败的回忆不肯就此脱手。并非不想。对于我，你是再了解不过的了。我自私懦弱，早已尝试许多手段，几近无所不用其极。而你仍鬼魅般阴魂不散，像是蛮横地要求这世上哪怕仅此一个我，也要不生不灭地将你铭刻于心。

你害怕孤独，比起死亡更害怕被遗忘。这我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爱——应该是爱吗？或许是爱吧。我们从未提及这个抽象的名词，也不曾确立将之用作动词的关系。即便如此，且不论你，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揣测你紧锁于心的想法，这样的话我该是如何作想？爱究竟是爱，还是别的什么冠冕堂皇的东西？是你身穿黄裙路过我时短暂的停摆，抑或一曲合奏终了默契的相视一笑？

我开始头疼，明日香。我们都是被爱忽视长大的孩子，要我独自去寻找答案无疑是天方夜谭。如果是你——我短暂地抽离，如果是你，你愿意像给我讲解开普勒第三定律一样将它逐步剖开来吗？我是说，我的心脏，我的爱。而你，我从不怀疑事实，痛苦会使现实与梦境泾渭分明，但你依旧存在。

我只是在遗憾。我们本应该一起去探寻的，关于爱，关于你，关于我，关于我们。

“接下来的一周将会持续降雨，请听众们记得随身携带雨具。”

登船时间近了。我将船票对折，放入衬衫前袋。

不知道你喜欢什么花，我来不及问，所以只能去你情有独钟的咖啡馆捎上一杯意式咖啡。那是我为数不多知道的关于你喜欢的东西。

上次途经时，店主喊住我说最近新到了一批咖啡豆，特地留下一份品质最好的，问你什么时候来。

**FIN.**

**批注：1. 初稿时维多利亚女王尚未离世，故沿袭传统。**

**2. 英国女首相伊丽莎白·特拉斯（Elizabeth Truss）所言。**

**3. 语出理查德·梅比所著的《心向原野》。**



4. 伦敦实有此唱片店，但远在 soho 区。此处为剧情需要进行改写，与现实无关。

5. 罗丝·迪威特布克特 (Rose DeWitt Bukater) 为《泰坦尼克号》女主角。



## Alternative

作者：一芥。

破真嗣第一人称。

有大量剑介对明日香的感情提及。

我对剑介产生了一些始料不及的反感，起因是昨晚在分别的岔路口前，他突然说了奇怪的话。

“我想了想，你说得确实很对，明日香她真的很特别。”

我起初尚且反应不及，以为他是在说别的什么暗恋对象，只是音节相似致使我听错了而已。可待我机械地转身，机械地往美里小姐家走去途中，我感觉自己从未如此清醒。

我清楚地意识到剑介所说的就是我想的那个人。

怎么会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剑介初遇明日香的场面不甚愉快，尽管他别扭地承认过明日香转校后在学校很受欢迎是有一定道理，但在背后也没少说过两面三刀的大小姐之类的话。他这么做让我一度以为他对明日香说不上讨厌更说不上喜欢。

那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我踢一块小石子，石块骨碌碌滚落道路缝隙。心乱如麻，由此不想轻易放过它，我用鞋尖将它挑出来再度踢起，用力地，远远地。

我鲜少在剑介面前提起明日香。当然也有明日香耳提面命勒令我不准在学校和她装熟的缘故，不过更多是没必要在他面前多说，毕竟连结我们之间的纽带从不是她。我多少能理解剑介不太想过多接触不甚喜欢的人，毕竟我就很讨厌绫波同学总是提起那个男人的名字。

或许是上个周末，剑介拉我到城郊玉米地陪他试飞刚刚组装成功的无人机、我百无聊赖揪断了第九根杂草的时候，突然说了奇怪的话。

我冷不丁地说，明日香其实是个很特别的人。

剑介奇怪地看我，问我为什么突然这么说。这是剑介的优点，即使他对话题不感冒或是有些排斥，还是会遵循对话礼仪给我机会继续说下去。

因为她很矛盾，所以很特别。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后，我才恍然自己的失礼，不等他回应



便看向他手中刚降落的无人机，匆匆生硬地转换话题。

关于明日香，我只提过那一句话。

不过那么一句话，他居然能由此对明日香有所改观？我当时很快否定这个观点，小跑上楼，刚进门明日香就催我赶紧做饭，叫嚷着美里小姐自己出去喝酒潇洒去了倒是留她一个人在家受苦。

我熟视无睹她对我做饭的不满，毕竟她目前别无选择。

翌日到校，我发现剑介有些不对劲。他上课乱瞥的次数直线上升，顺沿视线方向探寻，对象呼之欲出。不等我犹疑不决地反复组织措辞发问，他便先声夺人，在午休吃饭时兴致勃勃地和我说起明日香的一些小反差。例如在本田先生的物理课上她倒头就睡，但在上佐藤小姐的语文课时尽管打呵欠再困也不会睡，倒是会在书上涂鸦之类的。

我立即打断他的滔滔不绝，说实话这种观察好比电车猥亵惯犯让我觉得很恶心，要他别废话直接说结论。他没有不悦反而安静思考，毕竟透过现象看本质是他自己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我不过投其所好、有的放矢罢了。

明日香也是个普通的女孩子，只是比其他女生要更加口是心非一点而已。剑介煞有介事地扶了扶镜框，一锤定音。

我瞪大眼睛，觉得剑介大概是疯了。虽然和明日香居于同一屋檐下，因着近水楼台得以先他人之前看到她不为人知的许多面孔，心下固然赞同他的结论，但我还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反感。

他或许喜欢上明日香了。剑介继续说，眼中的狂热我此前仅在他四处炫耀新型军舰模型时得以目睹过。

我浅浅吸入一口气，问他是认真的吗？他用力点头，一把揽住我的肩向我道谢，说我一语惊醒梦中人。我面无表情地推开他的手，只觉得想吐，并不是很想接受他的感谢。

说喜欢明日香，可他又了解她多少呢？真是大言不惭。我吃了一口饭团，味同嚼蜡。

不过我还是低估了剑介的行动力，他开始积极围凑明日香身边和她聊天。明日香依旧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这再正常不过，她对所有同龄男生都爱搭不理。我还低估了剑介的执着，他对明日香的冷淡态度毫不在意，反而越挫越勇。

有天放学，他小心翼翼地拿出之前试飞成功的无人机，说可以送给我，问可不可以为他的



恋情助攻，向他提供一些独家情报。这无人机是他最近的心肝宝贝，别人碰都碰不得。而现在他竟然愿意为了明日香倾尽所有、毫无保留地将它送出去，我实在瞠目结舌，无话可说。

任他如何威逼利诱，如何好说歹说，我最后还是拒绝了剑介的请求，以明日香对我和别人并无两样的理由。

我自以为事情就到此为止，不曾想这仅是一个开始。之后剑介常常会在我们单独相处之时问我一些明日香的事情，比如说喜欢的食物或饮料。不知是不是他分享欲实在过于旺盛又找不到第二人倾诉，他还会把他观察到的信息与我共享，比如说明日香似乎很喜欢某款柑橘调的香水。和他一起行动的每时每刻我都在被有关明日香的无尽话题轰炸，烦不胜烦。

剑介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他是认真的，而我对他的反感也与日俱增，两人相对更多是他的激昂，我的沉默。

为什么？我躺在床上，耳机没有倾泻任何音符。明日香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她受到谁的喜欢都很正常。剑介是独立的人，他喜欢上谁都很正常——可为什么偏偏是明日香？

我翻了个身，听到心跳愈来愈快的沉闷声响。我不喜欢剑介喜欢明日香的这个事实吗？可那是他们的自由和权利，我和他并不是故事中俗套的竞争对手。

后悔——我后悔那天说出的话了，后悔自己无意中泄露了只有我知道的秘密，在他们看来无比甘美的秘密。我起初以为自己并不在意所谓秘密，与之共享并非难事；可我错了，我从始至终都在默默因为独占着这个秘密而鸣鸣得意，剑介的踏入无疑摧毁了这个秘密带给我的快意，稀释了我对此的百分百占有率，这意味着明日香在我眼里变得不再特别。

可我真的这么觉得吗？

我猛地深吸一口气，匆忙伸手去够流放角落处的随身听，仿佛一位毒瘾突犯的瘾君子忍耐游走全身的疼痛与骚痒，挣扎着狼狈着去播放音乐。音乐安定剂般缓缓流泻，渗入脉络，我顿感些许抚慰，长吁一口气。

午休时间，剑介一如既往招呼我到天台吃午饭。我拒绝了他，说自己没有做便当需要去一趟便利店，便头也不回地匆匆往外走。随便什么角落，随便是一个人抑或两个人，我迫切需要逃离和他一起时的窒息感。

我心知一味抽身逃离并非解决问题的良方，可我难以抑制自己见到剑介就想要高声尖叫的自己。于是不得不逃跑，每一次，每一次。

事到如今我已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在妒忌还是在不甘了，或是在嫉妒着，或是在不甘着，



又抑或二者皆有之。我唯一能断定的是，复杂庞大的情绪毒瘤已然膨胀到足以轻易影响我日常生活的程度了，清醒的每时每刻我都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想这件事，任由莫名的低落袭来。

我害怕见到剑介。我开始对比，比较我和他对同一个人的同一份喜欢，然而却是自取其辱。剑介用实际行动表达喜欢，而我所持有的不过是以臆想达成的自我感动，于其中二选一并非难题。他让我看到自己声称的喜欢不过尔尔，它不够深刻，不够纯洁，不够真实。

当初放弃大提琴的理由亦如是。天资平平却满腔热忱的学童与自恃天赋尚佳随意学琴的顽童，仅是粗略进行比对，我便即刻丢盔卸甲连滚带爬，自此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

相似经历屡次提醒我，让我不得不看清自己口口声声的喜欢不过如此，不值一提。

然而心理上的劣根性总忍不住想要对他人泄愤，可又清楚对方不过是情随意动，当难以自禁。况且我心知始作俑者从来是自己，泄愤一点道理都没有。

我更害怕见到明日香。明日香固然是无辜的，她当然可以获得更多人的喜爱，这是她应得的。我理解，我知道，却依然想要逃开她，不想看到她的脸亦不想听到她的声音，换言之便是不想接触一切与她有关的一切。距离过近的负面缺陷随之放大，我别无他法，每日在外枯坐磨蹭到明日香回房不再出来的时间，方姗姗归家。

这像是在自我折磨。不知从何而来的强烈道德观念使得自我惩罚自动行进，以一种让我痛苦、让我怀疑的方式，陷入自我价值可替代的焦虑。

是的，也许是因为我并不是喜欢明日香而已。

俗话说，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单方面逃离的第三天，剑介以身堵住我的前路，我逃离的出口，拼命想要忘掉的不快与痛苦不打招呼着又挣扎地浮上来。

他说我需要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

合理？怎样的解释才能称得上是合理呢？我大脑一片空白，周遭空气顷刻稀薄。他希望我怎么说？他不是什么迟钝的人，或许早已从蛛丝马迹中隐隐猜想到我如此行事的真正理由。那么是想让我承认吗？忏悔我擅自犯下的罪孽？

我无思无绪，只得颓然摇头。坦白讲，我不愿意说出真相，不想把真实的丑陋的自我于他面前赤裸而出，这于我来说是一种鞭答，无异于刑罚。

是因为总是提起明日香？

他开始自行推断结论了。我逃无可逃地低下头，欲将否定，又无法忽视张牙舞爪叫嚣的本我。



他又说了些什么，具体语句我没能听清，大概是如果事实如此他会向我道歉吧——我不知道，突如其来的阵阵耳鸣搅得脑内嗡嗡作响，难以反应。

“如果你也喜欢——”

子弹自枪膛而出，击碎混沌，清醒认知。

“不。”我终于抬起头同剑介对视，“我不会喜欢了，再也不想。”

作为懦弱的利他主义者，既然没办法要求对方放弃，那么就只能自行解脱了。我迫切地要求此事到此为止，不欲煎熬于无尽情绪之海，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法。

即使本我在尖叫着凭什么，即使我现在感觉糟透了，即使我并未从中获益任何如释重负。

而若是剑介从中读懂什么，从而于心中扎入一根不大不小的刺——即便那并非出自我本意，我也不得不承认，这算是一点不大不小的快慰。

**FIN.**





## Complain about everything

作者：一芥。

破真嗣第一人称。

原作日常向。

明日香点的外卖被偷了，现在正火冒三丈，怨气丛生。

外卖员打来电话时我们正在玩大富翁。风扇旧得有些年头，转动时噪音不绝于耳，扇叶不停旋转也没能扇走夏日的燥热。明日香沉吟着计算手头持有的资产，考虑是否放手一搏。

前几轮她一直自恃家财万贯大胆投资，结果运气不佳入不敷出。我倒是自开局起就没怎么把钱往外投，攒着攒着身家自然水涨船高。眼看着我胜利在望，以她强盛的好胜心，定是不肯轻易输给我的，抱怨我连玩个游戏也是胆小鬼作风。

最后座机是我去接的。铃声响起的那一刻她头也不抬地指使我，而我也的确那么做了。

我挂着机扭头跟她说是外卖到了，她依旧头也不抬地说让人先随便放在哪里好了。我不疑有他，如实转述她的话，挂断电话又坐回去陪她打完残局。

结局是显而易见的。我在最后关头被明日香“激将”，放下豪言说要彻底赢过她，“犹豫了半天”还是选择将半数财产投出。我对自己的运气了如指掌，投资自然是不出所料地全打水漂了，到头来比她的资产还要少上一半。

明日香将完美的胜利收入囊中。

于是她满意地同意和我一起下楼拿外卖，也没有抱怨外卖员无法亲自交付的匆忙。然而我几番察言观色、使出精湛演技才顺稳她的脾气，不翼而飞的外卖火药般瞬间引爆她的怒气，一下午的努力到底是前功尽弃。

“那么大的东西怎么可能说不见就不见了！”明日香来回找寻，始终无果，额前渗出些汗来，“他到底是不是说放在这儿的？”

我刚上楼打电话再三确认外卖的放置位置，面对空空如也的自行车后座，大脑一时空白。“那个人说确实放在黑色自行车的后座上了。”

她也不找了，冷着脸抱臂看我，“你也看到了，这里什、么、都、没、有。”



“或许是被人拿走了吧。”

“真不可置信，一份小小的炸鸡居然会被偷走！”她彻底放弃，破罐子破摔，大步流星地走上楼，刻意放大声量。

没错，那份外卖是我们准备当作美里小姐出差时的晚餐。开玩大富翁前明日香就打电话订好了，美其名曰吃我做的饭吃得快要吐了，今晚不想吃。

我知道她的言外之意是想换换口味，也知道她会预备我那一份。就像上学期间，我始终会预备她的那份便当，这是相似的事情。

“19点34分的时候我就应该吃到晚餐了，可现在即便是多花了十五分钟去找它也还是不能吃上。”她越走越快，走道的风吹起她的橘发，像怒气腾腾的火焰，“这种无法独立只能靠偷窃苟且偷生的人活着有什么用？就像阿米巴原虫一样令人作呕！”

我紧跟慢赶，还是落后她一步。阿米巴原虫是什么的想法尚且成形，她重重合上门的巨大响声便惊走了所有思绪。暂时不想触她的霉头，我没跟着进去，倚在门前的栏杆吹风。

日落已昏，余晖血一般晕染天幕，像不甘的凄惨，誓要在离去前报复性地留下点什么。城市文明挤占了全部的生存空间，放目远眺尽是些参差不齐的楼宇，骨瘦嶙峋、此起彼伏的电线杆好比庞大的人体血管运输网络，借由沉默的高压线贪婪地渗透扩张。

我总渴望再见农田，这是我自幼起不可磨灭的烙印。

明日香生气的点不只是在被偷，更在于原定计划被打乱。她看似生活轨迹随意，也不过是正处于日程安排的自由活动间隙罢了。她似乎对被安排的生活习以为常，之前我不知道，但现在是在安排她自己。

我怎么会不理解她。我的生活也曾被安排得一丝不苟，上学、课外补习、大提琴课，缺席得更不敢缺席。

“要是这么任性地做了的话就会被抛弃”——明日香从未同我提起，但夜里同样蜷缩入眠的身体告诉我，我们不幸得相似。

但我无法再回到梦一样的麦田，躺在草地任闷热的夏风吹拂，渴望着不小心一觉睡去好错过一节无趣至极的大提琴课，却仍在即将迟到前践踏几株麦草，拔足飞快地离开那里。

我知道我不能这么做，所有人都知道。

我踩上栏杆，晚风呼啸而过。每每将身体探出半空，我都在想这时手里夹着一根烟是不是更好。不知是否必然，烟草似乎总能让迷茫更彷徨，令忧伤更沉郁，使无助更绝望，就像大人一样借尼古丁成熟一夜。



我知道我不能，尤其是她。

如果明日香发现我去学吸烟，估计会把我的皮扒去挂在阳台晾上一晚的烟味吧。我掀开门口地毯拿出备用钥匙，开门进屋，打开冰箱巡视，短缺的食材只允许完成简单的意面。

她对烟味深恶痛绝，会屏住呼吸跑出烟雾范围，会因无意吸入一大口二手烟而皱起脸跑去喝水，会痛骂每一个在公共场所吸烟的男男女女。奇怪的是，她却尤为钟情一位老烟枪，并狂热地爱着他的成熟。

水开了，我等待沸腾十分钟完毕捞出意面，淋上酱汁，将餐盘端出时发现明日香已安坐在餐桌边上。我对此已熟视无睹，将意面放在她面前，是淋有番茄酱的那份。

无论她怎么抱怨，今晚还是得吃我做的饭。

**FIN.**



## The first kiss

作者：江枫如云

美里踩着窗外的烟花声推开玄关大门，一只脚踩在另一只脚上用力一拔，脱了鞋。

“我回来啦～”她提着一大袋腊肉和啤酒，神采奕奕地走进客厅。“外面真的很冷啊……还飘雪花，真是难得。东京的初雪来得真晚。”她撇撇嘴。

“欢迎回家。”真嗣擦擦手，从厨房探出头来，朝门口方向微笑道。真嗣的父母忙于工作，只好把他托付给远房亲戚。美里就是这位远方亲戚的女儿。

“嗯？明日香那孩子呢？今天没来找你玩吗？”美里四处探头，问道。明日香是真嗣的邻居，两人从小青梅竹马。平日里两人就会没事小打小闹，除夕夜这种日子更应该聚在一起才对。

“大概是前几天不小心把洋娃娃撕坏了心情不好，不想出来吧。那可是她最喜欢的玩伴。唉，我也有责任，早知道当时让她小心点……”他苦涩地笑了，“我去叫一下她。美里小姐你去洗手吧，我熬的有粥。”

美里望着真嗣的背影，感慨万千。居然被一个初中生照顾饮食起居，作为一个大人真是有够失败的。

真嗣敲了敲门：“不好意思打扰了……明日香在吗？对不起，你的洋娃娃我会缝好的……修不好我会赔的，不介意的话去我家吃饭怎么样？没你的新年……真的挺无聊的……”

门开了，是明日香的母亲。“哦，是小真啊，明日香在卧室。我也叫了她好几遍，就是不愿意出来……这孩子真是的，要不你去试着叫一下她？”

真嗣低下头搓了搓脖子，扭捏道：“这、这不好吧……毕竟是女孩子……”

明日香母亲笑了：“这有什么？你去就是了，两小无猜的还在意这些干什么呢。”

真嗣几乎是被推着来到明日香卧室门前的。他紧张到忘了敲门，颤声问道：“明日香……你在吗？去我家吃饭吧……？”一扭头，发现明日香母亲已经不在客厅了，大概已经到美里家了吧。

门中并没有传来意料中的“啰嗦死了”或者开门声。他这才意识到自己没敲门。于是补上敲门动作，稍稍提高了些声音：“明日香？”



有没有反应。在等饭菜冷却下来和擅闯闺房这两种行为中，他作了相当长时间的取舍。在心理战的折磨下，他最终还是轻轻拉开门，低声咕哝：“……失礼了。”

真嗣亲手扒开了寡淡无味的走廊和少女世界的界限。他正作为一名不速之客，占领着这片土地。他心中不免有些罪恶感。

月光和烟花火光穿过薄如蝉翼的纱窗，被其碾碎成千百片花瓣，零零碎碎的洒在地上，洒在少女俊俏的面颊上。皎洁的月光和灿烂的花火更为面上的那一抹嫣红增得光彩，更显俏丽。细密而长的睫毛掩去了湛蓝双眸的踪迹，微微颤动，欲启不启。睡衣衬衫下边翘起，姣好的雪白皮肤若隐若现。碇真嗣纵是再成熟，也不过是个愣头小子，无论如何也抵不过这般场景的诱惑。

“啊，那个……抱歉！”真嗣手足无措，不知手该往哪里安放，只好挠了挠头缓解尴尬。“明、明日香……该去吃饭了……”他刚向门里踏出一步，就踩到了一块香皂。他还惊诧卧室里怎么会有香皂，可来不及细想就滑了出去，正好跌倒在明日香身上。

“呃！”扑面而来的是少女的芳香。青春期的血气方刚和这体香纠缠，成了性欲的催化剂。他再也不能思考任何事情了。

“对、对不起……”真嗣刚要起身，一股强大的力量又把他推了出去。他跌坐在地上。

“笨蛋真嗣……你压到我头发了。”明日香爬到真嗣身上，一手掐住少年下巴，一手撑着地板，俯身吻了下去。

“唔……！”柔软的两片唇瓣碰撞在一起，时而紧密时而疏离。大概是第一次毫无经验，双方都没有继续下去的意图，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做了。真嗣紧闭双眼，只觉得脸上烧得厉害，身体也完全动不了。直到脸上有冰凉水滴划过，好奇心才驱使他睁开眼睛。与此同时，明日香主动搂紧真嗣的脖颈，加深了这个吻。简直是微乎其微的，真嗣察觉到了少女的嘴唇在不停地颤抖。出于骨子里的温良和对别人的关怀，把明日香圈在怀中，但并没有拥紧。他担心明日香会突然给他一巴掌。明日香眼泪汹涌，无一例外完全打在了真嗣的脸上。

冰冷的泪珠顺着鼻尖掉在两人唇间，使这个吻更加暧昧黏腻。真嗣伸舌温柔地把泪水舔掉，扶着少女的脸坐起身。

“明日香，”他睁开眼，分开了紧贴在一起的两片唇，抬手拭去了少女面上的泪。“新年快乐。”

“你没什么别的想跟我说的了？……”明日香手指插进头发间顺着往下理，抬眼望着真嗣。

“那是长大之后的事。现在我会把我的心意用另一种方式传达给你。”他舔了舔唇，眯



起眼微笑：“待我们双双成年时，我会把这份新年礼物再包装好回赠给你。”

窗外的花火很美，你更是。



# Danke

作者: saltedsnake

*Notes:*

\*真嗣第一人称

一

“我很担心你，明日香。”

“嗯？多谢。”

我算了时间，打这通电话的时候想必她刚离开机场，照理不会很忙。

“在家里……你突然惊醒大哭那次，还说了很多，我担心，呃，你不知道自己有多难过。”

“嗯。我说了什么？”

“不要杀我……这样之类的。明日香，你害怕有谁会伤害你吗？”

“哈？你是白痴吗？别说傻话了，你在幻想什么恶心的场景？……我还在路上，就这样。”  
她干脆利落地结束了对话。

我看了眼屏幕，刚过二十四秒，她还没说些刺痛人的话语。于是照着习惯，我没结束通话。

果然，明日香又说道：“你打国际长途就为了说这些？你觉得我需要廉价的同情？你就是自以为是。你究竟……”

话其实没说完，但她径直挂了电话。

我不知道她要去哪儿，现在在哪儿，我记得她上次放下座机，看着我的方向，小声嘟囔，说了唯一一句我听懂的话——又来吗？

二

你还是不知道她为什么回去？





你觉得呢？

第一通电话的内容呢？

明日香说的是我听不懂的话。

德语？

也许是吧。我没法分辨。

你当初就该听我的话，如果学了就不会是现在这样。巨大的猴子玩偶飘在空中，用尖锐的声音指责我，它气得发出吱吱的声音。

真的就像猴子一样。我想。

明日香为什么会喜欢这样尖啸的玩偶呢？我又想。

对不起，我也不知道会变成这样。我这样对它说。心里却明白这说辞很无力。

笨蛋，蠢货，白痴到难以置信！猴子玩偶大声抗议。

她说起日语反而就和日本人一样。我摊开手，表示无奈。我想起在这个世界首次看到自己的记忆，她在二号机内说着德语，就像再说她是更特别的人……我知道我本不该这么想。

她拒绝了你！猴子玩偶看起来并不满意。这是多少次了，人的精神力是有限的。连尖啸的猴子玩偶都没法幻想出来的话，你就彻底完了！

或许是这样。我不置可否。

你要重新开始吗？如果重新开始的话……

不用。我说。

如果我想知道明日香在做什么，失败也没关系。我得去救她……如果这正是我该做的。

你这人又恶心又自大。说罢，猴子玩偶不再发出任何声音，我挥挥手，它的泡影就像到期的潮水一样退去了。

我还以为是我长大成人了。我心想。

### 三

我站在门口，握着把手，不知该说什么。最后，我在围裙上擦了擦手。

明日香拍拍我的肩，用眼神示意，我没反应过来，也没让开，好像是为了尽可能报复我



的迟钝，她进屋时尽可能撞在刚刚轻拍的肩上。

就像小脚趾碰上桌脚那样疼吧。

“你没话想对我说？”

反问吗？这不是个好开头。

“明日香想听什么？”

“装无知吗？”她翻了个白眼，“那么，我饿了。”

她都这么说了，我又回到灶台，加入白糖，打匀鸡蛋和牛奶，倒进小锅，戳破气泡，翻面，翻面……

我不讨厌做饭，在处理食材到烹制成菜的繁琐工序中，熟练者只需要重复一种机械的程序。在这种程序中，人疏于感受自己的存在，抽离个性，却能带来满足食欲的成品，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幸福。

我选好相称的餐具，装盘，我转头看向明日香，她双手抱胸，站在桌前。

“我见到妈妈了，”她说，抬起眼看着我，“是你安排的？”

“我知道那时你有多高兴，对不起，”我上菜，听着瓷器碰撞木制桌面发出沉闷的声音，“既然她一直在保护你，即使是在这个世界，我也希望你能回想起来。”

“你又了解什么了？我看到你希望看到，记起你希望记起的，你一直都很傲慢。”明日香拉开椅子，扶住椅背，好像在邀请客人坐下。

“你变成我不认识你的人了。看见这副成熟的面孔……我都会想起来，你对我做过更糟糕的事情吧。”

“如果我已经成长为不同于那时的我，是否可以算作一种谢罪呢？”

“别想蒙混过去。”她抓起椅背，扔向地面，面无表情，声音却微微发抖。

或许是因为愤怒。我想。

#### 四

“我知道的。”我解开纽扣，拉开领子，几乎在那一瞬间，明日香的脚步在木地板上撞出“砰砰”的声音，她冲过来，如同枪响。

我看到明日香随着动作飞扬的金棕色的头发……在这个狭小的房间，她在来的路上排演



过这一幕吗？

明日香的拇指对准喉结下方的凹陷，四指环住脖颈。血管被外力压住，回流受阻，难以喘息，感觉像快被扯破的晴天娃娃，然后我被推开了。

我捂着她的指痕咳嗽，血流通畅，神志清醒，我用手背抹去眼泪。

“如今你也装出一副大人的嘴脸了。”

“我讨厌你，讨厌这个世界，连同妈妈的安慰也是虚假的。我讨厌你。我也讨厌自己。我讨厌自己竟然会包容你。”

“对不起。怎能让你获得幸福呢？”

明日香的嘴角抽搐一下，开口道：“我不需要向你证明我是幸福的。”

我笑了：“这也是其中一个世界。”



## Groupie Love

作者：fakespring

此刻碇真嗣遥望台上的明日香，四周的音响涌出她在旅馆写下的曲调——酒瓶，半截烟，一些白粉，长发在烟雾缭绕下遮住蓝眸，琴弦抹满松香，真嗣抓着琴弓蜷在床脚，任明日香掐住他的手，操纵这把弓与她的电吉他媾和。琴弦被吉他的钢丝割破，一根一根崩断，向两头蜷曲，成了乐手的一次性娱乐工具。

磨断了最后一根弦，没有取得一个乐句的进展。吉他被她砸在床上，然后是真嗣。散乱的黑发喷溅在白色床单上，明日香无数次埋怨过他的发型就像模仿科特·柯本不成最后扭曲成了一丛恶心之物，缠曲弯绕得仿若他本人的内心世界，一样惹她嫌恶。

他照常抱住自己，她抓起吉他，不知道那双黑暗中的眼睛是否在流泪，还是和以前的很多次一样眼神涣散。摇滚乐手对于自己的骨肉皮没什么了解的必要。

七年前她新到东京，背着吉他盒住进了老师异地恋女友的家，隔壁房间还有女友的学生，一个失去母亲且近乎失去父亲的初中生。那时她不屑于与他交谈，她的生活里没有他的存在。三年过去，她离开东京时他们仍像三年前一般陌生，在车站给她送别的只有美里一人。

“真嗣啊……最近总是不知道他去哪了……”

她每晚习惯去地下室找几伙朋友练琴，回家路上总能在同一个街口看见他，穿着校服衬衫，额前的碎发垂在眼前，身上没什么标识，也没什么具有吸引力的举动。红灯在街口拦下她，她的目光四处游荡，偶尔触到真嗣独处的那片空间，孤零零的。绿光吸引了行人游过斑马线，她过了街道的那岸，回头再望一眼他的那块墙角，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撩起他的额发，没有多久便带着毫无反抗的他消失在街角。

泡在热水里，她回忆着刚才看到的情形。他们的零花很充裕，尤其对于他那样基本没有消费的人；他们得到的爱相对来说不怎么丰富，或者说根本不够，她没法指望精神病院里的那个母亲每天打电话舒缓在世界另一端的她，更不需要已经新组建了美满家庭的父亲施舍她一些剩余的父爱。碇真嗣的情况与她相差无几，无限接近于父母双亡，除了学校里的那几个同学，不与任何人来往，如果会与外界产生拥抱，那只能是拥抱他的大提琴。

她抱紧自己的双臂，逐渐从蒸腾的水汽中站起，抹去镜面的白雾，凝视另一个自己，镜中的影像青涩美丽，失焦的目光，平静的面容，她把这张脸与另一张重叠起来，浮现出厌恶的神情。



即便盛气凌人也是公认的漂亮，吉他技巧一等地出色，她怎么会想到他的，那个人除了做的便当非常好吃，并无过人之处，至少在她看来是的。她望着天花板，隐约听见门开门关的声音，飘来一些不属于这间房屋的味道，像老师的同事们会有气味，须后水，洗衣液，少许的烟草，成年人特有的温暖气息。她抱着被子翻了个身，床板嘎吱作响，随后仿佛遭到报复似的，被迫发出更多的嘶哑声音。美里向来睡得很熟，明日香自认没吵到任何人。

第二天她早起了几分钟，出门时正遇见玄关处的碓真嗣。没人说一起走，但两人都保持了一样的步速。

“你的吉他……”他忽然提到。

“我昨晚练完琴回来，”她接道，“……在路口碰见你。”

“昨晚下雨了，”他走慢了些，“我避了很久。”

她盯着那双低垂的眼睛，碎发遮去了所有的目光，他的神情仍然平静。她攥紧手掌一张一合。

“避了很久？昨天只是落了那点小雨。”

“今天要练琴的吧，”他目光低垂着避开，“你没带吉他。”

明日香气急败坏跑回去，叫他站住等她的喊声从马路另一头远远飘来，他慢吞吞地继续向学校前行。

“已经在边走边等你了。”碓真嗣在心里默默说道。

他坐在教室里等待上课铃响的空隙里，橙色长发亮闪闪地从走廊窗户飘到教室门前，明日香背着琴冲进来，目标落在他课桌上的手掌被铃声截停在半空。此后的课余时间两人没有任何交流，午餐时她被洞木光带去球场边的看台，本想拒绝，但光今天做了第五份便当，女生的爱是不容被浪费的。明日香看了眼自己的便当盒，菜式的丰富与光的不相上下。

如果不是因为在午餐时间不想吃便利店食品，她绝对不会打开他做的便当。

场上只有三个纵横穿越的少年，球在纤细的手臂与黑色裤腿之间跳跃，很少被扣上篮板。

“打得好烂。”

明日香低头夹了口章鱼烧，咸了一点。果然这点事也做不好，简直差到极致。

她买了瓶汽水回来，拉开易拉罐的环，气泡嘶啦的声音飞溢四溅。满足的一大口还没结束，球越过边界飞来，直击她手中的易拉罐。大量汽水呛进鼻腔，灼烧般的闷辣涌上大脑，黏黏的糖分糊了整张脸，刘海湿嗒嗒地贴紧前额，冰爽的液体一滴滴地顺流而下。



“打什么啊！”

明日香一手抓起球砸回球场，有力的轨迹线划过，球静默地弹飞到场外。

几秒过后，男生呼唤真嗣的惨叫响彻球场。少年额前立刻起了淤青，昏昏沉沉地还在安慰东二不要喊得那么大声。

明日香把他从保健室领回去，到了家各自进了房间，直到晚饭时又聚在厨房。

美里今晚加班，就算不加班也不能指望她做的饭。打开冰箱还有一柜速食，明日香开了烤箱热披萨，等待晚饭出炉的几十分钟里观看无聊的电视节目。她和碇真嗣坐在沙发的两头，偶尔瞥见他欲言又止，她懒得回话。

一股焦香飘来，她冲进厨房关了烤箱，端出披萨时接触到餐盘的手指被烫得起了水泡。所幸晚饭勉强能吃，并没完全碳化。她盯着桌上还算有披萨形状的食物，又看了眼沉默不语的碇真嗣。

“烦死了……这么烂的技术打什么球！要不是打球哪来这么多事！”

攻击碇真嗣额前的伤口时忘了是在用受伤的手指，她一声疼叫跃出喉咙。

“一球就中别人脑袋，你的技术哪里很好？”真嗣捂着额前的纱布驳回。

明日香抓起叉子要刺向真嗣的额头，被他捏紧手腕悬停在餐桌上空。他也不是看上去的那样软弱无力，她加了几分力仍被他控制在手里。她太想报复了，今天早上的吉他，昨天晚上的红灯，每次遇见他永远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与她对抗的时候却完全变了模样，尖锐得从以往的壳蜕变出来，看上去那么乖顺的人也一样会在毫无胜算的绝望之下产生暴力与恨意，掐着她的手腕站起，膝盖抵着餐桌要借力把她扳倒。

后面的事不想再记起了，美里回家时只听见空旷的屋子回荡着疲惫的喘息，进到厨房发现他们不省人事倒在地上，满脸的红色，所幸是酱料而不是血液。他俩被抓起来教育了一顿，最后仍得打扫干净战场。狭小的厨房抬眼就能见到对方，两个人都低着头不愿抬起，结果在清理同一片污渍时撞到一起。

“没长眼睛？”她抛下拖把。

“是说你吗？”他仍然抹着那片污渍。

“每天晚上没长眼睛一样在街上瞎逛的难道是我？”

她夺下他的抹布，瞧见他双手攥拳，扬起脸等待他苍白的反驳，他却垂着头转身夺门而走，徒留她一人处理一地狼藉。之后他们再也不交流，彼此间只当没有这个人。



她本来认为以后的人生都与他无关，大学期间她是优秀的吉他手，找到了不如她”但也还过得去吧”（她的原话）的乐手组建了乐队，音乐节之类的下来几趟以后也有唱片公司伸出橄榄枝，签约，出专辑，巡演，七年过去，她又回到了东京。白天彩排，晚上演出，计划是连演三天，来不及熟悉七年间的变化，也来不及去看以前的人。

今晚下了演出以后照样去酒吧放松庆祝，鼓手说新开的那家有不错的服务，大家相视一笑，于是聚在那里痛饮。身边围满漂亮的年轻人，其他乐手显出快乐的样子，几瓶度数不低的酒灌进胃袋，人已不太清醒，鼓手揽过一个长发的应召男孩坐在腿上抱着，推开男孩欲拒还迎的双手，抚摸着腰身一路往下。

明日香望了一眼顺从接受鼓手调笑的纤瘦身影，突然发现自己还是很不甘心青春期的报复竟然没有成功。

他们贴得很近，真嗣坐在鼓手大腿上祝贺他们演出顺利，束起的发梢垂在脊背上柔软地来回摩挲，相似的发型使她想起她的第一个吉他老师，那位低低束着马尾的日本男人，漫不经心，态度轻浮，全身透露出懒散的气质，弹起吉他来却是指法娴熟干净、感情处理得当，专注时给人可靠的感觉。少女心思是动过的，现在想来是征服欲与好胜心被激起的产物，自己在对方眼里仍是个青春期思想繁杂的小孩。

酒吧空气燥热迷幻，两瓶潘趣酒过后鼓手扯开真嗣的衬衫领子，亲吻着领口裸露的领域，阴影下隐约现出浪荡生活的痕迹。两个人摇摇晃晃站起来，搂着腰去了卫生间。

她灌了一杯又一杯，身体逐渐沉重，意识却越发清醒，鼓手是黑色短发，粗硬的胡子延伸到下颌，常常戴一副无框眼镜，平时不苟言笑，没人想得到他在床上与歌中表现出的鼓点一样激烈。

鼓手回到了卡座，她起身去了卫生间，站在最里面的隔间前面静静守候，听见细微的喘息，几分钟后门打开，青年衣装整齐，发丝黏在颈间尚未拨开。他和她正常地打了招呼，态度温和，一句问好，没有称呼与姓名。她堵在门口，双手插兜，即便处在台阶下位仍然目光也是居高临下。

碓真嗣径自走向门口，明日香从后面拽住他的衣领。

“为什么在干这种事？”

他在原地立住，半晌过去也无回应。她伸手扯着他的肩膀转回来，不出意料看见那副疲惫又绝望的表情。要么道歉，要么转而攻击她，总之永远只会逃避，从来没有正面回应。怒气一下冲上心头，酒吧里最大音量放着狂躁的电子音乐，她扯开他的衣领亲吻脖颈，眼睫和





嘴唇都在战栗。

冲进隔间以后相拥着撞在墙上，真嗣垫着裸露的墙壁，脊背硌得生疼，腰间与墙面拱起弧线。束缚腰线的衣带被抽开，女性柔软的手伸入皮肉之间游走，细微的火花逐渐从神经末梢燃起，噼里啪啦悄悄顺延而上钻入心底，好像水面飘浮的油花一下被引燃，霎时沿着身体的脉络一路烧回火花源处。唇的吻咬助长了一切的滋长，甬道的晶亮水液再次渗出，指尖盈满了欲望探入穴口，受到软肉拥挤的绞缠。明日香稍稍退出，心脏咚咚跳动的鼓点一清二楚，封闭的狭小空间仿佛扩音器，碇真嗣刚刚结束一场激烈情事的身体尚未完全恢复，疲惫而充斥色欲的喘息回荡在肉体的波动与发丝的晃荡间，一轮一轮扩散，直到一只手指开始揉压富有弹性的敏感处，所有的呻吟宛若窒息一般被噎在喉头，逃出生天的唯有微弱的气声，一股一股颤抖泻出，他一遍又一遍喊着她的名字求救，明日香，轻一点，我好难受。

她按鼓点节奏抽插，低下头抚摸他的小腹说他真烂，连做爱都没法当个真正的 **bitch** 那样淌水，说着另一只手沾满了他的白浊拂过眼睫，抚过脸颊，插进嘴巴，指尖戳弄舌根，激起呕吐反应以后又把白浊推入更深的深处，逼得泪水流出眼眶，一滴滴落在她手上。她在他胸前用力揩干手，踹开隔间的门，从外面带回一瓶酒，拔开塞子灌进他喉咙，一下噎得他剧烈咳嗽。赤霞珠的暗红从嘴角渗出，在锁骨的凹陷处积成一汪，再沿领口顺流而下，好像身体流淌着浅浅的河脉，滴滴答答淌了满地。

她发狠了一般疯狂抽插着手指，恨不得手掌也进去鞭笞，指根猛烈撞击在涨红的穴口周围，流出的黏液都击打成白沫，顺着指尖挂出丝又弹回肌体。他的双手用力抓着门板上沿，胳膊高高抬起，富有油性光泽的汗珠从伸长的脖颈滑下，沁湿了衬衫，大敞的领口之下是紧贴身体的曲线，皮肤都泛着蜜一般的透亮，满是汗的粘稠，大腿根止不住地颤抖，门板随之震动。真嗣最后在浑身战栗中高潮，脖颈拉伸得仿佛要断开，身体受到电流淌过一样酥麻，顺着门瘫软下来倒在墙边，抬眼就见到明日香发梢滴着酒，狂乱地遮住眼睛。

领口花边饰物蔫蔫地滴着酒水，她脱下短袖衫擦干头发，低头瞥见真嗣腿间反光的水渍。他往内收了收身体。沉默了一段时间，胸前的衬衫口袋被叠入几张纸钞。

这算什么，补偿还是嫖资。

他抬头望着她细致而粗暴地擦干自己，皮肤的每道纹理都被展开擦拭，一丝也没残留，酒水滋润以后她还是容光艳丽的明日香，眼尾飞扬的眼线都依然干净。他伸手勾到纸盒，抱着一团抽纸吸收身上逐渐干涸的水液，每次以为擦得干净了，下身又吐出堆积的爱液，皮肤摩擦得发红，几乎渗出血珠。

……没办法干净了，手指在纸盒里摸索只得到一片虚无，探向身下的指尖仍是一片滑腻。

“恶心。”



她借了件风衣给他，他似乎比她还要瘦弱，衣料裹在身上松松垮垮显不出版型，腰带系到最紧才不致使冷风侵入。从渐暗的路灯慢慢走到废弃的海滩，初晖浸红了浪花，圆圆的红日逐渐上升，云的浪潮漫过头顶，一直涨过所有的高楼。

她独自住在最高层，热水总要等很久才爬过倚附着高楼的水管输入浴室。真嗣的衣服扔在脏衣篓里，她想了想，不知道拿什么衣服给他穿，她一人住了太久，男人在这里不会完整地过夜，从来没有准备换洗衣物的必要。他们少年时的身形是相似的，那时他甚至可以穿进她的校服裙，现在他长高了太多，骨骼也舒展开了，合适的或许只有睡衣。

湿发搭在肩头，轮廓还是一样纤细，他蹲在衣篓前翻找，睡衣空荡荡地在腹前摆动。

“你找什么？”

他打开盒子拿出眼镜戴上，坐到电视前看她放的电影。屏幕荧光在明日香脸上晦暗不明地闪烁，目光移到她紧压的眉头。她发狠时就是这样，在隔间里他没背过身去，整场侵入中清楚看完了她的神情变化，她几乎是带着厌恶与仇恨完成了她的发泄。

“那么多人，没和他们试过？”

穿欧洲中世纪服装的女演员走向人戏不分的剧作家，两人在性虐的角色扮演中结合。男子受到彻底的蛊惑与控制，被捆在形似阴茎的大型道具上，嘴唇边的胡茬沾上口红，双脚挤进不合尺码的细高跟鞋；女人舞着裘皮，原始丛林中的母兽一般凶狠，壁炉前幻想的维纳斯成了这样一个淫荡野蛮的女性，一盏大灯霎时倾洒一场白光，如一道闪电劈进舞台，狰狞扭曲的面孔正是对于男性索取欲望的报复。

他反应过来，耳根有些涨红，捏紧了拳又松开。

“碓源堂死了以后和那些人在一起，”她盯着荧屏，“这几年完全耗费了吧。”

他起身想离开沙发，明日香一把抓住他的手腕，牢牢锁在原处。太久没正常饮食，为了挣开她的束缚用力过猛，自己和明日香都摔倒在地，连带着沙发被大幅度的动作掀翻在地。他被禁锢在逼仄的空间中，向后是坚硬的沙发底，往前只能触到她的身体。未及他的额发碰到她的手臂，她已经往后避开几步，立即站起，指着门叫他出去，见他蜷在原地，脸埋在胳膊里，又指使他去杂物间。

“睡的东西里面都有，别出来烦人。”

不想家里饿死了人，做饭时她留了一份放进杂物间，一小时后再看一筷未动。他蜷在纸箱脚下，脊背弓起朝向外界。睡衣在地下当垫布，她顿时想撕下那片布料，上前拽起人来扶正了脑袋，端了饭舀起一勺塞进他嘴里。如此几次，他被饭粒呛到气管，咳嗽得青筋浮现，扭着脖子避着伸来的手。她留下勺子插在饭里，扇了他一耳光，命令他把饭吃完。他神情木



然，不作反应。她又甩了一掌，再说道，把饭吃完。他拿起筷子一口口往嘴里送饭，勉强吞咽了半碗，明日香见他一副快要呕吐的模样，刚吃完饭也觉得恶心反胃，夺过碗把饭全倒进垃圾桶。

为什么留着他。她盯着碗里黏留的饭粒。每晚停滞在不同年长男人或女人的家里和她毫无关系，然而她收留他也不算多管闲事，至少他在家是个能做饭的。乐队长期不定的演出扰乱了正常的作息，她通常直到十二点演出结束才收拾东西吃晚饭，便利店的各类便当早已来回吃了几轮。

难得做一次饭却是为了这种人。她拽下围裙垫在地板坐下。厨房的窗户朝向街边，偶尔车灯的光痕伴随喇叭鸣声划过天花板，拉上卷帘门的铁片呼啸声，楼上电视过大的音量。不知过了多久，城市都寂静了，她聆听了一会夏夜蚊虫嗡嗡振翅，想起十四岁刚到东京的夏天，蝉鸣得刺耳，夜晚总算没了声音，知了的鸣叫却在她耳边回荡。翻来覆去直到两点，她从床上爬起来去阳台吹风，模模糊糊望见树下一道影，月光照在白衬衫上分外皎洁，月夜虽朦胧，晚风吹过衬衫料子荡起的褶皱、为了凑近别人而踮起的脚尖却都看得清楚。

靠这种方式去讨别人喜爱以弥补心中缺失的爱，卑下的行为，那个人都不愿意低下头来等你。她俯视着一道影分成一高一矮两道，打个呵欠回了床上，眼皮打架到了天明，去学校路上不出意外瞧见碓真嗣同样是梦游似的步伐，心里暗笑活该他上课睡觉，连热膨胀也学得伤脑筋，笨蛋一个。

在对碓真嗣的嘲笑中度过大约半年，父亲再婚的消息传来，她从学校请了假回去参加婚礼，回来以后一切如常，练琴的时间从晚上八点延长到十一点。

“那么晚从琴房回来，一个人在路上安全吗？”美里担忧道。

“没事啦，东京是大城市啊，永远都有很多人。”她背着琴关上门。

夜晚的东京也是霓虹闪烁的，晶莹的高楼，熠熠的车流，走在人群中好像没有人在意，众人走过同一条街道却处在各自的世界。红灯一亮，她又碰见独自一人的碓真嗣。她走到他面前，他把脸偏向另一方，被她用手托着转回来。

他们都不记得那算不算一个吻，她是为了羞辱，他却脸色变化好几轮，定定地僵在原地不动，头顶好像蒸腾着热气。那双嘴唇干燥还是湿润？眼睛睁还是闭？行人是否投来目光？一切被她忽略不计。绿灯一亮，她立即穿过斑马线，头也不回。

三年后她通知碓真嗣她要回德国，连发车时间都清楚告诉了他，他头也不回关上门去上学，她直直站在原地，过了好一会儿摔门而回。美里坐在餐桌前静静喝着啤酒，心里计算房间里传出多少响声，明日香大概砸了多少东西，可是除去沉闷的一声外再没听见任何动静。她轻轻走到房间门口，目光从门缝探进去，明日香蜷在床上，真嗣的大提琴倒在床边。



那次在车站给她送别的只有美里，洞木光在新年搬了新家，别人都在新年开始了新生活。她看着窗外微笑的美里越来越远，最后雪顶的黛黑群山填上了空窗，漫漫的铁轨伸进了夜晚，车厢里多是一家家归乡的亲人，桌上摆的尽是鲜亮的水果、饱满的饭团，她的胃仿佛被使劲往下拽了一把。看着人家饭盒里的菜式，她想起上学时的便当——两尾秋刀鱼、一小瓶味噌汤、塞满半边饭盒的章鱼烧，不输同学母亲的手艺。

母亲，她这次回去又是见谁的母亲，那个人是父亲的妻子，她愿意在电话里亲热地喊一声妈妈，那只是不教自己难堪；父亲也成了别人的父亲，她得和别人的小孩共享他本就稀少的爱，父爱再经分割，留给她的只有很少一点，不能完全属于我的，我宁可不要。

同样已经被很多人使用过的碗真嗣，她也不愿再留。脑子里纷扰的念头纠缠不清，她想获得一些快乐，于是伸手拉开抽屉取了张「邮票」，舌尖在上面反复舔舐，幻境便压倒了那些缠缠绕绕的东西，她快乐得眼泪都要流出来，感激虔诚地望向天花板，恍若目睹天父降世。天父变幻成一道白影，然后是一团没头没尾的雾，在她眼前仿佛流淌的白绸，抚过她的面庞，最后幻化成了碗真嗣的脸。她一下跳起来，死死盯着那张面孔，和记忆里的已经不大对上了。

是头发，扎成一束垂在后颈，额前过长的刘海遮住眉眼，以前他最鲜明的特征都被遮盖了。她拖着他到卫生间，抓起剪刀，拽过他的长发攥在手心，刀锋一张一合咔嚓擦，长长的黑发掉下，短短几分钟，他又成了那副刘海短短遮住前额的样子。没变，一点没变。她绝望地盯着镜中短发的他，眉眼间的乖顺一点没变，剪了头发以后他还像那个笨头笨脑的初中生。

真嗣没有力气反抗，直到明日香忽然抚摸了一下他的下颏，他才睁眼见到镜中熟识的自己，脑中忽然炸了一团雾，每滴水汽里折射出一个相识的人，最扎眼的明日香穿着黄吊带裙指着他的鼻尖指责他接晚了人。几点才来？美里没和你说过？他立马道歉，不是这样的，美里小姐记错了站点，我才找了很久。少女扬着脸走在前面仍在命令，到了以后赶紧把你的东西清出去，我才不要和你住在一个房间。他大惊失色说这怎么行，转眼间便到了美里家，他的物件立马被扔进纸箱掷在地上。

纸箱落地沉重的痕迹抹去她的水汽，一阵电话提示留言传进来，男人温情的声音诉说对他的身体有多想念，赞美他在情事中的顺从，事后缠绵的体贴，末了不忘提出约会的时间地点要求，细致到指令他扩张时使用的器具。虽是恋爱关系之外的性交，他在其中得到的却是前所未有的被人需要的感觉，耻感随之抵消，不同人对于他放浪情态的赞美与温存涨了满怀，几乎迷醉了头脑，被爱的渴望一夜夜地被肉体的汁液满足。他开始想念她的手指，她给予他被抽插时失去呼吸的机会，渴望氧气与渴求触碰的欲望交织着在血脉中流淌。



明日香最近开始抽烟，常常爬到最高的看台上，从树叶的间隙看一轮日出。碓真嗣偶尔提醒这样对眼睛和肺都不好，她递支烟过去给他，看在旧日同学室友的情分上准许他和她一起加速死亡进程。他倒毫不犹豫地接过烟咬住，偏头凑近明日香指间正在燃烧的烟头借火。

“这样很轻佻嘛。”

“职业习惯。”

被明日香嘲讽多次以后，他习以为常，开始毫不隐晦地对待自己的援交事业。

“说真的，没打算把这个当主业吧。”

他不置可否地瞥了她一眼：“赚得还可以。”至少够他交大学学费，应付日常开支也绰绰有余，人们在这方面总不吝啬。

明日香举起指间的半截烟狠狠吸了一口，碾在地上踩烂，抱着吉他反复拨几个和弦，唱片机小声放着披头士的歌。她偶尔让他张嘴哼几句，随后立马打断，嫌他开口就走了调。满地的乐谱纸，黑色的音符在线与间之中跳动，记录的远不止那些随心所欲哼出的曲调。她的手稿都整整齐齐锁进柜子，乐队排练时才放进文件夹。那些歌怪异地好听，真嗣通常是它们最初的听众，他不怎么会唱，但学习大提琴留下的功底让他能提出使旋律更和谐悦耳的建议。

唱片机放到披头士的最后一张专辑，《金色梦乡》的前奏和傍晚同时降临。他借着最后的日光读明日香的乐谱，眼睛几乎要贴在纸上，短短的额发好像与她的手指无限接近了，只相距一道霞光。明日香敲了下他的头，催他赶紧做饭，今天晚上还有演出，她可不要家里有个会做饭的人却饿着肚子去台上拨吉他。

“你听摇滚乐吗？”她问，“以前总看你带个随身听。”

他摇摇头：“从没接触过。”

“还真是与世隔绝啊你。”

他起身去厨房系上围裙，打开冰箱看见一柜汽水，是他某任前男友最常喝的牌子。或许算不上前男友，他只是请他陪他睡了几晚，单纯抱着他睡了几晚，最后一夜是新年，他带着他爬上山岗看月亮，指着上弦月说这大概是我上辈子的家。碓真嗣那刻以为自己真的遇见了可以恋爱的人，手里攥着空空的汽水瓶，下巴被他食指的指节轻轻托起，他大脑一下停止了运转，只感到自己的脸烫得像炎夏之夜，直到第二天结清了账，他才反应过来那是一个吻。

如果可以的话他希望那是他的初吻，而不是东京街头那个仿佛小孩报复人、恶作剧般的吻。

吃完饭后明日香划着手机问他要不要来看演出，他想自己已经很久没有独自过夜，便点





头答应。

“一起走吗？”

她觉得好笑：“他们会笑话我睡了鼓手睡过的人。”

走进 livehouse 时工作人员顺着名单找了一遍，没有碗真嗣的名字。他付钱买了张票，前排早已挤满了人，他争不过，站在几乎属于墙角的地方远远望着台上的乐队，都是瘦瘦高高的身材，明日香脱了外套，上身一件蝴蝶样式的短上衣，丰满却不带一丝色欲，坦然又享受地俯视台下的人群，眼神还是高傲地朝上，只用眼尾看人的。

轰鸣的吉他唤来鼓点的滚滚雷声，摇滚乐一旦开场，乐器齐鸣，万声同奏，粒粒分明的灯柱零落飘散，漫无边际游于四空。前面人头攒动，黑压压的浪潮起了一波，又起一波，狂乱地漫上边岸，又被吉他手扫过全场的压迫低音示威退回。碗真嗣只觉头昏耳鸣，口干舌燥，好像遭了骄阳的强烈曝光，额发上的油汗滴滴落在眼前，凝了层稠密的迷幕，明日香的万丈光芒影影绰绰地波动跳跃，他的手无意识地伸向前方，顺从音阶的起伏，却接到一杯冰爽的软饮。他正渴望浇凉燥热的身体，便抓住那杯晶蓝的液体一饮而净。火苗不灭反旺，沿唇舌蹿到小腹，结了欲火熊熊燃烧，皮肤上好像有蚂蚁在爬，每一根汗毛的触动都传达至最细微处，情感的震颤，啪，清醒的弦又崩断一根。

唇舌被衔住，牢牢含住，细细吸吮，气息潮热地涌入，手随之挽上腰身，在腰间的软肉掐着揉着，大腿侵入两腿之间，膝盖虚虚抵着性器，轻轻触了又收回，在大腿内侧不断磨蹭。碗真嗣毫不犹豫收紧了腿间的肌肉，移了腿来回磨着，胳膊勾住对方的脖子，手指绕着颈上漆黑的杂乱发尾打圈。往常做前戏时诱发客人情欲的水准早已登堂入室，情热所至之处熏透了春色，喘息融入燥热狂烈的摇滚乐。耳朵，下颌，锁骨，舌尖没有冷落任何不设防的一处，他睁眼观察对方渐渐沉沦的神色，对了，最敏感的是下颌内缘的软肉，暂时搁置一会。

——怎样，可还周到？

——嗯……继续……

——不求我的话，不会继续的。

对方呼吸越发急促，他伸了手往下摸索，触到硬挺的一处，柔软的手毫不犹豫地整个包裹起来，指尖在顶端搔弄，滑过铃口便瞬间松开，如此反复几次，热情凝滞得快要化为岩浆爆发。他手上加了几分巧劲，抬眼望见对方意乱情迷间眼神失了焦，两片湿润的唇抚慰似的吻了上去，左手轻轻顺着乱乱翘起的发尾，温柔的笑意刺透眼底。

——求我吧，嗯？

——求求你……唔呃……



——可以哦，不要在这里插入，其余随你处置了。

真嗣彻底松弛下来。主动权全权交出，接下来都由你操纵了。任由氧气被对方越发急促的呼吸剥夺殆尽，任由对方拽着他的头发拖进隔间，任由双腿被一双大手钳住以便更紧地夹住斗志昂扬的阴茎，最后腿根被磨得发红，从内而外晕染充血的潮红，饰以潋滟的水光。他被对方掐住没有射出来，忍住快感用喉咙清理干净了沾满白液的性器，自己的性器憋得饱涨发紫，上身随着喉咙抽插节奏摇晃时，下身也磨蹭着地板，冰凉粘滞的地板，一点也不好受，身体里面难受得要疯了，再没有什么东西插进来真的会发疯。

——求你……插进来吧……

男人玩味地盯着他涨得发硬的可怜性器，喉结上下滚动。

——你之前说过不能插入的吧？

——免费的摆在眼前，不要吗。

他满脸潮红，温柔笑着仰望男人，指尖抹了把铃口渗出的光亮水液探向后穴，湿软的穴口娴熟地接纳手指，一进一出演绎性交的动作，目光发出邀请的意味，跪着敞开大腿，性器颤巍巍地立着，一手摸了自己乳头揉着，软白的乳肉浅浅从指缝间挤出些。他单刀直入地盯着男人，嘴里流出媚意的呻吟，真的不插进来吗……已经完全……唔嗯……很湿了哦……就这样看着吗？很难受吧？

他解了所有衣服，布料挂在身上却是一扯即掉的程度，随着身体的摆动早已露了大半，上身隐约看得见乳肉，下身则是门户大敞，腿心湿得一塌糊涂，一摸便是满手的淫液，丝丝缕缕牵绕在指间。男人毫不犹豫扶着性器一插到底，碓真嗣那刻抖得像遭了电刑，嘴里啊啊地颤了几声便哑了嗓子。男人的性器并没顶到触发高潮的那处，然而被填满的感觉让他得到了慰藉。

——很软……水很多。好舒服。

——谢谢。

甬道已经很久没有过这么火热拥热的充实感，阴茎一记又一记结实地打在内壁，碓真嗣连上身都跟着一起摇晃，肩头颤得像打冷战的牙齿，乳头被捏在手里蹂躏，肿大饱涨，红得滴血。泪眼朦胧，眼前的男人幻化成无数形象——明日香，薰君，父亲。小腿绞紧了腰身。更进来吧，更用力吧，高潮的时候没有意识，只有一刻进入天堂忘记掉所有事情也可以，一直做下去就好，性爱是比吗啡更奏效的药品。

不记得做了多久，眼前一切都像万花筒一样缤纷重叠，男人的脸影影绰绰在他眼里没了形状。这次会被干到断片的吧。这么想着，碓真嗣闭上早已失了焦的眼睛。又一次濒临高潮，





他被激回了些神识，体内的撞击却骤然休止。

他稍稍睁开眼，刺眼的光线消逝后，立在门口眼神凝冷的明日香显了身形。

男人定在原地，最终屈服于单刀直入的目光，在她的凝视下处理干净身体离开是非之地，走过她身边时受了两记耳光。

明日香走进来，没有反锁门，那些窥探的视线被她叉腰的双臂彻底挡住，形成了一层天然的障壁。

“你是我的。”

她朝碓真嗣的膝盖踢了一脚，接着在他背上补了一击。

他狼狈地滚了几圈，头撞到墙壁停下，弓着身体。

“这么饥渴？！没有别人来操你就一天也活不下去？”

衣服散了一地，皮肤贴着湿冷地面。他紧紧抱住自己，是保暖的姿势，也是防御的姿势。

“不要……”

“滚吧，不是完全属于我的东西，我绝不会要。”

她拽着一丝不挂的他回了家，把他扔到地板上的那一刻立即抽了根按摩棒捅进甬道，一下涌出了血液，他痛楚又舒适地大声呻吟，似乎真的很享受这样的虐待。她调到最大档，看着他整个人都跟着震动起来，脸色潮红得冒蒸气，好像被那些男人操到高潮一样的意识，只会张开大腿流水，好舒服，好舒服，再用力点啊，他惨笑着直勾勾地盯着她，她被盯得发火，手下的力度像握了刀子杀红了眼一样捅得又深又扎实，他的身体一下挣扎得跳动起来，好像砧板上的新鲜活鱼突然被剁了一刀，小腹颤抖得比临盆的孕母还要剧烈。好像快死了，他颤巍巍地摸到穴口，满以为会沾上一手血，拉起来一看却是丰盈的淫水，他失望地望着下身按摩棒进进出出，口里的浪叫声一重高过一重，就这样吗，我还以为你会怎样，惣流·明日香·兰格雷，你对待背叛你的 **bitch** 竟是这么温柔啊。

他伸手抓摸她摇晃腰身时颤动的乳房，她一巴掌落下来，相隔不到一秒，又是一巴掌，一个打掉他妄想的手，一个扇在他左脸，紧接着右脸也来一个，她上了瘾似的，专门空出一只手来扇他的巴掌，另一只手又塞了根按摩棒进去，不管他能否承受，一手抓住两只深入。穴口被撑开到薄薄一层，柔软的肉膜呼吸般地一张一翕，他被撑出了泪，上面和下面都淌个不停，伸出一只手胡乱在空中扑腾，抓住的东西除空气外一无所有。她继续一巴掌扇了下去，他一下涌出一声尖叫，哭喊声决了堤，排山倒海冲满房间，她越听越烦，心里像被无数根银



针集中地刺了，干脆甩了他一嘴巴，又抡圆胳膊狠狠甩了个大的，他瞬间眼冒金星，一时哑了一般，眼神失了焦，嘴唇也合不上，眼泪涎水齐齐淌下，拼命收紧大腿要躲开她的暴力，她一把扯下他的耳钉扎进腿根，他被抽空了氧一样大张开嘴，半晌过去却什么也没喊出，只是微弱地啊啊，除了单音节的拟声词便再没有别的声音。明日香筋疲力尽，停下几秒歇息一刻，他以为逃离了鞭答，眼神慢慢清明起来，她见状立马恢复抽插，力度比从前更狠，艳红的软肉吸吮着按摩棒翻出又翻进，他阴茎竟颤巍巍立起，她死死掐住那铃口，仿佛泄了一丝精出来那便是要了她的命。

他自己终于开始为此情此景羞耻，被一个女人用两根按摩棒像低贱的狗一样操着，身体被填满、被注视的感觉却叫他满心欢喜。请继续这样吧！让我的身体被填满，被注视，哪怕是充满仇恨与厌恶也好，不要忽视我，我会好好服务的，承认我的用处，承认我的价值！这么想着，双腿张得更开，连乳头也充了血挺立起来暴露在外，不合时宜地扎得她眼红，她低头噬咬那脆弱的乳尖，没多久就咬出了血，围着褐色的乳晕蔓延到雪白的胸脯上，身上的靡艳比起苍白的嘴唇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嘴唇虽像一张颤抖的白纸，脸颊鼻尖都红得滴血，汗水泪水混着黏在脸上，黏着头发，整个人刚从蒸屉里端出来一般，热气腾腾，鲜红饱涨。

意识再迷乱他也意识到下身的饱涨，不是射精……不是那种感觉……仿佛要流出来了……他伸手向下拼命要推开女人的进入却又收到一记耳光，他被这一记打得彻底瘫倒，肉体连着懈怠下来，清亮的液体慢慢从铃口流了出来。她反应敏捷，那液体即将滴在她手上的那一刻立即退了出来，于是清楚注视了他失禁的过程。清亮的尿液顺着大腿流到股缝，滴滴答答甚至渗进衬衣，一整块布料晕开深色痕迹，他转过脸去要逃避这一切，被明日香扯着头发回来，捏住下巴强迫他看完这一切，他抗拒却没有用，如何求饶、乞求怜悯却永远被冷硬地拒绝，一下像猛兽一样，双手前扑掐住她高高扬起的美丽脖颈，她近乎窒息，仍居高临下嘲讽地捏紧他的下巴，轻蔑地逼他完整欣赏自己的全态。

终于最后一滴也滴净，慢慢流出的才是他男性的身体产生的白液，与那清液混为一体，最后的遮挡都扯净了，裸身露在外面却感到快乐，他才明白自己便是这样不要羞耻的人，为自己的淫态而萌发快感的下流的人。他闭上双眼，凄厉的哭喊从空中忽地拔出，往下刺穿，气氛一下沉了下去，明日香冷眼看着他崩溃的样子，他像滩烂泥匍匐着，失焦地望着天花板，好像再也没有了明天。

“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像被损坏的玩偶一样。

“救救我……明日香，救救我……”

“不要再吵了！”



她背过身去，完全拒绝了他的祈求。



## Time & Place

作者：Charles\_Ikari\_Darwin

翻译：嘲斯

“嘿，那是什么？”

月光沐浴在真嗣的脸上，他躺在明日香旁边。明亮的月光反射出他眼眸里的深邃。光影在他的五官上嬉戏——模糊了稚气与成熟之间的界限——更加凸显出他过去的自己和未来即将长成模样之间的不同。

“一块旧表，看时间用的。”明日香回答道，她的目光没有从真嗣身上移开，所以真嗣慢慢脸红了起来。不过很快，一股忧郁的感觉压在了他的心头。明日香想知道时间的想法，其实指向他们之间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6月6日，表盘显示零点11分，这是真嗣的生日。这本该是个和明日香一起庆祝的日子。然而，一种想要和她谈谈的冲动已经在他心中扎下了根，就像一道压抑的叹息渴望着被呼出。然而“畏惧”——这位不受欢迎的老友还是纠缠着，紧盯着，诉说着，与她直面这个问题只会导致失败、空虚和孤独。

明日香把目光转向手表，在真嗣准备开口之前，她握住他的左手，两个人的手指交缠了一会儿。然后，她用拇指在他的手掌上划出一条细腻的路径，将手表系在他的手腕上。

“啊！谢谢。”这情不自禁的反应，其实是一种带着无所适从的条件反射，“哦，是这块表啊，你以前经常戴着它去上学。我都有点忽略它的存在了。”

看着手表的真嗣被它的颜色吸引了注意力。表带是红色的，表盘是绿色的。他对这个配色细节感到不适，明日香突然摸了摸他的头发，分散了一些他的注意力。不过，真嗣还是挂念着这块手表。

“可这是你的表，你为什么要把它给我？”

“不是吧。还要我说几次，你已经是李林之王了。你拥有整个世界。”她的手指挑逗地勾勒出他下巴的轮廓，然后轻轻地抬起他的下巴，把他的双眼引向她的视线。

“我说错了吗？”

他以羞涩的微笑作答。



“所以就由我送你一样东西吧，哪怕是一块又傻气又廉价的旧表。”

明日香垂下眼睑入睡，而真嗣则更仔细地端详着手表，看着表盘上的磨损和划痕。在那一刻，真嗣意识到这块表是明日香的一部分——她人生的一部分，它记录了无数个真嗣可能永远也无从得知的故事，而现在这块表被戴在他的手腕上。这个认知给了他一种欣喜的感觉，他凑近明日香，女孩顺势用双臂抱住了他。真嗣现在很想闭上眼睛，在明日香的怀抱中入睡，但悬在心头的明天的重压阻碍着他。落泪的冲动，无声且深沉，隔断了他的所有想法。

对明日香和真嗣来说，同床共枕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是固定的活动，是预定好的舞蹈，只需依靠无声的眼神交流就可以确认。晚上 22:30，美里在 PENPEN 的陪伴下，坐在厨房的桌子旁喝了杯浓茶助眠。同一时刻，明日香和真嗣呆在电视机前，等着美里和她的毛绒伙伴回房休息。他们等了 10 分钟，期间一句话也没说，然后真嗣关掉了电视，明日香带着他到了自己的房间，后面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是源自情感和肉体的冲动；更是他们想要在一个经常令他们感到疏离的世界里，找到身而为人的凭依的尝试。

然而，每次拥抱总是在沉默中结束，以明日香轻柔的离去作收尾。床尾微微一沉，床单在她挪动的时候蹭着她的皮肤沙沙作响，每一个动作都散发出一种刻意的沉默。她的痕迹难以捉摸，只会让真嗣的心脏越沉越深，徒留自己品味那无比熟悉的空虚感。

事情就是这样。在过去的几个晚上，真嗣都在用一种更像是提问而不是陈述的语气沉思。此时过往时光中的鲜活画面总是会如约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把他的心情搞得更糟。比如在他刷牙时，她的手臂会从背后搂住他，给他来个惊喜的拥抱，比如沐浴在公寓露台上那温暖的阳光里时，她的手指会在他的头发上温柔地滑动。当然，还有当自己的额头被轻吻了一下后，听到的那句在他心中回响至今的低语：

I wanna be yours.

然而，透过那些回忆，现在的他躺在明日香的床上感受着孤独空虚的夜晚。疑惑充斥着他的脑海；是他渴求得太多？还是明日香回应得太少？不幸的是，现实从来都不像二选一的选择题那么简单，真嗣心知肚明。他知道他还没搞清楚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想要更加了解明日香。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真嗣微妙地感觉到身边的明日香轻轻地退缩，她的影子从床上升起。他知道现在一定要把她拉回来；他不希望今夜像从前那样结束。然而，他却感觉自己动弹不得。她的脚踩上地毯的声音不停在他耳边刮擦，直到连刮擦声都在空气中消散不见。最后，真嗣抬起头来，看到了呆立在门口的明日香，真嗣再也控制不住，压抑已久的泪水夺眶而出。

“明日香。”



\*\*\*\*\*

八月底的太阳投下金色的光芒，依然蕴含充足的热量。而树叶已经预示着秋天的到来，蝉鸣奏响了夏日的收官曲。

不幸的是，夏末的交响乐似乎与美里家所在的公寓绝缘。破天荒的，美里家周边搬入了许多邻居，由于不胜其扰的噪音，邻居们已经向美里写过许多富含攻击性的投诉信了，真嗣和美里每每收到投诉信都感到尴尬无比，而制造噪音的元凶明日香倒是一直对此视若无睹。

此时的明日香坐在沙发上，身体前倾，拇指和食指猛烈地左右移动。奇怪的是，她的目光却一片淡然，毫无表情，展示出老练玩家所独有的冷静和专注。其实只有在输掉游戏后明日香才会有很明显的反应，比如用各种真嗣听不懂的话来诅咒这个世界，仿佛是要和对面那台挫败她的游戏机进行一对一的语言学教学。如今这款旨在冷却全球玩家热情的游戏手柄，面对的是立志活在当下、毫不在意其使用寿命的明日香。即便按键或操纵杆因为她残暴的打法而故障，那也是明天的问题了。

失败越积越多，每一次失败都助燃了她对胜利的渴望。最初的面目狰狞已经变成了皮笑肉不笑。屏幕内的失败画面不会再触怒她；现在她已将其视作某种挑战。在心态转变后，BOSS 的攻击似乎减弱了，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只是明日香意识到击败 BOSS 需要的不仅仅是蛮力；它更需要敏捷性和理解力。同时，她也意识到这款游戏比她预想的需要投入更多的耐心、适应性和策略。过去的失败并不是浪费时间；它们只是收集敌人情报的一种方式。最后，BOSS 终于在她面前倒下了。她笑了笑，把手柄对着电视扔了过去，屏幕里的手下败将则正在宣布：

排名 S，得分 230102。

与此同时，PENPEN 从午睡中醒来，离开了舒适凉爽的冰箱。它的鳍状肢里夹着一张几乎和肢体等大的硬纸，嘴里还叼着一个小信封。它朝厨房的桌子走了几步，费劲跳上椅子，把两样东西都放在桌子上。

脚步声传过来，明日香走进厨房。

“你还在做那个拼贴画吗？”明日香喝了一口水后问道。

“Wark.”

PENPEN 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开始在桌子底下找东西，但没有找到。

“喏，你的胶棒。”明日香打开厨房的抽屉，把胶棒放在桌子上。PENPEN 没有反应，只是又跳到椅子上，费力地从信封里抓出照片。





“我来帮你拿吧。”

PENPEN 发出了一种明日香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叫声，好像这只企鹅在用尽全力表达抗议，明确表示它不赞成明日香的插手。

“你这是怎么啦？我只是想帮你而已啊，你一个人又做不好这件事。”

PENPEN 又发出一声愤怒的回应，它的羽毛因激动而微微抖动。

“好吧，算了，反正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忙活到现在的。”

明日香转头盯着这幅拼贴画，一时惊讶于这幅画的完成度——毕竟作者是一只有着明显生理缺陷的企鹅。美里的照片占据了整个画幅，大小不一，捕捉到了她在各个不同年龄段的切片，其中许多张也把一直陪伴她的 PENPEN 涵盖了进去。

在拼贴画的中央，一张美里拥抱 PENPEN 的照片下面，是明日香和真嗣的两张照片，明日香立刻认出了这两张照片是美里放在她房间里的机密文件中的照片。这两张照片在拼贴画中所处的位置非常暧昧，彼此靠得很近，中间只隔着一丝丝的空隙。

这么接近，却又如隔天堑。明日香心里悄悄想道。

明日香看着她的照片，旋即发现了什么。她用手摸了摸，照片轻易地从拼贴画上脱落下来；照片的背面几乎没涂什么胶水。她把照片凑近，看着照片中那个女孩纯真的眼神和洋溢青春的微笑。对她来说，这张照片似乎很陌生，仿佛属于另一个生命。

“啊，我的车还没修好呢。”明日香突然大声自言自语起来，强迫自己把注意力从照片上移开。

她就像抓着宝物一样捏着那张照片，走出了公寓。PENPEN 注意到她拿走了照片，但它没有什么反应，继续专心忙活着自己的小手工。

几分钟过去了，一阵嘶哑声中大门被缓缓推开，真嗣走了进来，他的脸上和衬衫上都沾满了血渍。他把鞋子脱在走廊上，沉重地走进厨房，用自来水洗掉手上凝结的血块，这种事不该在厨房的水池里做，但他已经顾不上了。

清洗完后，真嗣一屁股坐在椅子上，陷入了沉默。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破碎的手表残骸，内部破损得很彻底。然而离奇的是，他的手腕上却戴着一块同款的手表，与明日香送给他的手表一模一样。某种沉甸甸的感觉压住了他的胸口，当他凝视着手腕上那块新手表时，他明白了，他所感受到的负面情绪不是这个物件带来的，而是他自己的选择带来的。

PENPEN 的拼贴画放在桌子上。真嗣看了一眼就注意到明日香的照片不见了。PENPEN 想多涂点胶水，所以取下来了吧？真嗣发散着猜测。然后和明日香一样，他也被自己的照片





吸引了注意力，只剩下一脸出神。他不知道自己依旧被困在那个十四岁的夏天里，还是已经经历了一些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成长。当他用指尖触摸照片时，照片同样轻易地就脱落了。

“Wack.”

真嗣低下头。

“嗨，PENPEN，我还以为你在小睡呢。”

“Wack! Wack! Wack!” PENPEN 举起它的鳍，似乎想要触碰真嗣的脸。

“哦，我的脸啊，嗯，我想在夏天结束之前送明日香一些向日葵，正当我准备摘花的时候，我被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撞了。我当时一定是走神了还是怎么的，不然骑车的人也不会直接从我身上碾过去吧？所以都怪我太迟钝了。”

“Wack!”

“我去了附近唯一的一家手表店修表，但他们告诉我钟表匠生病了，后来表店直接卖给我这块新表，它和明日香送我的是同一个牌子的，看起来也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是表带不同，不过后来我又把旧表的表带换到了新表上面。”

“Wack.”

“我当然很担心啊！我把它弄坏了，这块表对我来说可是有很特殊的意义的，我却把它弄坏了！”

“Wack.”

“我的人生中就不可能碰上什么好事，哪怕我能暂时开心一阵子，最后我也会把一切都搞砸。”真嗣又看向自己的照片，“我很怕，怕永远和他纠缠不清。”

PENPEN 突然一把从真嗣手里抢过照片，然后把它整个衔进了嘴里。真嗣吃惊地伏下身子。

“喂！你在干什...”

PENPEN 没再闹腾，只是静静地看着真嗣。然后企鹅靠近了些，伸出了自己的鳍状肢，真嗣没有犹豫，顺势依偎在安慰的怀抱里，闭上了眼睛。

“谢谢你。”

拥抱结束后，PENPEN 去冰箱里睡回笼觉去了，而真嗣则去了洗手间。他洗去了之前没来得及处理的脸上的血迹，用淋浴的水流给自己一个暂时的喘息。

洗完澡，在左脸颊的伤口上贴上绷带，穿好衣服，真嗣把新手表戴在手腕上看了看。它



的重量又让他想起了时光的流逝和弄坏珍贵之物的愧疚。淋浴带来的短暂平静已经结束了，好在随着年岁的增长，他又获得了一种不为人知的智慧，明白了某些事情不是凭人力就可以改变的。所以，他也不想太沉湎于自怜和内疚之中，现在应该找点东西来分散一下注意力，给躁动不安的心灵降降温。他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客厅，最后落在了电子游戏机上。他没有多想，干脆地决定让自己短暂地逃离一下现实世界。

真嗣把电视机的音量调得很低。似乎游戏里的任何声响都能冲垮他小心翼翼地建立起来的脆弱的心防。这是款很难的游戏，他不希望在游玩时太过随意地磨损手柄，所以他的手指操纵手柄时的动作非常轻柔；不是因为真嗣手笨，而是因为他对身边的一切物件都抱有真挚的关怀之情、希望能够好好地保存一切。

最开始的战斗中真嗣十分谨慎，但结果惨不忍睹，男孩的眉头皱得似乎比刚到家时更紧了。

又尝试了几次后，真嗣已经想直接拔电源了，但好在理性思维还是占据了上风。他暂停了游戏，慢慢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走到厨房，喝了一杯水，闭上眼睛，回想着敌人的进攻模式，分析每一个动作，寻找切入点。一番思索后，他决定再试一次，然后根据观察结果调整策略。他又重开了几次游戏，操作的风格变化显而易见；不再谨小慎微，而是兼具机敏和预见性。最后，在一次完美的攻击后，BOSS 被击倒在地。房间里沉寂了半晌，然后游戏内的获胜播报响起：

排名 S，得分 230102。

带着心满意足的笑容和如释重负的叹气，真嗣怀着某种天然的成就感，轻轻地把遥控器放在电视上。不远处，PENPEN 歪了歪脑袋看了看真嗣。

“不好意思，吵醒你了吗。”

PENPEN 的嘴里衔着一张照片。真嗣想抓下来，PENPEN 转身朝桌子走去，于是真嗣紧随其后。路过椅子后，真嗣抓下了那张自己和明日香的合照。照片上的两人看着彼此，目光含笑，似乎在交流着只有两人才懂的悄悄话。

“这是我上次生日时拍的吧。我怎么不记得美里小姐拍过这张照片。”

“Wack.”

“我记得当时你刚刚一屁股坐到我的蛋糕上，没想到到了拍照这会儿我们看着还挺开心的。”

真嗣看了看剩下的拼贴画，随手摸了几张照片。然后他注意到，它们都被牢牢地粘在底片上，不像他的照片一碰就掉。



“PENPEN，为什么——”

门嘎吱一声被推开了。

“喂，真嗣，你的鞋子是从垃圾堆里刨出来的吗，赶紧拿去洗一洗。”

真嗣感觉自己的左手腕突然开始发烫，胸口也开始莫名感到沉重。他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这个问题。

“你绝对猜不到我的车有什么——”

明日香提着超市的购物袋走进厨房，看到 PENPEN 和真嗣在一起做拼贴画。眼见并非为实，不过明日香眼中看到的就是如此。

一阵窒息的沉默。

真嗣静静地坐下，还耸了耸肩，巴不得自己的存在感完全消失。明日香转身在炉子旁拿出晚餐的食材。不再看向 PENPEN 和真嗣。

“你的脸怎么了？”听到明日香冷冰冰的嗓音，真嗣突然感觉胃里一阵剧痛。

“有人骑自行车从我身上碾了过去。”真嗣尽力简洁精准地描述这场交通事故。不过他也知道自己在开口前搜肠刮肚的时间太长了。

明日香急切地转过身来。

“我其实还好，明日香，只是头有点痛而已。”他解释时不敢直视明日香的眼睛，“我觉得我现在去睡一觉比较好。”

看着逃出厨房的真嗣，明日香不可避免地陷入内疚和沮丧的撕扯中。她开始不安地意识到，PENPEN 从美里的机密文件中拿出她的照片的行为或许并不是她所想的故意越界。恰恰相反，大到关注她的心理健康，小到帮她洗衣服，他人向她展露的善意，总是反衬出真实的自己。一切都因那无可救药的自尊心。

都是那个女孩的错。她想起了她从拼贴画上撕下来的照片。

另一方面，明日香也从真嗣的离去中直观感受到了他的逃避。不安全感投下的阴影正在煎熬她的内心。这也是她袖手旁观酿成的苦果吗？还是说，想要了解真嗣真的就像想要了解她自己内心那错综复杂的迷宫一样困难？

白天渐渐流逝殆尽，真嗣走到公寓的露台上，看着被紫色和粉色切割的天际线，慢慢被点缀着星光的深蓝色所取代。夕阳在地平线上作别，向建筑物挥洒最后的金色光芒。

“我不喜欢夏天。”



真嗣将目光转向声音的源头。明日香坐在阳台的一角，正凝望着天空。

“真的吗，我们大半辈子都活在夏天。”真嗣偷偷瞥了一眼明日香的方向，不敢看她。

“嗯，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正是因为我经历了夏天，我才知道我不喜欢这个季节。”

“我倒是会努力适应那些我不喜欢的东西。如果我对什么感到不自在，我会觉得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真嗣看着远方的地平线说道。

“好吧，你赢了，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明日香的语气突然提高。

“你在说什么？”真嗣还是望着地平线。

“过来。”

真嗣犹豫了一下，但最后还是向她走来。明日香立刻从他的步伐里看到了那股微妙的不安全感。

“我说的就是这个啊。”

“其实跟你无关。”真嗣一边说一边伸出手，示意明日香把她手里捏着的东西给他，“是我自己做的某件事。”

明日香把自己从PENPEN的拼贴画上撕下来的照片递给了他。

“我认识这个女生。”真嗣看着照片露出笑容。

“哦，是吗？”明日香交叉着双臂，身体有些微微颤抖，但还是语气强硬地顶了回去。真嗣不愿直视她的眼睛，此刻却对着照片露出微笑，这让她很伤心。

“是啊，她是我的女朋友。”

“别这么不要脸。”

“为什么不行？”

“因为她不是你那该死的女朋友。”明日香站起来，从真嗣手里抢过照片，“我才是。”

阳台上一阵沉默。

“你和她是同一个人，是从那艘航母上初遇起一直陪我至今的人。”

“你说话过脑子了吗笨蛋，你都不敢看我的眼睛。你觉得我会信你的鬼话吗？”

“我不觉得我说错了。倒是你，你为什么要拿着一张‘不再是你’的照片来阳台上待着？”



“我要把它烧了。我只需要有用的东西，所以它没有存在的必要。这张照片和这个夏天可以一块儿从我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另外别用照片来转移话题，你这个胆小鬼！”

真嗣沉默着向后退了一步。

“我只是，又尝试了一次失败的逃跑。”这一天，真嗣第一次看向明日香的眼睛。那副明日香所心仪的面庞上浮现出不安：“我永远都没办法摆脱那个懦弱的自己。”

“我永远都没办法摆脱那个懦弱的自己！伟大的李林之王的这番话可真是情真意切啊！别说蠢话了，你和他分明是一体的。既是我在航空母舰上初遇的男孩，也是现在连看我都不敢的男人。”

真嗣困惑地挑了挑眉：“那为什么你说我和他是一体的，又说你已经摆脱她了？”

“因为那个‘懦弱’的男孩从来没有让任何人处于危险之中。相反，那个偏执的女孩内心充盈着仇恨、恐惧和焦虑。我不需要她。但你需要他，所以我当然也需要你们两个。

“我希望我是你所需要的那个人。”

“你是。”

“那你想知道真实的碇真嗣是个什么样的人吗？”真嗣从手腕上取下手表，递给明日香，“这就是真实的碇真嗣。”

明日香握住手表，立刻注意到，虽然表带和以往别无二致，但玻璃表盘却崭新如初，上面还遍布刻意的划痕。

“我猜，是那个撞你的人干的吧。”

真嗣以沉默作答。

“所以，就这样？你出了起小小的交通事故，然后开始自我内耗，觉得全世界都在针对你？”

“事实就是这样。”

“不！才不是。我现在就来向你证明。”明日香贴近真嗣的脸，“你现在为什么站在这里？你躲了我一整天，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可到了最后你还是下定决心来阳台上见我。你的内心深处其实知道，不能逃避自己不想直面的问题。”

那一刻，真嗣恍悟这无可辩驳的事实。他重新看向明日香，这一次他的眼中终于映照出明日香所熟悉的坚定的信心。

“我从你那里学会了欺骗。我知道你能欺骗所有人，甚至会欺骗自己的内心，但你从不



会欺骗我。”真嗣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餐巾，里面包着的正是损坏的手表，“所以我也不会，今天不会，以后永远不会。”

明日香的唇上浮现出一丝微笑。这是她的真嗣对她的承诺。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自身的不安只会让我们的自我变得更加可憎，结果只会深深地伤害我们自己。所以现在的我不在乎这块儿破表了，我已经不想再和它纠缠不清了。”

“别这么说。”真嗣的声音低落了下去。

明日香把假手表扔在地上：“笨蛋，别人送你东西的时候，重要的从来都不是那样东西本身，重要的是两个人就此联结起来的羁绊。”

真嗣沉默片刻后开口道：“明日香，你一直比我聪明，可你不知道这块表对我意味着什么。”

明日香没有开口，安静地等待着。

“这块表就是我们彼此。”真嗣将餐巾里的坏表翻转过来，露出已经被摔裂的部件，“它由相互独立的零件组合而成，每个部件都有各自的用途。如果它们完全相同，那反而行不通了。正是零件之间的差异支撑了手表的运行。现在很多零件都被撞错位了，所以手表无法正常工作，如果能把零件一一复原，那这块手表也会重回正轨。”

明日香花了一会儿时间消化这句话，然后带着无奈的苦笑回答：“那么，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是齿轮、我是弹簧咯，还是反过来呢？”

真嗣轻声笑了起来，他知道明日香是在缓和气氛。

“没有我形容得那么简单，不过也有可能真的就那么简单。当我们和谐共处时，我们就能像司辰的时钟那般精准。我们是哪部分零件无关痛痒，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投入和谐的共奏中，而不再彼此无意义的冲突内耗。”

明日香轻柔地抚摸着真嗣的下巴。

“你刚刚说了。只要我们在一起，是不是手表零件那种关系根本无所谓。那你来当手臂，我来当拳头。”

真嗣发自内心地笑出声来。

“你也喜欢这个形容，对吧？”明日香说道，然后吻了吻他的额头，“你知道，我们非常相似，然而——”

“天壤之别。”真嗣接过话茬。



“是啊，所以如果你想继续留着这块坏表，我也不会怪你。”

“我应该舍弃掉它。”

“你爱怎么想怎么想。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但我也没必要因为这种程度的意见不合就和你开战。”

真嗣用力握住手表：“我想留着它。”

“好吧，那总得把这块表修好啊，坏成这样的表应该没有其他人愿意修吧。不过我相信你哦，不管你跌倒多少次，你都能重新振作起来。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所以你还会修手表？”

“不会，不过我年轻，聪明，自我，我们可以去学，我们有一辈子的时间去学。”

“所以，我也是个聪明又自我的人咯？”

“对了一半，你是个年轻又自我的笨蛋。”

真嗣佯怒着抓住她的手，随后两人又都笑出声来。

“好吧，你说是就是吧，你怎么总能逗我笑出来。”

“哼，这还用说？不然我怎么让这个世界知道，你是个多么漂亮的男孩？”

“我也想这样子逗你笑出来。”

“你当然可以。不需要成为我还是谁，做你自己就好。不管是在航母上遇见的男孩还是现在在我眼前的男人，都是我的真嗣。”

“那么，不管是穿着淡黄连衣裙的女孩还是每晚都陪在我身边的女人，都是我的明日香。”

真嗣看到明日香听到这句话后陷入了沉思。

“我知道当初她深深伤害了你，他也深深伤害了我。我们割舍不了过去，但我们可以走完他们的未竟之旅。我们可以学会接纳他们本来的样子，学会爱他们，乃至爱他们的缺点。”

他们沉默着相拥。夕阳落山带走最后的余晖，星光灿烂映亮两人的脸庞，晚风柔和拂过他们的发梢。他们抱得愈来愈紧，分享着彼此的温度。

“这才是我的归宿。”明日香在真嗣耳畔低语。

“是我们的归宿。”

他们手牵着手，走进了共同的房间。PENPEN 完成的拼贴画放在他们的床头，旁边压着





胶棒和他俩的合照。

窗外，在璀璨星河之间，慢慢勾勒出两个由星星组成的身影，仿佛是房间里两人的镜像——他们彼此慢慢靠近，两只手缓慢却坚定地握紧彼此。

\*\*\*\*\*

如果说有什么比明日香的离去更难以捉摸，那就是她从真嗣身旁起身时那无声的落泪。她的手，像过往无数次一样，犹豫着要不要滑开那扇门。

“明日香。”

女孩转身，看到的却是映照自己灵魂的镜子——同样是湛蓝的眼眸，被痛苦的泪水笼罩着。

明日香的嘴唇扬起，露出一个脆弱的微笑。

“怎么了？”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

**END**



## Eight Notes（八分音符）

作者：YourBlandestNightmare

翻译：嘲斯

“早上好，碗君。”

女孩在他身边坐下，开口问起他们演奏的曲目。他把曲名告诉了她。

“大提琴很棒，不是吗？你只用拉奏琶音就行了。”

他没有表示什么，尽管内心已经认可了女孩的话。等到女孩用巴赫的曲子为自己的小提琴调好音，他拉弓划过大提琴的琴弦，于是礼堂里回荡起悠扬的八分音符旋律。

D.A.B.升 F 大调.G.D.G.A.

D.A.B.升 F 大调.G.D.G.A.

随着明日香的加入，她的小提琴演奏出繁丽的新篇，真嗣则停留在八分音符上。这就是他的工作，大提琴手的工作，重复一个一直要重复到乐曲结束的循环。他要坚守在最深沉的伴奏中，为其它乐器飞扬的旋律铺垫好基础，只有不喧宾夺主的大提琴手才是好的大提琴手。

明日香是对的，大提琴很适合他。简单且不引人注意的付出，亦可在最后连带着收获掌声。就像洗碗或者洗衣服。他觉得这样就很好。

小提琴停了下来。真嗣看到明日香正像他那样拿着大提琴。

“只拉奏琶音。”她一边说着，一边把琴弓凑近琴弦，“想必很不错。介意我试试吗？”

“不介意。”

“一起大提琴二重奏？”

“行啊。”

这一次，两人同时起调。D.A.B.升 F 大调.G.D.G.A.这就是他们要做的，他们所做的，一遍又一遍。真嗣仿佛忘记了时间，忘我地重复着。然而，他的耳朵小小抗议，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他的心脏隐隐作痛，似乎出现一个空洞。

真嗣的灵魂还在等待着其它旋律的腾飞，但它们没有到来，再也不会到来了。仅有那基础的八分音符，永恒地重复着。



真嗣停了下来，叹了口气。

“大提琴很棒。”明日香又重复了一遍，“沉静。轻松，没有难度。真不错。”

真嗣放下乐器，小心翼翼地把琴弓搭在琴弦上。他早该反应过来。明日香从不叫他碇君。

“你不是她。”

女孩化作沙与尘，男孩未置一眼。当他站起时，身下的椅子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真嗣环顾四周，真正开始注视这座黑暗空洞的礼堂。

“明日香？”

他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呼唤着她的名字，收获的却只有自己的回音。合拢的窗帘切断了内部和外界的联系，无光的顶灯俯视着黑暗中的男孩，无论他怎么行走，都无法脱离这座礼堂。

“明日香？”

仿佛是为了回应他的呼唤般，一段旋律终于在他身侧响起。两把小提琴，各自演奏着 D 大调卡农，和谐，却仍不完美。

真嗣看见了聚光灯下，端坐在乐手椅上拉奏小提琴的自己，看到了自己旁边同样拉奏小提琴的明日香。他们闭着双眼，动作完美而优雅。

“不。这不是她。这也不是我。”

真嗣又看到了一个新的自己和新的明日香，这次拉奏的是中提琴。还有一对真嗣和明日香，拉着另一组小提琴。还有一对共用着羽管键琴。还有更多小提琴，以及更多的连他都叫不上来名字的乐器。不过，其中却连一把大提琴都没有。

如果真实已自其中诞生，那么哪一对才是真实的呢？真嗣分辨不出来，慢慢迷失在这迷宫般的倒影中。旋律尚不完整，但已经和谐。每一位真嗣和他们的搭档明日香之间都协调无比，天衣无缝。

真嗣突然间很想知道，假如有那么一个不安于仅仅在帷幕后拉奏八分音符的真嗣，明日香会不会感到更快乐。

然而，就在他准备躲进礼堂的阴影中时，他的耳朵抽动了一下。大厅里洋溢着旋律中，有那么一段稍显不同。他听出来了，那是一段小提琴的旋律，节奏依旧完美，音符里却满含怒气冲冲。

真嗣循声走去。他能听出来，乐手的手比平日里要更加用力地抓紧了琴弓，也能听出来



小提琴下乐手肩膀的紧绷。他走过其它所有幻影，目光所不及处，幻影皆化为尘土。

旋律的尽头，明日香低垂着头颅，红发垂下遮住了她的眼睛，她的演奏与往常似乎并无二致。随后她停了下来，但依然没有抬起头。

真嗣想向她道歉，但话语怎么都说不出口。

女孩旁边，另一个真嗣和他的小提琴化为沙尘从椅子上沥下。真嗣盯着椅子，犹豫着这不是不是一个邀请，而自己有没有资格接受。既害怕接受了会发生什么，又害怕不接受会发生什么。

他有那么多话想说，想哭，想大叫，想冲着她说，想和她一起说，然而他却无法打破这礼堂里的寂静。

空荡荡的座椅还在等待落座之人。

真嗣终于不带迟疑地坐了下来。大提琴自然地出现在他的手中。明日香重新将小提琴架在肩头，将琴弓搭上琴弦，但迟迟没有开始。

她的等待勾起了真嗣对一颗吻的回忆，对一堵墙的回忆。

D.真嗣的手仿佛自己就动了起来。

A.一个迟疑的音符。

B.琴弓微微颤抖。

升F大调.真嗣深深吸了一口气。

G.不要逃避。

D.再快一点。

G.但也不要那么快。

A.这一次，他一定会……

明日香陪伴着他，编织着互补的旋律。真嗣感受到了她的音符中愈加明显的怒气。她的演奏汹涌澎湃极富侵略性，像是要用自己的旋律压倒真嗣的旋律。他承受着每一股冲击，维持着八分音符的循环，只不过这一次内心不再是无波古井。她不让他躲在暗处，而他接受了她的挑战。

当她的小提琴轰鸣时，他的大提琴岿然不动。他的旋律是他的盾牌，亦是他敞开的心扉，是胜过千言万语的道歉。他担下了她的愤怒，接受了自己在这股愤怒中所扮演的角色。



但是明日香的愤怒转瞬即逝，只余下痛苦。她的旋律变成了一曲哀号，一个很久以前就受过创伤的灵魂，现在才被允许将其发泄殆尽。他看见泪珠顺着她的脸颊滚落，她紧咬着嘴唇，忍住啜泣和哭号。真嗣和他的大提琴同样担下女孩的眼泪。他拉奏出八分音符，仿佛孤寂黑夜里的一个拥抱，就像伸向坠渊之人的手。

就像一个勇敢地跨过屋顶隔离区的男孩。

当她的眼中不再含着泪水，当她的提琴中奏出的哀怨低语同她的愤怒一样转瞬即逝，当真嗣不堪疲累的手错过一个和弦、旋律即将中断的那一刹，明日香的旋律撑住了他的肩膀。她的旋律现在是鼓励他继续的安抚，一如身着绿裙的少女那真诚的掌声。透过前发的遮挡，真嗣终于看清了女孩的双眼。

那双眼睛邀请他完成两人的共奏。

就这样，小提琴与大提琴唱起了失落、痛苦、希望与治愈的歌。琴弦请求宽恕，琴弓予取予求。真嗣的八分音符终于腾飞，在明日香的旋律的带领下，来到了他们一直以来都自我否认着的深处与高处。

礼堂的墙外，女神崩毁，黑月炸裂，红海退潮。

**END**

*AN: I'm very happy that you liked my story.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support.*

我很高兴你们喜欢我的故事。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



## Wärme (温暖)

作者: Zxanthe

翻译: 嘲斯

就像一个软木塞浮在辽阔宁静的海面上，真嗣轻轻地浮出水面。他没有马上坐起来，而是静静地躺着，凝视着天花板。天花板几乎隐没在昏暗的黑暗中，只有当微弱的绿光扫过时才看得清轮廓。靠近墙边凸出了一块闪耀着金属光泽的格子，延伸进黑暗中。引擎的轰鸣声包围着他。他感觉轰鸣声已经穿过椅背抵在他的背上，震着他的骨头。这一幕已经很熟悉了。他过了一会儿才想起来自己身在何处。他在一架 EVA 运输机上，运输机正飞过浩瀚的太平洋上空。

驾驶舱里，一台无线电在不停地响着。他不时听到断断续续的日语，夹杂着可能是英语、可能是德语和其他他说不出名字的单词。“可以着陆了。”他听出了这一句，接着运输机开始向左倾斜，随之而来的就是颤动。

着陆？真嗣想了想，坐了起来。窗外是一片辽阔的黑海，在海洋的中心；几乎就在他的正下方，是冲天的灯光在黑暗中闪烁。灯光的数量并不多，挤成一团，似乎是在保卫着什么。真嗣皱了一下眉头。他的耳朵里开始有鼓胀感了。

真嗣还不清楚他能不能习惯飞行。在成为 EVA 驾驶员之前，他从未坐过飞机。他甚至从未离开过这个国家。他叹了口气。曾几何时，他的世界就只有热海边缘几平方英里那么大，白天被学校填满，晚上被作业填满，周末则被家务填满，要么百无聊赖地躺在地上，要么耳朵里塞着耳机，要么练习大提琴。随着年岁的增长，他的老师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那座他度过大部分童年时光的小房子常常是寂静空荡的，只有真嗣自己一个人像幽灵一样安静地在里面穿行。有时候，他会鬼使神差般地对着太阳伸出手，仿佛期待着阳光穿过。

就在这时，那封信来了。他那明晃晃而又炽烈的怒火也随之重回自己的身体。一开始他不打算来的。他的父亲就算腐烂了也与他无关。但第二天早上，他还是收拾好了行李，向火车站走去。然后，他的生活就永远地改变了。

现在回想起来，他对自己童年时的经历已经感到十分陌生。也不知是好是坏。就因为一个偶然的抉择，他的成长轨迹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这种想法隐隐让他感到不安。此后，他先后在相隔数千公里的 7 个不同国家，与 7 头使徒展开作战并得胜。在战斗的间隙，他还成功地结交了朋友，至少是愿意和他定期互动的人。他的目光投向了他的背包和剑介送给他的



小相机。他答应过他和东治，在执行任务时要多拍一些照片。但现在天太黑了，不适合拍照。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他家乡的朋友们会不会对下方越来越多的亮起的灯光感兴趣。

驾驶员通过无线电说着英语。真嗣看着运输机着陆。在白炽的泛光灯照射下，除了停机坪和周边的设备，他看不到太多东西。技术人员像昆虫一样跑来跑去。一根软管从黑暗中拖出，接在了飞机下方，那个超出了他的视线。真嗣朝驾驶舱瞥了一眼。驾驶员已经瘫在座位里了。豆大的橙色火光短暂闪烁，过了一会儿，机舱里开始弥漫出浓烈而苦涩的烟草气味。真嗣忍住了皱眉与咳嗽的冲动。他不明白成年人为什么会这么做，他从不觉得吸烟有什么好的。也许离开一段时间是个好主意。

他打开包。这是一个很重的包，几乎有他半个身子高大，里面装满了应急的冬季用品。以备紧急情况，每个驾驶员都被分配了一个这样的包，他们要把它带进自己的 EVA 里。他们的目的地在南美洲的高山上，那里还在下雪。美里小姐说，出现意外的可能性很低，但安全总比后悔好。真嗣同样不希望作战计划因为自己的疏忽而毁于一旦。摄像机挂在他的脖子上，通讯器被夹在腰带上，上次出任务他忘了带通讯器，事后被美里小姐骂了一顿。这样的臭骂还是少经历为妙。

“请问。”他开口问道，“我们为什么停下来了？”

驾驶员没有回头。“燃料不够。”他嘟囔着，“东西比以前更金贵了，也没那么多了。还有半个大洋要飞呢。”

真嗣又压下一阵咳嗽的冲动。“我可以下去活动活动吗？”

那人回头看着他。他的眼睛里满是疲倦。点燃着的香烟还在冒烟，松松垮垮地挂在他的唇边。他端详着真嗣，直到一个史无前例的哈欠打断了这一注视。

“当然可以，少年。”他一边说着一边调整香烟的位置，“记得不要走得太远。如果我把你弄丢了，他们会宰了我的。”

真嗣点点头，然后转身向出口走去。

他打开门，一股又热又湿的空气扑面而来。他愁眉苦脸起来。出发时他们给他的配装是厚厚的工装裤和长袖保暖衬衫。他卷起袖子，发现手臂已经开始冒汗了。

下到地面的路是一条长长的梯子。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爬梯子时有多害怕，他轻声一笑，小心翼翼地顺着梯子往下爬。如今，爬梯子对他而言如履平地。他爬过的梯子够多了，多到手掌上长了老茧，四肢也变得更有力。这也算是另一个不经意的改变吧。





空气中有股潮湿的海水气味，混合着飞机燃料的刺鼻气味和可能是加热金属散发的气味。但还是比烟味好。他的靴子碰到地面，他抬起头来。庞大的、死气沉沉的初号机悬在他的头顶。初号机现在还是会时不时吓到他，尤其是当他能一下子看到初号机全身的时候。即便在所有人眼中，他才是那个坐在驾驶舱里去控制它的人。初号机凹陷的眼窝瞪着他。眼窝深处没有光线照射，但他依然还是感觉到了被注视的不适感。EVA总是这样。他联想着一只亮绿的眼睛，从粉红色的肉缝里冒出来直视着他的眼睛。

他垂下了目光。周围的人们用各种语言相互呼唤，从他周围匆匆而过。他觉得最好还是别挡他们的路。他环顾四周。在停机坪边缘，一盏孤零零的卤素灯照亮了一条延伸进黑暗中的小路，离他并不是特别远。他小跑着向那条小路走去，砾石在他的靴子下嘎吱作响。过了一会儿，这条小路开始弯曲；再往下走一小段路，另一盏孤灯照亮了一条看起来饱经风霜的长凳还有旁边的一棵棕榈树，树叶在微风中沙沙作响。真嗣放慢了脚步，走到灯光下，然后来到长凳对面的栏杆前。真嗣琢磨着他没有走得太远，站在小路上应该就能看到自己。从海面上吹来了一阵微风，从他身边带走了嘈杂与喧嚣。他深吸了一口气。空气有点闷热，但很新鲜。这里很宁静，在这样一个地方，一个人所能求得的最合适的宁静也不过如此了。

在他脚下，地面被截断了，下方就是一个陡峭的悬崖，海面延伸到地平线之外，在月光下反射出柔和的波光。今晚的月光很明亮，他可以看到建筑残骸的块状剪影，像断牙一样从海面下刺出。也许有一座城市曾伫立在那里，然后被海啸吞没。他又想起了日本，想起了家乡。然后他开始做伸展运动，缓解肌肉里因为旅行积累的疲惫，发出了一声满足的呻吟。

“喂！笨蛋！”

这个刺耳的声音吓了他一跳。话音像标枪一样刺穿寂静。他转过身，看到明日香正大步朝他走来，背后的泛光灯照得他只看到女孩发光的轮廓。光是看她走路的姿势，他就知道她这会儿不开心。她正对着收音机快速说话。“我已经——嗯。我找到他了，美里。是啊，他离停机坪有点远，这会儿正在报废的长椅前吹风呢。嗯，他没事。不，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接无线电。”

明日香走到他身边。她瞪了他一眼，然后狠狠地弹了他一下，正中眉心。他龇牙咧嘴，揉了揉挨打的地方。

“哎，明日香，为什么打我？”

她从他的腰带上拿起他的通讯器。“天哪，我真不敢相信。你都没打开那破东西，他都没打开那破东西，美里！你为什么下飞机前把它关了？你是……蠢……”

她越说越慢，最后打了一个大大的呵欠。看来找他一路她也不轻松。她打开他的通讯器，



塞到他手里。里面立刻传出美里严肃的声音。真嗣叹了一口气。

“真嗣！我不是叫你一直开着通讯器吗？”

“对不起，美里小姐，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

在他旁边，明日香哼了一声。他回敬了一副。

“最好不要，否则我就得考虑纪律处分了。我们不能失去你，真嗣，你是我们最重要的资产之一。”

“明白，美里小姐。嗯，顺便问一下……我们这是在哪儿？”

“夏威夷，真嗣。我们只是在这里加一点油，所以赶快回到运输器上，好吗？”

“明白，美里小姐。”

明日香坐到长椅上，她的头耷拉在靠背上。她用鼻孔瞪着他。“听着，我完全理解你为什么要关掉那玩意儿。但她吓坏了，因为你已经好几个小时没接电话了，她把我吵醒了，然后我犯了个错误，我叫她闭嘴，所以她的惩罚是让我出来找你。就我一个人。上帝不允许我们打扰完美小姐的美容休息。”

“对不起，”真嗣说。

“哼，你根本没诚心悔过。”

明日香回话的嗓音很柔和，她的日语发音通常是很清脆的，抑扬顿挫棱角分明，此刻她的发音却滑入了她母语的山谷。只有在她累了的时候才会这样。接下来这些天，他将会经常有机会从她嘴里听到这种特别的嗓音。

“使徒现在在哪里？”他问道。

“嗯，我猜在大西洋的某个地方。你没注意吗？”

“我睡着了。”

“我也睡着了。所以这不是借口。”

真嗣挑了一下眉毛。“哦？你睡着的时候也能听广播？”

“当然。”明日香毫不犹豫地说，“我是一名精英驾驶员，也是一个天才。”

她可能是才用无线电问了美里小姐。“好吧，随你怎么说。”

她踢了踢他的小腿。他“啊”地叫了一声，也不是因为疼痛，更多的是出于惊讶。接着两人陷入了沉默。明日香已经闭上了眼睛。真嗣用眼角的余光看她。她总是那么活力四射，



不过此刻她的面庞被安详笼罩，眉眼不再像平日里那样怒气冲冲地皱在一起。她也穿着靴子和工装裤，里面塞着长袖保暖衣，和他一样。她的头发没有被 A-10 发夹夹住，而是松散地披在脸上。在街灯的暖光下，她的头发看起来像是一种少见的金色。陌生的发色，陌生的异国女孩。

她很勇敢。非常聪明。也很漂亮。他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望向大海。

又过了一分钟左右，明日香站了起来，伸了个懒腰。“走吧。虽然下了那该死的飞机感觉很好，但外面太热了。我们回去吧。在我们到达南美之前，我不想再听到美里的抱怨了。”

她开始往回走。他跟在她身后几步。她的头发在风中飘动。她没有回头。

他们勉强做到了。真嗣正望着被云层遮住的白色大地在他身下飞快地掠过，这时他的通讯器传来了指令，他们已经确认在 25000 米的高空中有一个不明物体。运输机在确保不刮到山峰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下沉，好让 EVA 顺利着陆然后再次升空。

初号机一着地真嗣就开始奔跑起来，起步时还差点摔倒。这里海拔很高，山上的雪很厚，坡度又陡又狠。他周围的环境是一片乱石嶙峋的荒原，一片白色的虚无。即便身处 LCL 里，他还是品味到了那种仿佛后背过电般令人窒息的恐怖。但他打起精神，强忍着恐惧，将其化作压力逼迫自己继续行动。失败从来都不是可选项。初号机在曾经雄伟的冰川遗迹深谷上空行动，如同越过斜坡般轻松爬上山脊，足以引发雪崩的积雪由于初号机的行动滑下雄伟山脉的两侧。初号机的每一次踏足都会使地面轰隆作响。真嗣的同步率已经高到能让自己感受到风压对于肩部装甲的冲击，但初号机的机体性能之强已经足以无视恶劣的环境，狂风吹打山岩，自己反而先粉身碎骨。

在美里确认之前他就已经看到了使徒。令人不安的是，她的声音在中途中断了，但真嗣没有太多时间考虑这个问题。使徒即将降落到山峰上，真嗣勉强爬了上去，并在那东西压在他身上之前把他的 AT 立场调到了最大功率。他把双臂举过头顶，吼叫不自觉地嘴巴里发出。这头使徒体积庞大，至少是他的初号机大小的十倍，此刻没有他人的支援，他就是唯一能够阻止使徒与他下面的岩石接触的存在。他的双脚被压入地面，他的膝盖几近弯曲跪下，他的耳边嘶鸣作响。他几乎感觉不到自己双手紧握着的操纵杆了，他的手臂已经感受不到除了疼痛以外的触感了，这双手臂在远无法承受的负担的重压下燃烧着。绫波在通讯设备上喊了些什么，他只听到了电子杂音，明日香也喊了些什么。过了一会儿，他觉得压力减轻了一些。“快点行动！”他尖叫道。

“尝尝这个！”明日香大声喊道，然后压力消失了，使徒的 AT 立场突然消失了。三台 EVA 被黑暗包围住，一、二、三，三次心跳后，整个世界变白了，真嗣被炸飞出去。他在落地的



时候差点把舌头咬掉，满嘴的血腥味冲进鼻腔险些让他窒息。眼前的显示屏闪烁了一次才恢复原状，突如其来的日光晃得他睁不开眼睛。他似乎被炸飞到了一座不深的山谷里。离他几米远的地方，明日香的红色二号机倒在雪地里，像白地里绽开的血花。他皱紧眉头，控制着初号机坐起来。绫波的零号机不见了。

“真嗣？明日香？丽？”美里在通讯里说道，“仔细听我说。你们没有多少时间了。真嗣，明日香，移动你们的 EVA 让他们侧躺着，面对着对方。丽，做同样的动作。不——”

她的声音突然消失了。真嗣皱起眉头，控制初号机躺下。在他对面，明日香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明日香说：“美里，你刚才断线了。”剩下的电量不到一分钟了。真嗣吞了口水。

“——现在听到了吗？”

“可以。”

“好。在你俩的 EVA 之间挖出一些雪，把手放在上面。这样可以——”

她的声音又消失了。明日香的二号机已经侧身躺下，肘部贴着躯干，双手埋在雪里。真嗣参照它的位置，将初号机的手放在二号机的手上。

“不能呆在 EVA 里，会冻僵的。完成前述动作后，就脱出插入栓，排干 LCL，然后换……衣……你的背包。待在避难所里。暴风雪……不会……很严重吧……也？”

真嗣弹出了插入栓。等到 LCL 排放干净，他立即打开背包。第一时间找到了毛巾。他以最快的速度脱下了驾驶服，尽可能地擦干身体，然后撕开真空密封的衣服包装。他迅速穿好衣服。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把这么厚的衣服塞进去的。穿上外套后，他扛起背包，走到外面。

寒冷像鞭子一样抽打在他脸上。即使穿了层层衣服，他也能感觉到狂风拂面。这让他无法呼吸。他这辈子还没体验过这种感觉。风猛烈地拍打着他，差点让他摔倒。他的眼睛已经流泪了。他摸索着脖子上的护目镜，把它扣在脸上。现在还能看到光，但视野范围正在迅速缩小。他最好快点。他踉踉跄跄地走向初号机的脑袋，绕过它，从头顶的独角下方经过。等到他走进两台 EVA 之间的地带，风势就会减小很多。他看到明日香朝着 EVA 紧握的双手走去，两双手构成了这片白色大地上唯一的异色小点。

他们会和后一起开辟出一条进入“避难所”的路。花了他们不少功夫。也许是明日香把美里说的话执行得有点太好了，最终他们成功地挖出一个小隧道，他们迅速地爬了进去，然后再用雪把通路堵上。



“该死，太黑了，”明日香嘶哑着说道。真嗣摘下了护目镜。他还是看不见。他试图站起来，结果头撞到了二号机冰冷的铁掌上。

“小心点，笨蛋。”明日香厉声教训道，他痛苦地呻吟着跪了下来。“你不会真把自己撞得那么重吧？”

真嗣扯下一只手套，用麻木的手指摸了摸自己的头。他的头发被 LCL 浸得湿漉漉的，现在已经凝结了。他咽了口水。“嗯，我觉得没有流血。”他按了一下，刺痛得颤抖了一下，“不过，可能会有淤青什么的。”

“小心点。”明日香责备道，“你之前已经看到这个顶有多低了。”

“没注意，我那会儿更关注的是如何把暴风雪挡在外面。”

“嗯，你应该看——啊！”

伴随着沉闷的砰砰声，明日香吃痛的声音从真嗣的右侧传来。真嗣觉得这会儿不应该笑出声来，但他还是忍不住露出了笑意。“明日香？”他询问道，跪在地上向前走，双手试探着伸出，“你还好吗？”

他的右手摸到了柔软的东西。明日香叫了一声，声音比原来更近了，然后推了他一下。真嗣被推倒在了雪地上，然后顺势不动了，他已经耗尽了力气。

“天啊，你的手都冻僵了！那是我的脸，笨蛋。看清楚啊！”

“我会尽力的。”

“你现在还敢对我摆这种态度，第三适格者！天哪，我真希望这破包里有手电筒之类的东西。”

他的眼睛开始适应黑暗，可以略微分清周围的环境了。一股微弱的光芒在二号机的手指里绽放开来。他可以看到明日香的剪影，她正弓着腰俯在其中一个背包上。她拉开两人的大包，然后开始翻找，嘴里还喃喃地说着德语。

“啊，我……我想我找到了一些东西。现在，只要我找到按钮……啊！”

温暖的黄光充满了庇护所。真嗣眯着眼睛，看不清东西。过了一会儿，他看到明日香得意地举着一盏小提灯。她把它放在他旁边。热气从里面散发出来，这是寒冷世界里微弱的一丝温暖。真嗣闭上眼睛，沉浸在其中。

明日香推了推他。“坐起来，真嗣。你这样坐着会冻僵的。”

“嗯。”他咕哝着，但还是照她说的做了。他看着明日香，眨了眨眼。她又在背包里翻



找，把东西抽出来扔到一边。她的红色长发在半冻的 LCL 里凝结在了一起，看起来比平时更亮。

明日香抬起头，发现他在盯着她看。女孩皱眉。“怎么了？”

“啊，你的头发……”

“你的看起来也好不到哪里去！你最好说你带了毛巾。”

“没有，我把它忘在插入栓里了。”

她绝望地呻吟。“你没救了，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死于体温过低什么的，那都是你的错。”

“怎么会是我的错？！”

“没有毛巾我们就不能擦干头发！我们可能会冻僵或生病什么的。”

“那你的呢！”

她哼了一声，从雪里拿出一团皱巴巴的、已经染成 LCL 溶液的橘黄色的不明物体。“约等于报废。现在看看 NERV 还给我们留了些什么吧。”

他们清点了一下存货。每个背包里都有他们在飞行途中穿过的衣服，一个热能灯，一个睡袋和铺在睡袋下面的垫子，几包野战口粮，一个用电池供电的小水壶，一个杯子，一些袋子，还有一本写着生存说明的小册子。真嗣的相机和 SDAT 播放器也在里面，还有他们的两个通讯器。他打开了自己的通讯器。回应他的只有平稳的电子杂音。换频道也无济于事。

“呃，他们就没想到塞一套纸牌什么的吗。小气鬼。”明日香嘟囔着，然后脱下外套，把 A-10 连接器从头发上取下来，让头发自然地垂下来。她开始用颤抖着的双手捋头发。“天哪！糟透了。”她抱怨道。“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冷过。你可真走运。你的头发很短。”

“我想是吧。”真嗣说。他看着她。她努力捋下了大部分的雪泥和冰渣，身前的雪地上还点缀着橙色的斑点。过了一会儿，她把毛巾扔给了他。真嗣把头埋进去，接着才意识到他的神经连接器还开着。他把它们扯了下来。当他从毛巾里抬起脑袋时，他看到明日香举着提灯靠近她的头发。女孩在颤抖，轻微但明显的颤抖。

她与他的目光相遇，嘴角噙着一丝微笑。“你的头发竖得跟刺猬似的。”她调笑着，声音里带着笑意，“你看起来傻乎乎的。”

真嗣无语地眯起眼睛。“你自己看起来也好不到哪里去。”

明日香的眉头皱了起来。“笨蛋真嗣，你不知道你不应该对女孩子说这种话吗？过来。起点作用，拿着这个灯。我照得脖子都累了。”





真嗣照做。明日香转过身来，双手紧紧地环抱住自己。“这不是吹风机，但也只能这样凑合了。”她硬着头皮解释，身子抖得更厉害了。她身体前倾，抓起外套摸索着穿上。“抓住我的头发，尽量靠近提灯。上下移动提灯，但不要拉我的头发。希望这样干得快一点。快点呀，我的头发又不会烫到你。”

他对此持反对意见，甚至可以说怕得要死。他常常畅想着摸一下明日香那漂亮的红头发会是什么感觉。现在真嗣小心翼翼地拿起其中的一束。它摸起来又冷又湿，还被溶液弄得粘乎乎的，颜色也很暗淡。他咽了口水。在日常情况下，她可能会打他一下然后开始吼他。但现在是非常时期。真嗣强撑着继续，而她保持沉默，什么也没说，默许他继续抚摸她的头发。提灯的运动使他们的影子不停地拉长收缩，就像在呼吸一样律动。当他捋到一个结时，他瞥了一眼明日香的脑袋。她仍然背对着他。他深吸一口气，手指搭上这个结，打算试着解开。他湿漉漉的指背碰到了她的后颈，女孩缩了一下。

“呀！我说了别拉它！”

“我没办法！有些地方缠在一起了。”

他继续梳头，直到把她剩下的头发都梳好。她对他发出了抗议的噪音，但也没有抽身离开。外面寒风的呼啸声已经加重为咆哮的嚎叫。寒意顺着他的脊背爬行。他的耳朵冻僵了。他的脑袋冻僵了。没有提提灯的那只手有点麻木了。然后他想到了绫波。他希望零号机那奇异的手掌也可以挡住寒风。他希望她能成功进入室内。他想着她身边没有其他人帮她吹干头发。

“我希望绫波没事。”他低声说道。

“哦？开始担心优生生了吗？真可爱啊。”

“不是那样的。”他皱着眉头解释道，“只是……她那边只有一个人。”

“她会没事的。”明日香的语气还是一贯的不屑，“她不是都已经习惯了一个人待着。她可是会在任务结束后一脸笑容拒绝美里的晚餐邀请的哦。”

真嗣含糊的应了一声，但没有说别的。他的手指停顿了一下，明日香改变了一下姿势。

“喂。”她低声说，“别忘了头皮部分。”

“啊？我…你——”

“好了。”她毫不犹豫地确定道，“别让事情变得更糟了。我很冷，所以快点。”

当他试探性地把手放在她的头皮上拈起一束头发时，明日香什么话也没说。他继续沉默着。她的呼吸深沉而均匀，只有在浑身打了个寒颤时才会喘不过气来。她的肩膀和脊背开始





逐渐向下低垂。

“明日香，请抬起头来。”

“嗯。抱歉。”

他用提灯照了好几圈才把她的头发弄干。她的头发很厚，而且很密。到最后他的手在她的头皮上抽搐，牙齿也打颤嘎吱作响，因为他真的已经冷得受不了了。他的耳朵已经失去感觉了。

“什么声音？”

“没什么。我只是有点冷——冷——冷，仅此而已。”

“仅此而已，嗯？”明日香伸出手来抚摸她的头发。“哇。不错，真嗣。我们就到此为止吧。”她转过身，从他手里抢过提灯，“转身”。

“嗯？”

“现在轮到你了。”

“呃…好吧。”

真嗣感觉头顶上的灯光温暖无比。他勉强忍住没发出没出息的呻吟。明日香的手停留在他的头发上，手法很粗鲁，可她手指触摸他的头皮所留下的触感依然如同闪电般顺着他的脊柱穿梭。

“哎呀，别乱动了。”明日香嘟囔着，“我又不会烫到你。”

“对不起——哎呀！请小心这个肿块。”

“啊，我想起来了。抱歉。”

她轻轻地拉了拉他的头发，把它拉长，使它尽可能地靠近灯。她的手很冷，但他并不介意。他突然想到自己以前从来没有被别人的手摸过头发。他不知道这种感觉会这么好。他把右手塞进自己的膝盖窝里取暖，胸膛里突然泛起一股内疚情绪来。

“好了，你的搞定了。现在你能再给我的头发来一次吗？”

灯的温暖和女孩手的重量消失了。真嗣转过身来，感到一种奇怪的失落。

在再一次完成明日香的头发护理后，他们每人吃了一根口粮棒，然后加热了一些雪喝掉。接着他们开始铺展他们的垫子，然后是上面的袋子。他们站在小帐篷的两侧，把提灯放在他们之间半米左右的地方。明日香在明亮的屏障后面瞪着他，光线描摹的阴影使她的面容显得咄咄逼人。“别搞什么恶作剧，知道了吗？如果你敢把手指头伸过提灯，你这只手就别想要



了。”

“知道了，明日香。”

“你想干嘛干嘛吧，反正我要试着睡一觉了。”

他脱下夹克和外裤，回忆着之前学习的应对极端天气的方法，边打着寒颤边滑进睡袋。他戴上耳塞，紧抓着 SDAT 播放器给它预热一下，然后开机点击播放。没有声音出来。他把它拿出睡袋看了眼。它甚至都没有开机。他咬了咬牙，希望这台电子产品没有坏掉。极寒天气会损坏电子产品吗？他把 SDAT 播放器塞回睡袋，叹了口气。没有它，他总是难以入睡。

接着他抬头看了看顶。红色的装甲。熟悉却又陌生。红色手掌上面是初号机的紫色手掌。风的呼啸声比以前更大了。外面的风拼命地想把二号机的手掌刮走，它的手掌也确实在不断地移动。他吞了口口水。毕竟，即使是 EVA 也不能完全挡下大自然的伟力。这让他突然觉得自己很渺小。他有点发抖。尽管他穿了那么多层衣服，身上裹着厚厚的睡袋，但他还是有点冷。等这一切都结束了，NERV 还能找到他们吗？他还记得，从运输机上降落下来后，迎接他的是一片光滑、炫目的白色，一直延伸到远端的山坡上，一直延伸到深不见底的山谷里。谁知道它下面潜伏着什么？美里小姐和其他搜救人员很可能会错过他们这两个被活埋在雪中的驾驶员。

他翻了个身子。明日香裹在她的睡袋里，她的脸隐藏在阴影中。他不确定她是否睡着了。

“嘿，明日香。”他试探着喊道，“你知道暴风雪一般会持续多久吗？”

“我不知道。雪只是冰冻的水，所以可能像一场暴雨。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就要被美里的叫声吵醒了。”

她的声音听起来那么轻松，那么淡定。好像她根本没有为此烦恼，或者可能没有意识到危险。但明日香一点也不傻。

“但如果雪下得太大，我们完全被活埋了怎么办？万一结束后他们找不到我们怎么办？”

“别再问蠢问题了！”明日香厉声说道。真嗣被她声音里突如其来的恶意吓了一跳，“他们当然会找到我们的。EVA 身上有追踪器。”

“如果 EVA 被冻成冰块，那还管用吗？EVA 会被冻住吗？”

“不会，笨蛋。我不这么想。这么大怎么冻得住。现在闭嘴，去睡觉吧。”

“我知道它们现在处于低功耗模式。”真嗣低声说，“但它们能撑得比暴风雪更久吗？”

“闭嘴！”明日香厉声说。她的声音在狭小的空间里震耳欲聋。真嗣又吓了一跳。“我不在乎，好吗？！闭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所以问愚蠢的问题，做愚蠢的假设都是没有用的。



闭嘴，去睡觉吧！”

“对不起。”他条件反射般地小声道歉。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在为什么道歉，也不知道为什么明日香会这么生气。

他试图入睡，但他睡不着。天太冷了。风太大了。于是，他突然意识到，他们两人是多么孤独。他们有可能是地球上最后的人类了。谁知道他们会被困在这个又小又低，连站都站不直的庇护所里多久呢？真嗣叹了口气。唯一能让他们抵御死亡的，只有几根口粮条、两双巨手和几个睡袋。他的手绞在一起。他不应该到这里来。明日香是对的。这根本不是一次作战行动。他们三个人很可能被冻死在南美洲上这个被神明遗弃的角落里。这里离南极洲不远。他的父亲现在就在南极洲的废墟里。也许这一切都有某种联系——使徒，和他的父亲，真嗣突然这么想到。与他和明日香之间坚冰般的沉默相比，风的呼啸根本不算什么。他与父亲的关系。这座冰冷的坟墓。尚未出口的愤怒话语。我想死。我不想死。

“为什么使徒会如此接近南极洲？”他试着打破沉默，“你觉得这跟‘第二次冲击’有关系吗？”明日香什么也没说。他舔了舔干燥的嘴唇，“使徒为什么要攻击它们的落点？”

明日香还是什么也没说。当他翻过身时，他看到她侧着身子，背对着他。他看不见她的脸。那道背影遥远得像月亮，却又灼热得像太阳。妈妈，他听见她的梦呓，在他看不见的地方，泪水从少女紧闭着的眼皮底下淌了出来。

他永远也无法理解她。

他又翻了个身，好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但还是睡不着。最后他放弃了，伸手去拿 NERV 放在背包里的安全手册。它干练而简洁，不仅包括生存技能，还包括关于应急装备的信息：睡袋可以合在一起，仅保留两个独立的开口，这样更有助于保暖。理想情况下，他们的口粮应该能维持一周。

不知过了多久，咯咯打颤的牙齿把他从断断续续的浅眠中吵醒。他翻了个身仰面朝天，又看向左边，明日香面对着他缩成一团。他们的视线在寒气中相遇。她脸上的表情很奇怪。要不是真嗣足够了解她，他或许就把那副表情当作是害怕了。

“美里小姐有消息了吗？”他结结巴巴地问道，已经被冻得快说不出话了。

“如果有的话，我们还会在这儿吗？”明日香皱紧眉头没好气地回答。真嗣叹了口气，看来她的心情依然很糟糕，那还是暂时别触她的霉头了。他听见明日香深深吸了一口气，于是赶紧准备翻身。

“听着，这会儿咱俩还是以大局为重吧。把垫子，还有我俩的睡袋，都合在一起。我可



不想…我可不想被冻死在这种鬼地方。”

“行。”真嗣很支持，“我也不想。”

爬出睡袋暴露在冷空气里无疑很痛苦，好在把垫子和睡袋靠在一起不用花什么时间。真嗣背靠着明日香重新躺下，这个过程里明日香一句话也没说，真嗣也不敢多说什么。这处避风港依然又黑又冷，但隔着睡袋真嗣依然还是感觉得到明日香抵着他的后背，这又让他有了点小小的心安。他的脑海里短暂的浮起过一个疯狂的气泡，让他想知道自己若是把明日香拉入怀中会是什么感觉。少年摇摇头打消了这个念头。明日香可是真的能杀了他的。

“嘿，明日香？”

“嗯？”

“你为什么要驾驶 EVA？”

少女不假思索地给出了回答。“当然是为了向世界展示我是个天才。”

“让世界知道你的存在？”

“嗯。差不多。你呢？你为什么要驾驶 EVA？”

真嗣思考着这个问题，眉头间出现了一道小小的皱纹。“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明日香转向他，“我们这会儿被困在鸟不拉屎的山上，你还说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到了这里？你是笨蛋吗？”

“嗯，可能吧。”

她哂笑。“听得出来你确实是个笨蛋。”

“你为 EVA 训练多久了，明日香？”

他从来没问过她在德国的生活。他只知道她有大学文凭——他不知道是什么——而且为 EVA 训练的时间比他长得多。他不知道训练的内容是什么。她似乎很喜欢驾驶 EVA。

“从我四岁开始。”她回答道。她的声音里充满了骄傲。

“哇。”他惊叹，“是……是你父母强迫你这么做的吗？”

“肯定不是啊。”她回道，“他们什么也没说。我是被选中者，而且我也想这么做。一点也不像你。你完全不喜欢驾驶 EVA 吗？”

真嗣耸了耸肩，尽管她看不见。“一点也不。”

“所以是你爸爸逼你做的？”



“倒也不是。”

“嗯。我本来还想问你为什么不和他住在一起，但是……他看起来确实不太像个称职的父亲。”

“嗯，他不是。”

“我父亲也不是。”明日香的声音低了下去，“但是……我觉得我们还算相处得很好吧。我有段时间没和他说话了。我小时候和他还有妈妈住在一起。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听起来不错。”真嗣说，“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我有点嫉妒你了。”

“只是看起来是这样。我母亲甚至都不是我的亲生母亲。”

“什么……你的亲生母亲怎么了？”

“她死了。”明日香的回答很简洁。

“啊。”真嗣沉默了，“对不起。”他又舔了舔嘴唇，“你还记得她吗？”

“一点点吧。”

“那还好。我的母亲也去世了。但我真的一点也不记得她了。”

“嗯，我猜到了。不是去世就是离婚。但也没那么糟。至少不记得的话你就不那么痛苦了，不是吗？”

“有道理，但也不尽然吧。我没有任何关于她的照片或其他什么东西来纪念她。”

“为什么没有？”

“我父亲销毁了一切相关事物。”

“哦。”

沉默降临。真嗣眨了眨眼。在这一次谈话中，他对明日香的了解比他和她一起生活、一起环游世界、一起并肩战斗几个月所了解的还要多。她那平静的坦诚让他震惊。他紧紧闭上眼睛，突然感觉尴尬起来。

“对不起，和你说这些话题。”他低声说。

“我现在也没什么别的事可做。”

“哦，所以你现在很无聊？”

“是啊。”



真嗣深吸了一口气。明日香似乎没有任何困扰。这一定就是精英驾驶员的价值所在。心无二意，专注行动。他突然很想问问她的训练内容。

“真嗣。”停顿了一会儿后明日香小声说道，“我还是很冷。”

“我也是。”他颤抖着低声回应。

“你应该知道吧，睡袋能用拉链组合在一起。”

“我知道。”

他们没有多说什么。明日香翻滚着从他身旁挪开，接着他也滚到了明日香留下的空地里。当他走出睡袋时，极地般的寒意袭来，但他和明日香的动作很快。过程中他们都没有看对方一眼。他的心怦怦直跳。他感到有点头晕。他爬回睡袋。

“快点。”紧跟在后面的明日香抱怨着。

拉链一合上，他们就伸手去抓对方。动作局促而笨拙，明日香的肘部非常非常尖利。她紧紧地抓着他，让他有点难以呼吸，但真嗣发现他一点也不在意。一开始，他们互相颤抖着，牙齿因为先前暴露在外面的冷空气里而打颤，但渐渐地，颤抖停了下来。明日香的身体紧贴着他的，逐渐变得温暖，令人心满意足。他这才知道一个人的躯体也能如此温暖。明日香叹了口气。她转过身，把头埋在他身上。她的头发还微微潮湿，弄得他鼻子有点痒。闻起来有浓烈的 LCL 的味道，还有可能有汗水的味道，还有一丝洗发水的味道，还有别的什么味道，他也说不上名字。真嗣吸了口气。

“别说话。”明日香低声说。

“好。”他低声回答。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笨蛋。”

他笑出声来，真是典型的明日香。“对不起。”

“别道歉了！我说真的，你就只会道歉。”

“...好吧。”

沉默降临。明日香的呼吸变深了。他的头稍微向下倾斜，嘴唇紧贴在她发际线旁边、被她凌乱的刘海半掩着的额头上。在电影里，朋友和家人有时会亲吻对方的额头，情侣们也是如此。他回想起明日香骄傲地站在长椅上，沐浴在夕阳的温暖光芒中。他半睡半醒着。他的嘴唇不自觉地掀起。像电影里那样。一次。两次。再一次。

怀里的明日香低声说了些他听不懂的话，可能是德语。她的手臂紧紧地搂着他。



真嗣终于可以安稳入睡了。

NERV 的工作人员最终找到了他们。明日香的通讯器开始发出刺耳的声音，不久之后，他们被从避难所里拉了出来，被雪上反射的阳光弄得头晕目眩。美里告诉他们，他们在那里呆了两个晚上。她一把抱住了两人，然后又退了回去，鼻子皱了起来。

“小野人，你们俩身上有一股 LCL 味和汗味。我们回到文明世界后，你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澡。”

“谢天谢地。”明日香回道，“然后是晚餐，对吧？我希望你没有忘记。”

“当然。”

他们很快被领进了一个帐篷。绫波已经在那里了，肩上披着一条毯子，手里捧着一杯热气腾腾的热巧克力。真嗣和明日香也接受了相同的护理流程。明日香兴高采烈地畅想着她到底要让美里给他们买什么当晚餐。真嗣抿了一口热巧克力，对绫波微笑。

“你没事就好。”他说，“你这两天过得怎么样？”

“和以前差不多。”绫波回答。她隔着杯沿看着他，然后抿了一口热巧克力。

“好喝。我很高兴你也没事。”

后来，美里拿着平板电脑进来了。她在上面轻敲了几下，然后一个电话打了进来。是他父亲打来的。美里用非常简短直白的话语发表了她的报告。然后——

“干得好，真嗣。”电话另一边的碇源堂赞赏道。

真嗣眨了几下眼睛。感觉胸口有一股奇怪的情绪在发酵。“谢、谢谢您。”他勉强说了一句，接着电话就挂断了。

明日香推了推他。“哇哦。”她起哄道，带着一脸在真嗣眼中就是傻笑的笑容，“他居然夸奖你了诶。”

他叹了口气。不过嘴角也微微翘起。“我猜是的。”

“我就说嘛。”

真嗣笑了。他从来没有觉得这么温暖过。





## So Stay Close（像这样，待在一块吧）

作者：skyfox

翻译：嘲斯

他还是没想明白自己为何沦落至此。可能是一连串毫不相干的事件与巧合的共同作用，不过更大众的说法似乎是命运的恶劣玩笑，这算是对他的考验吗？

一切似乎都与日常并无二致。明日香神采飞扬昂首挺胸地走在他的前面，鼻子恨不得翘到天上去。叽叽喳喳，大喊大叫，还深信不疑所有倒霉听众都能跟上她的思路。路上行人纷纷侧目，搞得好像真嗣才是那个唯一该为此情此景感到尴尬的倒霉蛋。好吧，真嗣确实是这个倒霉蛋，因为身前的女孩毫不在乎外界目光，而这一点在他见到她的第一刻起就已经深刻领会了。

不过这很正常，明日香已经到达习惯性地无视基本社交距离、逢人便起昵称的地步了。可能在德国都是这样吧，真嗣努力尊重理解少女的行为习惯。毕竟明日香是个外国女孩。

不过再怎么也得有条界限。而现在那条界限已经被打破了，真嗣很确定。他还确定了一件事，如今周围的行人们投来的注目礼，正是源自被打破的界限。

少年少女正手牵着手。

好吧，更像是少女强拉着少年的手。

好吧好吧，最贴切的形容应该是，少女的手指宛如手铐，恶狠狠地拷在少年的手腕上。真嗣活像个囚犯被狱卒明日香拖进监狱，啊呸，学校。

没有人向他解释他为何会沦落至此。他只记得明日香那个蹩脚可笑的理由，说他们是 **Evangelion** 驾驶员，是地球的保护者，她绝不允许像他这样的懒鬼因为上学迟到而毁了她现在的地位。真嗣压根不知道他何德何能动摇明日香的地位。女孩相当热衷于向男孩耳提面命谁才是专业的专业人士，男孩则从来都不想与女孩争论这个话题。

现在她牵着他的手腕在城市里转来转去，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亲吻他的脸颊以示问候？德国人还会做什么？真嗣不知道自己是否招架得住。少年确实对此抱有懵懂的期待，不过这不该是关系更进一步时才该解锁的发展吗？怎么想也不会直接快进吧？

几天前，当真嗣面对着明日香的睡颜差点偷亲上去时，他们的这段关系就已经进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了，可惜此时的真嗣完全忘记了这一点，他现在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扣



住自己手腕的纤细手指上。更不用说他的手正……

“…难以忍受，怎么想都不可能！”明日香大声抱怨道，“你是怎么受得了的？”

她这会儿又在说什么？

明日香看到真嗣那张困惑的蠢脸，再次愤怒地咆哮起来，为真嗣身上新添了几道路人目光。“你到底有没有听到我说话！”

“是吗？”真嗣撒谎的技巧和他逃避问题的技巧一样高明，“我只是在思考。”

“这还用思考？你是笨蛋吗？但凡是个脑子正常的人都不用想这么长时间！这也太热了！日本也太奇怪了！”她吼到。

真嗣则皱起眉头。日本再怎么怪也没眼前的女孩的脾气古怪。不过明日香说得对，太阳炙烤着大地，暴晒着行走在马路上的行人们。盛夏如期而至，真嗣此时已经觉得衬衫湿得自己很不舒服了。皮肤上的汗珠闪闪发光，手腕上的“手铐”也热得如同阳光下暴晒的金属。

真嗣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又看了看明日香握住他手腕的手。他的目光顺着她的手腕和小臂向上移动。她右耳后面的头发呈现出与她的发色明显不同的红色。这是潮湿导致的，说明明日香现在和真嗣状况一样。

这样的事情让他很困惑。外面真的很热，所以为什么还要牵着他的手，把整件事情搞得更复杂呢？这对她来说肯定也不舒服。这个女孩完全是个谜，她的行为总是前后矛盾。考虑到最近发生的事情，这似乎特别奇怪。

真嗣还记得他们一起在火山岩浆中泡了个澡后发生的事情。那真是段不堪回首的回忆，但事后美里小姐答应带他们去温泉，他们可以在那里好好地洗个澡。每个人都表现得很高兴，包括明日香。至少在他们回家的那天晚上之前，真嗣都是这么以为的。

他站在厨房敞开的碗柜前，想着今晚和明天能做些什么好吃的。这是一个忙碌了一天后迎来的夜晚，相对来说比较安静。真嗣处于一种轻松愉快的疲劳状态中，就像结束一天的工作后洗了个热水澡一样。脸上挂着一丝微笑，眼睛半眯着。美里小姐喝了一罐啤酒就上床睡觉了，明日香可能也睡着了。没有什么能打扰他独享这安静的幸福。

他的平静被身后微弱的嘶鸣声打断了。那是明日香，她“大声”地窃窃私语，仿佛是既想掩饰自己的不满情绪，又希望能被他人察觉。

“美里怎么想的，能提出这种建议？”

真嗣转过身来。明日香穿着一件大码宽松衬衫，披头散发紧闭双眼站在他面前，真嗣还



看出来她没有穿胸罩。她用一种相当夸张的姿势，像扇扇子一样在红扑扑的脸前挥动着手掌，想给自己降温。

“你在说什么啊？怎么声音这么小？”真嗣询问道，控制着自己别被她的外表分散注意力。

明日香没有停止扇风的动作，皱起眉头，睁开了眼睛。“不是很明显吗？我在火山岩浆里都快要泡死了，然后美里又带我去泡温泉？”

她是对这种犒劳方式不满意吗？真嗣本来想提醒她，在那么凶险的情况下能活下来就是万幸了，但他又怕明日香抓住这点和他吵上半天。

“你不喜欢泡温泉吗，明日香？”

明日香哼了一声，重重地呼了一口气，气流从她嘴里喷出掀起了她的刘海，露出了她的前额。“你倒是说说，谁会在差点被活活煮熟后，再立刻去泡热水？”

真嗣再三确认他也是那天早些时候差点被活活煮死的人。不过他后来也很享受温泉之旅。欧洲人都不洗热水澡的吗？这种想法可太恐怖了，真嗣的表情扭曲了起来。他赶紧试着用一种带着内疚的傻笑表情来掩饰自己。

“可是你，你说过……”真嗣开始挠头，搜肠刮肚该怎么表达，“你说你高兴能一起泡温泉。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美里你不喜欢？”

“唉，男人的思维。”她又叹了口气，“你没看到她有多开心吗？我不想破坏气氛。我只是想表现得有礼貌，不要表现得不符合我的性格。”

礼貌？不合性格？这种话能出自一个每天都不重样地欺负他的女孩？真嗣脑子宕机了。

也可能他真的很蠢。

有人把真嗣的手拉向另一个方向，把他从思考中拉回现实。在现实中，他仍然不明白明日香想从他身上，或者从他手中得到什么。明日香的手不再完全抓住他的手腕，而是向下滑动，这样他们的手掌就靠得更近了一点，就好像他和明日香试图真正抓住对方的手一样。真嗣感觉，在这个位置上他已经可以轻松环握住明日香的拇指了。

不，根本不用怀疑。这绝对是汗水的原因，明日香的湿手从他手腕上略微滑了下来。没有别的解释。等到她的手完全滑进他的手里，等到明日香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她就会恢复理智了。这样可能会很尴尬，但必须结束这场闹剧。所以他还是决定再等一会儿。

此外，真嗣也不想产生任何与像她这样的女孩手牵手散步的亲密幻想，更不用说明日香



不太可能因为这样的事情而感到尴尬。看起来，这对她来说毫无意义。说不定仅仅就像牵着皮带遛狗一样。

这是明日香又一次试图表达“礼貌”吗？也许她是在传达好意？也许她看透了他，知道在她骂他那么多次变态之后他对她的想法，现在她把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交予他，她完全清楚自己的所作作为，即便她并不喜欢这种方式？也许这是一种奇怪的道歉方式，为之前发生的堪称恐怖的事件道歉？

可他是不会接受这种几近羞辱的道歉的。尤其是今天早上之后。

真嗣不是个厨师，他也不认为自己是厨师。但美里家的烹饪工作，却落在了他的肩上。他希望能与两位室友共同完成每天的做饭任务，不过这个期许早早落空了。因为其中一个女孩是货真价实的厨房杀手，做出来的“食物”足以毁灭世界，另一个则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典型。以至于真嗣反而庆幸他能控制自己吃什么。考虑到以上种种，这倒也不是最坏的结果。

明日香显然对这个结果不太满意。从第一天起，一股奇怪的批评浪潮就落在了真嗣和日本料理上。食物太奇怪，食物太简单，食物太无趣。可能是明日香太复杂了，不是真嗣的厨艺问题。但真嗣不想小题大做。

不过担心自己的室友因此离家出走的念头现在还是牢牢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明日香显然很难适应新的文化环境。真嗣凭自己的能力也许很难帮助到她，他也不大可能收到这个骄傲女孩的求助。但他还是愿意为她做点什么。

少年的奇思妙想就是寿司。这是一个完美折中的方案，而且恰巧他也会做。一个相对简单的料理，在日本以外同样很受欢迎，几乎人人都熟悉此物。真嗣相信，对于明日香来说，这肯定不会是一道奇怪的菜。她以前肯定吃过寿司，知道那是什么。她甚至可能喜欢他简单又优雅的做法。

一份三文鱼和金枪鱼寿司和一双筷子已经摆好了，在桌子上等待着食客。真嗣还准备了山葵和酱油，来满足这个觉得什么都寡淡无味的姑娘的胃口。一切顺利。

明日香从她的房间里出来时已经穿好了校服，她低头看向餐桌。以往对于早餐的评价今天并没有出现。在她的脸上，真嗣看到了一种他不太理解的情绪。女孩惊讶地睁大眼睛，想说点什么，突然又眉头紧锁、嘴唇紧闭，然后转身跑回自己的房间。

这份早餐真的那么难以下咽吗？为什么这个女孩总是那么难以相处？她就对伤害他这么乐此不疲吗？

不到一分钟后，明日香回到桌边，真嗣这才意识到情况要糟糕得多。



她带了一把叉子过来。

真嗣的左眼开始紧张地抽搐。这时的他巴不得叉子是用来夹眼睛的，用来夹胃的，用来夹任何东西的，就是不要用来夹桌上的食物。但事与愿违。

明日香，以其一贯的风格，打破了真嗣所有的期望。一开始，她觉得小碗里的酱油不够，于是又往里倒了一些，结果倒得太多了，几乎都要从边上溢出来。然后，她用那把叉子舀了太多的芥末，看着就像要把整个寿司卷都涂绿一样。明日香把芥末涂在寿司上，就像把黄油涂在吐司上一样，然后把叉子从上到下扎进寿司里，仿佛插入倒下的敌人的心脏。

说不定那就是真嗣的心脏。

这还没完。她把整个寿司卷都浸在酱油里，差点把它浸没，试着让酱油完全渗透寿司的里里外外，真嗣最后一点希望都被绝望淹没了。

真嗣不相信。明日香不可能不知道正常人是怎么吃寿司的吧？她肯定是在逗他。几周前，在他们的舞蹈同步训练中，她从背包里掏出露营叉吃拉面，他眼都没眨一下。真嗣不会因为这样的事情来对一个刚来这个国家的人评头论足。那会儿已经没有时间了：他们的生命被笼罩在使徒的阴影之下。他的固执和骄傲已经无关紧要了。

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食物不能被这样嘲笑。他也不能被这样嘲笑。真嗣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冲动易怒的人，但现在他准备开口说话。

明日香没有注意到他，也没有注意到他的震惊和愤怒。事实上，她似乎完全沉浸在这顿早餐里。她吃得很大声，甚至可以说是在咂嘴。是因为高兴吗？真嗣感觉自己又糊涂了。如果明日香真的如此少有的表现出开心快乐，那么他有什么资格责备她没有用“正确”的方式吃他特别为她准备的这份早餐呢？

明日香没有办法听到他的心声。现在，她的目光落在了一块三文鱼寿司上。无论是对她还是对旁观的真嗣来说，这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从纯粹的科学和物理学的角度来看，真嗣完全理解用叉子吃寿司卷的合理性。证据就在他面前。不过手握寿司？那是不可能的。叉子只会毁了手握寿司，明日香怎么能那样吃呢？

明日香放慢了动作。她放下叉子，抓起筷子，动作里带着犹豫。真嗣松了一口气。明日香当然明白叉子对于手握寿司是一种亵渎，她毕竟是个天才。

然后天才左右两手各拿起一根筷子。

也许这是真嗣平生第一次完全理解“失语”的意义。

明日香真的秉足了耐心来尝试用这种非常原始的技巧。她试了一次从两边挑寿司，试了



两次，又试了第三次，终于把手握寿司放到了筷子之间可以保持平衡的位置，把它夹起来。她慢慢地把上半身、双手、筷子和寿司都移向那盘酱油，尽量不破坏平衡。她的双手已经因为发力而微微颤抖。

寿司化作跳水运动员，从筷子上滑了下来，半空做了个漂亮的后空翻，落在了酱油水里。厨房的裁判不喜欢这个入水动作——桌上溅出太多酱油了。最低分。

明日香喘着气，检查她的衣服，看看有没有沾上污渍，然后又迅速看向真嗣。目睹这一切的真嗣现在心里也七上八下。他没想到明日香吃个寿司会这么艰难。但从她的眼睛和微微张开的嘴巴里，他察觉到了一些奇怪的迹象。难道明日香在因为他看到她无能为力的样子而感到羞愧吗？

真嗣转过身去，假装在忙着烘干盘子。如果他的想法是对的，那就最好别让明日香感到更加不舒服。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愿意表现得幸灾乐祸，那样就和他的初衷背道而驰了。明日香很喜欢这顿早餐，即便她享用的方式略显粗鲁，不过这样就够了，此刻不该再多说什么。虽然真嗣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明日香不向他求助。不过总的来说问题不大，看来他还是可以通过这种简单的方式来帮助她的？

“你看。”明日香手里捏着寿司，嘴巴里塞满了食物，眼睛盯着餐盘，真嗣几乎没听清她在说什么，“今天的早餐还不错，不过是不是太简单太单调了？”

真是大心脏啊。几分钟不到就吃完了满满一盘，然后又脸不红心不跳地说这种话？

“嗯，你可以在里面加些别的东西。比如芝士，下次做点像费城芝士牛肉卷一样的东西，好吗？”

真嗣差点把手里的盘子摔到地上。那样的话想必盘子破碎的声音肯定会盖过他此刻咬牙切齿的声音。

“费城卷？！”

明日香用手拿起最后一粒手握寿司，扔进嘴里。“嗯，果然只有外国人才知道日本料理最精华的地方，不足为奇。好了，该上学了！”

她从桌前站了起来，左手抓着书包，右手抓着真嗣的手腕，把愤怒的厨子拖向门外。

以上就是现在真嗣脑子里呼啸的风暴。毫无疑问，在今天早上的灾难过后，他最不想要的就是像小狗一样被明日香拖来拖去。

不过奇妙的是，此时此刻，仿佛是对他内心想法的回应，他感觉现在好像不再有人牵着





他的手。真嗣这才意识到他只是在向前走着，仿佛他跟着人流前进，并不在意身边的任何人任何事，而是专注地寻找明日香在哪里。

“真嗣！”

明日香那刺耳的尖叫让他想起了周围的环境，这是常有的事。真嗣环顾四周。

他正站在道路的边缘。

前方汽车交错。

他的身前就是一个红色的交通灯。

而明日香的手，现在就正放在他的手心中，阻止他向前走。

明日香通红的脸庞就在离他双眼几厘米远的地方。是太热了还是太生气了？还是她害怕了？

“你在干什么，你是白痴吗？我跟你说了我想去自动售货机买水，你却一直走！一直往前走，遇到红灯都没停！”

当他回过神来想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时，他的脸和她的脸一样变得通红了。

“对不起。”他道歉，“一定是天气太热了。”

“我都告诉过你！”她深吸了一口气，没有离开真嗣，然后后知后觉地低下头，看到他们的手握在一起。

明日香的眼睛瞪圆了，脸上也出现了一种新的红晕。在一阵尴尬中，她仿佛被火燎了般要把手抽出来。

瞧，我就说吧，他心中想到，尽管其实他什么也没说过。现在女孩终于意识到了，现在她终于感到尴尬了。这都是因为他。

当她的手抽出时，真嗣本能地试图抓住抽离的手指，似乎不愿意放弃这个刚刚形成的新习惯。他成功了一部分。经过双方的努力，现在他们的手形成了一个新的画面——现在他们不再互相握着对方的手，而只是紧紧地钩住对方的小指，仅此而已。

两人别过脸稍微站远了一点，但两人的手指并没有分开。

明日香首先回过神来。她仰起了脸，不过可以听出声音里的颤抖：“嗯——嗯，现在看来，我应该是不得不陪你穿过这个复杂的路况去上学了！现在我们先等绿灯。”

“明日香，这个……它是蓝色的。”





“什么？”

“交通灯。”真嗣说，“在日本是蓝色的，不是绿色的。”

“你一定是在跟我开玩笑。”

红绿灯变成了蓝色。

“不可能。一定是天气太热了……”明日香喃喃道，急忙向前走，而她的小指还紧紧勾着他的手指。

真嗣还是不懂明日香。但他此刻就在这里，走在她身边，而且四舍五入正牵着她的手。少年心里想的越多，就越意识到自己想知道的也越多。

他想更多地知道有关她的一切。他想更多地知道自己牵着的这双手，这双手让他如此困惑。它们这么纤细、这么柔软，怎么就如此易碎、又如此强韧呢？这双手还能做到什么？还有什么这双手做不到的？这双手为什么找上他？为什么这双手发出的声音比明日香的嗓音还要大？真嗣能教会这双手怎么写汉字和拿筷子吗？他能教会它们其他的東西吗？为什么这双手的指甲看起来不像是真嗣所认为的那种花哨的女孩会留的指甲，而是看起来很普通，修剪得很整齐，和他自己的指甲一样的指甲？是不是因为明日香是一名 Evangelion 驾驶员，不留普通的指甲就很难穿上作战服？还是说明日香对这些少女的内容不感兴趣，她的目标凌驾于一切之上？

真嗣的脑子里充满了这些随意而愚蠢的想法。想必是天气太热导致的吧。但他真的很想了解明日香。他了解她。不会是在现在立刻心领神会，不会是明早直接顿悟，亦不会是拖到遥远的将来，而是慢慢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增进。也许就像现在这样，就像他们的手试图理解彼此一样，一点一点，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靠近。

也许，他真的有机会。

也许，终有一日。

**END**



## Salty Revenge

作者：SheriffJohnStone

翻译：嘲斯

明日香很生气。

今天，笨蛋真嗣不仅忘记给她做午餐便当了，而且当她大声指出他的问题时，他居然当场回击了她，当着大家的面把她当傻子。他到底以为他是谁？要不是在学校，明日香可能当场就要对真嗣动粗了。

现在，情况不同了，他们二人独处一室。当他们回到家时，她冲进了她的房间，而他则开始洗昨晚没洗的盘子。当明日香从房间里走出来时，她发现他仍然像个白痴一样站在水槽旁。她双手背在身后，假装无辜地向他走来。

她伸手梳了梳头发，眯起眼睛锁定了真嗣，她拍了拍他的肩膀。“哦，真嗣~，”她娇声道。

明日香看到他瞬间变得满脸通红。即使从后面来看，他也像一只炸毛的小狗。话虽如此，他还是转过身来。“哦，嘿，明日——”

她的双手迅速掐住了他的脖子，打断了他的话语。“你个混蛋！”她咆哮道。“你觉得你跑得掉？”她一边大喊一边摇晃他。

“明！明日香…别！”真嗣咬着牙艰难地说。

“住口！”她吼道。“你觉得你可以这么对我？”

“怎么对你！？ ”

“别装傻！”如果把思维方式比作初号机的操作系统的话，明日香现在无疑正处于暴走模式，她举起拳头，正中真嗣的脸。随后她松开手，将他摔倒在地。

真嗣双手撑地，难受地咳嗽着。这时明日香看到有血滴在地板上。她那得意洋洋的神采开始消退。

“明日香，为什么！？ ”真嗣一边咳嗽一边问道。

明日香开始不安地颤抖。她以前不是没打过他，但这次无疑过激太多了。她今天好像着魔了一般怒火中烧。这种感觉不太好。准确的说，她觉得自己很恶心。



“哦，天哪……”她低声呢喃，感到胸口一阵冰凉。当真嗣抬头看她时，她感觉更糟了。他在哭。好吧，谁遇到这种莫名其妙的飞来横祸能不哭？只是那张哭脸让明日香觉得自己更加罪孽深重了。

“明日香？”他呜咽着。

她不再想那些有的没的，一把拉住他的手臂，带他去了浴室。

她把这个倒霉孩子拉了进来，用棉花清理了他脸上的血迹，然后把他的鼻子包扎的严严实实的。

“对不起，”她在收拾残局时低声道歉。她避开了他的眼神，所以压抑的沉默依然笼罩着两人。在明日香努力咽下喉咙里的口水后，她终于鼓起勇气抬起头，看到了那张如落水小狗般可怜兮兮的表情。好吧。现在她感觉更糟了。必须要解决——

“我给你一次报复的机会。”明日香没有多加思考就脱口而出。

真嗣的眼睛睁大了。“真的？”

“嗯，是的！你想对我做什么，我都受着！一拳？一脚？一巴掌？我会承受的，这样我们就扯平了。”

真嗣移开了视线，然后又看向了她。“嗯，好吧。”

收拾好之后，真嗣让明日香坐在餐桌旁。她答应了，然后看着真嗣回他的房间里拿出一些现金，然后走到门口穿鞋出门。

“你要干什么？”她问。

正在系鞋带的真嗣抬起头来。“稍等一下。我要下楼买点东西。”

他没多说什么，走出了公寓。明日香叹了口气，把头靠在自己的手臂上。

真嗣提着一个购物袋回来了。他把它放在桌子上，然后回屋把零钱收了起来。

“这是什么……？”明日香开口问道。

真嗣从购物袋中拿出里面的东西：一盒 60 块咸饼干。明日香正要问下一个问题，真嗣便开口了。“你现在要把这些都吃掉。”

“嗯，就这样？”

“没有水。”

她瞪大双眼：“没有水！？你疯了吗！？”



真嗣的目光变得严肃。“当然没有。我的鼻子说不定都骨折了，这个‘报复’可轻巧得多。”他拉出一把椅子，坐在她对面。“现在，吃吧。”

明日香打开盒子，取出里面的东西。饼干被分装进四袋，每袋15个。她撕开第一袋的包装，取出一块饼干嚼碎。轻易下肚。

她又吃了一个。

下一个。

下一个。

这样没问题。咸饼干的咸度适中，普普通通。一直这样吃下去，肯定不会有问题。真嗣真是个善良心软的好孩子。

然而真嗣并没有轻易放过她。

第一袋解决得很快，不过大约吃到第二袋的一半的时候，明日香意识到问题了。真嗣一定注意到她的速度慢下来了，所以故意发出一声失望的叹息来激怒她。这小兔从哪学来的这么多花样！？为了她的自尊，她恶狠狠地嚼碎了嘴里的饼干，再伸手去拿下一个。

她开始咳嗽，一定是因为自己这几块饼干吃得太快了。真嗣挑了挑眉，站起身来，走到冰箱前，取出一罐汽水放在她面前。太好了，真嗣果然还是那么善良。她伸出手去——

“不行哦明日香，不能喝水。”真嗣嘴里冷不丁蹦出一句话。明日香觉得脸庞一热。真是个混蛋！

从第三袋开始就完全是折磨了。她已经感受不到舌头和喉咙的存在了。她想吞点唾液润润嗓子，但完全无济于事。

现在，她已经吃完了第四袋也就是最后一袋的一半了。她的眼睛在流泪，她的胃在翻腾，她的额头上冒出了汗水。她想尖叫，但连她的声带上都沾满了饼干屑和盐粒。

她嘴里嚼着一块饼干。还剩五块。明日香开始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她应该打真嗣吗？不，完全不该。暴力无法解决任何问题。他那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他自己，毕竟她那时骂了他是个没用的白痴。那为什么他的反抗会让她如此生气？

还剩四块。要不是她打了他一拳，说不定他会主动为中午的事道歉，装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为什么她就不能和真嗣正常地互动交流呢？

还剩三块。桌子上的冰汽水在易拉罐外凝华出了水滴。她看着一滴水滴落在桌子上。为什么这滴水不能流到她的喉咙里去？真嗣平日里都是一条温顺的小狗，但真的惹他生气后，他反而会变得有点吓人，有点像他爸爸。



还剩两块。她已经看到这场磨难尽头的曙光了。这是她在道歉上做得最彻底的一次。下一次，变得更好，她心想。她不该仗着他的忍让对他张牙舞爪。他看着她，面无表情。吞下这块饼干时，她闭上了眼睛。

最后一块，通往自由的门票。她抓起它，把它塞进嘴里，把所有的怒气怨气和悔意都化为咀嚼的力气，恶狠狠地把这块咸饼干碎尸万段。桌对面的真嗣被吓了一跳。明日香的上下颚被刮伤了。她的牙齿被硌得生疼。最猛烈的疼痛袭来，但在这之后，她就可以喝水了。最后。甜蜜的释放。她咽下饼干。艰难地把它吞下肚。

明日香猛烈地咳嗽起来，像是要把肺都咳出来似的。“结束了。”她大口喘息，“你这该死的报复。”在真嗣表态前，她一把抓起冰汽水，拉开盖子将水倒进嘴里。这感觉就像她已经几辈子没喝过水一样。她一口气摄入了大量水分。感觉很美好。感觉很深刻。感觉自己就像重生了一样。

她的衣领湿透了。水顺着下巴滴下。她抓住衬衫的衣角擦了擦脸，然后执拗地与真嗣对视。

真嗣笑了。“唔……谢谢你，明日香。”他说。他抓住她放在桌子上的手，然后轻轻捏了捏，在她反应过来前跑回了房间。

明日香脸庞变得滚烫。她从椅子上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到豆袋椅前，她把自己扔进椅子里，静静地盯着天花板。

手心还残留着温热的触感。

完。



## Shipping Wars（党争）

作者：Romulo Nidoking BR

翻译：红红蔷薇

“起立！鞠躬！”

“啊，吃午饭！吃午饭！学校里也就这事最棒了。”

铃原东治一边说着，一边抓起洞木

光给他准备的午餐。只是一道熟悉的景象让他停了下来。

“你没给我们准备午饭？”

“对不起，我昨晚实在没时间做饭。”

“这就是你害我吃不上午饭的理由？”

“小两口吵架？”

真嗣和明日香看向他，叹了口气。

“你知道吗，原始人……这个玩笑你第一次讲的时候还算有点好笑。但现在，你和这个该死的教室里的每个人，每天至少要讲两遍这个玩笑！”

“因为它现在就是正典<sup>1</sup>。” 相田剑介开口说，他的目光一直没从笔记本电脑上移开。

“闭嘴！啊！”

明日香大喊着从教室里冲了出去，而真嗣只是又叹了一口气。

\*\*\*\*\*

“加持先生？”

“哦，明日香？抱歉，我现在很忙。能等一下吗？”

“我得和你谈谈学校里的一件事，我总不能去找美里和……”

“该死！别进来！”

“这么多…是…什么……？这到底是什么？”



\*\*\*\*\*

真嗣躺在葛城公寓的客厅里，看着电视。

为了不去想过去几年的事，一般他会去听音乐，但最近他也在尝试新的办法。

不过他并不幸运。电视里所有的频道都在谈论着动画电影“福音战士新电影版：终”<sup>2</sup>的首映。但这部新电影讲的什么，他已经在网上已经看的够多了。说真的，他不喜欢结局。

哪怕他很清楚，这只是一部虚构出来的系列动画，编剧们会抛开真实的历史，尽力写出观众们想看的那种福音战士，故事里根本没有反映他们经历过那些艰难困苦。但他看完还是有些情不自禁地郁闷。

特别是那一天发生的事。

美里和明日香相继死去，无能为力的他深陷在量产机的长枪之中。直到最后，巨大化的绫波丽出现在他面前。

在那之后，他就能用一种前所未见的方式，让自己的意识与美里、丽还有明日香的思想相融。特别是明日香。

他们对着彼此敞开了心扉，但最后她拒绝了他。那疼痛让人毛骨悚然。他还能记得，正是因为那种痛苦，他险些要终结整个世界。但在最后一刻，他松开了扼住明日香脖颈的手，抱住了她，在明日香不满的注视里泣不成声。

再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就不太清楚了，只能记得他在海滩上醒来，身边躺着明日香。又过了几个小时，美里找到了他们，加持陪在她身边。显而易见，第三次冲击没有继续，丽满足了他让所有的朋友回归的愿望。哪怕是赤木律子，还有他的父亲，也都从死亡回到人间。

生活依旧继续。世界上不再有能动的福音战士，但日本政府被 SEELE 操控下的暴行视频流传出来，让 NERV 得以在联合国和舆论的广泛支持下继续它的研究活动。

\*\*\*\*\*

他、明日香和丽现在被人们当作是拯救人类悲惨命运的英雄。

即便如此，政治上的情形还是十分动荡。所以在他们继续学业，努力像正常孩子一样生活的时候，美里和二课也继续在背后保护他们的安全。

他应该高兴才是。比起战时，一切都要好得多，平静得多，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即使不再有福音战士，世界一切正常，苦难依旧存在。

他痛苦的根源就生活在他的隔壁。明日香。从海滩上的那天以后，他们的关系就变得诡





异起来。家和学校里的事的确都很正常，但总是少了些什么。他们已经相处了很久，但他们还是不能和对方聊上一会天，几秒钟都做不到。每次他们单独相处，或是与朋友们的玩笑遭遇，她眼睛里总会有一目了然的尴尬，他也一样。尤其是……

“嘿，白痴。你看什么呢？”

“嘿，明日香，欢迎回家。没看什么，只是些电影评论，关于……”

“啊！别告诉我是新剧场版。”

“就是它。我早就知道最后一部会很糟糕……”

“不是，白痴。我不是在说这个。你的笔记本电脑在这吗？”

“嗯…”

“拿过来。看看一个叫 Fanstories 的网站<sup>3</sup>。”

真嗣想找个借口把这个要求混过去，但明日香的神色十分严肃，与平时的态度大为不同。这不太像是一个玩笑，也或许是一个呆在她身边的好机会。就像过去一样。

“好的。”

真嗣在餐桌上用笔记本打开网站，马上为屏幕上的东西而脸红。

“嗣香<sup>4</sup>…创作比赛？有一千多个故事？等等……真的有人……”

“不仅是有人问题，白痴。我在加持的电脑上看到了，很多我们的熟人也在写这些故事。你能相信吗？”

“什么？”

“我理解！”

明日香大声说道，双手重重地摔在桌子上——“太恶心了！我是说……熟悉我们的人怎么会写那种东西？在教室里说些关于我们的蠢话是一回事，把我们写进故事里是另一回事了。”

真嗣盯着女孩，脸上一副困惑的神色。

“你在看什么，白痴？你不会要说你真的喜欢那种东西吧？”

“嗯……我想人们可以有创作的自由。而且……他们谈的是‘福音战士新电影版’里的明日香和真嗣。这和谈我们自己的事不同。”

“哈，说的好像普通读者知道区别一样。他们只会觉得这是一回事。你也知道，这些人



分不清现实和虚构。”

“嗯，我……”

“看看他们写的东西吧。这有一个故事，我们两个一道喝醉，然后对着彼此表白了。”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她。

“美……美里写的？”

“不…是日向！”

“哦……”

“等等，还有呢。这个是关于我们两个玩着龙与地下城最后恋爱的<sup>5</sup>，你能相信吗？”

“啊…剑介写的？”

“不是，是你爸爸写的。”

“哦…很好笑。”

“我不是开玩笑。”

“爸……爸爸？”

明日香看着男孩目瞪口呆的脸，微微一笑。

“没错……你觉得你了解这些人，然后你突然发现了他们私底下是什么样的。这太扯了。还会有什么？一个老兵跑过来写两个青少年之间的浪漫故事<sup>6</sup>？”

“嗯，我……”

“你还什么都没看到呢！很多故事里都发生了第三次冲击。一个是全世界只剩下孤零零的我们，就像亚当和夏娃，然后我们在交流中理解了我们的差异<sup>7</sup>。另一个故事，我们有了一个女儿，又回到了过去来弥补一切<sup>8</sup>。这还有一个我们成了一对毒瘾患者的故事<sup>9</sup>。这个故事里我们穿越进了毁灭公爵的世界<sup>10</sup>。对，就是那个电子游戏。还有一个你妈妈给你留了一堆录像带的故事<sup>11</sup>。这个故事，你就像迪士尼电影里那样困在了我的脑袋里<sup>12</sup>。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小时候就是朋友，然后你把你的灵魂卖给了我<sup>13</sup>。还有这篇故事，我们养了一只宠物狢狢！看！这个家伙写的故事是关于我和你在汉堡王吃饭的。我根本不喜欢汉堡王！哦，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我对你大发脾气，狠狠地打了你一顿，把你送进了医院。然后我们又一道驾驶，打败了一个无敌的俄国人<sup>14</sup>。当然，所有这些故事里面我们都恋爱了。猜猜作者都是谁？”

“嗯……我也不能确定了……”



“分别是剑介、东治、丽、冬月、律子、加持、伊吹、青叶、基尔议长，还有德米特里。”

“哦…真是……出人意料。等下，德米特里是谁？”

“什么，你白痴吗？你最好去去问问丽。”

“好…我会的。嘿，这篇和你日记相关的故事看起来挺有趣……<sup>15</sup>”

“不要点开那个链接！永远不要！！”明日香的脸颊上泛起深深的红晕，马上把脸转向别处。

分析着女孩的反应，还有他迄今为止听到的东西，真嗣很快有所顿悟。

“让我猜猜。光写的？”

女孩没有回头看屏幕，只是点点头表示同意。

“明日香，你把所有这些故事全读了。其中有些故事的字数，好像要比老师念的关于第二次冲击的书还要多。”

“什么？当然没有，你这个白痴。你觉得我会浪费时间读那种东西吗？我……就看看评论。”

“嗯…说实话，我很惊讶还有这样一个网站，上面还有这么多关于我们的故事……我的意思是，Asushin 的故事。这和我在另一个网站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EU4<sup>16</sup>”——她轻声说。

“是的，这是我读‘福音战士新电影版’同人故事上的最频繁的网站，等等……你说你不读那种东西，那你怎么知道 EU4 的？”

“你是白痴吗？我说过我不浪费时间读关于我们的故事……我是说，嗣香文。我…我读其他类型的故事。”

“哦…我也读。你喜欢哪个类型的故事？”

明日香看着他。她的脸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复杂的神色。他们凝视着彼此，自补完以来的第一次。几秒钟后，女孩下定了决心，露出一道自信的笑容。

“当然，我只读最好的故事，那就是薰嗣文<sup>17</sup>！”

大吃一惊的真嗣从椅子上翻了下来，重重的摔在地板上。

“什……什么？”

“有什么惊讶的？他说他爱你，你也说过你爱他。”



“不是！你理解错了。实际上他当时说的那个词的意思是‘喜欢’，不一定就有爱情的意味，而且……”

“我不关心这种日语词汇的问题。我只知道薰嗣之间的爱纯粹又真诚。”

“明日香，别这样。他是使徒的一员，会杀掉我们所有人。我承认我当时很糊涂……”

“嘿，嘿。我是在说‘福音战士新电影版’，忘了吗？不是你自己说的，我们不要搞混吗？”

她说着手戳了戳他的额头。

“是…是这样。但是。”

“你们两个共弹钢琴的场景真是美极了。还有你们凝视彼此的样子。你们两个一起驾驶着十三号机，都紧握着手里的长枪，嗯……”

“明日香！求你别这样。我们不也在海上一起驾驶过二号机吗？这一点也不浪漫。”

“哦，这倒也是。根本没有一点浪漫的氛围。”

她的微笑里藏着一丝失望。

“我的意思是……再怎么，也不会像那样

的。你知道的，我只对 ni …女孩感兴趣。所以这样的配对不符合正典。”

“我不在乎！对我来说这就是经典！诸薰太完美，太爱你了。他都能为你变成一个女孩！

他把你的名字写进了生命之书，紧挨在他的名字旁边。他还摘下了你脖子上的 DSS 项圈，牺牲了自己。他和你的结合太完美了。哦，你真该看看同人……”

真嗣沮丧地叹了口气，却又露出了一丝微笑。

“嘿……我从来没有想过，明日香你会是个腐女，”

她打了他脑袋一下。

“闭嘴。不承认自己腐女的女孩都是在撒谎。管它呢，反正只是虚构的东西，不是吗？我敢说你一定也有喜欢的 CP 。我了解你，追 的要么是像铃原洞木那样的呆板组合，要么就是很荒唐的配对，比如冬月和 P……”

“是玛丽香。”他嗫嚅道。

“什么？再说一遍？”



“玛丽香！”

“诶啊啊啊啊？你疯了吗？变态！太恶心了。真的吗？那个大胸脯的玛丽苏女孩？我敢说我只想给你的半夜幻想添点材料。”

“不，才不是！”

他大叫起来，吓了明日香一跳。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这一对吗？”——他继续说道——“因为这感觉太对了！她是你的完美伴侣。我…我是说，真嗣是个懦夫，正是他的毫无作为，让你经历了比死亡还要糟的命运，却又为拯救丽做了太多。你……我是说，明日香在一片狼藉的世界里独自过了14年。但玛丽一直陪在她身边。她一直保持着开朗与善良，努力安慰着你的身心，给你拥抱，帮你理发，抚摸着你的头，照料着你。她正是你值得的那种人！也是…我永远成不了的那种人。”

明日香目瞪口呆地看着他，真嗣转开了眼，脸上泛起了红色。

“真嗣…你刚才说你……自我带入成一个大胸脯的四眼女？你在……胡说八道！你……你刚才的那个小故事是你编出来的，对吧？你只想看热辣的女同情节！”

真嗣给了她一道满是悲伤与痛苦的眼神，然后走向自己的房间。直到他听到一声轻柔的低语。

“你值得。”

他回过脸，明日香把头搭在了桌子上。

“你说什么？”

“你值得。你总是让人惊叹。大家都没有好好对待你。比如你爸爸，美里，还有我。不该这样的！你已经全力以赴了！你没受过一点训练，还是跳进了初号机；你对身边的所有人都分享你的善良；还做了好吃的饭菜…我想说的是，你…我是说真嗣…他值得无条件的爱，值得一个能卸下他痛苦的人，一个能让他真正幸福的人。一个和我…截然相反的人。”

他们两个呆立着，目光躲闪着对方。真嗣开始慢慢走近伏在桌子上的女孩，却想到了现在有多么像过去给他那个带来无边痛苦的的情景，他停了下来。

明日香注意到了他的犹豫，站起身来。他们注视着彼此，胆怯地走向彼此，消灭了他们之间的距离。

真嗣轻轻地抚过女孩的脸，得到了女孩一个紧紧的拥抱。

“哈……我们真可怜，不是吗？这么长时间，我们只找到了对别人幸福的期盼，却没有



学会爱自己。”

“我很抱歉……也许……我们该开始读一读那些写我们的故事……如果大家都相信我们能和解，那么……”

“什么？当然不要！”

真嗣突然紧张地僵住了。女孩却轻轻笑起来，把他抱得更紧。

“冷静，白痴。我的意思是，我们不需要那样。这些故事可能很有趣，但说到底，它们也只是虚构的东西，是对我们过去的浪漫化理想化。我们身处的是现实世界，不是什么‘福音战士新电影版’。现实世界里的我们不是同人文里的幻想，我们要自己学会过得更好。哪怕我们并不完美，哪怕我们还在怀疑我们能不能让对方幸福。”她放松了怀抱，温情脉脉地凝视着他的眼睛。

“明日香……”

他轻轻地叹了口气，目光炯炯地看着女孩，给她的脸染上了红色。

“嗯……还有，我永远也不会读那些故事！我是说，哪怕我们在一起了，我也永远不会放弃‘福音战士新电影版’里我最喜欢的 CP，明白吗？我是认真的。我永远站在我家 CP 那一边！”

“哦……真的吗？好吧，我也会这么做的！玛丽香永恒！”

“噢，得了！把我和一个大胸脯的漂亮女孩拉成一对真的太蠢了。”

“腐女当然会这么说。”

他们一道开怀大笑起来。这正是他们两个期盼已久的时刻。他们又情不自禁地轻轻抱住彼此，肩膀与心头如释重负。

哪怕再不可能，他们两人终于还是迈出了他们渴求的那一步。未来有很多艰难险阻，也不会像故事里那样有着一个绝对幸福的结局。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生活在一起，一天比一天亲密，一天比一天远离内心的荆棘，削弱那些苦痛的心之壁。他们会为得到自己的幸福而一道奋斗。

毕竟，他们代表着一种希望，人类终有一天能够越过人与人的差异彼此理解彼此相爱的希望。不仅如此。他们也是对“福音战士新电影版”里各家 CP 的粉丝彼此理解彼此相爱的希望。哪怕是在互联网讨论里也能这样。嗯… 希望如此？

\*\*\*\*\*



彩蛋？

\*\*\*\*\*

“嗨，真嗣。”

“怎么，明日香。”

“你知道……我在想……也许……虽然我们是不同 CP 的粉丝，虽然现实生活与小说不一样，但也许我们可以想办法把我们的爱好和嗑的 CP 联系在一起。”

“什么样的东西？写一部既有薰嗣又有玛丽香的小说？”

“嗯，我想的是有点不同的东西……”

\*\*\*\*\*

“嗨，真嗣。”

“怎么，明日香。”

“你知道……我在想……也许……虽然我们是不同 CP 的粉丝，虽然现实生活与小说不一样，但也许我们可以想办法把我们的爱好和嗑的 CP 联系在一起。”

“什么样的东西？写一部既有薰嗣又有玛丽香的小说？”

“嗯，我想的是有点不同的东西……”

\*\*\*\*\*

葛城美里在一整天的工作之后回到了她的公寓。

“我回家了！”

在受到 PENPEN 的问候以后，她注意到真嗣的房间空无一人，而明日香的房间里却传来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她小心翼翼地走近了卧室的门，为她听到的声音大吃一惊。

“呀！呼呼……哦，公主，你在干什么？真变态！呀！”

“碇真嗣君，你应该得到我的恩典！我能保证你会得到一个幸福的结局。”

美里目瞪口呆地转身离开了门。她走向自己的房间去找笔记本电脑，嘴唇上挂出了魔鬼一般的微笑。

“好吧，我现在不想写‘铃原家的圣诞节’了。这个创意要好得多！我肯定能赢得下一





场比赛。”

作者后记：

这是在 Asushin Discord 服务器上一些丽党和薰党愉快的交谈以后（是的，那里欢迎他们），诞生的另一篇同人。虽然这是一个嗣香故事（和我通常写的故事一样），也向一些伟大的 LAS 故事以及创作者作了致敬，但它也是一篇关于 CP 党争和 EVA 粉丝里毫无意义的永恒仇恨（真正的“EVA 诅咒”）看法。哪怕我们嗑的是不同的 CP，并且只想阅览自家 CP 的同人文和其他物料，但我们都是 EVA 粉丝，我们也可以了解欣赏其他 CP 创作里的闪光之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尊重其他 CP 的粉丝。

PEACE.

译注：

1 原文为 Canon，即同人文符合官方正统剧情

2 原文为 Reconstruction of Evangelion，捏他 Rebuild of Evangelion 福音战士新剧场版

3 neta 同人小说网站 fanfiction，上面有非常多的嗣香同人小说

4 原文为 Asushin，欧美嗣香 tag

5 Lucky Rolls [https://www.fanfiction.net/s/13664535/1/Lucky Rolls](https://www.fanfiction.net/s/13664535/1/Lucky_Rolls)

6 Advice & Trust [https://www.fanfiction.net/s/10675474/1/Advice and Trust](https://www.fanfiction.net/s/10675474/1/Advice_and_Trust) 作者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

7 Orchestrating the Silence [https://www.fanfiction.net/s/4140913/1/Orchestrating the Silence](https://www.fanfiction.net/s/4140913/1/Orchestrating_the_Silence)

8 The 2nd Try [https://www.fanfiction.net/s/1413558/1/The 2nd try](https://www.fanfiction.net/s/1413558/1/The_2nd_try)

9 Relapse <https://www.fanfiction.net/s/13275569/1/Relapse>

10 Broken Heroes [https://www.fanfiction.net/s/13686357/1/Broken heroes](https://www.fanfiction.net/s/13686357/1/Broken_heroes)

11 Yui's Words [https://www.fanfiction.net/s/13889838/1/Yui's Words](https://www.fanfiction.net/s/13889838/1/Yui's_Words)

12 An Insider's Look [https://www.fanfiction.net/s/13853480/1/An Insider's Look](https://www.fanfiction.net/s/13853480/1/An_Insider's_Look)



**13 Read the Fine Print [https://www.fanfiction.net/s/13876594/1/Read The Fine Print](https://www.fanfiction.net/s/13876594/1/Read-The-Fine-Print)**

**14 Scar Tissue [https://www.fanfiction.net/s/5334678/1/Scar Tissue](https://www.fanfiction.net/s/5334678/1/Scar-Tissue)** 德米特里即此篇反派，  
嗣香最后打败的俄国人

**15 Asuka's Diary of Perversion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20492129>** BDSM 向色情小说

**16 neta** 同人小说网站 AO3，以多有 gay 向 les 向同人小说作品而著名

**17** 原文为 Kawoshin，欧美薰嗣 tag



## Thrice Upon a Time

作者：Romulo Nidoking BR

翻译：嘲斯

“所有系统准备就绪。准备填充 LCL 溶液。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小姐。”他回复道，透过这个临时插入栓的舱口给她一个微笑。

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肺部被 LCL 溶液填满的感觉仍然很熟悉。这种感觉让他想起了另一段给他带来如此多痛苦、但也让他学会找到自己的幸福的生活。

而最重要的是，那是一段他遇见了她的生活。

在等待插入栓被橙色黏稠液体填满的空隙，他开始回忆自从在“Over the Rainbow”上遇见她后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

过去这么久了，他还是不知道那天让他炫目的耀眼光芒究竟来自骄阳还是她那飘扬的红发与黄裙。她自信满满地站在甲板上，直到一阵强风吹过，吹起她的黄裙，也害他挨了一耳光，从那时起他就意识到这个女孩儿很不好惹。

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杂糅着爱憎的复杂感情油然而生。

在他们开始同居后，这种复杂的感情变得更强烈。他学会了欣赏她坚强的意志和自信。她那不竭的热情和动力驱动着她完成自己的目标并在一切事情上做到最好。她是个与他完全相反的人。这就是他爱她的原因。也是他怕她的原因。

或许直到字面意义上的世界末日来临时他才能更好地理解她，不过在那之前，他已经对她观察入微：坚强的意志和傲慢的态度之下，始终是一个不敢展示真实情感，不知道如何与其他人相处的小女孩。

她是个与他完全相同的人。这就是他爱她的原因。也是他怕她的原因。

但一切都变了。

自从那天之后。

...

“明日香。晚饭准备好了。”



“什么？哦…好。你先吃吧，我一会儿再吃。”她盯着电脑屏幕头也不回。

几年来，这一幕几乎每天都在重复着。在这个他们已经习惯称之为家的重建实验室里，明日香几乎把分分秒秒都花在那个项目上。

尽管明日香很少和他谈及项目信息，但他知道她在研究什么。

答案。

从第二次冲击的真相到人类补完计划，借助其他科学家的相关理论，明日香正在研究她所能研究的一切。从冬月副司令的开创性理论，到赤木直子的开发工作，再到…碇唯和惣流·恭子·齐柏林的研究结论。

虽然不明白她的研究有什么用，但真嗣依然在以他能做到的最好的一切来支持她。

不过他对于如今现状的难过与苦恼也显而易见。即便早已尘埃落定，Evangeline 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一个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障碍。

明日香没有好好珍惜二人来之不易的第二次机会，反而将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自己的研究上，痴迷于那个答案。

在偶然发现了一位名叫真希波玛丽的研究人员的论文并将其作为自己的研究重心后，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了。明日香开始没日没夜地研究时间循环和相关理论。

难得能坐下来闲聊的时候，明日香也总会把话题扯到真希波小姐身上，她对真希波有一种迷恋和钦佩，这让真嗣很是难过，甚至有点嫉妒。

他又看了眼明日香，而明日香则无视了碇真嗣，继续盯着电脑屏幕。

一般到了这种时候他就会接受事实一个人去吃晚饭了。但这一次，他决定换一种方式。他走到餐桌前，端起一个碗，盛满了自己刚刚做好的汤，然后回到明日香的身边。

“嘿，明日香。”

她咕哝一声，显然对他的打扰感到恼火。

“假设这位真希波小姐是对的。那这一切会对自由意志造成什么影响？”

这个问题引起了她的注意。

“你是在认真发问，还是在科插打诨？”

“嗯，我只是在思考…如果你能通过时间倒流向过去发送信息，那你完全可以在我开始做一件事情之前告诉我我已经做了它。那假如在这一刻我选择不做这件事情呢？”他找茬似地看着明日香，“在我身上会发生什么？既然我决定不做，那自然不会有一个说‘我做了’



的信息从未来发回来。可我在决定不做前却已经收到了信息。”他耸了耸肩，“这个悖论也太疯狂了。”

“你错了。既然有复数个宇宙因为第二次冲击而相互联系在一起，那么就不存在悖论。”明日香不屑地回答道，眼睛依然没有离开屏幕。

“什么？”

明日香扭过上半身看向他，叹了口气。

“好吧，我尽量简单点解释。假设，所有曾经存在的‘过去’，以及所有将要存在的‘未来’，都和我们现在度过的‘当下’一样真实。你能理解这种假设吗？”

真嗣点点头，于是明日香继续说道。

“‘当下’是一种更为真实的错觉，因为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感知它…就像一部电影，对观众来说，正在银屏上放映的画面无疑是真实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部影片其他尚未展映在银屏上的画面是不真实的。现在把这种假设置于无限宇宙和可能性中，这种假设有道理吗？”

“我不知道。”真嗣老老实实回答，“你的意思是‘过去’和‘未来’都是既定存在的，只是像未展映在银屏上的电影画面一样无法被我们感知到？”

“这就是重点，也是最大的问题。”明日香一边说，一边从真嗣手里接过碗，开始喝汤，“它们会变得不一样。举个例子，假如有一个宇宙，从第二次冲击到‘当下’的时间线里出现了一个变量，那么当那个宇宙来到，比如说，第三次冲击的时间点，它就可能不会发生第三次冲击，它会进化出一段和我们截然不同的历史。从那个变量诞生起，那个宇宙就将谱写自己的新‘未来’，这个‘未来’与它的‘过去’完美承接，从此与我们这个宇宙的历史再无关联。”明日香的声音异常激动，粗鲁地吃饭喝汤——如果社交礼仪在当今世界依然发挥作用，或许就会这样定义她的举止吧。真嗣看着她的样子，露出了久违的温柔笑容。

“嗯…”真嗣琢磨了一会儿，“我觉得我听懂了。不过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你如今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呀。”

“哦，是吗？”明日香不悦地回应，把碗放在键盘边上，“那样的话，就请知晓一切的“我们的救世主、无敌的真嗣大人”启发一下我吧！”

真嗣防御性地在身前摆了摆手。

“嘿！我不想和你打架，好吗？我只是…好吧。我尝试解释一下我的想法。”

明日香瞪着他，等着他说话。他深吸了一口气，思考如何恰当地传达自己的观点。

“该怎么说呢？嗯…你说一个人可以，至少理论上可以，将信息发送回‘过去’，或者



至少可以发送到某个平行宇宙的‘过去’，但从结果上说，你永远不会受到那个宇宙中的任何人所做的任何事的影响。对吧？”

“是的，你是对的。我收集了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这正是真希波玛丽所做的事情。她在去世前成功地向另一个宇宙发送了信息。”

“好吧…所以这些信息可能会帮助到另一个宇宙的人类，但依然…帮助不了我们。你可以提醒他们去做一些与‘过去’的我们不同的事情，来让他们最终前往与‘当下’的我们不同的‘未来’，但这无法改变我们的‘当下’。为什么你要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帮助别人解决问题上？就算他们成功避免了第三次冲击，这个不同的‘未来’也只有他们能享有，我们无法分享。既然如此，我们何必为他们费心呢？”

明日香挑了挑眉，片刻之后，叹了口气。

“嗯…那如果我们不只发送信息呢？”

“什么意思？”

“真希波的研究推测，所有的平行宇宙都不只与第二次冲击相关，它们还和另一个事件相关。或者更准确地说，与另一个人有关。”

“什么…你是说…”

“没错哦。只能是你了。呵呵…不然为什么我要叫你无敌的真嗣大人呢。就像你从一开始就被选为补完的扳机一样。你是所有时间线上都不变的常数。你独一无二的灵魂被神明灌注在无限宇宙中的每一个躯壳里。真希波玛丽知道。我估计你妈妈也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当初她要那样做。这就是为什么她要让我…”她看着自己健全的右臂，握紧了颤抖的手。

“明日香…”真嗣艰涩地开口，想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却被她推开。

“别碰我！我…没事。”她一边说，一边用双臂环抱住自己，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

“好、好吧…但我觉得这样也改变不了任何事。”

“你是笨蛋吗？”明日香回头看着他抱怨道。

“当然不是啊！”

“这就是关键啊！”明日香捂着脸喊道。

真嗣深吸了一口气。“我…好吧。明日香，给我彻底解释清楚吧。”

女人在椅子上调整了一下坐姿，这似乎帮助她冷静了下来。

“很简单。我们可以向其他宇宙发送信息，这种行为不会改变我们的‘过去’或‘当下’。



然而，由于我们已经从第三次冲击中幸存了下来，我们的宇宙借此超脱时间循环之外了，可你的灵魂却依然与补完相绑定…这意味着你可以成为那个关键的变量，前往其他宇宙，然后再将信息传回来！”

“所以…你是说，其他宇宙的信息可以烙印在我的…灵魂中？”

“哼…你也没那么笨嘛。我指的就是这个！如果我能把你送去那个真希波玛丽生前发送信息的宇宙，你就可以试着找到那个宇宙的真希波玛丽，和她一起为我们宇宙的‘过去’创造变量，从而改变我们的‘当下’。从理论上讲，这一切都是行得通的。只要我们能在狄拉克之海中创造一个裂隙。我需要利用我们所能获得的一切资源，来把这个想法转变成现实，所以…”

“等等，等等，你是说你的计划就是要把我送去另一个宇宙？”

“什么？是啊，你没听懂哪一部分？”

真嗣皱了皱眉，叹了口气。

“征求我意见的那部分？”

明日香从椅子上站起身来，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什么？该死的，你这个笨蛋！还记得你的愿望吗？你不想再见到其他人了吗？”

她的话语勾起了他隐藏起来的记忆。当他们在无人的大地上惨淡经营确保自给自足后，他们进行了几次深入的交谈，话题直指即使过了好几年也没有第三个人回来的事实。

最终，他们谈到了是什么让他们决定回到这个世界。他说，促使他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便是想再次见到其他人。那次谈话过后，明日香离开了实验室几天。而当她回来后，平静的日常面目全非。

“难道你不知道这是让其他人回到这个世界的唯一机会吗？笨蛋！你没看到我每天都在努力寻找答案吗？你究竟知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你做的？”

“明日香…但是…太冒险了。我们为什么要…”

她抓住他的衬衫，把他拉近。

“你不相信我吗？”

“我当然相信你明日香！可是…我对现状已经很满意了！如果人们不想接受这个现实世界，那尊重他们的选择就好。我在这里很好。我在这里就够了。只有我们俩，或许未来还会回来一些人。这就是我的归处，就这样吧。”他脸上带着一丝勉强的笑容。





明日香冷冷地看着他。

“说谎。”

“什么？”

她更用力地提起他的衣领，瞪视着他的眼睛。

“你只是怕再见到他们，怕再见到你父亲。为什么？怕你发现自己其实和他一个样？”  
她边说边松开他，真嗣向后跌落，被桌角绊倒在地，汤碗摔落，溅了他一身。

“真可怜”。

她居高临下盯着他，冷冷吐出这句话，然后消失在他眼前。

...

真嗣盯着垂在明日香肩上的红色长发，她俯身于控制台上，纤细的手臂伸向触控板，准备开始实验。

她做到了。尽管历经千辛万苦，她还是研究透了与现实本质相关的复杂理论，并成功构建了一个可以改变现实进程的模型。

他很担心成为这个疯狂实验的牺牲品。毕竟，如果他死了或失败了，明日香就将永远独自一人生存下去，这远比失去自己的生命更让他忧虑。

但看着她自信满满的脸庞，他又觉得很平静。他永远信任她的能力。而且，他觉得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美丽过。

他默默地咬紧嘴唇，紧握双手，突然间，他脑海里一道灵光闪过。然后，如海的恐慌吞没了他的身心。

在这个理论中，她忘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么多年里她都全身心投入于如何把他送回‘过去’，可她忘记了重塑‘当下’会给整个时间线带来的影响！

如果这些宇宙中的一切都与第二次冲击的结果存在某种联系，那么时间线上的任何微小变化都会重塑宇宙的‘当下’，并导向全新的‘未来’。

然而，只有他的灵魂与补完相绑定，所以…无论这个实验的结果如何…即使他在平行宇宙中探索出了避免第三次冲击的方法、并成功向现在这个主宇宙的‘过去’发送了变量，避免了主宇宙第三次冲击的发生…他们‘当下’的一切也极有可能被从既定的时间线上抹去。就像从主干上剪下的分枝。



这意味着，她很可能会消失。

被时空的伟力抹除，永远不再出现。

恐惧侵吞了他的心灵。

即使她的灵魂和本我能够以某种方式被保存并送进新的时间线，那些或好或坏、被他和明日香经历并铭记的一切也都会被遗忘。

永远无法再倾诉出口。

就连能否再次相遇都成为了未知。

甚至连这个宇宙曾经存在、亦或可能存在的问题都找不到答案。

“链接已经确立了。”远处的明日香轻声说道，转头看向他，“一切就绪。”

真嗣的身体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洞。他的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他必须阻止这一切。如果现在不这样做，他就永远无法做到了。

他身体前倾，伸出一只手臂想要拧开插入栓，可一股强大的吸力将他重新吸回座位。

那是黑洞吗？狄拉克之海正在形成。负宇宙的大门正缓缓捕获插入栓。

在这时空的某处，二进制数字已经从无形的存在领域中实体化，彼此结合并在短短一瞬间向后推演百次。

在推演的终点，结论已然浮现，影响的余波沿着时间线从‘未来’冲入‘当下’，将两者之间的所有宇宙摧毁殆尽，又在这些宇宙的残骸上凝聚出新的宇宙，就像万花筒里的图案般破碎重组。

他要告诉她真相，立刻！马上！可是插入栓里充斥着 LCL 溶液，该死的通讯系统也被卸掉了，他根本无法向外界传达话语。

明日香从远处走过来，紧紧地贴在真嗣的插入栓上，隔着透明窗口看着他的脸。

他惊讶地张开了嘴，他看到她眼里早已噙满但被努力憋着不落下的泪水，在她开口前，他已经看懂了她那双眼想要传达的一切。

“笨蛋。我没有忘记哦。”她轻声说道，仿佛知道他在想什么。

不，不对，不该这样。

尽管他们之间有着相当多的起起落落，尽管其他人类不理解这一切并选择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中，他也依然对他们的命运甘之若饴。他们不断学习，他们不断创造，他们心底怀



揣着希望，这一切支撑着他们互相扶持着走下去。

然而，因为她知道他想再见到他们，所以她决定做这一切。她放弃了他们之间来之不易的安宁生活，只因为其他人类无法接受这个世界的残酷现实。

所以，为了让其他人类更方便地理解这一切，也为了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她甘愿承受这一切。哪怕要付出的是自己的幸福。为那些恨她背叛她的人。为那些不值得这样做的人。或许…

他无声地摇头抗议，插入栓被吸入负宇宙的最后瞬，他看到明日香泪眼婆娑的凄美面庞，看到那个悲伤的笑容，听到她低声对自己说…

“永别了…笨蛋真嗣。”

…

他坐在沙滩上，倾听着耳畔红色海浪的潮涨潮落。

在负宇宙中，外部事物能够迎合人的潜意识，真是令人惊叹。

而他，重新掌握了补完的主导权，终于可以回想起自己的过去，廓清万事万物的真实轮廓。

关于 **Evangeliion**。关于他想再次见到的人。关于他的父亲，以及为何他们如此的相似。

就像明日香为了让他达成重新见到其他人的愿望所做出的巨大牺牲一样，现在到了他自我牺牲的时候了。就算孤身一人承受一切，这一次他也要做出正确的事。

他会作为‘过去’与‘当下’之间的变量改写这个世界的命运，让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路和归处。让每个人都能做到曾经的他们做不到的事情。直面现实的决定只能由每个人自己独立作出，但有时人们还是需要外力推上一把。

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帮助他的父亲。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母亲要帮助他，为什么明日香的母亲要帮助她。

他终于理解了一切。尤其理解了那个正躺在他身边，14年来第一次睡着的美丽女人。

当他第一次见到她时，他就被这个身穿红色作战服、刚刚独立消灭一位使徒的红发女孩的美丽和气场迷住了。但当她一个扫腿将他打倒在地，训斥他不是个合格的驾驶员时，这份暧昧的旖念又被迷惑、不解和气愤取代。

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杂糅着爱憎的复杂感情油然而生。

但是，最后，她还是喜欢上了他。他也喜欢上了她，可是现在对于这份感情他又有点感



到羞耻。他觉得他背叛了自己的明日香。

他背叛了那个被现实抹去的明日香。这个十四年来第一次睡得安稳的女人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了。一个悲惨的克隆人，从未以独立个体的身份存在，不知母爱，艰难求存。

然而，尽管他们经历过的一切、他们的本质和他们的身世都如有鸿沟，他知道她依然是明日香。在他存在于这个宇宙的短暂时日里，他已经爱上了她。

如此的不同，又如此的相似。同样的故事在无限的宇宙中发生了一次又一次。

和其他发生着的事情一样，无论历史被改变了多少次，最终都会在一个永恒的循环中重演。

但一切的一切都将在这个循环中结束。而在重塑时间线后，他必须摧毁这条时间线上最后一个变量。

他自己。

他的本我会被困在此地，与负宇宙一起消融，以此确保循环被打破。

不过，看着身边熟睡女人的面庞，在解除了她身上的诅咒，补完了她的内心后，他不可抑制地想到了唯一一件他无比确定的事，无论如何都一定要、也一定会发生的事。

他想再见到她。

不管通过什么方式。

不管身处哪个宇宙。

明日香就是明日香，这就够了。

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他们终将再度相遇。

“笨蛋真嗣？”惊醒的女人打断了他的思绪。

是时候说再见了。

...

“这里人好多啊。”真嗣观察着火车站附近餐馆排队的人群，“估计很难找到坐的地方。”

“耐心点，总能等到的。”玛丽说道，“但是，如果你只是想坐下喝一杯咖啡，那就轻松多了。有家我非常喜欢的咖啡店就在那个拐角后。没记错的话已经有 60 年历史了。但愿它还没倒闭。”

“听起来不错。”



真嗣迅速朝着玛丽所指的方向转身，却突然发现自己眼前迎面走来一个心不在焉盯着手机的女子。

他竭力避让，但两人最终还是一头撞上，跌坐在地上。

“唔，该死！你干了什么啊，你这笨蛋！”女人发现自己的手机摔在地上，发出一声呻吟。

远方的玛丽咋咋呼呼地叫喊着什么，接着大笑起来。那一瞬，真嗣呆呆地坐在原地，失神凝望着眼前的女人。

然后他才注意到这个女人是多么的迷人，那头惊艳的红色长发，那身优雅时尚的职人套装。他感觉这就叫一见钟情了，当然，如果她的态度内敛一点，她的脾气温和一点，就更好了。

一切都是那么自然...

完

**译者后记：**

与大多EVA同人文作者青睐nge与eoe不同，Romulo Nidoking BR先生深耕于roe领域。

去年三月EVA终上映，首周谣言四起，全球嗣香爱好者迎来最黑暗的日子。Romulo Nidoking BR先生在观看完EVA终后，深感辟谣之必要，主动担负起回馈嗣香爱好者的责任，在停笔20年后再度开始创作，于2021年3月17日发表《Thrice Upon a Time - One More Final - I want you》(Thrice Upon a Time - 新的结局 - 我想和你在一起)。这部作品直指EVA终的一大核心谜题——副标题“Thrice Upon a Time”的含义。Romulo Nidoking BR先生在短短十天内，就研究透了这一核心谜题的真正谜底，并将谜底揉进自己的创作思路中，写出了一篇集辟谣、解析和发糖于一体的佳作。在后记中，Romulo Nidoking BR先生还细致剖析了自己的写作思路、对roe的看法以及自己如何借助他山之石开拓思路别开生面；以EVA同人创作为引，对虚拟与现实的泛谈也颇有见地。

后续Romulo Nidoking BR先生还创作了《God Bless Us, Everyone》(上帝保佑众生)，将roe要素融进nge背景，讲了个颇具eoe风格的故事。这两篇作品嘶斯皆有翻译，喜欢嗣香、尤其是喜爱roe与ng世界观的读者朋友们万勿错过。



言语实难传达嘲斯对 Romulo Nidoking BR 先生的崇拜。对于这篇《Thrice Upon a Time》，嘲斯的喜爱之情更甚于前两作——毕竟已经溢出译者后记漫延到标题里了（笑）——这是目前嘲斯所能呈现出的最有诚意、也最具心意和温柔的翻译了。

如果说《Thrice Upon a Time - One More Final - I want you》是背靠“Thrice Upon a Time”这个谜题的谜底续写了 EVA 终的结局，那么本篇《Thrice Upon a Time》则可以说是完全忠于詹姆斯·P·霍根先生原著的叙事逻辑，融汇了 Romulo Nidoking BR 先生对 nge、eoe、roe 和 ng 的深刻理解，讲述了一个既具有开拓性又具有回归性的嗣香故事。

发端于 eoe 的经典对抗，

点明于 roe 的互相牺牲，

收尾于 ng 的再次邂逅。

严丝合缝，众望所归，因此具有了鼓舞人心的力量。

希望大家喜欢。

...

最后再提一点，文中同时涉及到轮回论以及平行宇宙论，嘲斯是个对 EVA 设定不求甚解、专注磕 CP 的俗人，要搞懂这些理论实在是太困难啦。前半部分的平行宇宙论嘲斯自认为翻译清楚了，就是主宇宙的真嗣要找平行宇宙实验避免三冲的方法，实验成功后再把这个方法发送到主宇宙的“过去”，通过改变“过去”从而让主宇宙抹掉“当下”三冲存在的既定事实，让真嗣实现“重新见到其他人”的愿望。但是当文中的真嗣进入 roe 这个平行宇宙后，Romulo Nidoking BR 先生又把平行宇宙论和轮回论结合了。到这里嘲斯实在是迷糊了，读者朋友们就当嘲斯的翻译水平不到位，传达不出 Romulo Nidoking BR 先生的精妙理论吧。不过话说回来，嘲斯至少看懂了 Romulo Nidoking BR 先生的一个观点：无限宇宙和无限轮回中的真嗣和明日香都会相遇相知相爱。如果读者朋友们被嘲斯的糟糕翻译绕晕，那不妨放弃理解，专注感受独属于嗣香的浪漫氛围吧（逃）。



## Thrice Upon a Time - 新的结局 - 我想和你在一起

作者：Romulo Nidoking BR

翻译：嘲斯

作者前言：

剧透警告：这部同人小说包含电影新世纪福音战士 3.0+1.0: *Thrice Upon a Time* 的剧透。

非常感谢您的友好评论，并特别感谢 *YourBlandestNightmare* 先生，他在查找和修复语法错误方面帮助了我很多。

“那家伙引发了第三次冲击…然后从他自己的世界中逃了出来。也因此而诞生了无数的世界。但是这所有世界都遵循着一个规律，一个不变的铁则。我们两人在每个世界中都会毫无意外地相遇相知相爱然后彼此伤害，我们之间的羁绊也会越来越深。”

——新世纪福音战士：Re-Take 第 4 卷

明日香从插入栓中醒了过来。她近乎全裸，只有内裤和一件外套，盖住她那具终于与阅历相匹配的 28 岁身体。虽说她这 28 年来的魔幻阅历已经足以与普通人的几辈子的经历相媲美了。

“难以置信。EVA 的诅咒…消失了。那个…笨蛋…真的做到了。”

打开插入栓，她觉得阳光有点刺眼。但当她重新集中注意力时，她看到了熟悉的景色。第三村。而且，除了她座下的插入栓以外，没有 *Evangelion*、*Wunder* 号或任何与最终作战相关的东西的存在迹象。她…很平静？这种平静不是一种不适，恰恰相反…但她总感觉有些不对劲。

她看向湛蓝的天空，感受着夏日的微风拂过她的身体。这个世界正在重回正轨。

她的思绪被一个熟悉的呼唤声打断了。

“式波！式波，你没事吧？”





“剑剑…”

这么多年来一直担负着她的保护者和监护人的重担的家伙。那个拍拍她脑袋说明日香就是明日香的男人。他告诉她，不管是不是人类，只要成为明日香就足够了。

“式波！你已经…长大了。所以一切都结束了是吗？收音机里的播音员在广播，说“这个世界正在修复。”呃，我现在手头可没有毛巾呀，不过我正好要回去。我们一起回家吧。第三村的大家都在等着你。

“代我向剑介问好。”

她记得那个声音。他的声音。这段记忆是真实存在的吗？当她的思绪更深入地回忆那片红海时，泪水划过脸颊流了下来。

“式波！你怎么了？”

剑介的声音把她拉回了现实。她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哭。

“式波，我猜，这应该不是喜悦的眼泪吧？”男人带着安慰的笑容。

“剑剑…终于结束了，但是…”

“是啊，我知道。我们也会想念他的。最后，他真的不负众望了，不是吗？碓真嗣。近三冲的元凶…最后成为了地球的救世主。多了不起的故事呀。”

“是的…”

“嘿，式波，不要骗我，也不要骗自己。想哭就放开哭吧，我们都很怀念他。”

“不对。”她急促地说，语气相当严肃。

“什么？”

“我很高兴，凭什么这不能是喜悦的眼泪？我可以在这里重建我的生活，和你们所有人一起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一定能做到的。至于那个笨…真嗣…我已经想开了，我不再需要他了。我可以向前迈进步了。”

——就是这样。我已经与他和解了。在最终作战前我已经告诉他了他为我做的便当很好吃，我甚至坦白了那时我喜欢上了他，只不过先他一步长大了。该说的都说了，已经不留遗憾了。

“但是…”

“太好了，又见面了。我一直想告诉你。谢谢你，说“喜欢我”。我也喜欢过明日香哦。再见，明日香。”



某人的声音。再次从心底传来。

“但是什么？”男人问道。

她叹了口气。

“我知道他已经永远离开了。我知道我必须继续前进。但我不想这样。即使这会是一个美好的未来…但这不是我想要的未来。”

“…”

“剑剑…一切都结束了…我现在是人类了。我能感受到那些曾经失去的东西。饥饿。倦意。我应该对此感到开心。我应该平静地接受。EVA 的诅咒消失了。我的身体终于追上了我的思想。但…我的心还停留在过去。

“嗯…你这样说其实很高兴，你能正视自己的感情。是啊，继续前进和成长比放弃逝去的爱要容易得多。很多人在生活中都有同样的挣扎，式波。”

“我知道…”

“不过，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能放弃。”

“…什么？”

“长大成人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事实和承担责任。但这也意味着你已经获得了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的权利，而不受他人引导或评判。这样做才更像是你的风格吧，式波？”

“剑剑…”

“我会和其他人谈谈的。如果这是你真正想要的，我们就帮助你实现你的梦想。毕竟人类创造过像 Evangelion 这样不可思议的东西。所以也许我们也可以让你再次接触到他。现在先休息一下吧，我回去帮你拿些毛巾过来，我们上午就制定计划，好吗？”

“…谢谢。”

男人向屋里走去，明日香看了看第三村，又看了看几乎不剩 lcl 溶液的插入栓。她盯着后者看了一会儿，决定还是回插入栓里待着。

“没有 Evangelion 可以与之同步，单靠这个插入栓做不到任何事情。但这是唯一残存的 Evangelion 的遗骸了。想要做到那件事也只能靠它了。”

她沮丧地叹了口气。

“就算我成功了，如果找到他的过程再度花去我的 14 年该怎么办？我是当他的妈妈还是当他的奶奶？而且就算再次遇到他，接下来该怎么办？会有什么改变吗？如果他已经放下



这些继续前进该怎么办？”

她踢了一脚控制面板，闭上了眼睛。

“很苦恼啊，明日香。这种对幸福的永恒追求只会带来更多的痛苦。但…不管发生什么，我都想再见到他。”

“太好了，能听见你的心声，式波驾驶员。虽然用了很长时间，但你还是做到了敞开心扉。”

她再次睁开眼睛，却见自己身处的插入栓消失了，眼前只有两个熟悉的身影。

“什么情况…”

丽和薰面带微笑看着她。他们看上去都和记忆中不一样了，身材高挑，穿着休闲的常服。

然后她看向自己。她坐在长椅上，身上是一套职人服装，手里还拿着一部手机。手机显示屏上是一张她身穿白色战斗服戴着眼罩的图片，歌词栏滚动到“I love you more than you’ll ever know”。

就在她的脑海里还在琢磨着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时，她听到有人靠近，于是抬起头来。

…

结束了。已经过去十四年了。

现在他坐在火车站一侧的座椅上，等着玛丽的下一步安排。

在旧宇宙中错过了那么多年后，他现在头脑十分清醒，安静等待着新未来的到来。回首他如今在新宇宙中的生活，一切都很好，这多亏了他的那位同伴。

“不过，还是觉得有点对不起玛丽小姐呢。”

和他一起进入这个新的宇宙后，玛丽也终于摆脱了 EVA 的诅咒，然而她似乎无法再让自己的身体年龄与心灵年龄相匹配了。

“玛丽小姐的年龄已经足以成为我的母亲了吧。说起来，她告诉过我她是我父母的好朋友。她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总觉得她经历过的事情比我和明日香都多。”

“但她总是以一种非常积极向上且无忧无虑的方式行事，并承诺会照顾我…当然，是以她特有的方式就是了。她既像美里小姐又像我的母亲。而且，她也像美里小姐和我的母亲一样能轻易地读懂我的想法，并不断鼓励我，让我继续前进。”

“小狗君，公主殿下下的灵魂有可能还在 13 号机里。所以拜托你，公主殿下…明日香需要你的帮助！”



那个时候的回忆。他仍然记得，那是他生命中最重要时刻之一，当她告诉他他仍然可以拯救明日香的那一刻。他决定继续战斗，即使他知道，就算这样做了，他也无法和她在一起。

至少，他能够坦白对她的感情，向她告别。不过，他也永远记得在他送走明日香后，薰问他的问题：

“她好像离开了。你不会觉得寂寞吗，真嗣？”

“不，我没事…在明日香回去后，她会找到新的归属地。”

这就是他在那种情况下找到的答案。他唯一的希望就是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

只能那样做。那是他所能提供的最好的补完了。每个人大概都会感到高兴。然后他会重写现实，一个没有 EVA 的世界。这样一来，所有的宇宙都将永远避免第四次冲击的危险。

“这就是成长的意义吧？承担起责任，为他人而活，而不是为了自私的理由让世界坠入险地。”他叹了口气。

“十四年来日日夜夜的思考真的能改变一个人。为了更好的未来，是这样吧？”他一边想着，一边用手触摸着脖子上的装置。

他戴着 **DSS choker** 进入了这个新宇宙。这是他对过去岁月的铭刻，他永远属于那个旧宇宙。

玛丽从一开始就告诉他她可以移除这个装置，但这样一来旧宇宙和新宇宙就会融合，毕竟在他们进入新宇宙后，这个装置就是新宇宙中唯一带着旧宇宙气息的物件了。

“我永远不会那样做。”他当时这样拒绝道。

“小狗君…你的公主在另一座城堡里呢，哦，我是说另一个宇宙里。只要戴着 **DSS choker** 你就永远遇不到她。在你准备好后，你必须把两个宇宙融合。”

“相当符合玛丽小姐的说话风格呢。那样严肃重要的一件事，就被她像是讲一个小小的恶劣笑话一样讲了出来。”他想到，“不过，她是对的。时候到了。”

他摸了摸项圈，闭上了眼睛，在脑海里推演着融合宇宙的方法。

现实与梦境似乎又融为一体。但他如今已经可以轻松看透其中的真实。他准备好了。因为…14年过去后…她就在那里。在火车站的另一边。坐在长椅上，与丽和薰并肩。她穿着职人常服，看着手机。一如他想象中的漂亮。

突如其来的黑暗打断了他的思绪。



“猜猜我是谁？”

他像往常一样回应。这些年来，这已经成为他们之间一个心照不宣的小游戏。

“大胸美女。”

“猜对了。嗯~你像往常一样好闻。大人的气味？”

“你也像往常一样，非常可爱。”他回敬道，摘下她的眼镜。

“你现在说话很像真正的成年人。”

在玛丽动手摘下他的 DSS choker 时，他闭上了眼睛。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自由。

“走吧，真嗣。”

“好啊，我们走吧！”

是啊，我并不孤单（I am not alone）。

他拉着玛丽的手，跨上楼梯。

但不是要离开火车站。

更不是想要逃避。

在十四年后，他终将与他们重逢。

爬上楼梯后，他松开了玛丽的手，玛丽在他背后轻轻推了一下。

“去吧，小狗君。去城堡里找你的公主吧。”

他对她点了点头，说了声“谢谢”，此刻无需多言。他走向另一侧月台，终于，又要见到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人了。

丽和薰注意到了他的到来。两人都对他露出真诚的微笑。他回以微笑。和玛丽一样，他不需要和他们交流太多。他们已经知道他的心底想的是什么，现在需要做的是做什么。

他径直走向明日香的方向。

她似乎正为什么事情而分心，但随着他的脚步声越来越大，她抬起头，注意到了他的存在。

在他走近后，她站起身来，定定地看着他。

她站在那里，比他记忆中的身影还要美丽，28 岁的成熟佳人，即使穿着随意，也有一种独特靓丽的气质，让他不由得想到了他们的前监护人。



美里小姐，你一直都知道的，对吗？

他们的目光终于汇聚在一起。

他们靠得更近了，直到他们的脸距离彼此都只有几厘米的距离。

时间对他们来说似乎又一次停止了。或许几秒钟。或许几分钟。或许几年。不过无所谓，这一次，时间远远比上一次宽裕。

几世以来的所有情感如今都在他们的脑海中浮现。

和以往一样，明日香率先采取了行动。有些事情永远不会改变。

“为什么？”

“太好了，明日香。” 在过去的 14 年里，他脑海中所构想的一切都化在这六个字中。他在新宇宙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该如何回答。但直到再次见到她，他的大脑似乎才能开始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你一个人生活了 14 年…没有我。你说你先长大了对吧？所以…这样再好不过了。我的决定是对的。在那个宇宙里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我们应该继续迈步向前。但是你应该没想到吧？我和玛丽后来来到了这个宇宙…我也有机会成长 14 年了。没有你在我身边。现在我能理解你的感受，以及你为什么恨我了。很抱歉，让你经历了这些，也很抱歉我什么都不说清楚就把你送了回去。不过现在看来我大概已经追上你了，我们又来到相同的地方了。”

在他说完这么一大段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只是在自说自话。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这些话没有引起她的任何感情波动。

“笨蛋！你以为我是谁？你要说的话我早就明白了，早在去见你最后一面之前我就已经得出这个结论了。真的有什么变化吗？你和那时一模一样。你根本不需要我，你只是需要一个妈妈而已！至于我…我也不需要你，我只需要有人拍拍我的头就够了。什么迈步向前…什么追赶，都是在原地踏步而已 *(We can not advance)!*”

他愣住了，露出了个有点伤心的苦笑，低下头什么也没说。她很聪明。现在他更能理解她了。当 Wille 从月球上救回他时，她挥向他的那一拳…在那之后她为他所做的一切。她一开始就对所有事情心知肚明。时间跳跃…年龄与身体的差异…巨大的障碍横亘在两人之间，而现在他才明白仅仅消除这些物理上的障碍还不够。就只能到此为止了吗？真的不能重头来过吗 *(We really cannot redo)*？

如今的他已经不是一个小鬼了。他逼迫自己再次看向她的眼睛。他看到了明日香难过的面庞上那个苦乐参半的复杂笑容。



“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吗？我们根本不需要彼此。放下遗憾各走各路吧。真的没有什么东西把你我绑在一起了。不过…看在你现在站在我面前的份上…我问你最后一次：为什么？你能给我答案吗？”

不。当时的我为什么会那样做呢？现在的我也还是给不出这个答案…但我不会再逃避了。我是男人，不是孩子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不再害怕失败了。如果真的没有答案呢？我那时曾说过，除了我自己，我更想帮助明日香和其他人。我要忠于我的感情和我的自我。我可以，也想要活出真实的自己。

“因为…”

她微微一怔，为他自信非凡的声音而惊讶。

“因为…我想和你在一起，明日香。”

“…”

“…”

他们的目光再一次凝聚在对方的身上。时间又一次停止，十四岁的明日香与十四岁的碓真嗣看着彼此，二十八岁的明日香和二十八岁的碓真嗣也看着彼此。

但那一刻被响亮的呼喊声打破了：“电车快要进站了。请退到黄线之后！”

来自现实的呼喊打碎了时间的凝滞。已经不能再用沉默逃避下去了。在恒久的等待后，他终于能够得到她的答案了。他再次看向她的眼睛，等待她的选择。

“喂，笨蛋真嗣。”

“怎、怎么了？”

“Can you give me.... one first kiss?”

完

作者后记：

很高兴收到来自 *skyfox* 先生的评论。您无疑是 *fan fiction* 上最好的评论家之一。

关于明日香的剧情，我的初衷是让剑介和律子想办法把明日香送回到负宇宙创造的世界里。但这样很难解释为何她在火车站穿着常服。我想在这里表达的观点是：明日香真正的归





属地不在第三村（当然她确实关心第三村），而是在真嗣身边。

关于最后的部分，显然是为了两人的暧昧氛围和剧情闭环所作，但我同样试图传达一个观点，那就是与 *eo* 不同，碇真嗣与明日香不再是彼此的反面。这一次他们想和对方在一起，不再是因为旧版那种对应关系。他们现在心理很健康，他们想重拾 NG 前的感情并给自己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因此，*One first kiss*。

现在 EVA 的故事结束了，为了那些感兴趣的读者，我想在此对 EVA 终做一个泛谈。

从 *nge* 到 *roe*，我一直关注着 EVA。这个系列一直让我感兴趣的一个点就是 *nge* 里真嗣和明日香的关系。

现在一切都明了了，不需要任何猜测或解读，我看到了官方的原片，我想明日香和碇真嗣的爱情轨迹和结局都很美好——即便他们在 *roe* 中的故事情节被严重淡化了（我真的很怀念“瞬间心心相印”），并且相较 *nge* 和 *eo* 全面地改善了他们的关系，但有了彼此的告白后，夫复何求呢？

当然，碇真嗣和惣流·式波·明日香·兰格蕾之间的浪漫故事一定会被继续讲述和重温很长很长时间，就像我在文章开头所引的 *Re-Take* 里的那段话一样，他们将在无限的世界相遇相知相爱。

受 *Re-Take* 的启发，我在落笔前构思了另一种发展的可能性，而不再拘泥于庵野秀明对 EVA 终的定义。

在我的理解里，庵野秀明对 *roe* 的核心主旨的定义是“你必须学会放手虚构世界，接受变化并继续前进（*You can not redo*）。”这其实有点像 *eo* 里的反逃避主义，殊途同归。在 *eo* 里真嗣并没有接受补完（他拒绝了补完），因为想要再见到朋友们而重回充满心之壁的世界。

照这个思路走下去，我预想碇真嗣和明日香在终里的关系会是有点像天元突破（顶级动漫，角色们化不可能为可能，无论多么痛苦都能接受变化并继续前进的故事）里的西蒙和尼亚那样悲剧而美丽的浪漫故事，甚至会演化为像“蝴蝶效应”和一众经典爱情电影里的那种苦乐参半的结局（想想罗密欧与朱丽叶就行了，典型的悲剧爱情故事）。

所以我决定另辟蹊径，更多地借鉴另一部颠覆了“你必须接受现实并继续前进”这一主旨的 *Gainax* 社作品。这部动画是安倍桥的魔法商店街。

在这部作品里，同样传递着“你必须接受现实并继续前进”的思想观念。但在某些时候，主角却会说“去他妈的，我可以改变现实并处理掉问题。”

这就是我在这篇同人文里想要实现的目标。一个在某种意义上可行的替代结局，其前提是我——作为以剑介为代表的 *asushin* 后援会的一员——在见到归来的明日香后，遵照庵野



的意图，选择尝试帮助她追求她真正想要的。而且我确信会有更多的作者和画师在未来很多年里尝试着相同的目标。

这是一个很简短的故事，绝对比不上这么多年里涌现出的优秀 *asushin* 同人小说的质量，但我对这个作品很满意，因为英语不是我的母语，而且我已经 20 年没有动过笔了。我认为我还是较好地做到了在终的开放性结局范围内创作出了 *asushin* 剧情。

对了，文中还有一些彩蛋，想必在电影首映期间疯狂刷着 *twitter*、*EvaGeeks* 和 *Reedit* 的读者们可以找到。

以上。

当然，如果您不介意，不妨深入思考一下。我同意“官方”作品想要传达的是“你必须继续前进”这样一个观念。毕竟，我们必须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照顾我们的家人和朋友，而不能将小说作为逃避现实的手段，出于虚构人物比真实的人际关系更有趣这一原因而沉迷其中。正如明日香在 *nge* 第 25 集中所说的那样，这样做只是在“逃避现实”。

但是，我们是人类。我们喜欢思考、感受、写作和阅读同人小说。因此，我们偶尔还是可以梦想着改变现实，即使这种梦想是虚构的。这同样是一种有价值的传递思想观念并与他人产生联系的方式。正如 *Rich Burlew*（伟大的网络漫画《*The Order of The Stick*》的作者）所说：“奇幻文学的价值仅在于它能向我们描绘现实世界；其余附庸价值的本质皆是不值一提的逃避现实。”

我们有很多 *EVA* 同人小说可以做到这一点。仅举几例：*Ghosts of Evangelion*, *Orchestrating the Silence*, *Scar Tissue*, *A Throne of Bayonets + A Crown of Stars*, *Genocide*... 我们有这些已完结的杰作，有仍在创作中的杰作（*Advice and Trust*, *Veering Left*），有 *nge* 时代的经典小说（*Wake*, *2nd Try*），现在我们还拥有持续创作着 *roe* 时代的作品创作者们，尤以 *Asushin subreddit* 和 *discord* 最为集中。

*EVA* 同人小说是一种艺术形式。也许不是最伟大的艺术形式，但绝对算得上李林文化里不俗的成就，你同意这一点吗，碇真嗣？

此外，我认为我们可以从 *EVA* 和那些伟大的同人小说中学到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尝试在残酷的现实世界和希望与梦想之间找到平衡。我相信我们作为二十一世纪初的成年人，可以在现实世界与虚构世界之间找到那个平衡点。学习着在当下保持前进势头，对现实世界的本来面目甘之若饴，同时不忘追求自己想要过的理想生活，并且为 *EVA* 和它的同人小说成为一种吸引我们和为我们作为人类所需要的艺术形式而喝彩。在无限的新世纪福音战士多元宇宙和这个无限宇宙里发生的无限的故事中，我们总是可以进行同样的畅想。



致所有新世纪福音战士的粉丝：おめでとう（恭喜）。

...

这是什么？你的后记也有一个“新的结局”吗？是的，我想扩写一下我的后记，因为我收到了一些不错的评论和支持。

促使我写这个额外后记的是“Scar Tissue”的作者 deathbringer374 先生的评论，这恰好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同人小说作品，也是我所认为最棒的 EVA 同人作品。我在上文提到了其他一些我认为同样顶级的作品，但作为来自拉丁美洲的同胞，他的作品（Scar Tissue 和 Relapse）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对我造成了莫大的冲击，这是世界上的其他地区的其他作者都没能做到的。现在我知道了我的这篇小同人作品已经吸引了世界上最好的 EVA 同人小说作者之一，并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他和其他的 asushin 粉丝朋友们了解并应对“3.0+1.0”的结局...这真的让我很开心。

我并不是作家（我十几岁那会儿在这个网站上写的那些蹩脚玩意儿不叫作品），但我一直是这个网站的“潜水读者”，我在 20 年里一直持续浏览 fanfiction，主要阅读以碇真嗣和明日香的关系为中心创作的小说。

我同意 Deathbringer374 先生对碇真嗣 / 明日香关系的看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作品和其他那些具有惊人写作技巧的作者的同人小说在更大范围内深入探索了他们关系的各个方面。阅读这些作品...感觉就像是在欣赏人类为了解决问题、解决冲突和面对艰难挑战而努力建立稳固而有意义的关系而进行的永恒斗争。正是这些内涵赋予了同人小说价值。

在我观影后，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些节奏和批评声，尤其是关于终的结局的。然后我觉得我“有义务”回到这个网站，重新拾笔写一小段与此相关的同人小说和剧透性评论，因为几十年来我都只是作为“潜水读者”阅读和欣赏那些优秀的作品。我觉得我该对 asushin 粉丝们、尤其是 asushin 作者们尽一份力，回报他们在这么多年来针对碇真嗣和明日香·兰格蕾之间的关系所探索和开发出的所有解读、思考和伟大时刻。

我并不是作家，但我是、并将永远是新世纪福音战士的粉丝和 asushin 支持者，因此，我希望碇真嗣与明日香的“表演”——无论是在官方作品还是在同人作品中——继续下去，并且，希望在我们都伴随 roe 走到终点后，我们还能确定，关于碇真嗣/明日香关系的主题将继续受到相当一部分粉丝的欢迎，并激励今天和明天的作者们继续探索和提供新的路径和艺术形式，讲述富有意义和充满希望的 asushin 故事。

正如 deathbringer374 先生所说：stay safe. PEACE.



译者后记：

后记与正文同样精彩。

希望大家喜欢。



## Shinji's Diary of Lewdness (碇真嗣的邪恶日记)

作者：Romulo Nidoking BR

翻译：嘲斯

“你好？光？是的，我是明日香。那个，你知道吗，其实今天我有点不舒服，你能告诉小玉取消那个约会吗？为什么？亏你问的出来。我遇到了每个女人都会有的问题…喂，喂…不要喊出来呀。是的，没错。当然。你知道，我已经成年了，遇到这种问题也很正常。总之，我很抱歉。晚点再说好吗？再见。”

还没等她的朋友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明日香就挂断了电话，这是她今天说的第二个谎，她开始脱下那身令她相当不适的绿色连衣裙。

虽然她已经告诉美里和真嗣她要出门约会了，但事实上，女孩没有半点答应她朋友的要求去赴约的自觉。毕竟，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和一个愚蠢的男生约会呢？更何况她知道自己只对一个男人感兴趣——她一边这样想着，一边看向挂着“小真的可爱房间”标牌的房间门——毋庸置疑，那个男人就是加持先生！还能是谁？

不过她已经知道了加持先生会和美里小姐一起参加一个聚会，所以她也不想一个人在家里度过这一天。或许去 Nerv 里看看有没有消遣的地方，让她的思绪远离她所面对的问题是个不错的主意。游泳放松一下？不错，这样就很不错。

然而，在寻找那件火山任务前一天刚刚穿过的红白条纹比基尼未果后，女孩开始不耐烦了。它会在哪里呢？她很确定在他们泡完温泉回来后就已经把它收拾好了，所以这只能说明一件事。

“那个变态！”

明日香气冲冲地冲进真嗣的房间，在男孩的床下和抽屉里寻找着属于她的比基尼。她已经想好了，在找到比基尼后，不狠狠揍那个笨蛋一顿不足以…

然而在寻找途中，她的手指却碰到了一个坚硬的东西。她皱着眉头把这个位于抽屉最深处的东西拿了出来。她意识到那是一本书，至少是个笔记本，蓝色塑料封面上写着“东京日记”。真嗣的笔迹，明日香一眼就认出来了。

“喔，那个笨蛋居然有个这么可爱的小日记本？真可怜，也不知道他在里面写了些什么变态内容，难以置信，这家伙真是没救了，真恶心。”



她盯着这个本子看了一会儿，突然失去了寻找比基尼和在游泳池里泡上一天的兴趣，抓起本子起身离开。

回到自己的房间，明日香盘坐在地板上，双腿交叉在身前，她的新宝藏就躺在她的腿上。深吸一口气，她低下头，掀开封面。

第一页满是字迹，她觉得需要一本字典来辅助自己阅读。这也是个自欺欺人的好方法。她假装这样做只是为了增进自己的日文水平，而不是因为她对她沉闷室友的个人生活感兴趣。

左手字典右手日记本，她做好了准备，开始看起日记来。

正如她室友的性格一样，日记同样平淡无奇。每天只有一两小段，用干巴巴的文字描述日常琐事。关于他父亲的一些事情。然后，美里。那个人偶似的优等生。无——聊！

她开始乱翻，已经快要失去阅读的兴致了，但就在这时她看到了其中一页几乎被写得满满当当。页面的标题正是她的名字：惣流·明日香·兰格蕾。

这一页描述了他们在海上相遇的那一天发生的故事。真嗣详细记载了那一天的一切，却唯独没有关于她的行为或他对她的印象的注释。太让人失望了！不过接下来她注意到，在这一页的最后，真嗣写了一小段话：“嗯，我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但我预计从现在开始，这本日记接下来的内容就全是关于她的了。”

少女的脑海中闪过好几道情绪。尴尬，骄傲，满足，还有愤怒。强烈的愤怒。所以，真嗣真的在这本日记里展露出了对她的邪恶想法吗？他怎么敢…

她知道她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错误的，绝对是错误的。但她还是强迫自己继续阅读下去。

几个小时过去后，女孩躺在床上，真嗣的日记本横躺在她的脑门上。在看完这个蓝色小本子里的所有内容后，她的心里如今只剩下尴尬和一丝后怕，随后又产生出一种很诡异的感觉。

她把小蓝本从头顶拿下来，又把那一段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我知道我是个笨蛋，也许还有点受虐倾向。我知道她根本不喜欢我。哎呀，她甚至明确向我表示了有一堵很著名的墙——好像是圣经里的东西——能挡住每一个人试图接近她的人。不过自从她开始和我们一起生活以来，我已经知道了我的真实感受。我不知道该高兴还是难过。我不傻。我能分辨出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影响到了我，而且…好吧，我想她真的影响到了我。一种我无法解释的影响。一种让我震颤、让我欢欣愉悦的影响。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会在这篇日记里列出我最深切的愿望，我想要和明日香做的每一件事，即使我知道这毫无意义，她会骂我是变态或者胆小鬼，或者更糟，她从不知何处得知了我的这些想法…”





她又把日记丢到了床的另一边。她仍然无法相信她所读到的一切。

“这就是真嗣对我的真实想法？他想让我…我们…做那种事？”

她的思绪被客厅传来的美妙旋律打断了。有人已经回来了。而且那个人很可能是…他。女孩惊慌失措。她现在该做什么？

真嗣听到有人拍手的声音，于是停下演奏大提琴。是明日香，穿着蓝色的小短裤和宽松的黄色衬衫。

“很不错嘛。我都不知道你会这个。”

“我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了，我五岁就开始练习了…我没有太多的天赋。”

“人们不是说，坚持是一种美德吗？你应该多做大胆的尝试，有时候改变思维，好事就会发生。比如试试穿越一堵墙…你知道的，圣经里不破的耶利哥之墙…”

天啊，她到底在说什么？她的脑子现在就是一团浆糊，她刚刚才在他的日记中读到这段话，结果现在就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了。不过好在，这个小受气包应该还不至于联想到…

“你是不是偷看我日记了？”真嗣放下大提琴起身，看向女孩的眼睛。他的语气并不愤怒，倒是有一丝尴尬。

行吧，她搞砸了。连笨蛋真嗣都看穿了这一切。

明日香觉得承认自己的行为会更好一些。“呃，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在找我的一个东西，然后…我稍微…读了一点。”

“一点点？”真嗣那对细眉扬了起来。

“全部。”

“如果你读了，那你想必也知道了…”他的声音越来越小。

“你想做什么，是的，我知道了。”她补充完了这句话。

客厅陷入了一阵沉重的寂静。

真嗣已经快要哭出来了，脸上满是羞愧和尴尬。他想跑回自己的房间，但明日香牢牢抓住了他的手臂。

“那个…我…我很抱歉…偷看了你的日记。”

男孩自嘲地笑了，内心很是受伤。

“现在说这个已经有点晚了，你觉得呢？”





与他相对的，女孩却面无表情。

“你不是在开玩笑，对吧？我的意思是，你在日记里写的那些东西。”

真嗣没有吱声，只是轻轻点了点脑袋。他没有开玩笑。而她知道她可以相信他。

“好吧…那么，我们就开始做吧。”

“什、什么？” 男孩转过身来看着她，惊讶溢于言表。

“我说，让我们一起来做吧。我…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就是那么想的，我猜…我能…不，我也想那样做。”

两人红着脸移开了视线，直到真嗣打破沉默。

“你的意思是…你想做…”

“所有的那些。”

他们互相看着对方，期待地浑身发抖，明日香抓住男孩的手臂，把他带进自己的房间，然后关上了门。

这一天晚上的早些时候，加持费劲地打开公寓大门，把醉倒的美里扶到她的床上。一开始男人还试图向真嗣和明日香寻求帮助，但孩子们没有回应门铃和他的喊门声。

因此，他决定去看看孩子们在做什么。奇怪，真嗣居然不在卧室。这只能意味着…不会吧？他必须弄清楚发生了什么。看在莉莉丝的份上，他们还只是孩子！

加持良治在他的一生中已经见识过无数大风大浪，亚当胚胎提于手中而色不变，莉莉丝躯体置于眼前而目不瞬。但这些牛逼哄哄的人生阅历还是无法阻止他为明日香卧室门后的景象所震惊。

明日香和碇真嗣睡在同一张床上。

穿着各自的衣服。

紧紧相拥。

真嗣是被抱住的那一个。

完



作者后记:

嗯，没错，仅此而已哦。

这只是一个有趣的小脑洞，仅仅是我想向伟大的 *Rommel* 先生所写的著名 R18 系列 “*Asuka&’s Diary of Perversion*” 致敬（可在 *Archive of Our Own* 这个网站中找到）。此外，我也受到了来自 *Asushin SubReddit* 和 *Discord* 的网友们的聪明才智的启发，他们总是能想出一些颠覆性的比喻和脑洞。

我不会把这个故事扩写成一个系列，不过想必你很好奇真嗣在他的日记里写下了哪些邪恶的渴求，不是吗？

那么在这里我谨代表个人给出一些可能存在的内容（话虽如此，但在下可是官方哦哈哈哈哈哈）：1）在公开场合与明日香牵手，展示给别人看；2）让她给他一个湿吻…在他的脸颊上就好；3）让她同意他给她洗头然后编辫子；4）让她给他掏耳朵；5）一起去看电影，分享同一袋爆米花，在想吃爆米花的时候，两人可以在爆米花堆里互相轻轻摩擦手指。

就是这些了，伙计们。现在我该重新投入进连载系列新篇章的写作中了。下次见面时你们就能发现他俩又会有很多新烦恼：)

感谢您的阅读。

**想涩涩的都给我去面壁**



## God Bless Us, Everyone（上帝保佑众生）

作者：Romulo Nidoking BR

翻译：嘲斯

“喂？嗨，亲爱的。是的，是的。他们脑子有点不正常了，居然大中午的就把实验室关了。我知道今天是平安夜，但这个做法还是…什么？不，亲爱的，对不起哦。今天不行。难得下午空闲，我已经从托儿所接走明日香了。我打算一会儿带她去游乐园，她不是一直想去吗。是的，我知道亲爱的。但我需要花更多的时间陪陪我们的女儿，她长得那么快。当然，我知道平安夜在日本意味着什么，但我们生活在德国，对吧？所以，还是让我们遵循这个国家的传统吧。你觉得你有点嫉妒女儿了？好吧，好吧…我保证以后会补偿你的。我们可以在新年那一天度过一个不一样的夜晚，可以吗？好吧，好吧，先不说了。我也爱你，再见。&#34;

惣流·恭子·齐柏林挂了电话，叹了口气。

“男人啊…有时也会这么粘人的吗…走吧明日香，我们得…明日香？明日香？你在哪里？明日香？”

这是柏林一个寒冷而昏暗的下午。第二次冲击带来了严重的气候变化，以一种出乎人类预期的方式影响着地球。一些国家，如日本，陷入了永久的夏天。但在欧洲，情况正好相反，欧洲大部分地区终日都是寒风肆虐。

然而，人类的适应力和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帮助着社会在如此糟糕的条件下完成了自我重组。尽管天气寒冷，柏林市中心还是人潮涌动，有些人仿佛是把这一天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般大肆采购，另一些人则尽情享受平安夜带来的难得休闲时光。

然而，此时此刻的恭子觉得这一切都与她无关。女人的慌张只持续了一小会儿——虽然在她看来似乎是永恒——她疯狂地四处张望，终于找到了那个站在一棵大树前的红发小女孩，树上布满闪烁的灯光，装饰着各种颜色的小玩意儿，树顶还有一颗星形的装饰。

“明日香！谢天谢地！以后不要再在妈妈打电话的时候乱跑了，好吗？” 恭子抱着女儿激动地说。而明日香则一脸敬畏地盯着那颗发光的树。

“妈妈，为什么这棵树如此不同？”

“什么？啊…因为这是颗圣诞树啊，小公主。”

“圣诞树？”



“是的，这是德国的传统。我们用这种装饰得很精美的树来庆祝圣诞节。这将是人们互相赠送礼物并聚在一起与家人和亲人共度美好时光的日子。明天我们也会和爸爸、奶奶还有其他家人一起欢庆。”

“妈妈也会整天陪着我吗？”

“是啊，小公主。现在我们去游乐园，好吗？”

“耶！我要去坐大过山车！”

...

“妈妈！”

恭子被惊醒了，不仅因为女儿的尖叫，还因为孩子刚刚跳到她床上，笨拙地想要搂住她的脖子。

时钟的指针刚刚掠过 12 点。

忽视掉丈夫惺忪的睡眼和呻吟，恭子温柔地将小女孩抱在腿上，站起身，朝着明日香的房间走去。

“嘿，小公主…你没事吧？”

女孩点点头。

“那你为什么要半夜跑进来跳到妈妈的床上？”

“因为我想成为第一个祝你圣诞快乐的人，妈妈。”

恭子惊讶地停下了脚步。难掩的笑容在她脸上浮现，她深情地看着她美丽的孩子，明日香刚刚展露出了最纯洁，最真诚的爱。

不过，出于性格所限，即便恭子深深地爱着她的女儿，她也只是露出了一个轻微的微笑。

“哦…我的宝贝…你已经等不及要收到礼物了，对吗？但你可以等到早上…”

“不！”

“什么？你不喜欢礼物吗，亲爱的？”

“我喜欢礼物，但我更喜欢圣诞节。因为圣诞节的时候，我可以和妈妈待一整天！”女孩一边说着，一边把恭子抱得更紧了，女人再一次吃惊。

恭子抱住女孩的背，轻轻拍了拍明日香的头。



“好吧，小公主…既然你这么喜欢它，我向你保证，明年我们一定举办一个盛大的圣诞节庆祝活动。我们去买一棵非常漂亮的圣诞树，然后你和我一起装饰它，怎么样？”

“不要！”

“为什么不要？”

“我们没必要那么麻烦，妈妈。我们可以直接买下那颗大树带回来。”

恭子笑了。明日香真不愧是她的女儿，即使在这么小的年纪，她都已经展示出了一种理性而实用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虽然恭子为女儿的天才感到自豪并同意她的想法，但她还是有义务提出相悖的观点。毕竟，每个父母都希望他们的孩子比他们更好。

“不行哦，宝贝。圣诞树代表着希望，寓意是即便经历了困苦的日子，美好的时光也终会到来。所以，用你自己的方式树立一颗圣诞树、装饰一颗圣诞树的过程同样重要。而且，据说啊，如果两个人一起树立了一颗圣诞树，那么他俩就可以携手渡过一切难关。”

“真的吗？”

“是真的哦，甜心。”

“那我…想和妈妈一起树立一颗圣诞树…”

恭子微笑着把沉沉入睡的女孩放回床上。

…

“喂？妈妈？我们刚吃完饭，你呢？要我介绍一下他？拜托，别吧。他可不像我那么善于交际。嗯哼，嗯哼。真的？喔，我居然不知道。好，我也没什么要说的了，晚点再跟你聊，我挂了哦？嗯，晚安！”

明日香挂断了电话。注意到真嗣正微笑着看着自己。

“电话讲得蛮久嘛。”

“啊…只是例行的定期通话罢了，她其实不是我的…”

“哦。所以，几个星期后她应该还要打一个的吧。”

“是啊，也许吧，不过…嘿，你是怎么知道的？”

“嗯…因为那会儿就是圣诞节了呀。”

“咦？什么…你觉得你对圣诞节了解多少啊，笨蛋！”

“唔、唔…我不太了解，不过听说在德国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呢…其实我是想买一棵圣诞



树的，不过这种东西在日本这里不是很常见，所以我也没有找到周边有卖的地方，但绫波同学说也许我们能在市中心…”

“呸！骗子！圣诞节和那些破树都只是腐朽的愚蠢传统，而且…我为什么要和你说这些？”

“对、对不起。”

“哼。要是被你这种人同情，那本小姐岂不是可怜死了。”明日香一边说着，一边在真嗣难过的眼神和美里失望的眼神注视下走向浴室。

…

**2016 年 12 月 24 日。**

“是啊，没什么新鲜的。可怜的姑娘，她现在基本上是个植物人了。医生说她永远不可能痊愈。我听说她的家人之所以让她活着只是为了有源源不断的救济金拿…等等？有人要探望她？现在这个点？哦…那可太好了。我正好趁这个机会休息一下，呼吸点新鲜空气。出去走走，看看雪花？反正总比待在这好。”

护士挂断电话，连忙起身往病房外走去，留下红发少女一个人。片刻之后，一个年轻人走进了寂静的房间。

“明日香…我…是我…”

心电图机发出的“哔”声是他唯一收获的反应。

“他们对你好吗？你看起来气色不错。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你不好，对不起…我真是个笨蛋，但我的意思是，嗯…”男孩叹了口气，搬了把椅子坐在病床边。

“对不起，自从那天后我就没有来过这里，但是…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到我说话，也不知道有没有别人来看过你，告诉你自从你被转移回这里后发生了哪些事。战争结束了，明日香。我们赢了。一切都在慢慢恢复正常。光和剑介搬回来了。东二还在努力康复着，我相信他会没事的。还有，我现在和丽同居了。”

心电图机发出一道更长更响的“哔”声，把男孩吓了一跳，但很快他就发现这只是正常的机器运作程序。

“不，不，我没说清楚。战争结束后，美里、律子和…我的父亲…他们都没有活下来。冬月副司令担任起了我的监护人，他向我解释说，丽…是我的妹妹。类似妹妹的这样一个人吧。她是具有我母亲 DNA 的克隆人，被我父亲当作战争的兵器。”

“呵呵…我想这是我们迄今为止最长的一次谈话了，不是吗明日香？对不起…过去我很想和你多谈谈。不过，如果你能醒来的话，我们立刻就能…啊，当然，你愿意的话。”



心电图机又“哔”了一声。

“副司令告诉我，世界上还有一些大人物想要复活使徒，所以我需要继续做一名 EVA 驾驶员。我…和他们做了交易。只要 NERV 保证丽不需要再驾驶 EVA，并且你将继续留在德国这里获得最好的治疗…那么我会做的。” 男孩握紧拳头坚定地说。

“我不喜欢驾驶 EVA，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太大问题。如今最大的问题是我没有休息日或假期，而且我不能离开第三新东京市，但 NERV 在平安夜给所有员工放假了，所以我还是设法来到这里看你。但我不能在这里过夜。圣诞节后的第二天我就要回归岗位了，路上一天都要在飞机上度过，所以我只能在这里待几分钟。噢，我差点忘了。&#34;

男孩打开背包，从里面取出一棵塑料小圣诞树，圣诞树上装饰着红色和紫色的小玩意儿。他环顾了房间一圈，决定把圣诞树放到靠门的闲置桌子上。

“我…我在机场买了这棵圣诞树。我知道它又小又简陋，但还挺实用的，你应该也喜欢这种风格，对吗？我现在还是不太了解圣诞节，但我会许愿的，希望神明可以回应我。”

男孩闭上眼睛，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地坐了几分钟，仿佛在进行某种祈祷。

睁开眼睛，真嗣看到了墙上的时钟。时钟的指针刚刚掠过 12 点。

“明日香，我…我必须要回去了，希望你早日康复。我…我不知道我一个人能不能挺过去。我…需要你。我不会丢下你。再也不会了。永远不会。”

真嗣缓步走向门口，最后一次看向病床上毫无知觉的少女。

“圣诞快乐，明日香。”

...

**2017 年 12 月 24 日。**

“嗨，明日香，你还好吗？”

心电图机发出的沉静的“哔”声是他唯一收获的反应。

“是啊，又是我。你一定觉得我不会再回来了，是吗？事情非常复杂，Nerv 对于唯一被初号机接受的驾驶员前往德国的消息反应很大。但我警告过他们了，只有这个免谈。现在我只能秘密地来这里，还要接受特工的跟踪，但我向你保证，我每年圣诞节都会来这里看你的，好吗？”

...

**2018 年 12 月 24 日。**





“嗨，明日香，又是我。你的头发真长，我想我还是请护士帮忙剪一下吧。”

心电图机里传来了一声颇为诡异的“哔”声。

“不、不是说你不好看，只是…呃，又是这台笨机器…”

…

**2019 年 12 月 24 日。**

“嘿，明日香。告诉你几个好消息。丽已经高中毕业进入大学了。她想成为一名医生。她也开始约会了。而且在空闲时间，她会照顾加持先生留下的西瓜田。她很开心，看到她这样我也很开心。至少我们三个人中的一个能够在一切结束后过上正常的生活，对吧？如果你醒来你也可以做到。我一直这样相信着。”

…

**2020 年 12 月 24 日。**

“晚上好，明日香！很高兴，能再见到你。天呐，德国的冬天真的好冷，你也这样觉得吧？但外面的灯光和圣诞树真的很漂亮呀，我希望你也能看到。”

一声安静的“哔”。

“是啊…我这次心情不一样了…我…我想我很高兴。”

熟悉的“哔”声再次传来。

“嗯…只是…好吧，我想你应该也会很高兴知道…所以…你能想到吗？丽居然给我介绍了一个女孩。丽说她…很漂亮，很有趣，说她似乎很喜欢我。她叫…”

心电图机发出一道更长更响的“哔”声，打断了年轻人的话。

“呃…你说你知道了？那我们说点别的…”

…

**2021 年 12 月 24 日。**

“嘿，明日香。那个女孩的到来并没有改变什么。她对她说我的心仍然放在你身上。我告诉她…不是那样的，但是…我知道她对我决定和你一起度过平安夜的事实感到恼火，而不是和她…你知道日本的圣诞节传统是什么样的，对吧？所以…嗯，不管怎样，我更喜欢德国的圣诞节传统。也许今年圣诞奇迹就会发生吧？”

…



**2022 年 12 月 24 日。**

“明日香…丽生我的气了。她想把她婚礼安排在这个平安夜，这样我就可以毫无顾虑地参加，而不必担心对 Nerv 应负的义务，但我告诉她我已经对你做出承诺了，所以我还是来了，希望她不要生气太久，可恶…她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真正关心我的人，我又让她失望了…”

…

**2023 年 12 月 24 日。**

“嘿，明日香，所以…丽怀孕了。还是个双胞胎。我还在习惯这个事实，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才能成为那些孩子的好叔叔。我想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和他们一家保持距离。一个远在天边的 EVA 驾驶员叔叔肯定比无趣又愚蠢的老碇真嗣要好得多。哦，还有，你知道吗？我…遇到了一个女孩。她很漂亮，很主动，有点不着调，还很了解 Nerv 的内部信息。谁知道呢，也许这一次我会…谁知道呢？她的名字叫真希波…”

…

**2024 年 12 月 24 日。**

“不需要你开口问我，那事儿告吹了。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经历过一段真正的恋情。这么看来我也怪可怜的，不是吗？算了，还是给你讲讲其他的事情吧。丽的双胞胎特别漂亮。我没有亲眼见过他们，但我觉得这样更好。我给他们买了一些很棒的礼物。这就是孩子们特别喜欢圣诞节的地方吧？”

…

**2025 年 12 月 24 日。**

“嘿。我的寻爱之旅还是没有结果，谢谢你的关心！不过看起来你也好不到哪去，不是吗？”

熟悉的“哔”声。

“好吧，对不起。我又在…犯蠢了。我一直在想，明日香…问题不出在我身上。他们其实都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是一名士兵…好吧，当我在胡说八道吧。虽然他们不理解我，但他们在试着理解，这也是事实。可是…他们的问题是…他们不是你。”

…

**2026 年 12 月 24 日。**



“神明啊，我真是一个可怜人，对吗？我才认识你几个月，我们甚至都不算朋友，但是…我总是想要欺骗自己。我知道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你可能已经可以向着新生活迈步了，但…丽是对的，我到底在做什么？我…我在利用你！就像我那次那样…唔…明日香，我…对不起。我只是在拿现在的你满足我的一厢情愿，我…不应该那样。我不能再这样做了。我…应该不会再回来了…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

…

**2027 年 12 月 24 日。**

“嗨，明日香。我…我又来了。每个人都劝我别再这样了，我为什么还要来这里？我也不知道…我猜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叫我停下来。我…我真是个蠢货，不是吗？还是说更像个混蛋？你以前是怎么称呼我的？我…甚至都已经不记得了。但是…我不会逃避。我发过誓。我不是在为了我自己做这件事，我是在为了你做这件事。就算你恨我我也无所谓。我只是…想让你开心。”

…

**2028 年 12 月 24 日。**

“你倒是做点什么啊…笨蛋明日香…”

…

**2029 年 12 月 24 日。**

“去死吧！我知道 Nerv 的证明已经失效了，但…咳咳…我是支付治疗费用的人。所以，我要进去，想待多久就待多久，你他妈的明白了吗？好啊…你可以打电话给…咳…保安还是谁。你看看我在不在乎！”

一个脸色苍白、面色难看的男人冲进房间，锁上门，把护士关在外面。

护士继续敲门，男人没有理会，他再次走到红发女人躺着的床边的椅子上。

“对、对不起…明日香…”

心电图机发出的熟悉的恼人“哔”声是他唯一收获的反应。

“所以…已经 14 年了。你还没有醒来。每个人都说你永远不会醒来了。可如果你醒了呢？你会记得我吗？记得我们 14 年间的交流吗？还是说你只会觉得我是个疯子？一个变态，一个无用的废物…咳咳…愚蠢地希望他的初恋情人能奇迹般地醒过来，然后扑向他的怀里？”

回应他的只有另一声“哔”声。男人双手抱头，一脸绝望。



“明日香…”男人深沉而悲伤地看着躺在床上的女人那一动不动的身体，“冬月死了。从来没有外界的威胁。他骗了我…咳咳…他利用了我。他所做的一切…咳咳…这 14 年来的一切都是一场实验，他们想从初号机里提取什么东西。Nerv 要被取缔了…咳咳…这些年来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不过别担心…咳咳…虽然你家已经拿不到救济金了…但我至少还能确保你继续得到很好的照顾。”

他听到心电图机发出一道更长更响的“哔”声。

只是正常的机器运作程序。

“我不能在这里久留…我…咳咳…我也病了。我的肺里积攒了太多 LCL 溶液。但是…咳咳…现在还好。如果我…咳咳…病情恶化，我可以要求住在隔壁病房。就像…咳咳…14 年前一样，你说对吧？”

又是一道轻微的“哔”声。

“但现在…咳咳…还没有糟到需要搬进来。丽坚持要照顾我。她说我必须依靠她…咳咳…和我的侄子。那个小子…我从来没有喜欢过小孩子，但不得不承认，她是一位优秀的妈妈。你觉得…咳咳…我妈妈也会是那样一个优秀的人吗？真希望…咳咳…能和妈妈一起过圣诞节。不知道你是不是也…”

门外传来一声巨响，把男人吓了一跳。很快，更剧烈的响声传了进来。

男人再次看向红发女子，他支撑着想要站起来，又看了看墙上的时钟。时钟的指针刚刚掠过 12 点。

“圣诞快乐，明日香。我…咳咳…我只是想让你…咳咳…知道…”

真嗣没能站起来，他倒在地上，昏了过去。与此同时，医院保安破门而入，将门旁桌上那颗默立了 14 年的圣诞树震倒在地，摔得粉碎。

…

**2030 年 12 月 24 日。**

病房的门打开了。一位一头蓝色长发，年轻靓丽的医生面无表情地走了进来。

“惣流。”

当她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时，心电图机发出了一声沉静的“哔”声。

“虽然你听不见，但我还是要和你说，这是他让我做的，我会尊重他的请求。”

又是一声“哔”声。



“我是来通知你的，真嗣不会再来这里陪你过圣诞节了。”

她听到心电图机发出一道更长更响的“哔”声。

“不，不是因为他抛弃了你，而是因为他走了，他死了。”

片刻的沉默。寂静之后，熟悉的“哔”声再次响起。

“他的生活很艰难。Evan gelion 对他来说是一个诅咒，只会给他带来痛苦。但是，正如你所说，他…是个笨蛋。他说他并不后悔自己的大半人生都在作为一个 EVA 驾驶员而活，因为这也让他能够见到并保护他所爱的人。我觉得他是在指我和我的孩子，我相信他爱我们，只不过方式特殊。但我内心清楚，我知道他最在乎的不是我们。”

她看了看钟。时钟的指针刚刚掠过 12 点。

“好了，该说的话我已经说完了，我不会再回到这里了，我会继续履行他对你的承诺，我会白白浪费很多钱，只是为了保持这些维生设备的开启。”

女人起身，朝门口走去。

“我本想祝你圣诞快乐。但我们都知道这只是一堆废话，不是吗？”

...

明日香抱着自己的双腿，全身赤裸地坐在操场中央，身旁是一棵粉身碎骨的圣诞树。

一个年幼的小女孩抱着一只毛绒玩具猴出现在她面前。

“你寂寞吗？”孩子问道，试图抚摸明日香的头，却被她粗暴的反应打断了。

“不！不要靠近我！”

“我要一个人活下去！”

“你喜欢我吗？”

“不依赖任何人！”

“你真的喜欢我吗？”

“我可以一个人活下去！”

女孩的脸变成了玩偶娃娃的脸，冷冷地吐出一个单词——“撒谎。”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



“太好了，你没事呀，明日香。”

她转过头，看向站在隔离区外的男孩，尽管他在数小时前结束的战斗中什么也没做，但他仍然穿着他的作战服。那个笨蛋为了能见到她，到底等待了多久呢。

“喂，真嗣。”

“是、是的，明日香？”

“哼！”明日香色厉内荏地朝男孩吼道，“真是个笨蛋。我可不想再忍受这种事情了。所以，你给我听着。”她继续说着，站起来朝那个正在看着她的男孩走去，他显然有些畏惧，但脸上依然坚持带着淡淡的微笑，紧挨在黄黑隔离带旁边。“在我被允许离开这个愚蠢的隔离区后，我要你邀请我去市中心！我不会拒绝的！”

“好、好的…当然可以…我会那样做的，明日香。”男孩脸上的笑容扩大了，明显松了一口气，“不过…为什么我们要去市中心？”

“因为我们要一起树立一棵漂亮的圣诞树！”

完

作者后记：

嗯，就是这样。“*Asushin at the Movies*”（译者注：作者的长篇连载嗣香同人小说）圣诞节特别篇因为不可抗力被推迟了。感谢 *Asushin Discord Server* 的优秀管理者组织了这次冬季比赛，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很棒的 *Asushin* 新小说。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方式，用来庆祝对人类社会来说很艰难、但对 *EVA* 和 *Asushin* 粉丝来说却又非常美好的一年。粉丝群体不断壮大并源源不断地创作出新作品，无论是上古大神还是活跃新锐，无论是充满才气的作家还是天马行空的画家，全都投入进了伟大的创作中。

一大堆超赞的 *Asushin* 作品要来了，太棒了不是吗。

关于这个故事，我向那些因为这部同人小说而“沮丧”的人、以及那些真的想要一部悲伤/痛苦的 *be* 作品和/或想要更多深入的剧情发展并对这个故事感到失望的人道歉。我知道这个故事的剧情走向很怪，走了 *nge* 和 *eoe* 那种模棱两可的叙事手法的老路，但正因如此，我对达成的效果非常满意。但我不是庵野秀明，所以还是让我来对这个略微难懂的故事做一点注释吧。

就像 *nge* 中一样，我们可以看到，明明是一个曾经很喜欢的节日，为什么现在的明日香



会如此讨厌圣诞节——至少在这部小说中——以及与一个神秘女孩的交谈如何让她记起过去和现在的圣诞节，以及…如果她什么都不改变的话，未来也一定会接踵而至的那14个圣诞节——不仅是她，连真嗣也会饱受痛苦的圣诞节。所有这些都与第十五使徒鸟天使息息相关。

我还在故事中添加了一些关于圣诞树的小知识，以便这个故事具备一定的寓言性质。可爱的小明日香很清楚圣诞节最重要的意义：那是分享爱并与对你来说重要之人亲近的日子。恭子还试图给年纪尚幼就天资聪颖的小明日香上上宝贵的一课：绝对的理性并不总是能给出正确的答案，有时，过程/旅程与最终的结果同样重要。

因此，摆放圣诞树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家里有一棵漂亮的树，而是要和重要的人一起创造一些东西，建成一种纽带。因此，即便买一棵现成的圣诞树更实际和理性，但亲手将它树立和装饰的过程本身就是乐趣的一部分，这同样也是拥有一棵圣诞树的意义所在。就像礼物并不是圣诞节最重要的事情一样：在一两天的短假里与亲人共度美好时光会更好、更重要。

可悲的是，恭子的事故发生了，从那天起明日香就开始讨厌圣诞节。但同时，真嗣对这种奇特的西方传统真的很感兴趣，尤其是在 NGE 第 22 集中，他向明日香提到了拥有一个家庭是多么美好。

在那之后，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那一系列圣诞节的描述是为了展示真嗣性格的后续发展（崩坏），同时搭建起一个“没有明日香”的世界并把可怜的小真嗣扔进去体验体验，让他终其一生过着 Nerv 士兵+小白鼠的生活——类似于 eoe 中的惣流和 roe 中的式波的混合体。

此外，明日香的缺席也意味着没有人向真嗣解释圣诞节真正重要的意义，就像恭子对明日香说的以及小明日香自己发现的那些一样。

于是，即便是心存善意，真嗣也开始对圣诞节产生了误解——比如祈求奇迹——也试图对圣诞节的传统采取一种“理性”和“务实”的态度——买一棵便宜的塑料圣诞树，还自以为明日香也会喜欢这种庆祝方式（虽然小明日香确实是这么想的），同时远离他的家人并认为“无论如何孩子都只是喜欢礼物而已”…最终，他变得和陷入昏迷前的明日香一样，对圣诞节的传统感到躁怒和怀疑。

因此，最后，明日香意识到了她需要改变自己的行为，并尝试把自己和真嗣从悲惨的既定命运中拯救出来。她收起了自己的骄傲，终于明白了母亲当初的教诲，说服真嗣和她一起去树立一颗圣诞树。这样一来，即使明日香没能和妈妈一起树立圣诞树，一起过圣诞节，她也最终找到了机会和另一个对她而言有着特殊意义的人一起做这些事。

然而，这个小小的偏差足以支撑他们走向不同于 eoe 的美好未来吗？这就得看读者们是否相信“圣诞魔法”了。这是个模棱两可的故事，符合 eoe 的风格。当然，对我来说，这是





一个充满希望的圣诞故事——老派“eoe”风格的希望。

关于这部小说里其他值得一提的彩蛋。

1) 文中提到了古老而经典的“Feliz Jueves” meme，也提到了庵野秀明关于“touching grass”的台词。（译者注：前者是欧美的明日香 meme，感兴趣可以自行了解，后者意思是“出去走走”）

2) 日本传统中的平安夜对他们来说相当于情人节，这也为恭子和真嗣的行为增添了更多的内涵。

3) 真嗣等明日香醒来等了 14 年，这是我对 Eva Extra Ex 漫画的回应/致敬。他甚至说出了式波的台词，比如“你倒是做点什么啊，笨蛋明日香。”因此，“真嗣在医院探望昏迷的明日香”的场景足足有 14 个，不过，每一个都和 eoe 中的“名场面”截然不同，哈哈哈。当然了，它们还是带点悲伤和戏剧性（有的带点趣味性），因为这些场景是为了展示真嗣在一个没有明日香的世界中逐渐陷入抑郁。所以，我对碇真嗣不断沉沦的描写是为了创造出一个“拿着式波剧本的碇真嗣”，让他逐渐失去希望和生活的意志，但直到最后，无论好坏，他仍然忠于自己的所爱。这就是我想表达的观点。

4) “beepsuka”（“哔哔”香）是一个很有趣的方式，让读者（和真嗣）怀疑明日香是不知何故意识到了发生了什么事并且真的听到了他在说话、还是说这只是真嗣和读者的一厢情愿。

5) 长发丽，已婚，有娃，当医生，不再宅家出去走走（字面意思），过上好日子，肯定是未来不会改变的结局^^。

以上，再次感谢您阅读本文。出于“我不想忘记”的心态，我在后记里写下了几乎所有我需要说的和我想说的关于 EVA 和 Asushin 的一切，但是在写作过程中我又发现这真的无关紧要。写作很有趣，写 EVA 和 Asushin 的同人文更是让我永远兴致高昂。现在我要去度假了，等我回来后，明年有新的 Asushin 故事要讲。

致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读者和 Asushin 粉丝，我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快乐。

上帝保佑众生。

**欸啊哈哈哈哈哈哈，he 嗣香小甜文来咯！欸？这，这，这小甜文都来了，怎么还不看啊？**

**嘶斯啊，大伙儿都不敢看，有人说，说这文有刀。**

**嗨咻咻，读者老爷就是喜欢开玩笑。你瞧瞧现在哪还有齁甜的小甜文啊，都是掺刀的小**



甜文，你嫌刀我还嫌刀呢！

...

好吧，不整烂活了，正经点。

作者后记部分又是 Romulo Nidoking BR 先生经典的剖析文脉环节，不得不品尝。

也因此，翻作者后记的时候怨念之火同样蹭蹭蹭地往上冒——庵野秀明啊，你要是能像 Romulo Nidoking BR 先生一样解释清楚一切就好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要是 Romulo Nidoking BR 先生不写这个后记的话，又有多少人能看出来这其实是篇甜甜的（？）he 嗣香文呢？

不过从某种程度上，倒也可以说是具有了和终一样的醍醐味——模棱两可、甚至是下行趋势的嗣香故事线中，蕴藏着上行趋势的新芽。

如何发掘出这株新芽呢？那就需要观众们细心体味了，一如大家在终里所做的那样。

希望大家喜欢。

Ps：我超喜欢“beepsuka”这个贴合文意的生造词，也对我所翻译出的“‘啵啵’香”相当满意。明日香永远最可爱！哪怕只能通过心电图机发声也可爱！（拖走）



## Goodbye, All of Evangelion

作者：Romulo Nidoking BR

翻译：嘲斯

真嗣看着他那颓唐的父亲——此时他才像个没长大的孩子——坐在火车上，为自己的失败而懊悔。

战斗已经尘埃落定。

而当他意识到这一点后，真嗣的思绪又回到了父亲向他展示连接现实结构的各各他体后他所看到的图像。

他看到了他自己——无数个自己——出现在不同的世界和时间线中。在几乎所有这些宇宙中，*Evangelion* 都如影随形，所遇事物都一成不变。

直到他的脑海里涌入陌生的记忆。不…与其说是记忆，其实更像是一张张图像。黑白分明，与其他记忆画面形成了割裂般的对比。那些记忆是…他自己的？还是来自他的父亲？

他能认出图像上那些熟悉的面孔。他的父亲。他的母亲。玛丽小姐。冬月副司令。他看到了他出生的那一幕。

然后，一切都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

他想起了自己还是个孩子时，寄宿于老师家的生活。他想起了那一天，他终于收到了来自父亲的一封信。

当他打开那封信时，他看到了最开头的那一行字：“临终遗嘱——给我的儿子，真嗣”。

就这样，真嗣想起了他的一生。真实的一生。

在真嗣出生后不久，他的母亲就过世了。他的父亲无法面对这惨痛的现实，于是一病不起。双相情感障碍。重度抑郁症。男人失去了理智，自囚于精神牢笼里，身体每况愈下，已经不能照顾真嗣了。

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父亲要做这些。这就是为什么他会一直和老师生活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他从未被允许回家探望父亲。而现在真嗣还知道，他再也不能和父亲对话，再也不能看到他的面庞了。



就在收到信的那一天，真嗣也将现实世界隔绝在了自己的内心之外。他失去了直面真实的力量。尚未理解、尚未促膝长谈过的父亲已经离他而去了，他无法面对这样的事实。永远离开，不再回来。就在那一刻，真嗣创造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现实。

一个父亲需要他的现实。一个父亲出于伟大和英勇的理由——再次见到他的母亲——而不得不远离他抛弃他的现实。一个他会不断斗争并遭受磨难，但也会为自己空洞的人生找到意义的现实。一个祝福与诅咒并存的虚构世界。Evan gelion 的世界。一个在永恒循环中不断重演的故事。

这次恍悟给他造成了相当大的打击。他不属于那个世界。他是一个真实的人。这个世界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他只能在另一个世界求存。正如玛丽小姐在心理治疗期间一直告诉他的那样：他必须长大了。

而这也意味着… 他所做的一切，他所遇见的每一个人…他们都不是真实的。只是他那病态头脑的幻造。弗洛伊德式的图像和无意义的宗教符号…这一切都有了合理的解释。更别说那些违反客观规律的巨型机器人了。

所以…是时候告别了。是时候抹去那些世界，那个幻想了。是时候对所有 Evan gelion 说再见了。

…

他再一次看向火车上的父亲。他终于理解并原谅了这个男人，而且，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不再用害怕或憎恨的眼神看着他。他开始同情他并爱他。他下定决心要做出改变。变得更好。走出一条新路。

“碇源堂…他是这个循环的中心，也是人类补完计划的核心。接下来轮到我了。”真嗣听到身后传来渚薰的声音。

这下全说得通了。每一次循环中都有渚薰的身影，即便大部分时候都以失败告终，但他依然努力着让真嗣幸福并传递给他力量。就像一名父亲会做的那样。

与此同时，每一次循环中也都有丽的陪伴，她用自己独特的温柔方式保护和照顾真嗣。就像一名母亲会做的那样。

他不能抹去他们。即便他们只是他脑海里的幻造，但如果没有他们，他也无法在这个世界立足。就算这个宇宙不是真实的，他也不能抹去他们。现在轮到他守护他们了。为他们找到一个安心的归处。

因为…他们对他来说很重要，就像…明日香一样。



明日香。

在所有的时间线中他都会与她相遇。然后不出意外地坠入爱河，即便有时反而伤得两人更深。

明日香…她也只是我的幻想吗？

不可能是真实的。他只是觉得她是真实的。或者曾经觉得她是真实的。如今的明日香不同于他记忆中的以往，但是…

明日香就是明日香，他都会为她的幸福而战。真实与否有那么重要吗…？他对她的感情真实不虚。这就够了。

“碓真嗣，你的愿望是什么？” 薰问道。

他必须送走他们。他不能再在这里驻足不前了。但他也不想忘记他们。他想再见到他们。因为他的感情是真实的。他要守护他们。在他离开之前为他们找到归处。

“没关系，我能承受痛苦与心碎，我更担心能不能救下明日香和其他人。”

“薰…丽…谢谢你们。我就要走了，不过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得到幸福。明日香…我比你想象的还要爱你 (*I love you more than you'll ever know*)。但正因如此…我必须让你离开。我会尽我所能补完你的。我知道这个想法很自私，但是…在把你送回新归处之前，我还是想再见到你一面，一定…要对你说出那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

…

“我会做到的，绫波。Neon Genesis.”

…

他睁开眼睛。他坐在火车站的长椅上，眼睁睁看着车站另一边的明日香、丽和薰登上了开往陌生地方的火车。如果他知道目的地，或许可以再追上他们的步伐，然后…

突如其来的黑暗打断了他的思绪。

“猜猜我是谁？”

他像往常一样回应。这些年来，这已经成为他们之间一个心照不宣的小游戏。

“大胸美女。”

“猜对了。嗯~你像往常一样好闻。大人的气味？”

“你也像往常一样，非常可爱。”他回敬道，摘下她的眼镜。



“你现在说话很像真正的成年人。”

“你说得对，玛丽小姐。我想我终于可以和 Evangelion 说再见了。”

他闭上眼睛，似乎在等待玛丽拆除他的 DSS 项圈。但这么做其实很蠢。因为这是现实世界，没有 DSS 项圈或者类似的什么东西。不过，他还是觉得有什么悄然改变了。

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自由。

“走吧，真嗣。”

“好啊，我们走吧！”

他拉着玛丽的手，跨上楼梯。

...

出了火车站后，他们又走了一段路才到达目的地。他又一次开口道。

“玛丽小姐…我现在已经觉得好多了。所以你真的不用大老远跑过来领着我去你的诊所。你知道我认得路。”

“是啊，我知道。我刚刚不是说了吗，你现在闻起来像个成年人了。但心理健康马虎不得。没有人能在没有专业帮助的情况下独自克服这样的创伤。所以，你至少一个月要来就诊一次。我需要定期检查来避免你旧疾复发，啊——我知道你有时候巴不得犯病是吧。”

“呃…谢谢你，玛丽小姐。这些年来你一直在照顾我。但你也知道，我刚刚在另一座城市找到了一份新工作，所以定期往返还是蛮困难的…”

“诶呀，别这么呆呆傻傻的，小狗君，和我这么养眼的美女相处应该很开心才对吧？你真的舍得放弃这么好的…”

“眼镜！” 女人的呼喊从不远处传来。

“哦…嗨，公主。真是一如既往的准时呀。”

“可你迟到了足足二十分钟。就为了和这么一个穷酸的男人谈情说爱，你就把你的病人晾在这儿干等？你是他老婆吗？”

真嗣一脸恍惚地看着眼前的女子。

“抱歉耽搁了，公主。但我刚刚有了一个很棒的想法。现在不妨先把家庭关系、青少年时期对年长男人的恋慕以及心理防御下的怨怒和自我厌恶放在一边，先来谈谈另一个问题吧，我们可以谈谈为什么你拒绝承认内心深处对于罗曼蒂克的向往吗？”



“什、什么?! 才没有呢! 你是笨蛋吗? 你知不知道你是谁啊, 怎么能在这个色狼面前说出这么丢人的话?! 呜…我当初怎么蠢到找你来做心理治疗!”

“因为我技艺精湛呀。公主, 我知道你其实很喜欢我。很可惜不是那种喜欢就是了。不过或许这位小狗君是你喜欢的类型哦? 在下确实是位心理医生, 但在下其实也很擅长安排婚礼筹备工作之类的…”

两个病号脸都红透了, 女人气呼呼地冲进咨询室, 砰的一声摔上了门。

真嗣看着一脸怪笑的心理医生, 怯生生问道。

“等等, 玛丽小姐。她…我…”

“她是不是你脑海里的那个公主? 嗯…我觉得不太可能。她是一个真实的人, 而非你那理想化的爱情化身, 所以不要把对虚构人物的想法投射到一个真人身上哦。但话说回来, 谁又说得清呢? 说不定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一些超出我们理解的不为人知的奥秘。等她的会诊结束后,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

真嗣看着玛丽走进咨询室。

“哦…还有一件事, 小狗君。你不是唯一一个被困在 *Evangelion* 里的人。虚拟和现实之间的分野很难界定。但我相信健康的心态可以平衡这一切。如果你真的吸取了教训, 那就果断地作出决定。别再拖延 14 年了, 好吗?”

看到大门关上, 真嗣情不自禁地露出微笑。

“好吧…看来故事真的还没有结束。我和她的故事…还会在这个世界延续。”

完

**译者后记:**

**太棒啦! 是我最喜欢的 ROE 世界观! 还有我最最最喜欢的 NG 世界发糖! 以及我最最最最最最喜欢的怨妇香! 译到“你是他老婆吗?”这句传世经典时着实笑到破功了。Romulo Nidoking BR 先生, 我的超人!**





## A World Without Evangelion（节选）

作者：Romulo Nidoking BR

翻译：嘲斯

凌晨 2 点 55 分时钟鸣响。五分钟后，今天的首班列车就将抵达这个火车站，空荡荡的站台上，一个男人伫立在原地。

碓真嗣跨过了警戒线，距离铁轨只有一步之遥，站台的蓝光照亮了他的脸。那身考究的西装被冷雨浇透，但他此时只是若有所思地望着眼前的深渊。

曾经的信心和从容已经荡然无存，粉碎殆尽。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不，是这段人生的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孤身一人，并陷入了深深的惶恐。

不该是这样的。这不是他梦想创造的世界。他不想承受痛苦。他不想伤害任何人。

然而，他还是酿下了这些苦果。他辜负了玛丽，辜负了信任他的人，辜负了这座城市，辜负了整个国家。现在上司告诉他，他能因这些失败而获得命运的馈赠？这可真是个大大的笑话。

想要解决这一切也很简单。只需向前一步，跌入深渊之底然后等待命运的列车碾过。一切都会得到解决。还是说退后一步，退回到残酷的现实中去？

但他发现自己动弹不得。

在自己创造的完美世界里结束自己的生命是懦弱还是勇敢？向前迈出一大步结束这糟糕的一切是懦弱还是勇敢？他不知道。

他不想活下去。但他也害怕就这样死去。

生存还是死亡？战斗还是逃跑？他左右为难，愈陷愈深。就这样，他凝望着眼前的深渊。安静等待着凌晨第一班火车的到来。

在某一个瞬间，他突然感受到了解脱与宽慰。

那颗疲苦的内心变得平静。

他既没有活着，也没有死去。只是存在于世间。

害怕活着，也害怕死去，那么就什么都别做吧。



可惜这种感觉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汽笛的鸣响已经隐约可闻。

深渊就在一步之外。

困境又卷土重来。

不做决定，可能也是一种决定。

于是他默立原地。

一动不动。

这样更安心。

就这样保持下去吧。直到永远。

“你倒是做点什么呀！”

一声歇斯底里的呐喊。

冲击得真嗣失去平衡向前方倒去。

好在他那虚弱的手臂与失温的身体尚有力气勉强扒住平台的边缘。他发疯般捕捉那道声音的回响，那道悲伤而又忧郁、在他心底掀起狂澜的残响。

“笨蛋真嗣…”

“啊…啊啊…”

真嗣用力将自己的身体重新撑了上来，手肘支撑住平台边缘，抬起头寻找那道熟悉声音的来源。突然间，他的黯淡人生又被赋予了多彩的意义。

“明日香？…明日香！”

然而，她的声音被囚禁在幽邃漆黑的隧道中，男人无法触及，泪流满面。

然而，她的哭喊被火车携来的轰鸣撕得粉碎，大钟鸣响3下，命运的列车疾驰而来，越来越近。

“你…不在这里呀。”

完



译者后记:

Romulo Nidoking BR 先生, 啊, 老熟人了, 纯爱嗣香战士, 奋斗在 ROE 同人文创作第一线, 嘲斯心目中的超人。

这一小段内容是从 Romulo Nidoking BR 先生的中篇里扣出来的 (这也是这篇里仅有的一点点明日香要素了)。这篇的故事背景设定在 NG 后-火车站见面前, 是只有真嗣和玛丽存在的一个虚构世界, 含有大量作者自设人物, 因此嘲斯并不打算做全文翻译。大概内容就是真嗣 NG 后创造了一个自己不会受伤的世界, 然后在生活事业上升期接连碰壁跌落谷底, 正打算在这个虚构世界结束自己的生命时, 听到了不存在于这个世界、冥冥之中的明日香的呼唤。故事到此戛然而止, 作者的未尽之意就是真嗣意识到了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下定决心脱离虚构世界, 回到真实世界的火车站找香香去了, 诶嘿, 你这臭小子还算上道。



## The Second, the Third, and that one night（她与他的那个 夜晚）

作者：Boreas Anemos

翻译：嘲斯

夜幕下的葛城家。

“我明明一直都觉得自己一个人可以的…”床上的明日香喃喃自语，“所谓的孤独，我明明早就不在意了…”

她翻身到另一侧，这已经是她今晚第五次翻身了。女孩心烦意乱——完全不出所料——这样翻来覆去一点用都没有。

她攥紧拳头锤向床垫，一次、两次、三次；每一次打击都是一次宣泄，但更多的挫败感还是源源不断地涌入周身。

“真不错呀。赢了呢，虽然很难看，但还是赢了…可我为什么还是睡不着呢？”女孩无声地呢喃，语气苦涩，“如果我能第一个就位…我一定能比那个官二代做得更好…他居然只是站在原地撑着它！”她翻了个白眼，“他们都夸他…只夸他！”她又叹了口气，“不过，不那样做的话，我们都会死…可是，明明是我杀掉了使徒，为什么唯独他收获所有的赞赏…”

她摇了摇头。过度思考从来都不是一件好事，她也非常清楚这一点——然而，这种特殊习惯同样无法轻易摆脱。

她又换了个姿势，明明几天前才刚刚找到一个非常舒服的位置，可现在趴在那里却感受不到了。这副床垫现在太软了，摸起来太粗糙了，太大了…

太空旷了。

她又翻了个身，烦躁到咬牙切齿。其实她知道，有一个方法摆在她面前。

一个讨厌到完全不愿意往那方面去想的方法。

明日香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跳了下来，稳稳站在地板上。

或许她就是因为想得太多，做的太少，才会如此苦恼吧。

…



悄无声息地穿过客厅，没有惊动任何人；她在训练中深谙灵巧与缄默的重要性。还在德国的时候，她就经常这样灵敏而又无声地在建筑物中穿行。观察，学习，适应。她抵达了那扇门扉——然后在原地踌躇不前。

一方面，她觉得虽然自己有资格从门后得到些什么，可如果男孩不想她踏足自己的房间，他无疑会抵抗或是拒绝。另一方面，她承认这种行为彰显了自己的软弱。这颗种子奄奄一息，但依然顽固扎根在自己的坚韧心房上。

她没有敲门，而是直接将门扉和脑海里的疑虑一同拉开。毕竟那个她即将面对的男孩肯定想不到这么多，所以她最好也少些胡思乱想。

她走了进去，然后轻轻地拉上了门。过了一会儿，她已经躺在了床垫上，背靠着今晚唯一能与她在一起的人，碓真嗣。这是个还算不错的对象，虽然隔着几厘米，但他平稳的呼吸和身体散发出的热量还是给她带去了某种宽慰。‘这家伙白天很碍眼，唔…厨艺除外，不过晚上倒是挺…’她意识到了什么，想法也有了改变，‘说不定我可以…’

“嗯…什、什么——”碓真嗣惊讶的声音响起。

‘唉，和平时就这么结束了。不过，他是个逆来顺受的人，他不会有意见的。’她下定了决心。

“不要转过来。”明日香命令道。

“啊…好、好的。”他同意了，声音中夹杂着困惑。

“官二代，稍微让我待一会儿。”她的声音柔和了一点。

真嗣那边好几秒没有回应；明日香小心地吸了口气，稍稍放松下来，眼皮缓缓合拢，为之前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而高兴。

“那个，式波小姐？”真嗣开口了；他的音量不比耳语高多少，但在她听来却尤为响亮。

‘唉，他就不能让我安静地待一会儿。’她在心里抱怨了一句，‘真的是…好吧，你想说什么，我们就说吧。’她作出决定，于是调整了一下姿势。‘唔，他的身上好暖和…’当她的屁股不小心碰到他的屁股——然后她迅速挪远了一点后，她的脑海里掠过这样一个念头，‘太丢人了…’她轻轻地叹了口气，声音里也带上了一丝怒意。“今天你不是直接叫了我的名字吗？”她开口说道，“我允许你叫我明日香，因为我也叫你笨蛋真嗣。”

“明日香。”过了好几秒，就在明日香开始以为他没听到她的话的时候，他开口了，“你为什么会驾驶EVA呢？”



“愚蠢的问题。”她吐出一口气，‘这是什么问题？为什么是什么意思？’她本想对着他劈头盖脸地吼出这个问题，但她太累了，她来这里是为了休息的。“安静点，笨蛋真嗣。”

“好、好吧”他温顺地答应了。

‘呵。总是这样，就像个委屈的受气包。’她坚定了自己对男孩的看法，放下心来，‘简直就像在踹一条小狗！行吧，笨蛋，既然你这么想和我搭话，那我就和你谈谈…但别指望我会说多少。’

“我是为了自己才驾驶 EVA 的。”她坚定地宣称，“你呢？为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想了一会儿，喃喃地回答道。

‘什么？那种回答算什么？’她完全没想到会听到这样的回答。“你是笨蛋吗？”她转过头用眼角瞥了他一眼，批评也脱口而出，“你那样只是在逃避责任而已。”

“我大概是想被父亲称赞吧。”真嗣认真地纠正自己的说法，“今天第一次被父亲夸了。”他继续道，声音中透露出一丝笑意，“第一次被他表扬我好开心…也许就如美里小姐所说，爸爸他是不是认可我了呢？”

明日香感觉身体里涌起了阵阵怒火。“你…”她开了个头，却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她又累又困，但对于男孩的气愤又让她不想结束谈话。她心中有个声音劝告她放空大脑，无视那个笨蛋，但他的话语却犹言在耳。‘真是个愚蠢的动机。可万一…他真的已经一无所有了呢？’

她翻身坐了起来。“你真是个笨蛋。”她看着他的后背说道，“还是说你在装傻？”

“明日香？”他转过头来看向她——就在那一刻，她抓住了他的手臂，迅速把他身体扳了过来。不等他反应过来，她的双手就已经撑在了他的身体两侧，下一刻，她便直接跨坐在他的身上。

“跟我说说啊，第三适格者。”她一边说着一边凑近了他，真嗣感受到了她呼在他脸上的湿湿热热的吐息，带着淡淡的薄荷清香，“你有那么蠢吗？还是说你另有所图？”

“明、明日香？”他重复了一遍，声音和表情都接近失控。

她想痛殴这张愚钝的脸；她想抓住他，摇晃他，让他清醒一点，或许这样就能给她一个满意的答案；她想撒手不管直接躺下睡觉，甚至想过不再在乎孤独与否，径直回到自己的房间，这样就不用继续这难堪的心理辅导了。但她又感到了一丝愉悦，似有一股意料之外的暖流注入身体。

明日香困惑地停了下来。这是她与他的相处中从未出现过的陌生感觉。怨怒、恼怒、愤



怒、侵袭，这些才是常态——唯独没有温暖。然而现在，她的双腿夹着他的腰腹，即便隔着被子，也烫得似乎要燃烧起来。尽管她一直以来都十分讨厌经过某人肺部的呼吸又拂到她的脸上，讨厌到有一次甚至攻击了一位忽略了她的警告的莽撞护士，但此时他呼出的热气却让她感到愉悦。她审视着自己内心的异动，同时意识到自己只想躺在他身上——并且一直保持下去。

另一个让她困惑的地方在于，她能够完全感知到他的身体对她所起的反应——她身体的每一个动作都能激起他的反应——但占据她脑海的想法却并不是该如何揍死这个色狼，而是如何延续这份缠绵。

‘该死！’，她摇摇头，‘我到底怎么了？我不需要任何人！’

“明日香？”真嗣似乎控制住了自己的震惊之情，勉强开口道，“你没事儿吧？”

“怎么了？”她问出口的声音比她想象的要大得多。

“呃…你看起来…不太对劲？”他认真地回答。

“没有！可恶！”她吼了回去，声音里的波动小了很多，“你为什么会这样？”她问道，完全忘记了之前的话题，现在已经无关紧要了。

“呃…这样是怎样？”真嗣尽力去理解，“是说我笨吗？我…我不太清楚？”

“啊——”明日香使劲摇头，努力压低声音，“为什么这么…暖和！”她脱口而出。

“唔…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不敢看她的眼睛，“你的身体也很暖和，很正常吧？暖和的夜晚？我们俩都很暖和？”他紧张到絮絮叨叨起来。

明日香猛地直起身子，把手指插进头发里，苦恼接下来的选择。远离他，哪怕只有一点点，都能让她那想要抱住他的欲望减轻一些——也让他因为她对她身体的生理反应而想打死他的欲望更高涨一些；不过，此刻她决定暂时忽略后者。日常生活中的她是真嗣的压迫者，不过在上次真嗣看光她的全身后，暴力相向并没有让她多么开心。明日香是个行动派，但她也会尽力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只要她有时间反思自己的行为。既然拳脚相加没有用，那留给她的选择就只剩下平静地离开，亦或是平静地留下。

她沉思了片刻；一想到要离开，她就觉得身体很冷——而想要留下的念头又让她反胃。‘该死！如果这个笨蛋一开始保持安静就好了！’她在心里抱怨着，‘我本来可以安稳睡着的，他也可以安稳睡着，我们都能很高兴——’

她从床垫上跳了起来，也不管在狭小空间里做这个动作会不会有什么风险。她的脑子有点晕，分不清是陡然改变的高低差带来的大脑供血不足，还是那个刚刚形成、在脑海中一闪





而逝只留残像的荒谬想法带来的冲击。“不要记在心上。我走了。”她说着，朝门口走了一步。

...

碓真嗣对他所处的世界知之甚少。虽然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过人的观察力，能够妥善地待人接物——但这些品质无法帮助他更好地理解身边的人。与他人的交往…令他困惑，疲于应对。好在，在他尚短的人生中，他钻研出了一些潜规则，能让他人对他不那么生气，如果他表现得当，甚至还能取悦他人。这些潜规则在这 14 年里的每一天都默默生效——直到他遇见了明日香。

式波·明日香·兰格雷——好吧，准确点说，应该是式波·明日香·兰格雷上尉，她没怎么强调过她的军衔，但看得出来她确实为此感到自豪——这个站在运输 Evangelion 的运输机机翼上，刚刚成功解决了使徒然后帅气落地的女孩，在闯进他生活的第一天就差点杀了他——还有美里小姐——给他留下了相当糟糕的第一印象——他可以察觉到，她对她的第一印象也好不到哪去。不久后，这个女孩还搬进了他和美里小姐的公寓，二话不说就把他赶出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房间，凛冽如疾风掠过，把他本就不太平的日常生活搅成一团乱麻。

然而，他却找不到讨厌这个女孩的理由。不喜欢？当然不喜欢她。生气？肯定生气呀。偷偷摸摸地恶作剧？也是有的——不过他怀疑她压根没有注意到自己会根据她对她的态度来微调她午餐便当的内容；她可能会觉得这是正常的便当多样性的体现，也可能觉得他的厨艺不到家，甚至可能觉得他对她喜欢的口味毫无了解。但这其实并不是他讨厌她的表现——这只是他对她压迫行为的小小反抗。

然而今晚夜袭他的女孩——尽管长着一模一样的脸，有着一模一样的声音——却一点也不盛气凌人。她一直叫他“笨蛋”，但他已经习惯了，而且——客观地说——她有资格这么叫他，因为她确实比他聪明得多。但是除了这个惯常的称呼外，今夜的明日香在他眼里却又温柔到几近脆弱。

他在想，就这么让她离开，算不算是个所有人都乐见其成的选择。这是最稳妥，最合理，最明智的选择。他们能当这一切无事发生，继续维持虚假的现状：她还是以前那个明日香，他还是以前那个碓真嗣，美里小姐还是以前那个醉醺醺的美里小姐，一切都会维持在正轨上。这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他们每日都在忧心新的使徒的降临——但它肯定也比他现在就接纳那个未知后果后所形成的新世界要好得多。

然而他心里更清楚，放任她离去是错误的选择，是切断与他人联系的懦弱的选择。就在今天，他第一次在战斗中表现出主动性——这也为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来自父亲的称赞。称赞——正如他之前为明日香解释的那样——对他来说意义非凡。对碓真嗣来说，“积极主动”从来都是个陌生甚至可怕的概念，但它在几个小时前刚刚奏效过——或许现在可以再奏



效一次。

“不要走。”他没有坐等自己的懦弱侵蚀掉那个勇敢的念头，直接把心里话说了出来，“请不要走。”

“我可不会听你使唤，第三适格者。”明日香顶了回去——但还是依言停了下来，“我来这里只是想——”她停住了，不知道该怎么把这句话说完。

“为什么，明日香？”真嗣没有等来后续，于是主动开口问道，“你为什么来我的房间？为什么又要不明不白地离开？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奇怪过。”他坐起身，目光锁定在她的后脑勺上，努力不去看少女光滑的后颈和若隐若现的蝴蝶骨。

“你怎么可能知道？”她猛地转身向他大吼，“你从来都不了解我！”

真嗣深吸了一口气，他慢慢地站了起来，他的心脏怦怦直跳。他惴惴不安，知道这一行为的风险，明日香肯定能注意到自己四角短裤的形状，说不定会恼羞成怒地把自己打到生活不能自理——而这就好像他白天用双手撑住天空一样，仅仅只是一连串困难的开始。“我不了解你。我在你眼里肯定是个笨蛋吧？”当他发现她一直盯着自己的脸没有看向别处时，他紧张地笑了笑，他们的目光锁定了彼此；他在心里为自己没有从那双蕴含波涛的蓝瞳中退缩而小小欢呼，“但是…我希望你留下来。你很…”他搜肠刮肚寻找表意正确的词句，毕竟他的小命——或者至少是他肋骨的完整性——很可能取决于他即将说出口的话语。很可惜，他的大脑欣然无视了迫在眉睫的危险，愉快地宕了机，“暖…暖和？”他成功了——成功引发了第三次冲击。

“你脑子里想的就只有这个？”明日香的破口大骂劈头盖脸洗礼而来，“我对你来说算什么？一头毛茸茸的泰迪熊吗？让你睡得更安稳舒服？！”

真嗣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明白一顿痛打肯定是免不了。然而预料中的拳脚并未降临，而他此刻才终于串起今晚的种种异常，心思活泛起来。“我不是那个意思，明日香。你…”他顿了顿，鼓起勇气说了下去，“你让我直呼你的名字。你一定明白这句话的分量吧？所以我觉得…”他又停顿了一下，期待着对面女孩的反应——但什么都没有发生。他睁开眼睛——有那么一瞬间，他似乎在明日香的目光中看到了一种奇怪的情绪，他有些不敢相信那种情绪会出现在这个女孩的眼中，“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留下来的话，你能感觉好一点。而且…我也会、会感觉好一点，这就是我的想法。所以请不要走，留在这里吧。”

…

式波·明日香·兰格雷习惯了独处，她的大半人生都如此度过。她在自己的心房之外建造了一堵高墙，这堵高墙已经无言伫立了很多年。



而现在，面前那个该死的笨蛋正一步一步、逐字逐句、逐个动作、逐个手势地敲击墙面…不管是不是有意还是无意，他都快要突入她的舒适区了。

她攥紧了拳头。她可以打他，他不会还手。她可以头也不回地离开，他不会再有勇气阻止。她可以羞辱他，骂他是个白痴，警告他不要抱有恶心的妄想。这些利箭正在脑海中蓄力等待发射。

但这很可能意味着，她再也感受不到那种温暖的感觉了。

她不需要。她的人生中从未出现过那种陌生的感情。

但她渴望着。她太了解自己了，知道自己的内心对那种感情渴望到躁狂。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她的指甲深深地扎进了肉里，她的眼睛盯着他的眼睛，他们的呼吸触着彼此的脸庞。她看得出来，他害怕她，她看得出来，他很不自信，她看得出来，他很生疏——这个逆来顺受了一辈子的人第一次主动争取着什么。尽管如此，他依然勇敢地坚持自己的立场。不止如此，他甚至对她提出了要求——虽然这个要求被他的话语包装成了请求，但那确实是一个他敢于去执行的要求。‘你真的是那个被我拥抱的人吗？’明日香在心里默念着绝对不会让他听到的话。

“躺下。”她终于开口了，努力把自己的声音伪装得坚定而淡漠，“我今晚就睡这里了。但你可不要有什么非分之想。”

“谢谢你，明日香。”他露出微笑，慢慢躺回被褥里。

“那边去。”她跟着躺下，命令道，“给我留些空间！”

“你不是应该…”真嗣疑惑的发问，“我还以为你…”

“什么？”她停下动作，目光锁定在他身上，发出一声冷哼，“我刚才说了什么？你在‘想’什么？”

“呃，你的意思是…和我睡一床被子？你说我很暖和，而且——”男孩慌乱地解释，脸红到了耳根，放松下来的身体再度紧绷。

“现在离得还不够近吗？你这个变态！”她眯起眼睛，拿手指比划了两人之间隔着的那几厘米距离。

“变…变态？”他似乎深受打击，语气又有点不受控制了。

“你床头怎么还放卫生纸？”她用食指指着枕边骂道，“变态！”

“啊？有什么问题吗？”真嗣摇了摇头，快被明日香的神经质搞晕了，“我睡觉的时候



会流口水，这怎么变态了？”

“…你认真的？”明日香又气又笑地摇摇头，“算了。你真是比白纸还纯洁。”她不再纠结这些，把自己全身裹进被子里。“呐，你为什么觉得我想和你挨这么近？”

“这是你告诉我的呀？”他跟着裹紧了被子，“就在刚才？”

“你那会儿惹我生气了！”她反驳道，“那是气话！不能当真！”

“我觉得一个人在生气时才是最诚实的。”真嗣认真地回答道，“生气时没空修饰语言，会把最真实的想法脱口而出。”说完这句话后，他又有点担心这话说得太讨打。

“你什么时候这么油嘴滑舌了？”明日香用略带羞恼的语气问道，目光中夹杂着好笑和好奇。

“嗯…说不定我一直都这样？只是你从来都不关注我。”他点了出来，“不关注…不驾驶EVA的我。”

‘哼…’，明日香的内心一片敞亮，‘要是再敢说这种话，不管你的被窝多暖和，我都会立刻起身就走…你最好想清楚点，笨蛋。你可以反抗我，但别得意忘形，不要过那条我划下的界！’她心里思索着，可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出来，她说太多，也不能让他想太多；最后，她决定什么也不做，看看这个笨蛋够不够聪明。毕竟，他是在日本长大的，他肯定能揣摩清楚她的心思。

“行吧。”她叹了口气，“你说得对，但我现在不想讨论这个，我要睡觉了，不想跟你吵架。睡吧…你要是敢碰我，你就死定了。”

“那我能…能抱住你的后背和小腹吗？”碇真嗣突然发问，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脸和耳朵有多烫。

‘行吧，这已经不叫厚脸皮，应该叫色胆包天了。今晚你要是再给我点什么惊喜，我可能都要怀疑走进的不是碇真嗣的房间而是某个平行世界了…不过这个平行世界也不错。’明日香胡思乱想着，然后回过神来察觉到他还在等待自己的首肯，“…好吧。”她不情不愿地答应，她的脸也红透了。

“那请靠过来吧。”他把头靠在枕头上，小心地伸出双手。“我可以提一个请求吗？”

“只要不是太蠢的就行。”她认真地回答，‘也不能是太厚脸皮的，也不能是太出格的，也不能是太变态的，也不能是…’

“如果我的动作让你不舒服，你在动手之前能先告诉我一声吗？”他可怜兮兮地恳求道。



“哼，真是痴心妄想。”明日香嗤之以鼻——但脸上依然带着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笑容，“行吧，但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要是敢做什么出格的事，你就死定了。”她说着翻过身去背朝着他，将头靠在他的胳膊上。他的另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搂住她的腰，意料之内的灼烧感侵袭而来，‘哼，我就勉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你不太擅长表达你的真实想法，对吗？”真嗣轻笑一声。

‘这个厚脸皮！’急促的警报声在她脑海里响起，可明日香的大脑已经被真嗣手上传来的滚烫蒸得迷迷糊糊了。‘没关系。’她默念道，‘没关系。’她又对自己重复了一遍，但总觉得还差了点什么。

“没关系！”她大声喊了出来，但感觉还是不对。

“明日香？”真嗣不明白这个回答是什么意思。

“没关系。”她又重复了一遍，继续寻找着那欠缺的一角。毫无预兆，她转过身来面对着他，修长的大腿夹住他的腰腹，把自己的全身紧紧贴在他的身上。

“明、明日香？！”在真嗣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以及是什么顶在她小腹上后，他倒吸了一口凉气。

“没关系。”明日香笑着把头靠在真嗣的臂弯里，享受着那臻至完善的全新感觉，“别犯蠢…别乱动。就…抱我一会儿。好吗？”

“好。”真嗣终于控制住了脑海里的混乱，“谢谢。”

“什么？”少女挑了挑眉毛。

“谢谢你没有离开我。”少年认真地回答道，“而且谢谢你…呃，没有打我…”

“哼！我们的约定还在生效，笨蛋真嗣。”她略带不爽地指了出来，然后调整到一个更舒服的姿势，“另外，不要觉得这些是理所当然。明天起床后就给我通通忘掉！”女孩含糊地比划着。

“别担心，明日香。”男孩郑重地回答，严肃地点了点头。“我知道今晚是特殊情况。”

‘我知道你知道。你是个善良的人。不管你对我的…生理反应是什么样的。’明日香在心里咯咯笑了起来，‘但我的真实想法只有我自己清楚。’她忽然感受到，怀里男孩身体散发出的热气慢慢包围了她的肉体，涤净了她的灵魂，带走了她的寂寞。这个一直被她忽视的男孩，在她拥抱他、接纳他那深沉而又热情洋溢的欲求的每一分每一秒中，都在逐渐成为她的新瘾。

不过，这种认知带给她的只有幸福与甜蜜。



完

译者后记：

呜呼！好久没翻过这么纯粹的甜文了，还是我最喜欢的 ROE 世界观和最最最最最最喜欢的式波怨妇。

高攻纸防、压迫力十足结果被一记直球正中面门直接白给光速沦陷的明日香，以及凭借肉体（字面意思）征服香香、看着人畜无害实则心术不正的小色批碇真嗣。是谁被甜得在床上扭成了一条蛆？哦，是我自己！

此外，这篇和我以往的译文有一个小小的不同，就是文中出现了很多肢体接触和肉体描写。以往的我在选文时是不偏好这点、甚至说是有点排斥的，但在混迹明日香频道和嗣香催婚群一个多月、受吸吸虎老师、风华育人老师和冬哥天马行空的开车技术耳濡目染后，我深刻意识到了自己想法的幼稚与可笑：嗣香人不开车不搞涩涩算什么嗣香人（震声）！以后我一定会坚定团结在以吸吸虎为核心的嗣香开车人旗帜下，多搞涩涩！

啊哈，开个玩笑，真搞涩涩的话文章就寄了，而且本文也远没有到 R18 的程度，只不过是涉及到了嘲斯以往十分苦手的身体描写。以上痴人癡语请务必仅当作是嘲斯在嗣香能量撑爆身体后的得意忘形之妄言（鞠躬）。

...

那么，希望您喜欢这篇文章，下篇嗣香文见。





## Come To Me, In The Bitter Winter

作者：YourBlandestNightmare

翻译：嘲斯

**译者前言：**

**建议配合歌曲《THE ROSE》一同食用。**

坐在汽车后座的明日香尽量保持着清醒。今晚回酒店的路途似乎格外沉闷与漫长。她拜托司机打开了收音机。一首歌曲悠扬响起，但她的大脑自动过滤成了白噪音。

出差的压力在最后还是对她产生了些许影响。至少她把今晚的状态不佳归咎于此。日复一日，每天早上都要在令人不悦的时间点起床，去参加会议、面试和其他一些无聊的工作。见她不想见的人，听她不想听的发言。但她还是对这一切微笑着鼓掌，因为这就是她的工作。

毕竟，在她的人生里经历过远比这糟糕的事情。假情假意的奉承与和无聊大人的交流还要不了她的命。

明日香看了眼手机上的时间。晚上十点半。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不太方便外出散步或者去酒吧买醉。真是多谢款待了，欧洲的冬夜。

她的眼睛盯着屏幕上的日期。十二月四号。她咯咯地笑了起来。

“有什么开心的事吗，女士？”司机询问道。收音机里的歌曲已经接近尾声。

“没什么。我只是突然想起来，今天是我的生日。”

“喔，既然如此，生日快…”

“不，别了。我已经不庆生了。”明日香把手机放回口袋里，“自从我十四岁以后，我就不再过生日了。”

“为什么呢？”

明日香想了一会儿，还是决定告诉这个陌生人。她现在已经累到懒得想个理由敷衍他了。她决定让这个司机知道，她在她认识的每个人都忙着把某个白痴从巨型生物兵器里救出来的时候独自度过了自己的十四岁生日。之后世界百废待兴，所有人都忙着重建世界，连她自己





都忘记了自己的十五岁生日。在被软禁了几个月后，她在法庭里度过了自己的十六岁生日，因为彼时的联合国尚在判断她和另一位驾驶员到底是人类补完计划的从犯还是受害者。

十七岁生日当天，她必须在纽约做一个关于 EVA 技术危害的演讲，这是她那年巡回演讲的一部分。这是他们应付的代价。

十八岁生日当天，因为一次该死的复发而接受心理治疗。

十九岁生日那会儿，忙着移居京都。

二十岁生日那会儿，忙着考试。

二十一岁…

“我只是没时间过生日。”明日香最终还是敷衍了他，她不想去想，让这个司机知道这么多后会发生什么。

司机显然还想搭讪，但明日香很有涵养地把话头一一堵死。

一首新的歌曲从收音机里响起。

下了车，明日香快步走进了酒店，不想多在外面挨冻。在酒店大厅里，闻着从厨房飘来的宜人香气，她觉得自己的压力都轻了几分。大多数时候，明日香的饮食都没有打过折扣，这也算是这趟差旅唯一的亮点了。当然了，没有那个人做的好吃，不过也足够应付了。也许今晚她会洗完澡后下楼吃饭，而不再是打个电话让客房送进房间。

也许吧。

可能会。

…不，还是算了。

出了电梯，明日香走进自己的房间。她用脚后跟踢上了门，然后把高跟鞋踢掉，一如在美里公寓时那样。这一瞬回忆拨人心弦，这个雷厉风行的女职人脸上流露出一丝微涩的微笑。不必否认，她确实怀念那个总是醉醺醺的女人。

明日香走到书桌前，拿起一罐啤酒，不顾 11 欧元的天价标价，直接打开了罐口。

“敬你，葛城。”她说起举杯啤酒，“你失败了，但至少你努力过了，谢谢你。”她喝下几口酒，身体开始颤抖，似乎酒精又榨出了一点活力。

她走回床前，把易拉罐放在床头柜上，开始脱自己的职人装，每解开一粒扣子，就感觉身上的负担减轻了一点。在明日香看不到的地方，衣柜的滑门慢慢打开，一个人蹑手蹑脚地走了出来。明日香毫无察觉，直到一双手蒙在她的眼睛上。



“猜猜我——咕！”

势大力沉的一肘顶在了入侵者的肚子上，然后顺势将其摔在床上，接着气愤至极的明日香准备一拳把这个不知死活的倒霉鬼脸揍开花。

然而在最后一刻她停了下来。

“真嗣？”

“呃啊…”顾不上腹部的疼痛，面前的男人强颜欢笑，“喜欢这个…惊喜吗？”

“你在这儿做什么？”明日香后退了一步，给碇真嗣留出空间调整呼吸，“你是怎么进我房间的？这家酒店烂到谁都能大摇大摆走进来了吗？”

“不，不是的。”真嗣终于缓过一口气，“大约十个月前，我和这家酒店的经理也一起吃过一顿饭。”

“是吗？”明日香眨眨眼，想在脑海里搜罗出相关的只言片语，但在一天的劳累奔波后，她的大脑抗议着罢工了。

“是的，所以我在得知你的行程后，就给她打电话请她帮我这个忙了。然后我买了张机票，再然后…嗯，你肯定都知道了。”

明日香不悦地挑了挑眉。“哦？所以今早你在电话里对我撒谎了。”

真嗣温和地笑笑。“不想破坏这个惊喜。”

她生气地翻了个白眼，把头扭向一边。

然后，在片刻的沉默后，两人同时笑了起来。碇真嗣站起身把她抱在怀里，明日香也任由他抱住自己。她对这个拥抱期待已久。他的手很温暖，也很有力。

他的思念，她已经切身感受到了。

明日香的手贴着他的后背，脑袋则在他的肩膀和脖颈间找到了一个舒服的位置。感受着他的体温，明日香这一刻甚至忘记了窗外的隆冬。这是这段时间以来的第一次，她可以卸下所有压力，可以忘记牵强的假笑和无聊的会议，可以放下过去的心防与对未来的担忧，作为惣流·明日香·兰格雷躺在碇真嗣怀里。得以放松，得以尽情宣泄甚至嚎啕大哭。

她可以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因为他就在这里。

“你的工作…？”明日香开口询问道。

“请个假而已，老板说没问题。”



明日香在他的衣服上闻到了自己衣柜里特有的味道。还闻到了他常用的洗发水的芳香。这让她想到了日本夏日的街道，想到了他们那个温馨的小家。

“我在这家酒店待了有半个星期了。”她依偎在他怀里嘟囔着，“我明明昨天就可以回去见你了。”

真嗣咯咯笑了起来。如果找不到可以抱怨的东西，那她就不叫明日香了。

“我想把这个惊喜留在今天。”真嗣开口道，然后立刻察觉到怀里的明日香翻了个白眼。虽然他看不到，但他就是知道，他觉得这算是某种只对明日香生效的超能力吧。

“我才不在乎呢。你知道我，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给自己过过生日了。”

真嗣用手摸摸明日香的头，感受着手指划过发丝的触感，明日香露出一个笑容。这个笨蛋怎么那么喜欢摸我头发呀…

“那么。”真嗣开口道，“为什么我们不从现在开始为你庆生呢？”

明日香稍稍挪开身子，困惑地看向真嗣的双眼。

“我是认真的！”真嗣强调道，“我们已经在重建世界上投入了够多。我们已经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甚至还收拾了别人的烂摊子。已经够了。现在，让我们为自己而活吧。”

为自己而活。听起来真好呀。她真的能做到吗？不被无聊的工作、时而复发的心理疾病与糟糕的回忆所困，庆祝自己的生日与新的未来？

明日香看着碇真嗣，用手抚摸他的面颊，一如昔日红海海边。眼前的男人没有落泪到自己脸上，没有带着浓重血腥味的海风拂过，没有发自内心的歇斯底里的厌恶。相反，他用手反握住她的手。明日香意识到了，她做得到，因为在红海边，她就早已做出过相同的选择。在人生的最低谷，她选择了宽恕，于是从红海中站起。

不再有伤痕遍身。不再有白羽遮眼。不再有痛哭嘶嚎。红海边的那个夜晚她已弃绝往日一切。

“嗯，看看你，真嗣。”明日香重新把头靠在碇真嗣胸前，“跨越世界，就是为了给我过个生日。以前我肯定不会相信你会为我这么做。”

“我知道。”真嗣的声音里也带上一丝怅然，“有很多事情我不会做，也有很多事情我没有做。我没有学游泳，因为我害怕溺水。我没有交过朋友，因为我害怕他们笑话我。在我们最需要彼此说‘我爱你’的时候，我也没有开口，因为我害怕你会伤害我。”

“可最后我还是伤害了你。”她轻轻推了他一下。



“我也是。”他抱着她轻轻摇晃。

明日香听着真嗣的心跳，心跳声的节奏唤醒了她的另一个记忆，一个最近的记忆。在回酒店的路上，出租车的收音机里，一首悠扬乐曲的歌词，一直存在于她的脑海里。

“你的心如果害怕破碎，就永远无法学会翩翩起舞。”

“是啊。所以，谢谢你教我跳舞，明日香。”

她回了他一吻，现在，这才是最重要的。

“你这个大笨蛋。”在两人双唇分开后，她开口道，“那时我与你一样害怕。”

“是吗，伟大的惣流·明日香·兰格雷还有害怕的东西？不可能吧。”

她故作生气地拍了下他的额头，然后和他一起笑了起来。“看看你，胆子这么大，又这么迷人。你到底是谁，把我的笨蛋真嗣怎么了。快把他放出来。”

他调皮地亲了亲她的额头。

“所以呢？”明日香带着期待的笑容开口，“你不觉得现在该说点什么吗？”

“生日快乐，明日香。”真嗣笑着开口，“恐怕我没时间给你买什么礼物了。”

“噢，没事。你就是最好的礼物。”

她把手放在他的胸口，轻轻一推把他推到床上。真嗣还没反应过来，明日香就已经骑到他的身上，给了他一个急促的吻，然后是又一个，又一个，又一个。

当明日香坏笑着脱下自己内衣的时候，碇真嗣觉得自己的脸都要烧着了。

“我知道你怕冷，我来给你暖和一下。”

完。

作者后记：

我想为明日香的生日写点什么，所以有了这篇作品。没有审稿没有封面，完全心血来潮，所以，如果有任何语法错误的话，我在此提前道歉。

这篇短文的主要灵感来自于 Amanda McBroom 的歌曲《THE ROSE》，Bette Midler 演唱过这首著名的歌曲。我在文中也化用了两句台词。



特别鸣谢 LAS 作者 Romulo Nidoking BR

以防我今年没有别的产出，在此提前祝您：圣诞快乐，新年快乐。

译者后记：

嘲斯，堂堂复活！（×）

嘲斯，堂堂诈尸！（✓）

明日香生日快乐！YourBlandestNightmare 先生白天发文，我压线翻译，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新的一年，希望嗣香继续欣欣向荣！

同样预祝各位，圣诞快乐，新年快乐，天天快乐口牙！



## Wet Sand（湿濡之沙）

作者：deathbringer

翻译：凛冬

炎热的天气让人无法忍受；周围潮湿的空气和暖风吞没了所有在海滩边行走的人。太阳从头顶上炙烤着大地，热浪滚滚的风把灰尘直接吹进她的眼睛。她抱怨着，用手抹了抹眼睛，发现自己很庆幸带了一顶漂亮的帽子来保护她的脸和肩膀，以免第二天被晒伤。即使加上了防晒霜，她在海滩上躺平的时间，在海里逗留的时间有点过长了，如果要考虑她肩膀上的刺痛的话。

就在几步之外，远到足以让他免受她选择的任何可能的攻击，第三个孩子（-“**第三个孩子**”这个说法好可爱，以后都不翻成逆格者了）走得离水面更近一些，让波浪的轻柔摇曳滋润他的赤脚，耳朵被他那永远可靠的 SDAT 耳机牢牢地保护着，免受她的噪音和指责。她转了转头，侧身瞪了一眼，哼了一声，然后继续以更快的步伐前进，希望跟在她身后的男孩有所收敛，折返回去，或者上帝保佑，真的选择在她身边行走。

‘我们去海滩吧！’美里临时决定打破常规，在海边度过一天，至少对她来说，这不可能是最糟糕的时刻。又看了一眼跟在她身后的男孩，她的胸腔里爆发出更深的愠怒。他正试图跟上她的脚步，让女孩越来越恼火。哦，但是当然，既然美里让他跟着我，就像一个听话的小门童一样，无敌的真嗣大人按照惯例照做了，她思索着，被激怒了，向一个小沙丘踢去。

也许他们无知、可怜的法定监护人没有考虑到她的心情，事实上，在一年中最热的一天去海滩旅行，她的心情并不理想。明日香的眼睛眯了起来，第三次鬼鬼祟祟的目光确认真嗣在边走边偷看她时，她的鼻孔也张开了。一旦他被发现，男孩的眼睛就睁得大大的，他看着远方，肩膀下垂，每当他不知道该如何反应，或者更糟糕的，他犹豫不决而不敢开腔，眼角就会出现那种困惑的小皱纹。

他的态度以最恶劣的方式激怒了她。这种恼怒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哈？”她僵硬地嘶吼着要求道。“鬼鬼祟祟地跟在我后头搞什么毛线啊？”

肩膀垂得更厉害了，更多的不确定和一丝愤怒在他的眼中闪现。他克制自己开口的样子，令她咬牙切齿。当一个月前的记忆再次显现时，它迫使更多液态的愤怒流入她的胸部和肺部。“美-美里小姐说我要和你一起去，而且……”他拒绝与她进行眼神交流，而是对着海浪皱



起了那令人讨厌的小眉头。“而-而且.....呃.....”

“然后呢!”比预想的要严厉得多的反驳声传来。“哦，既然是美里叫你来的，你为什么不去告诉她，说我一个人完全没问题!?”“他在听他的小音乐播放器，不是吗?是的，那个小音乐播放器有一盘特别新的磁带和新的歌曲。她的某些狂热的部分希望从他手中夺走它，然后把它扔到海里去，别无他求。“我没有叫你来这里!我不需要你在这里。我不需要你在这里，所以你可以随时回去!”

在那一整天里，他钴色的眼睛第一次与她的眼睛接触。甚至在坐车的时候，他都没敢尝试与她交流，而现在他却不时地给她偷偷摸摸的一瞥。她看到愤怒在他的目光中瞬间闪现，然后被粗暴地压制住，使她的胃在厌恶中翻腾。如果他对她有意见，如果他有话要说，那么他为什么不能简单地把话说出来?第二适格者思路的虚伪性并没有被自己注意到。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感觉很烂的原因，因为这就像在镜子里看自己，悠流。

“好吧，”真嗣轻声说，又谨慎地盯了她一眼。“你.....呃.....你想让我走吗?”

是的。不，离开!留下来，这感觉.....不对。离我远点!不要.....走开。她不高兴地哼了一声，金红色的刘海在风中飞舞，她转身离开。“做你想做的。”她比以前走得更快，水溅到了她的脚踝和脚上。“我又不关心。”

也许是风在作怪，也许是过去几个月里忍受了许多不眠之夜，但她听到了他的下一句话，就像她自己的尖叫声一样响亮。“是的，”他低声说，并继续在后面跟踪。“我知道你不关心。”

一把刀深深地刺进了她的胸膛——或者说，当他的话的含义沉淀下来时，至少有了这样的感觉;这种灼热感使她几乎被一块石头绊倒，使她的心脏在胸腔里收缩，仿佛有一只手在毫无缓和地挤压着它。当她行走时，沉重感继续增长，每一步都让她窒息。他.....他真的这么想吗?他是这样想的，不是吗?我并没有给他任何不这样想的理由，这整个月都没有。她的舌头上有一种灰暗的、苦涩的味道，也许这就是胜利的味道吧，毕竟她赢了争吵。

沉默绵延不绝，只有他们在水面上的脚步声、海浪的轻柔声和潮湿的海风声时不时驱散沉默。热量继续积累，太阳炽热的光线无情地炙烤着她任何裸露的皮肤。无论戴不戴帽子，她的头都感觉很热，有汗水从她的毛孔中渗出，她感到非常不舒服，现在，由于那个白痴在她身后跟着，即使再在海里游泳也是不明智的。他看到她穿泳衣时脸红的方式，让一种令人不快的愿望陡然闯入他心头。他应该把目光投向“第一适格者”，或者更好一点.....投向他的一个小迷妹。

是啊，她很漂亮，是啊，她穿上泳装看起来很不可思议，是啊，她希望得到他的关注和反应，无论她如何努力否认它。她肩上的包感觉很重;她一整天都在背着这个小包，打算把它扔到海里或用石头砸它，其重量不会超过几克。她走到哪里都感觉像拖着一个哑铃。也许





更好的办法是把袋子、包裹和真嗣的愚蠢音乐盒同时扔到海浪里。她的双手蜷缩成拳头。

她又看了一眼身后，发现他带着沉思的表情盯着地平线，头随着那该死的小磁带提供的任何曲调上下摇摆。她的指甲几乎穿透了她手掌的皮肤，她的拳头和她的心一起收紧。沉默几乎变得难以忍受；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张，这种紧张是她一手创造和培养的，自从……自从她巨大的、无情的失败以来。而现在她尝到了胜利的滋味，一个执行良好的计划取得了预期的结果，她却感到空虚。

庆幸于不知道她正从眼角窥望他，真嗣继续凝视着大海，陷入了思考，但留意尽可能地跟上她愤怒的步伐。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看起来很镇定，很平静，再加上太阳无情的刺眼光芒，几乎使他看起来很可爱，很有个性。等等，什么？她摇了摇头，庆幸这个白痴一心想着直接盯着夕阳而失明，于是又偷看了一眼。他时常皱着眉头，看向她躺在湿沙中的渐渐消失的脚步声。

除了沉甸甸地压在她横膈膜上的大量痛苦、愤怒、嫉妒和不适感之外，现在又多了一种奇妙的惶恐和后悔的苦味。如果最近一个月的策略完全成功，那么就无事可做了。即使一个人试图把破碎的东西拼凑起来，终究不会和原先一模一样。

“这真是个愚蠢的主意，”她大声说，足以让真嗣听到。“第一适格者一晒到阳光就会浑身着火，像个吸血鬼，美里在日落之前就会喝醉，然后我们就得叫第二部门（Section 2）把我们送回去。”她试图擦去手臂上的汗水，咄咄逼人的势头让烧焦的皮肤更不耐了，她不禁颤抖起来。“她非要在这个永久的畸形夏天里挑选最热的畸形日子，最后带我们去海滩，不是吗？好像她几个月前没有答应过似的？呃，这太愚蠢了！”

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这种沉默迫使明日香在某个时候停下脚步。想到真嗣把该死的小耳塞塞进他的耳朵里，甚至懒得听她说话，她就感到有点受侮辱。她正要爆发并对他大喊大叫，这时，他极有分寸的语气较断了她的下巴。“你……我是说，我以为你喜欢海滩。”

他的评论只设法使她更加愤怒。“笨蛋 (*stupid*)，你算老几啊？！”她吼道，并立即憎恨真嗣从她身边退后一步的方式。“我确实喜欢海滩，你这个白痴 (*idiot*)！只是不喜欢这里，无尽的怪异的沙滩，没有任何阴凉，没有有趣的海浪可以对抗，甚至没有像样的潮汐！这是她能选择的最差劲的海滩！她这种人，只会像往常一样选择廉价、平淡、无味的垃圾！”

红头发的人懒得面对他，或者说很不愿意看到他整个下午所表现出来的那些转瞬即逝的愤怒的眉头。“我想这不是世界上最好的海滩，”第三个孩子小心翼翼地沉吟道。“但至少水质不错，大海看起来……呃……”

“像一个巨大的盐水汤？令人敬畏的景观？是噢！我想对于像你这样的白痴来说，即使是如此蹩脚的东西也有其可挽救的品质。”她的脚又开始移动了，然而在她能与他保持一个



舒适的距离之前，真嗣说话时声音里淌着近乎怨恨的东西。

“为什么……”他开始说。明日香停下脚步，侧身瞪着他的方向。他看着地面，右手紧握成拳，而左手则铁青着脸握着那个小装置。“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刻薄？”

这一次，她的下唇因某种东西而颤抖，不是愤怒。他真的很生气，非常生气，而且有充分的理由。他可能已经讨厌她了。很好。“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她耸耸肩说。在那一刻，她最想做的事就是把身上的破袋子扔进海里，自己也能跟着沉下去更好。“我没有叫你来，而且我已经告诉过你，如果你想回去，可以回。如果我这么刻薄，那你到底为什么要跟着我？”

他声音中明显的伤害迫使插在她胸口的刀刃因恶意而扭曲，她自己的恶意。“我只是……我想和你一起走。”他透露了，还透出了恶心，出汗，晒伤和难以形容的不安感，她的脸颊上显现出一片红晕。“我们曾经……（叹气）……我们曾经每天从学校步行回来。我……很喜欢那样，但后来……前一阵子你就开始提前走了，我总是追不上……”

恐慌袭击了她，同时意识到，如果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有什么东西没有改变，那么她愚蠢的胜利就会生根发芽，没有什么可以补救……不管他们俩之间存在什么。她对这种想法感到奇怪的恐惧。

“我想我要回去了，那么……既然我显然让你感觉很糟糕……我就走吧。”停顿了一下，这个停顿在她的肋骨上迅速溜走，然后。“对不起。”

她的指甲停止了对她手掌上细腻皮肤的挖掘。任何一种她尝试想连贯表达的内容都无法从她的嘴里说出来，她所能吐出的是流经她的血管并腐蚀她的灵魂的毒液。“你是……这样一个该死的白痴！”明日香对着他撤退的身影大喊，使真嗣在中途停住了脚步。“好吧，那就去吧，回去找那个该死的酒鬼和那个愚蠢的第一适格者！你为什么不回到富美子身边，啊？”

**(-Fumiko, 前文提到真嗣的小迷妹，阿香吃醋了)**

第三个孩子转过身来，他擦去前额的汗水，整整一个月来，第一次，他完全和她对上了话题；他看向她的眼神是无比的迷惑和恼怒。“嗯？”他用比她平常习惯的语气更响亮一点的声音呵斥道。“回去找谁？”

她背上的每一块肌肉都一下子收紧了，红发女孩终于转过身来，几乎是冲着棕发青年咆哮。“哦哦，”她讽刺地说道，双手叉腰。“现在全能的、无敌的真嗣大人再次向我们证明他是多么的高高在上，甚至连他最忠实的追随者都不屑于记住！真是务实哦，伟大的第三适格者！让其他人都在你的阴影下黯然失色的感觉如何，说来听听——“

“别说了！”

明日香向后退了一步，眨了眨眼，震惊得一言不发。真嗣从未以这样的方式对她提高过



声音。她只花了几秒钟的时间，就把自己的巴掌打回去，并进行反击。“什么？”苦涩的咆哮声响彻空旷的海滩。“别说了？真嗣，别说什么！”

“不要再这样做了，不要再伤害我了！”他几乎是用破碎的声音要求，“或者至少……至少……”“第二个孩子感到愤怒的情绪消失了，蜷缩成一团，在她的肚子里发酵成羞耻。愤怒的、绝望的泪水从棕发青年身上逸出，他面对着她，看起来非常失败，几乎是绝望的。“至少告诉我为什么！我做了什么？我以为我们……我以为我们在相处，然后……突然间你……”这一次，真嗣的肩膀没有因为失败而垮下来，反而因为难以形容的挫折感而紧绷。如果她对他一点都不重要，她怎么能……怎么能做到伤害他到这地步呢？“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求你了。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

不，不，不要出来，不要……压下去，惣流！此时此刻已经没有意义；胆汁已经从她的喉咙里挤出来了。“谁他妈的说过你要做什么，你这个白痴！？怎么，你以为我做的每件小事都与你有关吗？你认为自己有那么重要吗？你就这么以自我为中心吗？”

明日香半信半疑，希望这个男孩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接受暗示并离开，但她震惊地看到他的喉咙发出低吼，变得更加紧涩。“我明白了，”他喃喃地说，他声音中明显的痛苦再一次使她的胸口收缩。“我知道你不……我在你心里并不是……那么重要。我明白这一点。我只是……我想我应该知道原因。”他凝视着大海。“我猜我是个惨不忍睹的人，甚至不值得让你留意。好吧……好吧。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是的，”她苦涩地回答，同时努力压抑自己的眼泪。这股热浪让人难以忍受。“回到那个富美子身边吧，她是你想要的一切，不是吗？”他的目光从怨恨变为困惑，使她陷入了更深的愤怒的歇斯底里状态。“别装傻了！你一直在不停地听她在你生日时送给你的那盘小磁带，已经听了一个月了！”“她的食指指着她手中拿着的 SDAT。“那是你听的全部！所以，回去吧！回到对你又善良又体贴的女孩身边去，带着所有这些废话！去吧，看看我是否在乎！”

“富美子-桑？你是说那个女孩……等等……她的磁带？”她非常清楚地记得真嗣生日时赠送的磁带是白色的，就像她记得那个女孩在午休时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向前走并亲吻他一样狂热。她还记得几天后真嗣为她做的便当。“你在说什么呢？”

“是的，继续露出那个表情，好像你不知道我的意思。那个愚蠢的录像带到底有什么好的？”红发女孩要求道，双手交叉。那个愚蠢的小女孩有什么了不起的，嗯？

尽管有权利对她不断的、无意义的攻击感到气愤，明日香看到真嗣的眉头皱得更深了，变得危险地接近他父亲的样子。“这不是富美子同学的磁带，”他回答说，并以快速的动作拿出了插在他的 SDAT 中的小磁带。她的眼睛睁大了；小唱片的颜色是黑色的。“她…对我很好，非常好。我不认为……”他的眼睛飘了过来，一直很生气，飘到了他的脚下。“我认为以



前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她想了解我的情况，还送了我一份生日礼物。以前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

红发女孩的眼睛眯了起来，如今，高温已经有效地产生了刺眼的头痛。“哦，那么可怜的小真嗣只是让别人……”

“我说别这样！”他大叫起来，实际上是对她尖叫，拳头在颤抖。“你不是真的想这样说，你说的没一句是真心的！你以为我不了解你吗，明日香？我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了！我们……我们一起经历了一些可怕的事情！求你了，别这样！”

是的，经历了那么多事，结果你就去亲了第一个女孩，她……明日香努力维持的表象开始加速崩溃。“以前从来没有人给你送过生日礼物？”在她真正想明白说什么之前，她沉吟道。“没有人？”

“没有。”他苦涩地回答。“没有人。”

她开始觉得自己很荒唐，不合群，所以在绝望中试图以某种方式继续她的破坏性计划，红发选择使用留给她的最后一点弹药。“你吻了她。”她说，不是用指责的语气，只是用一种死板的、有点悲伤的语气。“我……我看到了。你们两个在谈话，然后她给了你那盘愚蠢的带子，然后你们就接吻了。”明日香感觉到真嗣的目光在她的身形中跃动，就强迫自己的目光转向她脚下的海浪。“然后你给她做了一份便当，还有……还有你和她一起吃午饭，那一次。”

真嗣的目光的强度足以让她不用转头看就能感觉到。整整一天，致力于释放一些压力，也许像个真正的青少年从中找到些乐趣，但这一切都付诸东流；她每一分钟都在抱怨，对她的监护人、同伴和男性室友作出尖锐的回应，怒火中烧，现在她明白了原因。

真嗣被撬走了，她很讨厌这样。

“富美子同学……她人真的很好。”棕发少年喃喃自语，下巴因愤怒和无奈而紧缩。为什么经过这么多事，经过这么长时间，他仍然完全不能接触或理解她？也许如果简单地陈述一次他的感受，也许会有帮助，或者至少让他知道为什么她突然不想和他有任何关系。

“她说她……很喜欢我，她……她给了我那盘磁带，嗯。”他说话的方式迫使明日香的蓝色眼珠集中在他身上。“我不喜欢它。”真嗣说，他紧张的声音中透出一种类似于羞怯的感觉。他的喉咙里发出了一阵笑声和阵痛声；沙子在他的赤脚上感觉很潮湿。“这不是音乐不好，只是……我没有任何感觉。然后她……呃……靠过来……呃……她吻了我。”

夹住她心脏的铁钳非但没有松开，反而更加用力了。“是的，”第二个孩子凝重地点点头，补充道。“我看到了。”然后，她眨了眨眼。“等等，什么？她吻了你？”

真嗣眼里吓人的盛怒之色融化了些许，他耸耸肩，挠挠脑袋，有点尴尬。“呃……是的。”



我的意思是，她人好，我很感谢她做的事，而且……而且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他（她）……喜欢我，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只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直到她……直到它结束。”

“所以你没有回吻她？”她用比原来更严厉的语气呵斥道。“你是在告诉我，一个善良的、受人尊敬的、漂亮的女孩来到你身边，在你生命中第一次给你一个生日礼物，给你一个吻，而你却没有任何感觉？”

看到他仍然非常非常生气，这让她感到不安，他补充道。“呃……不。我只是觉得把她推开或什么的是不礼貌的，所以……是的。真没有感觉。我有点……”他的身子有些收缩，把她的怒火从他身上转移到他们的那位同学身上，只用了一毫秒。“我……只是想快点结束，还有其他东西。这……很不舒服。”

她的双臂在胸前收得更紧了。毕竟，是她让真嗣的初吻不仅仅是“不舒服”的。“你说你也不喜欢这音乐，是吧。”

真嗣的皱眉还没有完全缓和，他注意到红头发的目光在她自己和他们面前的广阔海洋之间转移。“不算喜欢……？我的意思是，有几张大约两个艺术家的专辑，我想你应该知道，她喜欢的那些玩意儿？并不算糟，只是……呃……我只是想不失礼。”

哦。意识以残酷的方式崩溃了。

“你给她做了便当。”咒骂自己是个傻瓜，明日香为自己尖锐的蠢话后悔了一次。她骄傲的一面仍不满足，气急败坏。“花了那么多心思做的，我记着呢。”

她一直在等待的预期反应是他每次不高兴时典型的结巴和愤怒的埋怨，真嗣却给了她一个深思熟虑的眼神。“我只是想感谢她，如果我……对你来说不重要……那么，你为什么想知道，明日香？”他问道，其真诚的程度深深地刺痛了她的胸口。“我以为，你知道……但你并不关心。你甚至没有祝我生日快乐，而且美里小姐也忙着处理文件。我想我已经习惯了，但是……那么……为什么你想知道所有这些事情？”

她想取得的浅薄胜利的刺鼻味道终于消失了，让这个骄傲的年轻女孩感到有点傻。出于习惯，她又恢复了愤怒，未经同意便让真相泄露了出来。“好吧，也许我确实关心，你这个该死的笨蛋，怎么样？你只是想感谢她？为了一个吻？用一个便当来感谢？！”

看到真嗣在她失言后的反应有些熟悉，这让她感到奇怪的高兴。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她已经说了实话，他也听到了。这是她最讨厌的部分，是把她推开的部分。“你……什么？”真嗣说，困惑不已。“你说了什……”

她胸前的手臂松开了，放到两侧。“你听到了！”她咆哮着，喘着粗气。为什么他每说一个字，她胸口的悸动就会散去一分？“所以怎么说！”





“那……”她注意到他的手把那个小装置抓得更紧了。“为什么你不能对我好一点？”

因为我……是破碎的 (*Im broken*)，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你是那么好，而我又是那么刻薄，我们真的不应该成为朋友……但我无法控制。我不能。我真的关心你，该死的，想到那个愚蠢的女孩亲吻你，我的肚子就会烧起来。我会让你见识的，你等着，你这个该死的白痴。她没有说一句话，而是带着坚定的目光向他走过去，同时她在袋子里翻找，找到了她已经坚持了一个多月的小宝贝。

当她站在真嗣身边时，明日香拿出了一个精心包装和装饰的小礼物，用红丝带和其他东西装饰着。“我不知道怎么做。”这句话是以她所拥有的每一个诚实的方式说出来的。之后，不安全感又报复性地回来了。“呃……生日快乐，笨蛋真嗣，”她嘟囔着，直视着他的眼睛。“这是给你的。”

他不相信地盯着她，比她喜欢的时间更长一点，所以红头发把小盒子压在他的胸前，试图引起他的反应。最后，他眨了眨眼，脸颊变得红润起来，而他的目光在她和小盒子之间游移。“给……给我的？”

“那天午餐时我正准备把它送给你，但是……我想那个女孩先到了……”她竭力想抓住他的目光，但没有成功，转而看向夕阳。奇怪的是，它不再是令人难以忍受的热。“我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但是……嗯，拖到现在。”

当真嗣从她颤抖的手中接过礼物时，他们的手指轻轻地触碰了一下，并在一种类似于恍惚的状态下将 SDAT 放进口袋。他用手指轻轻地握住小盒子，以异乎寻常的关心对待这份礼物。“我……”他开始，转过身来，看着她。“明日香，我不……”

“这不是什么蹩脚的两张专辑挤在一起的卡带，”这位女驾驶员抱怨道，双手交叉得比以前更紧了。“只是一些歌……我……”她支支吾吾，感觉自己的皮肤泛起了除了晒伤以外的东西。“只是一些我喜欢的歌，我想你会……呃……也许……也喜欢。”

“你……你为我制作了……一盘混音带？”真嗣慢慢地说出这句话，完全吃了一惊；他拆开礼物时的小心翼翼，使她越来越有自觉。他花了太长的时间来打开它，事实上是如此之长，以至于她有限的耐心在他继续摸索包装的时候耗尽了。“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

“唉，那还给我吧！”她迈出了错误的一步，一只脚被困于即将到来的海浪和她脚下潮湿的沙子之间，匆忙中差点摔倒。真嗣的手立刻抓住了她的手，避免了这个女孩脸朝下坠入盐水中。几次心跳过去了，真嗣仍然抓着她的手，胸口起伏不定，手指间牢牢地夹着那件小礼物。“呃……谢谢，”她说，感到很尴尬。“我……现在，你可以放手了，Baka……”

真嗣的目光在礼物和他们的双手之间转移了几次，然后集中在她的眼睛上。她感到他的手稍微收紧了一些。“如果我……如果我不愿意呢？”



一个多月以来，明日香第一次笑了。“做你想做的，你这个傻瓜 (idiot)。”

他的嘴唇上浮现出一个类似的、更不确定的微笑。“那么……”他拽着他们的手，她的手指出于本能与他的手指交织在一起。这种感觉是压倒性的，就像她一生都需要的东西，但在这之前从未意识到。“你介意我们坐在那里……呃……听它……听一会儿吗？”

她的眼睛看向了真嗣的目光所及之处；红头发的人点了点头，开始僵硬地走向她右边的岩层。当他们到达一个有点舒适的地方坐下时，真嗣给了她一个不确定的眼神，似乎在问她他们该如何继续。笨蛋，她训斥道。你现在应该抱着我，但是……我也得用上我一贯的行为方式……是的。撅起嘴来，惣流。“不管怎样……”

咕噜一声坐了下来，明日香拽着他的手，真嗣坐在她身边。在他有任何反抗或反应的机会之前，她抓住了他的左臂，将她的手指与他的手指交织得更紧。这是……我所知道的关于友善的全部内容，所以……我希望这足够了，笨蛋。真嗣脸红了，开始细心地拆开礼物。这次她没有催促他打开它，在几个心跳中，小磁带已经被推入 SDAT，一个犹豫不决的眉毛男孩正带着微微的微笑向她提供一个耳塞。

一旦耳塞被牢牢地固定住，她感觉到真嗣深深地叹了口气。她拽着他的手。“我……”年轻的驾驶员低声说，意识到她差点就毁掉了一个突然给她的痛苦提供如此多安慰的东西。“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你……我只是……我以为我……失去了。”

男孩的手指按下了 PLAY，第一首歌开始播放。“没关系，”他回答说，这一次，她越来越喜欢那种温柔的语气。“我没有……我从未想过你会……呃……我是说，我不知道如何……”

“真嗣？”她打断了，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海滩确实不是什么风景，但夕阳……为这首歌增添了光彩，为他的存在增添了温暖；它几乎使海滩显得不那么蹩脚。这一天到头来也没有那么绝对可怕。“你有没有喜欢的女孩子？”

她感觉到他咽了口唾沫。随着歌曲的播放，几秒钟过去了；真嗣深吸了一口气，点了点头。“嗯……有。”

明日香紧闭双眼，为最坏的可能结果做准备，几乎是在数着秒数，直到拒绝的到来，她意识到这一切都毫无意义。然而，在她能说出她的下一个问题之前，真嗣的声音阻止了任何话语的出现。“还有……”他开始说，先是看了看他们交织在一起的手，然后看了看渐渐消失的太阳，最后又看了看她。“还有，呃……你有……喜欢的男孩子吗？”

男孩的语气中充满了不确定和恐惧；这些情绪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一直笼罩着她的头脑，同样的情绪被真嗣盯着她的方式完全驱散。

她捏了捏他的手，青色与天蓝色紧紧相连，并点了点头。“我有的。”





下一首歌开始播放；两人都没有再说话，只是一起看着夕阳，在不知不觉中与音乐完美地同步律动，并享受了一会儿彼此的陪伴；第四首歌结束后，明日香的头靠在了真嗣的肩膀上。从她的眼角，红发女孩捕捉到了他脸上的微微笑意，以及他与她和音乐同步律动的方式。

一旦太阳落山完毕，他们开始往回走，两人都没有说一句话，他们的手还在一起，热切地抓着对方，直到他们与美里和丽会合。海浪温和，冲刷着身后留下的脚步声，仿佛轻松地冲走了之前的误解、绝望和忐忑不安。

**FINIS.**

后记：是的！好吧，我当然希望这值得一读！欢迎指出任何问题或不协调之处！我现在正在写另外两个长篇作品，RS（redemption song）和ST（scar tissue）；这个特别的故事是我在去海滩旅行时写的，坐在树下看树懒和鸟儿，以及所有这些好东西。好几个月前就已经写完，所以是的，我只是在等待比赛的结束。

按时间顺序，这在该系列中发生在哪里？没有线索，你决定。可以是在Zeruel之前，在Zeruel之后，在TI之前或之后，我不知道！创造你自己的世界！

非常感谢您的时间！欢迎在离开时留下评论！请记住保持健康，吃你的蔬菜！

PEACE.（和平！）



## On growing roses（关于种玫瑰的告示）

作者：Karina Kineshi

翻译：凛冬

“你想让我们去铲屎？”惣流-明日香-兰格蕾从凳子上一跃而起，双目冒火。老师的建议惹恼了明日香，她从来不是一个喜欢糖衣炮弹的人。“每次使徒攻击时我们都要救你们，难道这是我们的错，我们反而要受到惩罚？”

“兰格蕾小姐，如果你能让我解释一下--”

她在地上跺了跺脚，不愿意被安抚。“我们是罪犯吗？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

整个班级都缩在课桌后面，害怕这个红头发的人的脾气。她来这里还不到一个星期，但每个人与她保持距离的方式并不隐晦，令人震惊。真嗣默默地恳求任何存在的神明让她停止咆哮。必须有人有勇气站出来让她冷静下来，必须有人.....

他的祈祷以铃原东治的形式得到了回应。

“坐下吧，女魔头。”

真嗣呻吟了一声。这并不是他所期待的答案。所有的学生都皱起眉头，等待着这个可怜的运动员给自己带来的口头或其他方面的打击。

明日香瞪着东治，东治回过头来，双手抱头，一副极度放松的样子。这似乎并没有让他感到害怕。几次心跳之后，明日香沉入了她的座位。一坐下来，她就把头发拨到肩上，冷笑着说。”无论如何，你只是一个白痴。”

没有人说话。老师用他那条狰狞的黄色领带擦了擦额头，毫无疑问，他在想为什么自己还没有退休。“呃，谢谢你，铃原先生.....”

红头发的人又开始不知所云地喃喃自语，但风暴已经过去。每个人都放松地坐回原来的位置，但只是稍微放松。

“.....呃，现在.....就像我说的.....最近的使徒袭击让我们的城市变得一片狼藉.....”

大家的目光立即向明日香瞟去。”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是真嗣干的，不是我。”

老师举起双手，开始大汗淋漓。”好吧，兰格蕾同学，我们不是来指责的。正如我所说的.....是的，请帮我把这些传出去，洞木同学.....谢谢你.....”



老师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虽然他说的东西可能相当重要，但真嗣发现他的注意力被别的东西占据了。就在明日香宣称城市的毁灭都是他的错之后，剑介向他投来一个眼神，并在他的笔记本电脑上输入了一些东西。几秒钟后...

### 骗子。我有证据

真嗣眨了眨眼，看着剑介用于所有个人信息的红色 36 点字体。在他的视网膜烧穿了眼睛之后，他打了回去。你在说什么？

### 反应是立即的。请看

屏幕上弹出了一个新的窗口。看完后，真嗣关闭了窗口，叹了口气。你真的不应该在战斗中福音战士进行录像。这不是安全漏洞或什么吗？

### 他可以看到剑介在屏幕前窃笑。我是在记录，不是在摄影

### 有什么区别吗？

剑介转过身来，冲他耸了耸肩，接过光递出的一张纸。看她还在教室的另一边，真嗣回放了发来的“纪录片”。尽管视频是在没有声音的情况下拍摄的，但真嗣仍能在脑海中听到那场战斗的当啷声和呻吟声。

### 伊斯拉斐尔。（-音乐使徒）

当巨大的紫色 eva 被抛向空中，脸朝下落在海里时，他摇了摇头，但当明日香的 2 号机试图将使徒砍成两截，欢快地踩碎了脚下的建筑物时，他笑了。然后是明日香在同步攻击中首先失去了时机，将两个 eva 弹射到火坑和熔岩中.....

视频在空白后短暂地切掉了。然后，它开始上下摇晃，让人看到天空和地面，令人头晕目眩。光是看着它，就令第三个孩子感到恶心。在变焦尝试聚焦（但失败了）之后，视频旋转起来，真嗣发现自己面对的是.....。

### “相田剑介！”

条件反射下，真嗣关上了他的笔记本电脑，茫然地看着周围。小光拉着剑介的耳朵，要求知道他为什么把那张纸扔进垃圾桶。他回答说他不想来。她喊道，他的意见并不重要；这是一个学校的活动，他必须参加。

### 想起他帮助有需要的朋友的誓言，真嗣举起了手。“能.....能给我一张吗？”

明日香没有让光回答他，而是把她的文件摔在了他的桌子上。“读一下吧。”真嗣这样做了...



## 关于种玫瑰的告示...

“这算什么蹩脚的标题？”

真嗣在我身边洗漱，仍然在检查那张纸。”种植玫瑰.....“他喃喃道。我不知道他怎么能一边走路一边看书，尤其是他把整张脸都埋在里面。

我揉了揉眼睛。”救命，这一点都不有趣。”

他又盯着它看了几秒钟，然后把它折成四分之一，交给我。”美里会让我们这么做的，你知道。”

我嗤之以鼻，抓起报纸，把它塞进我的书包。尽管这个女人在生活上是个十足的邋遢鬼，但她实际上是个相当环保的人。甚至在她的厨房里有那些疯狂的颜色编码的垃圾桶，一个是玻璃，一个是纸，一个是装满啤酒罐的.....”被我们从使徒手里解救的人类就这么感谢我们？”

他耸了耸肩。“想想我们摧毁了半个城市，这点小事算不上什么惩罚。”

尽管我很想回敬一个简短的答案，但我发现我无法做到。这是事实。“唔，那些建筑就不应该挡我们的道。”

那是一张宣传地球拯救日的传单。奇怪的是，我不记得在家里的日历上看到过这个日期，因为我确信美里绝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她身边。有传言说，把这一天定为节日只是因为我们最近的战斗使南边被夷为平地。幸运的是，我们发现没有任何人员受伤，而且他们将把那片区域清理成公园...。

“他们要我们种树？玫瑰花？”

真嗣点了点头。“我们正在工作的这部分应该是一个玫瑰园。但是，这个地区的瓦砾和东西还没有被清理掉。”

我把我的手放在臀部。“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报纸上说了。他们一定想让我们先把石头搬走.....”

汗流浹背的体力劳动。搬运比东治的傲慢自我还庞大的巨石。在玫瑰花坛上扔臭的肥料。忍受抱着树的嬉皮士。都是在早上八点。

真是乐趣无穷啊。

“我仍然无法相信的是.....”我打开了美里公寓的门，大步走了进去，“.....我们的老师



竟然敢说这是一次‘野外旅行’。”

“我想这比在第二次冲击中被训话要好.....”

我在公文包里翻了翻，把传单扔在桌子上。他说得很有道理。我不知道哪一个是更大的罪恶，但我更愿意户外活动，而不是坐在那里听陈词滥调。此外，佐佐木先生只是鹦鹉学舌，把 NERV 告诉公众的事情说了一遍。那是一个谎言。

“嘿，真嗣？”当我没有得到回答时，我脱下鞋子，叹了口气。他可能已经戴上了耳机，正在沙发上休息，茫然地盯着天花板。

在换掉制服，穿上休闲服后，我从书包里拿出了别的东西。”你知道这个东西吗？”

真嗣从他的音乐中暂时休息一下(今天是星期二，星期二是维瓦尔第日)(注-维瓦尔第，作曲家，小提琴演奏家)，盯着我手中的物品。“你还有吗？”

我皱着眉头，在他面前挥舞着那些情书。我的拳头里肯定至少攥着十封。“你的朋友都是白痴。学校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白痴。虽然我不得不承认.....”我随便挑了一封信，看了看前面的内容。“.....被称为‘天使的化身’，这让人受宠若惊。”我把它放在桌子上，在真嗣身边坐下。“我真的希望这里面没有双重含义。”(-Angel, 既是天使也是使徒)

他对我笑了笑。“写情书并不容易，你知道。”

“那你怎么会知道写情书的事呢，第三适格者？”

真嗣脸红了，把一个耳塞塞回去。“没什么，真的。”

我再次拿起所有的信，摊开。“‘我爱的人是你’，‘我的凤凰涅槃’，‘靠着我’，‘你燃烧了我的灵魂’，‘如果你在一起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我将支付它.....’。Scheisse。(德语粗口)他们写起情书来真是糟糕透顶。”当我看到一篇标题为“我闻到了性和糖果的味道”的粗俗文字时，我立即把它撕了下来，并大发雷霆。“傻逼玩意儿。”

我身边的男孩一直注视着天花板。

就在这个时候，我意识到.....我很无聊。

上帝拯救我们所有人。

“嘿，真嗣...你以前写过情书吗？”

他眨了眨眼，迅速摇了摇头，结结巴巴地说。“没没有。”



“你想学习如何做吗？”

第三个孩子又瞪了几眼。“呃……”

我想，见鬼，也许他想学。而且，知道所有的男人都不是笨蛋，能有一次以正确的方式写情书，也是一件好事。

我抓住他的胳膊，在他没有回答的时候把他拖到了他的脚下。完成了。“我会教你怎么做……但只是因为你是一个没有骨气的失败者，可以依靠我的帮助。”我把他旋到厨房桌子旁的椅子上，伸手到冰箱上面。我把各种各样的笔递给他，并把我的手放在臀部。“现在，感谢我。”

这不是一个建议。

“谢谢你，明日香……”他的手在颤抖。

我咧嘴一笑，指了指桌上的传单。“把那个翻过来。是的。那是你的画布。在你的手中，你有能力……是的，拿起那个……现在，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它。”

当他几秒钟没有动静时，我知道他有麻烦了。

“你知道，一个敬语。”

他眨了眨眼睛。

“你知道什么是敬语，对吗？”

“是的……但是……我应该怎么做……”他拖长了声音。

我抵制了这么快就放弃的冲动；毕竟，如果有人能教一个意志薄弱的男孩成为一个卡萨诺瓦（**意大利冒险家，因和诸多女人调情，被寓以风流倜傥之人**），那就是我。然后我意识到这听起来多么荒谬，甚至在我的脑海里。上帝，我现在把自己卷入了多大的麻烦里？“你要花很多功夫。”

男孩叹了口气。

我拍了拍手，试图唤醒我沉沉下落的精神。“现在听好了。让我们从基本的东西开始。首先，纸张。嗯……如果你想让你要写给的女孩感到惊奇，简单的白纸是不行的。你拿出你的钱包，为漂亮的纸多付一点日元。大多数人不知道，这都是关于展示。有心形、兔子、阳光的文具，什么都好。如果有香味，就会有加分。”

真嗣点了点头，盯着我身后的空间。他没有再看我，我讨厌在我说话的时候，人们一片空白。我讨厌这一点，几乎和我肩上的湿发一样讨厌。



“嘿，真嗣？”他的小脑瓜肯定没法处理那么多。

这只是静止的，真嗣。我想。如果你不能处理-

我的想法被打断了，因为一个影子从后面落在桌子上。真嗣的眼睛里有一种疯狂的、几乎是惊恐的光芒。“M-M...美里...你--”

“美里？”。我转过身来；正对着我们监护人的笑脸。

“你好，真嗣。”

这个女人一定以让我心脏病发作为乐。我尽可能表现得镇定自若，冷冷地说：“你好，美里。”我同时挪了挪身子，试图遮住她在桌子上的视线。如果她发现我在教真嗣写情书.....

神啊。

美里似乎没有看到。“你们在做什么？”

我的目光飘向了真嗣，他开始结结巴巴地试图争取时间。我看了他一眼，说如果他不尽快想出办法，我就会拧断他瘦弱的脖子。他结结巴巴地说：“明日香.....嗯，她需要.....不，想展示.....”

快，想一想！

“--展示展示.....给你看这个！”我从真嗣手中抢过传单，把它推给美里。我们的监护人对我不异常响亮的声音挑了挑眉毛。我把它降低了几个分贝，咒骂着自己。“我们.....我们明天有一次实地考察.....而且.....而且我们需要你在下面签名！”

蹩脚，明日香。真的很蹩脚。

在对我的理智的疑问汇集到她的眼睛里之后，美里检查了那张纸。“没有让我签字的横线，”她最后说。她的眼睛眯了起来。

“嗯.....嗯.....老师说我们必须得到一个签名！”我用手肘点了点真嗣，他开始点头。“是啊。那就签吧。”

她的眼睛眯得更厉害了。

该死的。我真的以为会需要签名。在我以前的学校，工作人员不会让你去任何地方，除非你有监护人的许可。责任什么的。

“你们这样说不是为了得到我的签名吧？”

我挑了挑眉毛，“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以备你想进入我的银行账户。”

什么？

真嗣转过身来，露出困惑的表情，“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它是空的，美里，”我干巴巴地说，“如果我真的想这么做，与其这么大费周章，还不如选择一个……”

“单纯的姑娘。无论如何，我只是在开玩笑。”我们的监护人咧嘴一笑，从桌子上拿起一支笔，把她的名字划在传单的前面。她叹了口气，拉下了她的鞋子。“嗯……如果有人需要我，我就在浴室里。”然后，美里还没到浴室就开始脱衣服，把上衣丢在地上，然后又叹了口气，关上了门。

我们坐在那里，盯着她看。当我低头看向真嗣时，我发现他奇怪地没有受到这次遭遇的影响。大多数男人会从他们的鼻子里涌出血河。“一点都不体面，”我评论道：“这简直是变态。”

“也许她今天心情不好。”

“不管怎样……”我又把报纸翻了过来，“回去工作吧。你已经得到了这个。现在，笔。这其实并不重要，任何笔都可以。但要记住，可不能马虎地染上斑点和污点。如果笔有香味，你会得到一个约会，如果你用更老式的方法，她就是你的囊中之物了。”

“更老式的方法？”

我笑了笑，几乎是阴谋式的，“书法。”

一提到这个词，真嗣就脸色苍白。是的，我知道写这些字有多难，但这确实表明寄信人很在意。另外，在给女性写信时，对细节的关注也很关键。“明日香，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个好主意。”

“这当然是个好主意！”他敢怀疑我吗？我可是一个女人喔？我把拳头捶在桌子上，有效地封住了他的嘴。“每个恋爱中的男人都是个胡言乱语的笨蛋，他们得学会怎么做才对，该死的！。你即使在不恋爱的时候也是个胡言乱语的笨蛋，所以你需要所有能得到的帮助。明白了吗？”

他迅速点了点头：“明，明白了。”

“很好。现在，信息的主体……你知道敬语吗？忽略它。大多数人写起来都像个傻瓜，而且真的不需要。我们喜欢直接进入有用的部分：信息。你明白这一切吗？”

“是的。”



他听起来对自己不那么肯定，但我不得不继续：“这个信息很简单。这里是写诗的地方。”

“诗歌？”

我点了点头，“诗歌。来吧，第三适格者，如果你只是写下一些幼稚的东西，比如‘我对你爱爱爱不完’，那就是在浪费文具。你会跑回家向你的 SDAT 哭诉，因为这是你唯一能得到的爱。即使是尝试写诗也比什么都不写要好。如果有的话，女孩会认为你的尝试是可爱的。但如果你做得好，她会为你倾倒。这就是它的重要性。”

我们都凝视着那张传单，被这股力量所震慑。或者说，真嗣只是迷失了方向，而我则不耐烦了。

“它不会站起来跳舞，如果你是这么想的。”

他从他的想法中清醒过来，并表示歉意：“对不起。我只是...我不会写诗。”

“你当然可以，”我点了点他的肩膀，“只要想想你喜欢的那个女孩。你想对她说什么？你和她有什么共同的东西？你有多爱她？为什么？谈谈她的长相，这总是一个加分项。她的红发闪闪发光，她可爱的嘴巴撅起的样子，她有多聪明，她是第三新东京市最漂亮的女孩.....”

真嗣盯着我：“那么.....我应该给你写一首诗？”

这句话花了好一会儿才酝酿出来。

当它终于沉浸到我脑子里时，我从凳子上蹦了起来。凳子翻了个面，哗啦一声掉在油毡上。“什么？你说什么？”

男孩结结巴巴地解释着，他最好快点想出一个解释，“我，我的意思是.....你开始谈论红头发，我以为.....我以为你要我写你。我以为你想让我写你的事。你是唯一的.....你知道。红头发.....”

轮到我结结巴巴地说话了。事实上，我走到这一步是因为我在设想加持给我写一封情书。真嗣不是加持，但如果能以正确的方式写一封情书就好了...

“是的，这是我计划的一部分。”我傲慢地说道，希望他没有发现我声音中的动摇。”既然我知道你不喜欢任何人，还有什么比我更好的练习对象呢？我美丽、聪明、性感，是一名 eva 驾驶员.....”

一阵热气扑面而来，切断了我的自我表扬。“我好了，”美里宣布。

哇，真快...



我没有在细节上帮助真嗣，而是决定他需要时间来自己写诗。这当然不是我可以看着他做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我先进去了。你继续写。”

“嗯……好吧。”

正在用毛巾擦拭头发的美里，在我擦身而过时好奇地看了我一眼。我揉了揉眼睛，关上了浴室的门。安全进入后，我把肘部放在水槽上，用手抱着头，盯着下水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在外面，我听到美里关上她自己房间的门。此后，一片寂静。真嗣很可能把耳机塞在耳朵里，维瓦尔第的“秋季协奏曲”在他的大脑里哼唱着。当灵感枯竭时，他就会偶尔停下来，嚼一嚼笔的中部。是的，是笔的中部，而不是像大多数人那样的笔端。一旦有了好的想法，他就会把它放回纸上，再次写作。

我知道他的一举一动。

我很高兴当我告诉他手写才是王道的时候，他没有质疑我的判断。如今，一切都由电脑完成，各种字体都可以做得像最漂亮的书法。但手写的信件总是最好的。只是打印出来就不一样了。

我开始了自己脱衣服的仪式，神经夹子总是先脱下来。左边，然后是右边。在这些都脱掉后，我把头从一边转到另一边。我需要理发。

有人敲门。“明日香？”

我做了最自然的事，尖叫起来：“你想偷看，变态！不要再摇晃门把手了！”

“我没在晃门把手！”

“你在！”我咆哮着说他总是试图瞥见我的裸体，当我出去后，我会对他施加什么样的折磨……

不要紧，我仍然衣着整齐。

我终于收手了，“你想要什么，笨蛋真嗣？”

微弱的抓挠声，“我已经完成了这首诗。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我把衬衫脱在头上，对着门挥了挥手，相信他不会闯进来，“用一些东西结束它。俗气的东西。”

“像什么？”

“我不知道……之后的一两句话，关于……嗯，任何事情。”



之后他没有回答我，所以我知道他一定是回厨房去了。啊，好吧。也许他放弃了。我洗了澡，擦干身体，走到外面。没有看到真嗣或美里的身影，但隔壁房间的电视在响。如果我不是已经知道真嗣不喜欢看电视，我就会猜到他会在那里。

走进我的房间，我一边揉着头发一边打开了灯。整个房间一丝不苟，除了一把椅子不在状态。那把椅子就坐在地板中间。我走近一看，发现了那张传单。“关于种玫瑰的告示……”它在前面写道。我把它翻过来。

2016 年 8 月 3 日

惣流-明日香-兰格蕾小姐...

我摇了摇头。我们可以稍后再研究敬礼的问题。我可以看出，他在这个问题上遇到了困难；在那个地方有许多涂鸦和擦除的痕迹。肯定是老式的，他甚至在名字前加上日期和“小姐”。

我喜欢它。这表明这家伙实际上尊重这个人，而不是认为那个人只是一个容易获得性的途径。或者他们所追求的任何东西。我的第一印象是“不错”。我希望它能更整洁，但这只是我非常挑剔。

“Nice。”

还不想读中间的诗，我强迫自己跳到结局。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是，女人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留到最后，尽管我之前说过要先到好的部分。我的心怦怦直跳。

*Zum Stern der meine Nacht beleuchtet,*

碇真嗣

德语收尾？“献给照亮我的夜晚的那颗星？”我皱起了鼻子。这算是什么方式来结束一封信呢？“这最好与你的诗有关系，你要在这里丢分了，第三适格者。”

但是……他将在哪里学习德语？以及为什么？

我摇了摇头，把它看作是一种侥幸。它很有想法，这是肯定的，但不知道它与什么有关……



啊，好吧。现在到了读诗的时候了。我让自己把传单放下一会儿。它一定与星星有关；否则，这个结局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这可能是对我们在同步化过程中一起观星的影射吗？

我深吸了一口气。

奇异之星

我把手伸向浩瀚苍穹

将独一无二的星星寻握怀中

真实而年轻，脉动的热情

心儿轻叹它闪耀的美丽

献上无名的泪，有一天我将

给予这不能估价的珍宝一吻

称是我的爱，我心中最明亮的星

*A special Star*

*I stare up to the heavens*

*Looking for a special star*

*One caught my eye; I grabbed it-*

*Very closely, I put it to my heart;*

*Endlessly, it shined so bright-*

*Young and pulsating, its brightness grew*

*One day, I finally understood-*

*Understood that this star was my love for you.*

我不再多言！我有用许多办法说“我爱你”，但我已经用最易于理解的方式传达给你了。Ich liebe dich, 明日香。



...

上帝保佑那个收到真嗣下一封情书的幸运女孩。

\*\*\*\*\*

“不，说实话，你是怎么做到的？”

“嗯...我...嗯...”

昨天晚上我睡不着觉，试图解开碇真嗣这个谜题。被社会抛弃的碇真嗣？自称极端内向的碇真嗣？情书写得特别好的碇真嗣？

这没有任何意义。

美里在座位上转过身，向我挥手，同时以超过 75 英里/小时的速度行驶。“我觉得这很可爱。”

我身边的男孩脸红了，“没那么好.....”

不不不。这是不可能的。他必须从某个地方复制这首诗。互联网？美里的一本老套的爱情小说？他肯定不可能是自己写的。它太.....好了。

我双手叉腰：“不坏，但也不是很好。你仍然需要努力练习。”

感谢上帝，我在撒谎方面比说真话方面要好得多。在我的批评下，真嗣放松了下来，耷拉着脑袋，“我.....是的。”

当人们贬低他时，他比人们赞美他时更自在。真是个怪人。

美里一个漂移停了下来，预告着终点的到达。我从口袋里掏出真嗣的诗，看了看前面的内容。“就是这个地方吗？”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建筑工地，而不是其他什么。黄色的叉车、推土机和其他重型机械挡住了我窗外的视线。

“纸上说.....呃.....”

有人从外面敲了敲玻璃；我抬头一看，看到光正对我微笑。“不要紧，”我说。我把纸折起来，塞进我的书包。我为什么选择带那封愚蠢的信，我不明白。还有，为什么我还带着我的书包.....

现在可早上八点。让我休息一下好吧。

“我三点来接你们，好吗？”

真嗣下了车，我也跟着下了车。“好的。”



我关上车门，开始走开，但她摇下车窗，想多说几句。我靠得更近了，而她则咧嘴笑着说：“顺便说一句，明日香，你穿这身敦厚的衣服非常漂亮。非常美国化。”

“闭嘴吧，美里，”我不客气地咆哮道。你不能穿校服参加这样的活动！既然这套可怕的牛仔服是我唯一的旧衣服.....

在美里在街上咆哮之后，光对我笑了笑。她穿着一件肩部有蓝色油漆飞溅的T恤衫。我甚至看不到她的短裤，衬衫的尺寸太大。“是时候去报到了。你带了你的传单吗？”

“是的。”

这个公园并不像我最初想象的那样是个灾难区。推土机留下的浅浅的车辙在原本平坦的地方斑斑点点，但我没有看到任何碎石。当我问小光这个问题时，她解释说，他们昨天已经清理了这里，所以可以开始“美化”。我嗤之以鼻，然后问她我们的老师在哪里。她说他在这附近徘徊。

我又哼了一声。

我们走到我们班其他同学聚集的地方，我特别确保尽可能地远离真嗣。这个男孩的存在让我感到不舒服，尤其是我无法理解他。我和光以及另一个叫 Mayuka 的女孩闲聊着，直到老师走到我们这个小团体面前。他开始说：“在这个项目中我们需要合作伙伴--”

“我选小光！”我插话。

那人眯起了眼睛。“他们已经被分配了，兰格蕾同学。”

该死的。

他指了指光，因为我交叉双臂以示蔑视。“你将与铃原东治配对。”

我忍不住冷笑起来。至少我没有得到他们中最糟糕的一个。你能想象吗？那个大块头的畜生温柔地照顾着花朵？光似乎也没有对这个建议感到兴奋，但她顺从地听从命令。

“Mayuka 已经有剑介了.....”

“我有谁？”

那人用关节炎的手指捋了捋他的名单，我自信地转过身去打量着周围的风景。

就在这时，我想到了。

全身的血液仿佛要从我的脸上涌出，一直流淌到我的脚下。除了一个男孩在他脚下的地上画圈外，每个人都已经有了伙伴。

请上帝保佑，任何人都行，不要是...





“碗真嗣。”

我恼怒地挑明，但上帝却不听从我的请求。

一点不错。

一旦纸上拿到手铲，我们就被带到了公园的指定角落。整个地方比撒哈拉沙漠还干燥。我看着我手中的玫瑰花丛，怀疑它是否能活下来。我没有从玫瑰花中得到答案（我并不期望得到答案），我问我的老师肥料在哪里。”我解释说：“没有堆肥，你不能指望这些东西能生长。

他只给了我一个歪歪扭扭的笑容，并轻声说：“哦，你会看到的。这是个惊喜。”

我永远也不想再看到老师的那种笑容。

在走回我们的区域时，我看到真嗣盘腿坐在地上，看着他身边的盆栽玫瑰花。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眨一下眼睛，比正常情况下多闭上几分之一秒。

“在欣赏风景，笨蛋？”

真嗣扭过头来，微微瞪了我一眼。“你不必这样叫我，你知道的。”

“是的，不管怎样。”我在他身边跪下，拿起一把小铲子。每个人都在努力工作，挖洞把他们的玫瑰花放进去。东治和光实际上合作得很好，他们的土堆是所有里面最大的。

真嗣进入状态，指着地面上一个巨大的橙色“X”，“这里，对吗？”

“显然是这样。”我用铲子捅了捅“X”，以松动泥土.....结果发现它像岩石一样坚固。我用不相信的眼光看着真嗣，又刺了一下。坚实的大块泥土被削掉了。我开始反复地用铲子往地上冲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需要帮助吗，女魔头？”

“不是来自你，白痴。”我对东治咆哮道，然后命令真嗣帮助我。“不要只是坐在那里，挖！”

我们看起来一定很可笑，两个强大的福音战士驾驶员徒劳地试图松开包装的泥土。至于另一个飞行员...绫波并不在视线之内。

“没准.....又.....逃学.....”每一个音节都是通过用力插土来阐述的。令我满意的是，坚硬的土地只存在于前两英寸的地方。一旦真嗣和我切开了两英尺的区域，我们拼命砍伐的速度就慢了下来。这也是好事，因为我的手腕开始疼了。“优生到底在哪里？”

真嗣耸了耸肩，开始以更均匀的步伐铲土。“也许她今天生病了。”



也许。

看到他能胜任这项工作，我向后靠在膝盖上，感受着流离失所的泥土。下面的一层比上面的一层略微潮湿。它有一种非常光滑的、非颗粒状的感觉。粘土。真嗣似乎并不介意我停下来，我想大家都明白，我们应该轮流工作。

当然，他可以承担更长的班次。

只是为了闲聊，我向光和东治挖土的地方示意了一下。“他们的玫瑰花没有我们的大。”

真嗣停顿了一下，给了我一个奇怪的眼神，然后又开始挖。“他们的玫瑰花也没有我们的好看。”

“你在开玩笑吗？我宁愿要他们的红玫瑰也不要这些黄玫瑰。”我摸了摸一朵玫瑰，动作很轻，所以它不会被擦伤。“它们……更漂亮。”

“是的。”

我停了下来。我为什么要这样说？这让我听起来像一个巨大的花花肠子，而这不是我传达的那种形象。他继续挖，我改变了谈话的方向，改成了不会让我感到不安的话题。”哦，看，锅里有一个标签。”

真嗣没有抬头，“一个什么？”

“你知道，那块塑料上写着它是哪种玫瑰，白痴。”

“哦。”

我把它拉出来。上面有一张我们的黄玫瑰的小照片，后面有一个名字。你知道，那些无望的浪漫的玫瑰育种者会偶然发现一个新的玫瑰品种，并给它起了些许甜蜜的名字。我们在德国到处都有这样的人。我眯起眼睛。

然后喘了口气。

第二类。种属：“夜星”。

“嗯？”

我的疑心越来越重，在我生命中的相当一部分时间里都盯着那个标签。我的思绪飞奔到前一天晚上给我的那张纸上。更确切地说，是那首诗。我一定是读了又读那个名字，确保它不是什么光的诡计。

“晚上的星星，”我喃喃道。

我沮丧地将双手抛向空中。好了。就这样吧！我一劳永逸地弄清了这封愚蠢的情书的真



相。那个男孩一定是我见过的所有孩子中运气最好的一个。这实在是太巧合了。

我拍了拍真嗣的肩膀，瞪了他一眼。好吧，也许“拍”这个词并不正确；他失去了平衡，翻倒在土里。我环顾四周，确保没有人在听，“好吧，第三，你是怎么做到的？”

“做什么？”

真嗣用那双恼人的困惑的眼睛凝视着我，这让我更生气了。他难道没有任何线索吗？我已经失去了这么多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而他能说的只是‘做什么’？我向前靠了靠，“你怎么写的那封情书！”

“你是什么意思？”他眨了眨眼，我喘了口气。这时我才知道。真嗣不是在装傻；他真的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真嗣自己写的。

如果不是他写的，他就会变得防不胜防。这个简单的事实让我无言以对。那首诗比我读过的任何一首情诗都要好得多，信背后的感情几乎让我感动得流泪。而可悲的是，他给我的印象是，他甚至没有试图特意把它写得好看。

我没有说话，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唯一的两条路是死胡同。如果我承认它是好的，那将显示我的软弱。如果我说它是坏的，我就会对自己撒谎，对话就会结束。我想从他的嘴里听到一个答案，解释为什么这样一个无聊的男孩能写出如此美妙的信。

你是什么意思？

我选择了能让我感觉最好的方案。

“我是说……”

我咬了咬嘴唇。不要暴露你的身份，明日香！把它藏在一个侮辱之下！一个诋毁！“嗯……对于一个业余爱好者来说，你做得还算不错。我是说……呃……别再那样看着我了。”

他的脸颊上升起了一片明亮的红晕，令我惊恐的是，我感到同样的热度爬上了自己的脸颊。尴尬的是，他又继续挖了起来，如果你能把用铲子戳地叫做“挖”的话。我的一部分很想打他，因为他脸上有这么愚蠢的表情，但我的另一部分很生气，因为我犹豫不决。我没有选择冲向附近的厕所（*Port-O-Let-施工地的塑料厕所，名字很滑稽，直译是一个让人放松的小港口*）。不，那将是对弱点的承认。他会认为我在对他撒谎。

相反，我转身看了看玫瑰花，决定给他一个冷眼。我知道他并不值得我这样做，但这是我的草率行为，因为我在说之前没有计划好我要说什么。我想无视他对我来说比对他更有利。这样我就不会说什么蠢话了。



我试图表现得超然物外，在我的手指间揉搓着一片花瓣。柔软的，几乎是天鹅绒的。但如果我按得太用力，就会出现我的指纹的褐色凹陷。玫瑰花是如此脆弱。据称，在花的语言中，玫瑰表示“我爱你”。一打玫瑰意味着“我非常爱你”，而单独的一朵玫瑰意味着“浪漫和神秘”。我不知道，我认为一朵玫瑰间接地在说“我是个小气鬼”。

但说实在的.....玫瑰花会凋谢、变黑和死亡。为什么会有人用它作为爱的宣言？不管颜色有多鲜艳，它还是会死。即使是白玫瑰也会变黑。

加持曾经告诉我，所有的颜色都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在他回德国之前，他来到我的宿舍，四处查看。他说红色意味着激情。这是我在大学宿舍里发现的最常见的颜色，无疑是来自我那群好色的大学男生。考虑到我当时只有 13 岁，他们一定有洛丽塔情结。我得到了几朵白玫瑰，加持说那些意味着纯洁。我不知道为什么男人会给我这些。

我们的玫瑰花是黄色的。

我扫视着周围的一切。红色，白色，几个珊瑚色，甚至粉红色，但我和真嗣拥有唯一一个开黄色花的。

我从未收到过黄玫瑰。这种颜色是什么意思？

“嘿，真嗣--”

“嘿，明日香--”

...

什么？还是同步的？

我们只是盯着对方，不确定该怎么做。它如此迅速地打破了沉默，而且是如此出乎意料。这使情况变得非常尴尬，尤其是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光和东治漫步而过。

“嗯.....你在做什么呢？”

真嗣脸色发青，但我自己找不到机会把目光移开。为什么？我...我想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我没有意识到一个令人沮丧的简单事实，我们可能会一直盯着对方。如果真嗣的脸是红色的，我真不想看到我的脸是什么颜色。

“嗯.....明日香？”光试探性地说道，“你说完了吗？”

真嗣是那个回答的人：“我们已经完成了.....我是说挖坑。”仿佛这让他感到不舒服，真嗣又开始脸红了。我恢复了我的尊严，抬头盯着掠过我们的那两个人。光的眼睛里有一种明显的担忧，而东治.....嗯，他没有看我。



“你们不是要先把那个放进地里吗？然后有的是时间眉目传情。”

东治的语气让我火冒三丈。值得庆幸的是，我不必诉诸于暴力。光代替了我：“你为什么不能闭上你的大嘴？”班长要求道。她揪着他的耳朵把他往讲台上拖，大家都在那里聚集。

其他人已经完成了他们的种植工作，他们的玫瑰花在坚硬的土壤中高高耸立。有一个洞的深度不足以种植一丛薰衣草花，而且它以 45 度角倾斜。被分配到那一棵的两个学生冲刺过去，在它瘫倒在地之前救了它。

我不想让自己显得懒惰，我从洞里拿出一小铲子土，让它落在旁边的土堆上面。对我来说，它看起来足够深。

“我想我们应该把这个放进去，”真嗣低声说。

“我猜是。”

我正在分析如何把那该死的带刺灌木从锅里拿出来时，光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破旧的、生锈的浇水壶。她说：“你们中的一个应该去拿水，另一个……”她指了指聚集在一起的学生，“……应该到那边去看看一个特别的惊喜。”

光看起来很兴奋。一个特别的惊喜？我翻了个白眼，“哎呀真嗣，这对我来说是个非常艰难的选择。你想做哪一个呢？”

他停顿了一下：“你确定要我选择吗，明日香？”

我摇晃着膝盖，站了起来。我轻蔑地刷掉大腿上的土，叹了口气，“随便吧。”我忘了补充，“浪费我的时间去想它，这太蹩脚了。”

真嗣没有花很长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那么……我想我会做浇水和种植的工作。”

“那就好。”典型的回答。我甚至不应该费心去问；我知道他的答案反正是什麼。真嗣想站起来，但我挥手让他坐下，“不，不要站起来。让你少走一趟，我给你去拿该死的水。反正我也要走那条。”我转过身来，用手背擦了擦额头，不想看到他的反应。愚蠢的男孩可能认为我对他心软了。实际上，我只是想喝杯清爽的饮料。

呃。这真是太……愚蠢了。

当我蹒跚而行时，我突然发现太阳是如此炎热。牛仔裤也没能让我保持凉爽。地面似乎在我眼前晃动。

保持清醒，明日香。不能在所谓的惊喜面前晕倒。

“哦，好家伙……”我喃喃地说。树木亲近者和花卉爱好者在利用我们做童工。至少他



们有同情心，给我们水喝。问题是，水是用小酒杯装的，在皮卡车后门的台面上放久了变得很温热。我喝了六杯，也懒得把用过的杯子扔到“合适的垃圾桶”里。

它太热了，该死的。

我把一个前面有菊花的浇水壶拿回来给真嗣。我们的玫瑰花已经入土了，他正在拍打它周围的土地。抵制向他浇水的冲动需要意志力，但我还是屈服了。我告诉他，他挡住了我的路，如果不想被淋湿，他就应该离开。

真嗣没有回答，继续拍着地面。

“好吧，你要求的。”我把罐子稍微翻了一下，比我预想的要多一点的水出来了。

他大叫一声，扭过头来看着我，“为什么浇我？”

我耸了耸肩，“我让你走开。你没回答。”

“什么，你根本什么都没说！你只是站在那里！”他的整个衬衫后面都被淋湿了。

我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但轻松地忽略了，“呃，随便吧。又不是感觉不好。此外，你应该感到荣幸的是，惣流-明日香-兰格蕾选择给你倒水以减轻你的痛苦。”

他眯着眼睛看着我，我们对峙着。那是一种恼怒的表情吗？讽刺？无论怎样，我都退后了一点。我发现自己很奇怪，为什么他要把事情搞得这么大，但我想我一倒水就知道后果了。真嗣的脊梁骨要来客串了吗？他会不会对我大喊大叫？我也会马上吼回去。他会不会无视我，继续在土里玩？我就会说他没骨气。

“兰格蕾同学...？”

来吧，真嗣。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是的，确实感觉不赖。”他怯生生地揉了揉后颈。然后他笑了，“那个.....”

“兰格蕾！”

“女魔头！到这里来！”

我皱了皱眉头，转过身去，“我已经来了！”我把浇水壶推给真嗣，然后跑到大约一半的学生站着的地方。另一半人在照看他们的玫瑰花。

当我走到学生聚集区时，我停在东治身边，喘不过气来。他对我笑笑，“你以后可以尽情地盯着真嗣。”



我在他的胳膊上打了一拳，打得很重，留下了一块淤青，“闭嘴，傻瓜！”

我们的老师站在讲台上，挥舞着一张纸，像一面旗子。每个人都在我周围说话，远处的千斤顶让他的声音在他面前总共有两英寸远。有人喊大家保持安静，虽然没有像光的命令式的声音，但大家都逐渐停止了说话。

主席台上的人耸了耸肩，“呃，谢谢你。”他的声音中注入了一些快乐：“大家准备好迎接惊喜了吗？”

一阵嘀咕之后，剑介突然出现在我身边，录像机追踪着我们的老师，“什么样的惊喜？”

我把这个戴着眼镜的男孩推到一边；他正在侵犯我的私人领域，“这可能是愚蠢的事，”我警告道。

“这一次，你和我在某些方面达成了一致，女魔头。”

“如果你还这样叫我，我会踢你。”

东治似乎没有受到影响。

“然后我会让光来对付你，”我补充说。

他揉了揉耳朵，无疑是在回忆以前与班长的接触。这成功地让他闭上了嘴。我笑了笑。

就在这时，我注意到一个巨大的绿色木桶被推上讲台。我们班的几个健壮的男孩正把它推上斜面，放在老师身边。它比我以前见过的任何桶都大。我们的老师微笑着拍了拍木桶，仿佛它是一只忠诚的宠物。大多数学生退了一步，好像这个人已经失去了理智，“你带了你的传单吗？还有你的伙伴的？”

剑介停止了记录，很久才从口袋里掏出他的那份，“他整天都在为这个问题大做文章。”

“是的，我知道。”东治哼了一声，展开了他的传单，“佐佐木先生只是……嗯。”

我疑惑地眯起眼睛，“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传单--”

我们的老师拍了拍手以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以前从未见过他对某件事情如此热情。如果他的“第二次冲击”讲座也能以同样的热情进行，我就不会在大部分时间里睡着了，“现在到前面排成一列。准备好你们的文件。”

大家都服从了，这时我开始紧张起来。我没有真嗣的传单，但我有自己的。它被藏在我的口袋里。为了安全起见，我把自己安排在剑介的后面，这样我就能看到发生了什么。

在队伍的最前面，我看到一个叫 Tomoe 的害羞女孩把两张传单递给了佐佐木先生。他笑了笑，接过来，在一个剪贴板上标记了一些东西，然后把两个黑色的东西给了她。我在这





么远的地方看不太清楚，但它们似乎是电脑磁盘。

“等一下……今天是报告卡日吗？”

剑介对东治点了点头，“是的……是这样。”

我们的成绩单？这么快？朋江走过时，我看了两眼。在磁盘的正面，我看到她的名字，后面是我们的班级编号。白色的标签证实了这是我们的成绩。我的眼睛又看向了佐佐木先生，我发现他正在……

把传单切成丝带，把纸屑扔进绿色的桶里。

“这到底是什么？”东治惊呼，而我却退缩了。他和我有同样的反应。我们都转向剑介寻求解释。当然，我做得更谨慎，以掩饰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呃……刚才发生了什么？”

“你傻吗？”我回答，“他显然是把传单切成碎片，然后扔进桶里。”

东治瞪了我一眼，“我想明白了，但为什么？”

剑介摘下眼镜，在衬衫上擦了擦，又戴上了眼镜，“我明白了……这就是他告诉我们的巨大惊喜。”

“什么？”另一个男孩向前靠了靠，我忍不住稍微靠近了一点，想听听剑介要说什么。另一对传单被撕成两半的声音在空中回荡。

“我们一上去，就把我们的两张传单交给他，他就把我们的成绩单交给我们……”

把我们的传单给他？但是…

“……然后他把它们撕碎了……”

我只带着我的传单，后面还有真嗣的信……

他停了下来，“你知道那个绿色的桶是什么吗，东治？它是一个堆肥机。你把垃圾放进去，水果皮，剩饭，诸如此类的东西。因为纸也会分解，你可以用它来做地膜。”

我的心沉了下去。更多的纸被撕掉了，我可以感觉到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崩溃。碓真嗣写的第一封情书（也许是唯一的一封），将被撕毁，弄脏，撒在地上，帮助带刺的花朵生长。

一旦有一半的队伍把传单交了上去，我们的老师就把桶向右转了四分之一圈，继续收集纸张。当我看着一张又一张的传单被撕碎并扔进机器时，整个世界都变成了慢镜头。我感觉到折叠起来的纸张穿过我的牛仔裤，心想……

这是不公平的。



我不知道我一直站着不动。正因为如此，排在我后面的人在前面插队。我走到了最后。我没有认真思考，就转过身去，开始漫无目的地走，试图弄清楚我内心的感受。

悲痛？

悔恨？

不，我想这是困惑。

用我的传单，换取我的成绩单。我看着其他学生兴高采烈地交出他们的试卷，接受那些黑色的磁盘，仿佛它们对他们毫无意义。只是一张纸。如此微不足道的东西，他们会毫不在意地把它扔出去，也不看一眼。

### 我把手伸向浩瀚苍穹

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 将独一无二的星星寻握怀中

在我漫无目的游荡中，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我们的玫瑰花旁。真嗣仍然坐在地上，浇水。我不知道我在他身边站了多久，看着他的背影随着每次呼吸而起伏。当他终于注意到我在他身后的存在时，他抬头望着我，问道：“嘿……你……还好吗？”

### 真实而年轻，脉动的热情

“我当然没事，笨蛋。我怎么会不好？”我说这句话时并不像往常那样自信，而是足够小声，以便只有他能听到。我真的不是有意要让自己听起来像没有指挥权一样，但我不知道我还能说什么，而不会让我感觉更糟。

我机械地弯下腰，拿起我的包。我们对视着。他似乎总是知道我什么时候在撒谎。他说：“有些事情不对劲，”他说。玫瑰花瓣上的水珠闪烁着。



## 心儿轻叹它闪耀的美丽

我应该告诉他吗？告诉他，他的信将会成为铺盖肥料。告诉他你必须放弃它。他肯定不希望他的情书被这样贬低。告诉他...

然后我想到了。他并不是那个关心他的信的人。

我才是。

## 献上无名的泪

“这没什么。”然后我就走了。

## 有一天我将

又朝主席台走去，朝真嗣的命运走去。队伍已经缩减到总共三个人，而且时间不会很长。我周围的学生的所有叫喊声和说话声都融为一体，变成了一片胡言乱语的合唱。但我非常、非常清楚地听到了一个声音。

“你是最后一个，兰格蕾同学。”

## 给予这不能估价的珍宝一吻

我把书包紧紧搂在怀里，而老师则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我。我低下头，看到口袋里鼓鼓的。我一抬头，两张软盘就在佐佐木先生的手里。碓真嗣和明日香-兰格蕾。

“你的东西带到了吗？”

## 称是我的爱，我心中最明亮的星



爱？我理解它吗？

不，当然不...但是...

我拉开了我的书包拉链，“是的，我愿意。”

## 尾声

那天从学校回家后，一个年轻女孩坐下来写作。

2016年8月4日

真嗣：

对不起，我以前太固执了，但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唯一的时机），让我忍气吞声地告诉你。你写的那封信，很精彩。真的。请不要认为我在对你撒谎。我想...我想我是被它写得如此之好而大吃一惊，我只是不知道该对你说什么。事实上，这是我收到过的最好的情书。

你看。我说了出来。你不为我骄傲吗？你不觉得吗？请说“你觉得”.....因为对自己承认这一点很难，把它写在纸上更难.....

等等。这封信的背后还有一个原因，它也与你有关。你可能已经知道了，但是关于我们的老师为我们计划的“大惊喜”。原来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传单交给他。我只有一张，这也是背面写有你的信的那张纸，用来换取我们的成绩单。尽管我很不愿意，但他还是让我把它交给他。他们要把它撕碎，分解，然后变成地膜。

...我不得不这样做。

但是...

我拒绝了。

相反，我把积攒在公文包里的所有情书都交给了老师。我一点都不犹豫，因为我终于明白了。它们里面没有真正的爱，这就是为什么它们是糟糕的。他把这些东西扔进了堆肥之中，现在它们正在滋养玫瑰的根部。

我们的玫瑰花。

然而，佐佐木先生还是很固执，坚持认为只有我们的传单才行。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现



在没有拿到成绩单。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原因就是我说的。对不起。美里得去拿它们，但我觉得这样更好。首先，我不必亲自把我的蹩脚成绩交给她，其次... ..

我可以保留你的信。

你知道，我知道这些东西永远不会到达你的眼前，所以我可以在这里说我以前不能对你说的话，我感觉安全多了。即使你真的无意中看到了这些...我很高兴你不能理解。你知道，懂德语是有帮助的。

好吧，真的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可以自嘲一下，给你写一封情书作为回报，但女孩不应该给男孩写这样的东西。但是，既然你费尽心思找到了如何用德语说“我爱你”，我至少可以用我有限的汉字知识说.....

爱してる、シンジ

今屋は一つ星が綺麗です。(原文是罗马音)

惣流-明日香-兰格蕾

今夜星光真美。

她带着满足的微笑，慵懒地伸手去拿她桌上的银色相框。这个相框从买来那天起就没有照片了。它正等待着一张完美的快照，因为没有一张普通的照片可以匹配这样的优雅。

那个女孩找到了那张照片。

她用剪刀仔细裁剪，确保合身。然后她从口袋里取出另一张纸，小心翼翼地把它弄皱。她把一旧一新两份信纸折叠起来，以适应框架的尺寸。完成后，她把毛毡衬垫固定好，并把框架翻过来，欣赏她的作品。

正面是一张明信片，上面有两朵黄玫瑰，在露水的叶子下面向她眨眼。在角落里，印着美丽的书法，“黄色代表友谊。经历过荆棘的友谊会开出引人注目的花朵。”女孩又笑了，把相框放回原处。

两个人都知道黄玫瑰的意义，但只有一个人知道背后藏着的东西。

~~~~~  
作者的说明:



我必须承认，这篇文章在“给我们写完啊，你这家伙！”文件夹里放了一段时间，直到提到 WAFF-a-thon (-一个同人文比赛) 时才出现。你们这些读者要求我做一篇适合 eva 本篇时间线的短篇 S/A，于是它就出现了。这是对《致我挚爱之人》的半延续，而画框的参考只有那些读者才看得出来。但我认为它本身就很好。

几句当之无愧的感谢的话.....首先，感谢“我最亲爱的甜心”Rev'd 和 Javier Caine。在我所有的语法/措辞/语法/愚蠢的错误之后，我想我的预审员们应该得到这个称号。感谢孔雀石勋爵给我的敬语建议(\*瞪大眼睛\*)，以及所有我谨慎地偷取小说标题的作者。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那就别介意。^^忏悔时间。我不是一个足够好的作家，不能写出你在上面看到的那首精彩的“奇异之星”的诗。感谢肖恩把它送给我。

在写情书方面，你们男人现在有能力取悦你们的女人，所以不要再让我们失望了，伙计们！把那些书法笔放到有香味的文具上，把所有的尝试（失败的）连同一些建设性的批评一起寄到。拿起那些书法笔来，把所有的尝试（无论是否失败）连同一些建设性的批评一起寄到 coronaflare@mail.com。好吧，也许不是第一部分，但说真的...给我批评。这是一个作家能够变得更好的唯一途径。直到以后.....继续写下去！

**译者：像极了我在英语街上看过的青春文学（笑）其实比它们好太多了，因为主人公是嗣香！而且它是 waff 奖得主！（-所谓的 waff 可以理解成小甜饼）**

**这首诗我费了些劲儿翻译，翻完才发现它有八句而我只有七句，罢了，希望你们喜欢。**



## Future Freaks Me Out

作者：hidinginplainsight

翻译：蓝峰

译者乱写：

这是一篇发生在 EOE 之后的嗣香同人小说，是一篇以明日香为主视角的嗣香第一人称好文，21 岁的两人在年纪渐长后开始走出各自的困扰，成长的真嗣慢慢接近并渐渐治愈明日香的创伤，明日香主动敞开心扉接纳真嗣，共同奔赴结婚生女的幸福结局。

本文有抽烟喝酒的行为，同时有轻微柠檬情节（主要集中在第 4 章），如不喜可跳过。

### 第一章

酒吧中派对继续着狂欢，而我们却在外面的小巷里，摆开架势，好像马上要上演一场拳击比赛。她冰蓝眼睛直直地逼视着我，她的下巴像个夹紧的捕熊夹。我知道她在字斟句酌，这对明日香可不常见。她要说的话一定极其重要。

她的视线飘移了，弹了弹烟灰。香烟被带到唇边，准备再吸一口，就在此时她说话了。

“你知道我不是那种…经常谈论这种事的人。我对这种情况没有作战计划，可能是我太草率了。”她摇头，让手中的烟头掉落，把它踩灭，这次，她凝视着我的眼睛。

“我喜欢…这样的我们。我喜欢我们。我喜欢我们在这里发现的关系。”她指着身边，“最近我很艰难，你知道的。上帝啊，你基本上是我唯一可以倾诉的对象了。酒吧里的那些混蛋不过是…”她戛然而止，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朋友？”我帮她找到了一个词。她哼了一声。

“大部分不是朋友。有几个可能吧。”她又抽出一根烟，想把它点燃。

“明日-”

“滚开，碗。它们是我的肺，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她又抽了一口，让尼古丁在肺里弥漫。

当明日香开始抽烟时，我和她有过一场对话，谈了我对她这种行为的担忧，但没能说服





她。EVA 的战争结束后，明日香遭到了最严重的打击。驾驶 EVA 是她身份的象征，当然我们拯救了世界，但赢得胜利的她也让自己过时了。老实说，从各方面考虑，她可以用比吸烟更糟的方式毁灭自己的身体。海洛因吧，我猜。还有其他各种更加愚蠢的习惯。

而我却阻止不了她。

一个记忆：

“我会死于抽烟。”她说，拿着一包红色高卢兹香烟给我看，“我知道你可能不理解，但我想要尝尝。”

“为什么要抽？”我问。

咔哒、点着、抽了一口：“因为这是我的选择。”

现在：

“但他们不是真正的朋友，真嗣。他们没有我们的经历。没人能理解，真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理解。”她瞪着地面。瞪着她脚下的烟头。

酒吧里，有人打翻了什么东西，引发了一阵哄堂大笑。可能是打架，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叹气：“听着，如果你不想让我来这里-”

“我不是这个意思，先…让我说，就一秒钟。”她又寻找着语言。在我面前用日耳曼式的狂怒说出她的感受很容易，但她用的是大脑中德语的那个模块。她像时钟滴答一样挑选着用词，在它们出口之前确保运用在合适的位置。

‘你必须这样思考，用德语。’有一次，她对我说，‘用意识流思考更难。英语和日语更像水一样连绵不绝的流动，但在德语中，每个单词都是一个齿轮，如果你错用了一个，整句话的意思就会崩塌。’这与造句的方式和动词的变化有关。我当时没能真正理解她的意思，但是随着明日香年华渐渐增长和冲动慢慢减少，我在她身上看到了更德国的一面。

她摆好她的齿轮，开始说话：

“我需要你，真嗣。”我的名字像原子弹一样被投了下来。在侮辱我之前没有使用敬语，也没有更常见的‘碗’。我不记得上次我被她只是喊作‘真嗣’是什么时候了。

她继续说：“我需要你在我身边，帮助我度过这些烂透了的日子。”

“你是说你爸爸的事吗？”

“是的！那个人（译者注：这里作者用了 *that*，就是说她爸爸，但我认为她根本不想称他为她爸爸，所以用了 *that*），上大学，酒吧里的这些人，生活中的一切。没有人比你更懂



我。你见过我的最低谷，可你还在我身边，我需要你…可能比我潜意识里需要的更多。”她苦笑，“我太聪明了，不会总是清楚地知道我的心里在想要什么，所以。”

“所以什么？”

“所以我的毛病是这样的。”她伸出一根手指，“我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亲密，而且，是的。”我觉得她脸红起来了，但在昏暗的光线下我看不清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到了…”她喃喃地又说了些话，但在嘈杂中我听不见。我错过了她最关键的反思吗？

“…某种程度上到了什么？”

“哦，别管那废话！”她扬起双手，烟灰撒得到处都是。我看着她转身面对身后的砖墙，头轻轻碰在墙壁上。

“我没听见，明日香！酒吧太-”

“我被你吸引了，好吗？我喜欢你！我觉得你很迷人！天哪，碗，你是笨蛋吗？”她现在肯定脸红了，因为我觉得我的脸也烫了起来，“不然你觉得我们总是在一起是因为什么？！你以为我选择和你上同一所大学、选同一个专业是因为什么？！看在老天爷的份上，我们还住在同一间宿舍里，你以为是因为你厨艺很好是吗！如果我需要，我可以点外卖，是因为我要的是你的陪伴！”明日香站着，双手垂在两侧，脸在尖叫中深红。

她没看我的脸，深深的害羞。我想她说的比她想要说的要多得多。

“你只是想听我再说一遍，你这个变态。”她自言自语，从我这边听差点听不到。我情不自禁的笑了。

我低头，把双手插进口袋里。不由自主地，我想起了我们的初吻，那是多少亿年前的事了。

“明日香，我…我也喜欢你，你知道吗？”

“是啊。”她说，脸悄悄地更加红了，“是啊，我知道。”

我稍稍调整了一下身体，逼自己看她的脸。

“好吧，也许我们可以试一试？”我说，努力让我的声音不是那么的激动。她倚在墙上叹着气。

“我们真的不应该试这种事。”

“为什么不应该？”我张开双臂，“如果我们喜欢彼此，那我们为什么不在一起呢？什么



事情妨碍了我们的关系?!”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走到最后会怎么样，嗯?!”她的眼睛里出现了火焰，而就在这突然的一瞬间我又回到了十四岁，回到了那个爱上了一个恨我的女孩那段岁月，“我们变了，真嗣!我不想改变…我无法接受我们的改变，尤其是当我们终于找到了现在这种状态的时候。”

“现在这种状态是什么状态?”

“就是现在!我们!在说话!在表达我们真正要表达的意思，不是在表达某些 14 岁孩子消极攻击性的废话!”她现在在尖叫。这一次我为酒吧的喧闹感到高兴，“恋人之间会撒谎!他们最终会走到无果的结局，他们会感到无聊，然后和别人做爱，而我不想像他们那样和你谈一场无果的恋爱，碇!你我都不会想要我们的恋情无疾而终!”

说了这三个她不再看我，重新点燃了早被遗忘的香烟。在酒吧里，我看到东二在挥手，问我有没有事，我尽可能挥手让他相信我们没事。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之间正在发生的事。我现在最不想要的就是一个听众。

“所以就这样。”我问，喉咙发干，“我们连试都不去试一下?”

“不，我们不会去试的。”她的声音里有一种决绝，把我的心压垮了。

“你…太他妈悲观了，明日香。”

她苦笑了一下。

“是啊,很好。你才是被吸引的那个人。”她的眼睛里全是嘲讽。她又一次把我推开了，想要尽力地扼杀那种感情，而我开始恨她：你这个自暴自弃的混蛋。抽烟酗酒，在你的幸福开始之前就把它毁掉。我的内心某种感情沸腾了。

“你真可怜，你知道吗?”

怒火在她眼中熊熊燃烧，她把香烟扔向我的脸。它从我的肩膀上飞过，没有烫到我，我感到了它擦过耳边的热度。

“滚开，碇。我打赌你只是想和我做爱。”

她开始走向酒吧。

“哦，你也是。”我咕哝着，有那么一会儿，她停住了脚步。她背对着我，门把手握在她手里像一尊雕像一样站着。

我想她是在努力想出一句反驳-一个她可以迅速反击并‘赢得’胜利的结语-但她又在仔细思考了。最后她看着我，又笑了，但这次是一个悲伤的笑容。笑容里全是遗憾。



“哦，拜托，真嗣。”又一颗原子弹，直接击中了我的心脏，“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说的不是真话。”

就在这时我明白了，她也和我一样思考过那个问题。她彻夜不眠，想知道我们的友谊进化到完美会是什么感觉，也许那感觉是愤怒，或是情绪的宣泄，又也许甚至是…甜蜜？我们会‘做爱’吗？她好奇我的味道，就像我好奇她的味道一样。她对自己说了这三个字（译者注：英语语境中的“三个字”有我爱你的语境），在那三个字之后加上我的名字，只是想把它说出口。

突然，我不再生气了，她也不再生气了。

明日香走回我的身边，把我拉入怀中。她的鼻子蹭着我的胸口，抱得很紧。仿佛她已绝望。

我吻了她的头，她的头发上早已失去了同步夹。我吸入了她的香味。现在她的香味中带着烟草味了，但我还是很喜欢这味道。我已经开始把这种香味和她联系在一起，这让我有点害怕。我们都在改变，除了坚持告诉她我的感情，我没有别的事要做了。

“我们会是很般配的一对，明日香。”我对她说，感受着她的身体压着我：她的手臂紧紧抱着我，她的乳房温柔地贴紧着我的胸口。即使隔着外套，我仍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像火一般温暖。

她靠在我的臂膀里，抬头看着我：“你知道，也许我们会很般配。”她咯咯地笑着。

明日香咯咯地笑着。这真是一个充满第一次的夜晚。我的手搂在她的腰上。

“但我们不会恋爱吗？”

她果断地摇头。

“不可能，笨蛋真嗣。”这一次，它听起来像是一个爱称，而不是一个侮辱。就像是在呼唤爱人的名字。

“那么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我们。就像我们一路走来那样。”她现在笑着，她的手指拉着我，带我走向门口，“因为你知道什么事会发生在恋人却永远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吗？”

“不知道，什么事？”

“他们分手了。”



A/N: 我不知道这文到底是什么，但它足够有趣，可以继续更新。

与此相关的是，如果你在高中时没有发现过 *MotionCitySoundtrack* 的专辑《*CommitThistoMemory*》，现在就去找它，把它铭刻在你的心里吧。我所有最糟糕的记忆中都有这张专辑带来的宣泄之美。嗯，那个和 *Weezer* 的《*Pinkerton*》，不过你真的应该已经有那首了。

这文可能还会继续，但我在更新方面太烂了，所以我不会通过承诺来引导你们。我真的很抱歉我表现得很糟糕和自怜。哈哈！希望你们喜欢。

## 第二章

喝到第六罐啤酒时，我意识到自己会从宿醉中醒来，但我已经开始喝第七罐了。

我想塞满酒精，你知道吗？在一罐又一罐酒水之间，我一直在豪饮，但肝脏只能承受这么多酒精，然后它就会被直接送到你的脑袋里。之前我已经被什么东西撞到小腿了，我想可能又在流血了。酒精会降低血液中的凝血因子，对吧？

对的。就是这样。贫血症和噩梦，还有其他无数个我早已幸运地遗忘了的故事。一个寂静的时刻，一个完全属于我自己的时刻，由札幌带给我的。我渴望寂静。我想的太多了。我一直努力想停止思考，但每次我停下来时，我就会掉进另一个兔子洞里。错误的决定造成了错误的结局，却又没有路可以逃出去。至少当我驾驶 EVA 的时候，我是有目标的。而现在我一个人在这所寂静的公寓里喝得酩酊大醉，而我知道真嗣很晚才会回来。醉酒的嗡鸣声带来的是一片惬意的温暖。那温暖如同躺在某人的怀里，即使是当你倒在某条阴沟里呕吐的时候。

我踉踉跄跄地走到公寓的门廊上，香烟没来得及点燃就掉在地上。我嘲笑自己的笨拙，然后捡起来点燃，感受着尼古丁冲入我的血液。喝酒让我想要抽烟；喝酒让抽烟的感觉更美好，所以看吧，我他妈根本不傻。

我必须买该死的进口烟。日本香烟只会让我想吐，廉价的烟草味太浓郁了。更别提他妈的中国烟了。当然，*Gauloises* 是法国烟，但它们在德国到处都是。我记得我走进法兰克福的第一家店时，头发一甩，骄傲地说（译者注：这里有一种 TV 里她第一次上学自我介绍时的既视感）：

“*Gauloises*，不客气。”

“是的，当然。红色还是蓝色？”



就像她问的那样。我的第一包烟当然最好是我的主色。

我又抽了一口，想起了妈妈，想起我还不知道福音战士是个什么鬼之前的往事。想起那时的德国。在街上我牵着她的手，惊叹于海德堡高耸入云的城堡。鲜花和建筑是那么的古老，我甚至无法理解第一块石头是怎样被安置在那里的。骑士们沿着这些街道巡逻着。

第三新东京市最古老的历史可能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差不多肯定比我站的这个门廊要老。我现在多大了？

20...现在 21 岁。是的，我 21 岁了，对吧？天啊，我喝醉了。

八号啤酒就在我手边。我笨拙地用开瓶器开酒，结果洒了一点在岛台上，但我才不管呢。我过一会儿会清理的。回到门厅，我又嘬了一口烟。

烟越抽越多太棒了。反正我们都会死的，不是吗？不抽烟难道就不会死吗。我不是享乐主义者，但抽烟感觉很好，就像喝酒一样，我觉得喝酒反而更让我清醒。当然，在我看完电影或考完试之后会迫不及待地去拿我的香烟，但如果你不想自我毁灭也不是个他妈的骗子，那我真的不知道该对你说什么：‘睁开你的眼睛’，也许吧。把眼睛睁大，看看这种存在的疯狂，因为它是一本没有是非观念和也没有作者的天书。我认为，我们编造故事，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本就没没什么道理可言。

我一直在考虑永远返回欧洲的想法。我不知道这个城市还有没有值得我回忆的故事。这里只有不愉快的回忆。我走在大街上就会想到那只巨大的蜘蛛在我背上吐下硫酸。有那么一瞬间，我能在嘴里尝到它的味道。我看见一场车祸，就会想起它们在我脚下嘎吱破碎时的触觉。小块的玻璃和钢筋。日本工程的力量。

我可以去海德堡上学。那里有一所古老的大学——我想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并且那里非常美丽。它坐落在一个山口之中，四周生长得满是绿色。那里肯定是一个山谷，而山谷会让你感觉好像有一双臂膀环绕着你，紧紧地抱住你。就像曾几何时，妈妈拥抱着我那样。

或者是酒精在拥抱着你。也许海德堡只会让我喜欢豪饮？

再抽一口烟、再喝一口酒。我的身体现在肯定是一场生物学垃圾电视剧，我敢肯定。

有无数次，我想知道是什么让我留在了这个被上帝遗忘的城市，但我早已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他不会说德语。他不会和我一起走。

而且，我不就等于承认了吗？比语言更明确地承认。见鬼，他可能会跟着我，但我怎么能让他跟着我呢？他在这里有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因为我的自私就让他从头开始。





我靠在阳台上，让风吹过我的脸。尽管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我仍然有点出汗。酒精和香烟会让人出汗。我的体温应该在 38 度左右。

哦，该死。

笨拙地摸着瓶子，我看着它从我的手边滑落，在地上爆炸了，瓶子里还有半瓶酒呢。因为幼稚的本能，我躲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重新站起来，看着自己造成的狼藉。瓶子碎成万千的碎片，就像曾经在我脚下的汽车。没有砸到人，这很好，但有几个被激怒的人正愤怒地抬头看着我。我嘲笑他们，从愤怒的四楼之上。

“逃命吧！”我压低嗓门，咯咯地笑着，“这个社区不安全！阳台外面有个疯子！”

我被自己的笑话逗乐了，瘫倒在门厅里。有人冲着我吼了几句让我恼火的话，但说实话，我不在乎。我救了你的命，混蛋。你，你的女儿，你的母亲，你的父亲，还有你高中时冲着打飞机的女孩。所有人都是因为我的付出而活了下来，而我又很善于救他们的命。你应该感谢你的幸运之星，让你有幸见到我，不管我有多狼狈。

我是惣流·明日香·兰格雷。我每天都在拯救世界。那是我的责任。

好吧，现在不是了。现在所有“我的责任”都只剩下我自己了。

我皱眉。

在摸索了一会儿之后，我意识到香烟和瓶子一起掉下了阳台。真是太不幸了。

我想我的卧室里好像还有一包。

我得用两只手才能把自己拖起来，回到公寓里。客厅在我的眼睛里旋转，真嗣把他的大提琴和我们所有的电影碟都放在那里。《环太平洋》吸引了我的眼球，我的记忆把这部电影拉出来让我再看了一遍。考虑到当时 Nerv 的有多么的机密，这其实并不糟糕。非常不准确，但这不是他们的错。美好结局，怪物死了，可爱的日本姑娘获得了头功。

我暗笑：“你这个白痴。”我对吉尔莫·德尔·托罗说，“根本就没有美好结局。”

但我真正的意思是，通常根本就没有结局。生命只有在结束时才算结局，而且在结束之后肯定也没有片酬。如果票房超过 5 亿美元，就没有续集。

我讨厌烂结局，每个结局都很烂。

这就是为什么我还是孤身一人，即使我感觉到他的手抚摸着我的时间更长。或者我洗澡的时候不锁门，为了让他能进来。或者当我们躺在沙发上时，我其实更在意我们的腿在互相接触，而不是正在看的什么电影。或者我现在应该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我的自慰棒。不过，他可不止三种设置，不过，他应该很清楚地知道什么时候用哪种姿势以及怎么让我一





哦，看啊，香烟在这里。我抓起烟，回到门厅。

我绊了一下，摔倒在地，勉强地扶着桌子爬起来。我笑了：“再见，维兰达先生。你好吗？一切顺利吗？”

是的，一切顺利。

“啊，太棒了！我也是，我也是。”

点烟器。

但你现在醉了？

“是的，没错，而且烂醉如泥。”

哦，确实。这里是不再糟糕的美好世界。再也没有 EVA、使徒或者同步测试了。见鬼，技术上我还有作业要做，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里，你看着别人死去的时候是一个很奇怪的概念。现在，我可以把地球蒸发到只剩下我和这个门厅。

好吧，不只是我和这个门厅。

我的回忆擅自出现了，我想起了我出生地附近的一首可怕的德国流行歌曲。它就这么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尽管我非常不希望它出现。是妈妈曾经喜欢的那种慢情歌。我想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它的时候。我奇怪，在我还没控制住嘴巴的时候，我就唱了出来。更加奇怪的是，只有当歌词从我嘴里蹦出来的时候，我才会记得歌词。

我的声音沙哑，我的歌词含糊不清。我不是流行偶像歌声，但我记得每一个旋律。

“你在我生命中最美好

你爱我的感觉真好

忘掉世界的其他地方

当你和我在一起时…”

这是它的副歌，我又唱了一遍，声音更大。我现在简直就是把歌从阳台上喊下去。

今晚可能会有警察来抓我，但全世界都要听到这首歌。他们要知道—

在我还没明白之前，我感到眼泪涌上了我的脸颊。什—什么？我为什么…？我生气地把泪水抹去，但它们就是不停地流下来。我跪倒在地，我捂住嘴，我要让它们尽情流淌。反正这里没有人，也不会有人能看见明日香的泪水。

天啊，太难为情了。真是首烂到极点的歌，只有老女人才会听。为什么这首破歌会这样



冲击我的心？

流行歌曲的设计任何人都能听得懂，因为歌词是那么的空白和暧昧，但每隔一段时间，这些该死的歌曲就会与你的生活相匹配，然后，好吧，你就是我。在我的阳台上，喝得酩酊大醉，痛哭流涕。

我还是…不能。

我不能把他丢在这里。我不会回到德国，我在那里只会生长出更多坏死的肝脏组织和病变的肺泡。我们可以上网聊天，但那就完全不同了。不会再有他在我回家的时候走到我的面前，看着我的眼睛问我今天过得怎么样；不再会有早上我在他那大提琴声中醒来；不再会有他做饭、我洗碗的夜晚，一开始洗碗让我很讨厌，但后来就变成了一种仪式，然后他又得重新洗下一次，因为我的洗碗技术糟糕透顶…

哦，该死。

我真的不能。我不能永远爱着他。我必须离开这个公寓和这个城市，在我做出后悔的事之前，在我们都后悔之前。

但这样我们的关系也就结束了，不是吗？假设这段友谊依然会延续下去，但它将变成电子形式。通过无线网络和电话线变得紧张和删减。那根本不算友谊，不是吗？

反正我不想要那样的友谊。

也许留在这里才是最好的？也许会…很好，成为一对情侣？像情侣们那样牵手接吻。

也许我们能够成功的走到最后？

也许真嗣是对的一

哦，妈的，我要吐了。是啊，我现在就要吐了。

在吐之前，我跌跌爬爬地成功到了洗手间，至少在那里吐是一种怜悯。还有真嗣的晚课也是一种怜悯。我讨厌让他看到我这个样子。我曾经是一个神一样的女孩，而现在我把头发挽在脑后，这样我就不用吐完去洗澡了。

绑头发也没什么用，我真的要去洗个澡把吐的东西都洗掉，还有我身上啤酒的臭味。

穿上衬衫和内裤，我仍然醉到没有发现我在真嗣的床上睡着了。我从枕头上闻到了他的味道。

真嗣…我的笨蛋真嗣…

当他在怀里醒来时，我都没有回忆起我的宿醉。怀里很暖和。太温暖了，仿佛被他拥



在怀中就是我的天命。我感觉到他轻轻的在我的头发里呼吸，我太害怕，我不敢转身。我不能吵醒他，我现在不要和他说话。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

我要留在这里；我要回到德国去。我…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只知道我想要他的怀抱。我只知道我每晚都需要他的怀抱，而这种需要一天比一天更加强烈。我竭力不让自己再次昏昏沉沉地入睡。我要记住他的怀抱。

我尽量不动，让他抱着我，直到我感觉到他在微微的动，然后我就逃了。

早餐时我们没有谈昨晚的事，也许我们再也不会谈了。

*A/N: 对不起，这一章用了很多德语。根据我的经验，一个人喝得越醉就越容易忘记自己说的是哪种语言，但如果你不会说这种语言，那么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谷歌翻译，开始找工作了。支持谷歌翻译；我担心它的工作保障。*

*在我这么幸运的时候，还有一个音乐推荐：Arctic Monkeys 的每一张专辑。是的，包括《Humbug》。如果你在听《Cornerstone》的时候，从来没有因为旧情人的鬼魂而不寒而栗，那么我不确定我是否还能理解你。*

*我是说，我们还可以做朋友，但我不完全理解你。你要知道。*

*真诚地感谢你们所有人的友好回复和支持。你们一直以来都表现出了永远的甜蜜和热情，这让我非常感激。*

*另外，作为一个真诚的问题：是哪张专辑让你度过了人生中的艰难时期，无论是高中还是其他时期？*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评论里给出答案。*

### 第三章

日子一天天过去，不知不觉中，我明白了是什么在困扰着我。我真蠢。我早该料到的，是她的手搭在了他的手臂上。是在他翻看乱七八糟的笔记时她的笑容。是她那些轻浮的蠢笑和她那双他妈的讨厌的棕色眼睛。

所有这一切汇集成‘瞳’这坨屎，而在我们的选修课上她就坐在真嗣旁边。

课后，我正在外面抽着烟，而她灿烂地朝我走来，满脸的天真和微笑，还有“我太他妈纯真了，不知道悲伤为何物”的表情。滚开，臭丫头。我喜欢你那性感的学生妹杂耍。



“憋流？”她叽叽喳喳地说，把活页夹紧紧地抱在胸前。她的胸不小。她一定会用收束胸罩和紧身毛衣来强调她的大奶子。我相信真嗣已经注意到了。

我抽了一口烟，吹到空中，暗暗地瞄准她的脸。

正中目标，仍然很准。

“是啊，怎么了？”她作势干咳，接着继续说下去。

“我只是好奇…你和碓是室友，对吧？”

她是在搞笑吗？

“…是的。”

瞳笨拙的惶惶不安，继续着。

“嗯，他邀请我今晚去他家吃饭，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我是说，带点什么礼物？”

她的问题让这场谈话以疑问句结束，尽管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个挑战。她是在征求我的许可，她是想踏入我的领地，我相信她明白了我和他的关系。她笑得很甜，但我看到了笑容背后的牙齿。

我把香烟扔到地上，一脚踩灭，开始离开，然后又回头对她说。

“伏特加、朗姆酒或啤酒。只要够劲道，他就会喜欢，他是个酒鬼，真的。”

在你要抽烟的时候却抽完了，这是最痛苦的事，所以我没有在商店买，万宝路吧，我猜。现在已经不重要了。说实话，我可能有点需要些新鲜空气。一些独处的时光，远离轻佻的c罩杯小姐和那个我的混蛋室友。

回家的路上，我听到了，接着看到了那一幕。在胡同里的两个警察，站在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旁边。一个在摇他的肩膀，另一个在询问目击者。

“他昏倒前说了什么吗？”

“没有。不过他是在嗑药。可能遇到了什么事。如果是那样的话——”证人模仿着那人用一根针扎进手臂，“——然后我就知道了。这是一个炎热的夜晚。”

“先生。”另一个警察晃着那个人说，“先生，如果你不走，我们就要叫救护车了。”

躺在地上的人说了些听不懂的话，接着动了一下，表明他还活着。他意图站起来的样子是做作和可悲的，他甚至不能让身体离开地面，而他的脚根本不法移动。



警察叹了口气：“先生，我会给你两分钟时间站起来，如果你还是不行，那我们就打电话喊救护车。”

走在半路上，我听到一辆救护车从我身边驶过。也许是因为什么交通事故，但我的内心深处知道，是为了那个可怜的、肮脏的混蛋，他吸得太 HIGH 了，根本意识不到今天可能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夜晚。

那头所有的语言听上去都是一种声音：大笑、性高潮，或者哭得太猛以至于你实际上听上去是在尖叫。

我现在是在第三种选项，在喧闹声中，我仍然听到真嗣在敲我的门。我在什么时候把门锁上了，因为我知道我这摊烂泥会越来越烂。他们的进展让我非常讨厌，透过我血液里的阴霾，我知道那个愚蠢的瞳不会只是满足于知道她打败了我。这几个月我哭了太多次，我能感觉到那种感情什么时候会来——就像一股从我胃底涌起的海啸，一直涨到沸腾。我以前从来没有哭过这么多次。我以为我在 EVA 事件期间变得更加坚强了，或者至少我还是充满坚强潜力的。

话说回来，潜力是什么，不就是你在违背自己的承诺吗？

所以，我锁上门，喝了多到让大多数人醉死的酒，我就是现在这副模样。已经到了短暂性昏厥的阶段——我已经对过去的几个小时彻底懵圈了。我的床单裹在身上像个球，被眼泪和我喷出的不知道是什么的液体打得湿透。我把枕头从脸上扔开，屏住呼吸，倾听那里的声音。

那里是一阵短暂的沉默，然后传来一个声音，被我的门压抑着。

“...明日香？”

我又把脸埋进枕头里。

“她还在家吗?!”我喊，可能声音太大了。我正隔着枕头、门和至少一夸脱的伏特加大声喊叫。酒是好东西。我得承认。

真嗣扫兴地叹了口气：“明日香，瞳一个小时前就走了。我跟你说过了。”

哦。哦，是啊，他说过了。

我已经清醒的知道自己彻底完蛋了。这一次没有退路了。这一次不能像喝了几杯酒冲昏了头脑那样敷衍。这是一件要命的大事。这是一个无法宽恕的时刻，而我却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就像一个小女孩害怕衣柜里的怪物。

我在骗谁呢？我才是那只怪物。可能没有什么怪物比我自己更可怕了。不过，总有一天



我们的关系都会结束 **(译者注：这里就是呼应了本文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句话，真嗣说他不像明日香相信的那样他们的关系将会结束)**，我们都会得过且过。也许结局不是一个漫长的睡眠，而是难以想象的平静？我想要这么想，但我真的一点也不这么认为。我就觉得我…什么都没有了。黑暗和空虚，还有再也不用照镜子了。这些就是我想到的。

但我得和真嗣谈谈。我得表现出我现在没事。

我站起来，擦去脸上残留的泪水。擦去眼泪也许是徒劳的行为，因为我知道我肯定像刚被一辆卡车撞了一样，但我内心仍有一点点骄傲，因为我曾经很漂亮。我一直想要他记得我曾经的样子。

美貌，和潜力一样，好像飞快地凋零然后消失了。

我踉踉跄跄地走了几步，把门滑开。

现在的我立刻感觉像是个偷窃被抓住的孩子。真嗣瞪着我，抱起双臂，皱着眉头。

我哽着脖子，聚精会神着不让自己的话因酒醉而口齿不清。我抹去仍然紧紧附在脸上多余的咸湿水气。

“嘿，怎么了？”

他叹了口气，脸埋在双手里。

“来吧。”他说，一只胳膊绕在我的腰上，“你需要洗个澡。”

真嗣开始拖着我穿过公寓，但我却抓住了我们的餐桌，设法让他停下了一秒钟。

“不，不！等等。”我说，和机器人差不多。我感觉到我大脑深处的某一部分正在回忆当烂醉如泥时应该如何让自己保持清醒。我决定遵循我的大脑，尽管它给的建议现在对我好像是彻头彻尾的可笑，“水。我要喝水。”

真嗣让我瘫倒在椅子上，接着转身为我拿杯子，从龙头里接满了水。

我的脸贴在我的手里，让所有的羞耻感淹没自己。

“我…我很抱歉毁了你的夜晚。”我喃喃对他说。我得说出来，但我心里有点希望他没听见我的话。

“明日香，拜托。我不在乎今晚。”真嗣回答，端着水转身，“她总是不停地请我吃饭，我想对她礼貌一点。我觉得这样做对你也有好处。”

我狂笑一声。

“哦，是的，我以与陌生人相处融洽而闻名，真嗣，你了解我。”



“好吧，如果我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我就不会这么鲁莽了。”他说。

我又笑了，把头往后一甩一口气喝干了水。我准备站起来再满上一杯而真嗣却从我的手里拿走了杯子。

“先坐一会儿。”

我就这么坐下了。

龙头重新打开。水灌满杯子那独特的声音。

“我不在乎瞳，或者这个夜晚，明日香。我只想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是啊，我会答应你任何事：“什么事？”

他把杯子递给我：“就是你再也不会干这种破事了。”

水在我手中颤抖，而我不确定我还渴不渴了。

曾几何时，他宁愿从窗户跳下去，也不愿这样跟我说话。

“再说一遍？”我说。

“这些破事！你整个的这些破烂日常！”真嗣张开双臂，“盲目的喝酒！拿着一把该死的刀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房间里有…有把刀？

我都不记得了，我怎么了？为什么我要拿…？

他一定看到了我脸上的震惊，因为他在继续说下去之前就变得温柔了。

“现在…现在这种情况不是你，明日香。根本不是。”

我的喉咙很干，在继续说话之前，我喝了一大口水。

“…是的，是我。”

真嗣没有回答，所以我接着说，泪水又开始在我的眼眶里聚集。所有的情感如激流般从我的体内喷薄而出，所有我对着枕头的低语像诅咒一样—那些纠缠了我好几个月的想法。每当我独自喝完半打酒时，我就会想起的那些。

“就是我。这就是现在的我。我不是英雄！我本该是个出色的女孩，但我现在是个酒鬼，学习烂的混蛋，如果我变成了这摊狗屎前他们不认识我，我就连个社交能力都没有！我什么都不是！我连人都不是！”我不得不颤抖着接上一口气，才能把话说完，“我整晚醒着躺在床上，我只是想，如果我不在这个家里，就再也没有人会关心—”





一记耳光打在我脸上。

我可没想到。

火热的刺痛，刺透了我的右脸，我被耳光吓了一跳，我把手放在脸颊上，想知道刚才不是真的被打了。

真的被打了。

我看着他，我发现他也在颤抖。

“我这句话只准备说一次，所以你给我听清楚了。”他的声音开始变大，“你是惣流·明日香·兰格雷。你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福音战士驾驶员。”他的声线现在也颤抖着，“你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女孩，说真的，我觉得只要你下定了决心，你就能做好任何你想要做好的事。任何事。你只是现在过得不顺心，你认为你不能告诉我你的心思，这太荒谬了。你以为我真的感觉不到这些感情吗？我们住在一起，明日香，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如果我们不能互相依靠，那我真的不知道…”

他的声音渐渐消失了，然后回头看着我的眼睛，带着悲伤的微笑。

“来吧，明日香。不要再说‘没人会关心你’之类的废话。我会关心你的。”他看着我，我知道他也忍住了眼泪，“在我的余生中，我每天都会关心你，你知道我一定会的。

我会永远想着你…”

他低下头。

“所以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也不要再做这样的事了。你是个优秀的女孩。”

我眨眨眼睛。

“答应我。”他又坚持地说了这句话。

我答应了他。

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叹了口气。

“来吧。”他说着，又拉住了我的手，“洗澡。”

几秒钟后，他把我的衬衫从我的头上拉下去，因为我已经没有心思自己洗澡了，再也没有了。

然后神圣的水扑面而来，而我感受到了上帝的爱。

我…我从不知道 EVA 的结局也会伤害到真嗣。即使他不像我那样认同那条道路，他也



一定会在他熟悉的整个人生于一瞬间结束而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当然，他比我更亲近于美里，也亲近于丽。天知道她们现在在哪里。她们现在是游荡在 Nerv 深渊里的幽灵。

天啊，为什么我从来没跟他说过这些事？难道是我以为他会伤害我吗？他是真嗣！真嗣不可能伤害别人即使他——

而到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我是裸体的。

“嘿—嘿！你给我回来！”我大叫着，遮住了自己的身体。他在浴帘的后面，所以他现在不可能看到我的身体，但我的害羞还没让我弄明白到底我是怎么回事。我肯定没有自己脱衣服，而现在，即使在今晚发生了这么多事之后，这个想法还是让我没来由的被吓坏了。

“明日香，你还好吗？！”隔帘那边传来回答。他肯定还站在浴室里。

“你，嗯…你看见了吗…”我的话像脱水的鱼一样慢慢停止，“…你刚才看到什么了？！”

我听到他咯咯地笑，从玻璃的那一边。

“我闭上了眼睛，明日香。除了内衣，我什么也没看见。”

我变成了亮深红色：“你个笨蛋！这是隐私！”

“我洗过你的内衣，明日香，我知道它们都是什么样子。”又一阵笑声，“我就把你带进了浴室，而你自己脱的衣服。我闭着眼睛，面对着另一个方向。我发誓。”

我张开嘴准备说一连串脏话，但几秒钟后我又闭上了嘴，因为我完全信任他。他一直是绅士，即使是现在这种时候。他也一直都是。这个月他有多少次照顾了我这个醉鬼？有多少次他在我宿醉得睁不开眼睛的时候给我做早餐？有一次我忘记学习，他让我在考试中作弊，他在我没时间的时候帮我收拾杂物，他帮我洗床单，他…他就是我想要的一切，是我的…

在水流下站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我又张开了嘴。

“我觉得我们应该约会。”

现在没有笑声过来了。静默和一个人在思考的声音，如果那是一种声音的话。在我的状态下，我能从水流声之上听到他在思考。

“…什么？”

“我不想让你再见那个女孩了。我想做你的女朋友，我想和你约会。我觉得我们应该约会。”我吞了口水，惭愧自己没有勇气面对着他说出这句话。

在以前，当我有勇气的时候，我总会确保把话说得很壮观，你知道吗？我会确保每个人都在观看和见证这位女神屈尊于碰巧和这个笨蛋约会，但这一次…这一次太乱来了。这一次



是不对的。这不是我应该和别人约会的方式。

我真希望我能让时光倒流，收回我说过话。或者见鬼，从一开始就别喝那么多酒，因为我嫉妒某个淫妇，她以为她能踏入我的领—

“是啊，好的。”真嗣在浴帘后面说。

“嗯？”

“好的，我们约会吧。”他说，“我想这是个好主意，明日香。”

这会儿我的脑子里正产生太多的情绪，我甚至无法计算到底他妈的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我们现在在约会了？”我问。

“是啊，我想是的。”

又是一阵长长的沉默，所有这些话都沉没进淋浴间那堵又薄又坚决的浴帘分隔的两边。

我现在该怎么办？我该说点什么，是吗？我要试试性爱吗？我现在感觉一点也不想性爱，我感觉正好相反。

我只是感觉到，有一股舒服的温暖在我的胸膛中蔓延，但我不知道我该如何把这种感情转化为语言。

所以我说：“…酷。”

“是啊，酷。”他假装咳嗽，“你还需要别的帮助吗？你的声音更像是从前了，比刚才…”

“是啊，我想我现在好了。谢谢你，真嗣。”

我能想象出他在笑。我知道他喜欢我像那样叫他的名字。

“我们早上再聊。感觉好多了，明日香。”他说，“晚安。”然后他走出浴室，随手关上了门。

我的笨蛋室友就这么走了。我的男朋友。这个词在我的心里感觉很新鲜，不像我曾经有任何感觉，虽然我也交过男朋友。但现在的男朋友是真嗣。那说明…你懂的，他是不同的。

…

噢，天啊，我刚才做了什么？

*A/N: 感谢您阅读至此。实际上，我们即将进入我一开始就想做的事情的核心部分，那*



就是研究这两个混蛋（我都无条件地爱着他们）在相对正常和健康的情况下是如何在一起相处的。总之，在EVA的小说里，一切都要正常、健康。哈哈！

其次，向所有参与一号非正式隐藏音乐调查的人致敬。你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写了pm，这太不可思议了，回答起来总是很有趣。根本没有共识，除了共识是我们都有过可怕的高中经历，不得不求助于音乐来治愈，这对我来说与其说是一种启示，不如说是一种对真相的抚慰性重申。还有，有人提到了《石器时代的女王》，我也很高兴地知道，我不是唯一一个痴迷于JoshHomme的每一个字的怪人。你们都是美人儿。

其他新闻，我现在最推荐的电影是：《MadMaxFuryRoad,2015》，真的伙计们，请去看，《Alien,1979》我刚买了蓝光版的四部曲，从那以后就没睡好，还有瑞典电影《ForceMajeure,2014》，它用“史上最好的哭声”让我真的哭了，惊喜、搞笑、心碎都在同时发生，从未停止过。

如果我们要把这当成一个插科打诨的话，本章的调查是：你最近看的哪部电影是你迫不及待想再看一遍的？我刚刚推荐了我的电影，所以快去看吧。

非常感谢你们读到这里，并处理我的稍微太长和音调不一致的作者说明。我没有博客，很抱歉。

希望你们喜欢这个故事。

## 第四章

A/N：快速提醒一下，这一章会有一些性内容。性感的性内容。噢。所以性。我已经相应地把fic升级为M了。

所以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应该现在就退出，自己想象一下。我知道你是这么想的，别骗我。

我与惣流·明日香·兰格雷的初吻是一场灾难，它毁了我接下来三年和更多的时间里对与女性交往的信心。

我们的第二次接吻，大雨磅礴，而我们俩去上课时都没带伞。

“该死的！”站在我身边的红发女生嚷嚷着，从头到脚都湿透了。我的女朋友。

啊。她是我女朋友的感觉还是很新鲜。



然而，现在这会儿，她是我愤怒的女朋友：“我们就一次没有带伞！我告诉过你带着，但是你没有！”她把手挡在胸前，屁股翘到一边，“听着，我是真嗣，而我对那该死的天气预报很有信心！”

她踢了一脚地上的小水坑，泥水溅到了我们俩的小腿上。反正我们俩已经湿的不能再透了。我摇摇头，叹着气。

“我都快要以为他们不再使用这个公交车站了。我们可能被困在这里直到雨停。”

明日香在我左边哈哈大笑，在她的包里翻找香烟。

“是啊，这肯定不是我的错，王牌驾驶员。我占他妈的 30%，今天早上我们离家的时候我本该告诉你会下雨的。事实上，我肯定告诉你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注意到。”她把手伸出来，可怜巴巴地盯着那个被雨水染成深烟草色的香烟盒，“哦，完蛋！”

我心里有股黑暗的满足感，看着万宝路航行入阴雨绵绵的深渊之中。

在我旁边，明日香双臂交叉挡在胸前，背靠在墙上：“很好。真是太棒了…”

我把头转开，这样她就看不见我脸上绽放的笑容。她看到我笑只会更加生气。

我从没有告诉过她，但时间越久，我就越发现明日香在生气时的美是惊人的。不是那种深深的生气，本质上的生气，但肯定是被怒火点燃了。此时，她的眼中会迸发出它们最热烈的智慧。她的眉毛向下弯曲，描绘出的一切就像天使一样。我不知道，我从没搞明白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会被更强大的女人吸引。这一定和我的父母有关。这么多年过去了，不论从哪个角度，我肯定被这个女人吸引了。

我的手搭在她的肩膀，轻轻捏了一下：“雨已经下了一会儿了，我相信很快就会过去的。”

“是啊…”她喃喃地说，但好像没有被我说服。我的手呆在她的肩膀上，我感觉到她的肩膀开始微微发抖。

我竖起眉毛看着她：“你没事吧？”

“是啊，我很好。只是…你知道的。”她耸耸肩，肩膀在颤抖，“比我想的要冷。”

“你看，我告诉过你今天早上要穿夹克的。”

“哦，闭嘴。”明日香用她的脚轻轻踩了一下我的脚，然后沉默了。

雨点打在我们站台上方的锡顶棚，让我觉得世界上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们站在路的转角，在一座小山上，绿色的枝头勾勒出道路的轮廓，现在比它们平常的色调暗了好几个层次。一辆车缓缓地从对面驶过，然后这里只剩下我们，雨水打在我们头顶的遮挡上。



在温柔的不安中，我感到明日香轻轻地靠在我身上，我的一只手臂紧紧地搂住她的肩膀，把她的身体拉到我身边。

最近我们像这样更多了。从我们恋爱的那天晚上起，但始终是…试探性的。温暖，但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彼此身边都还有点困惑我们对彼此算是什么人。她说约会会改变关系肯定是对的；我现在对我说的话更加斟酌了。我仍然不确定我能前进到哪一步。

但话虽如此，任何害羞都被额外的福利抵消了。我们的牵手已经是家常便饭，虽然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她对别人看到我们牵手还是有点害羞。除了瞳以外。每当那个可怜的女孩出现在她的视线里，她就一定要牵我的手，还要紧紧地缠着我的胳膊。拥抱也越来越多，我超喜欢我们拥抱。有天晚上我们在沙发上，而她就在我胸口睡着了。那样真好，只有…我们俩。就像我一直想要的那样。我感到很舒服。

明日香的头靠在我身上，叹了口气。

“我不是真的生气。”她低语着，“你知道的，对吧？我只是有点生气。”

“是啊，我知道。”我笑了，“我们也许才刚刚开始约会，但我认识你很久了。我知道我们是不同的。”

她淘气地把手指伸进我的手中，接着身体贴在我身上。我猜她是想暖和一下。

“你在想什么？”她问，我猜也是现在的‘一件事’。从那天晚上开始，明日香似乎越来越认真地想知道我的脑子每时每刻都在想什么。但还没弄明白我的脑袋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有时候答案…好吧，压根什么都没有（译者注：这里有性方面的事）。我一直在想上课，或者晚上做什么晚餐，家务。索然无味，基本上就是这些事，但她总是会听我说，这已经不一样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下雨之类的。”我低头看着她，“你知道吗，其实，我还有点想…”

然后我慢慢打住了，因为直到此刻我才发现她的脸靠得有多近。我能感到她呼吸在我皮肤上的温暖，与我们潮湿的衣服对比，那触感是炽热的。我看到了她鼻子上的小小斑点，我总是忘记它们一直在那里。我想她们会对它们感到尴尬，觉得它们会让她显得幼稚，但我一直认为它们把她的脸庞衬托得非常漂亮。当然还有那一抹蓝色。那一抹我想要永远陷入的蓝色。

她的眼睛，然而，把她内心的骚动背叛给了我。即使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仿佛明日香随时都在想发生的所有事。她的目光紧张地与我的交织，努力读懂我的表情，她在请求…我的允许？她在担心。有某种情绪让她担心。

她为什么担心？



我为什么会让她担心?她有什么好担一?

在那之后,在我的大脑劝我不要做之前,我靠近她,嘴唇贴在她的嘴唇上。在我们接吻前,一声温柔的喘息逃离她的嘴唇,她的身体有一秒钟的静止,然后我感到她的叹息把我融化进了她的身体里。

她正在接纳我们的吻。她也想要接吻。我惊讶地感到她的舌头在撬动我的嘴,但我开心地让它进来。初吻时她的舌头不曾进入过我的嘴,而被她的舌头占领是无法抗拒的幸福。我想要这样的吻太久了,我已经不记得我什么时候不想要这样的吻了。

她勾住我的背,有几分钟,这世界完全属于我们。

这一刻完全属于我们。

它将永远属于我们。

我们的第二次接吻,也是我们真正的初吻。

如果说我们之间有一堵墙,那堵墙在我们的第二个初吻中破裂了,但没有完全坍塌。

坍塌来得稍晚一些。

接吻发生一个月后,我躺在床上准备睡觉,这时房间被灯光点亮,我看见明日香站在门口。

“挪过去。”她在我耳边说,她躺在我的床上。床不是为两人设计的,但我想现在这是有吸引力的地方。拥抱和身体接触等等。她努力想放松,拉着被单,让大部分盖在自己身上。

心狂跳地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她又不安地转过身来。

“拜托,碗,你到底要占多少地方?”

“...其实我快要掉到床下去了。”

她嘲笑:“那是因为你没在碰我。”

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回答。

“我是说...”

她在黑暗中朝我瞥了一眼:“你有什么问题吗?”

“嗯。”我舔了舔嘴唇,小心翼翼地选词。她最多只穿了两件衣服—上面那件太松,下面那件太紧。即使在弱光中,这也是一个危险的组合。而我这边,我一直只穿着17岁时穿





的四角短裤睡觉。所以在我们之间，只隔了三件衣服。而且肯定不是学校允许的服装，“你基本上什么都没穿，明日香。”

“那又怎么样，让你讨厌吗？来吧…”她的声音在黑暗中温柔，“我可不认为约会就只是牵手和接吻。”

我的心脏真的停跳了。

“不一不是今晚，当然不是！”她结结巴巴，想要反悔，“但是…你知道的，如果你想要…碰点什么，我不会…感到被你冒犯的…”

房间里一片死寂。

这是一次邀请吗？我也说不清到底有什么是允许给我碰的，或者以多大限度去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碰、碰什么地方、怎么碰。明日香是那种希望由我主动，强硬的开始行动的人吗？还是她在寻找这种威胁？自从我们同居以来，我们从来没有公开聊过性的好恶，所以我真的彻底懵逼了。

当然，如果她的意思是‘摸我’的话，那就摸吧。她可能只是指拥抱，但如果是拥抱的话，那就太含糊不清了。

不管怎样，我已经盯着她看了快一分钟了，我一定要坐立不安地回到床上，躺回她身边。抓住我的手臂，她一把把我拉进怀里，把毯子盖在我们身上。在这一刻之前，我完全没有觉得这张床‘太小’，而像两个勺子一样叠在一起实际上是我们俩都能躺在床上的唯一方式，然而，这样却非常舒服。

我叹着气，就这样被她抱着，确定我的臀部和她的胯部稍稍地分开一点，而我非常痛苦地发现，我们之间就只有我的四角裤和她那件非常薄的内衣堪堪把我们分开。随你怎么说。我现在尽量不去炽热地想象她的身体。

我闭上眼睛，想把注意力集中在其他任何事情上。我明天早上有一场欧洲历史的测验，我原本想问她测验的。我对欧洲历史一直不太在行，而我打赌她知道的肯定多一

轻轻地一推，明日香把她的屁股撞进我的腰里。女魔头。我真的就在床的边缘一床已经没有别的地方可以给我逃了。

其他任何事情都可以想。不要想这件事。一点都别想。

可不管用。带着彻底的无助，我感到我开始要顶在她身上了。

我在黑夜中害怕，屏住呼吸。她会感觉到的，然后她会冲出房间，我可以肯定。这将是结局—明日香的愤怒风暴将结束我们的一切关系。我咬紧牙关，等待着最坏的结果。



但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了一会儿，我才发现明日香也屏住了她的呼吸。她在做什么？

也许她在等待着我？她背对着我，但即使我能看到她的脸，如果她想我主动的话，我也不能完全知道我该做什么。再说，你又怎么知道你的女孩子是不是兴奋了？我一直不擅长捕捉这样的信号，但她真的说到了重点：如果我们现在真的在约会了，这样的事情肯定会被提上日程的。见鬼，这是大多数人进入恋爱关系的一半原因。

她还躺在这里。她仍然没有动。她仍在等待。

我的心像擂鼓一样怦怦直跳，我轻轻地把手伸到她衬衫最下方的下摆上——是卖给女孩睡觉的那种又软又大的衣服。像是维多利亚的秘密之类的。我每周都洗这件衣服，但我现在脑子里除了我的手什么都没有了，而且它与她衬衫下的身体近在咫尺。

这是绝无反悔的时刻。我可能会毁了一切。

哦，请不要让我毁了一切……

在几秒钟的振作之后，我的手滑到她的衬衫下面，开始往她肚子上方慢慢移动。

她的肌肤在我的指尖下炙热如火，比我一直想象的还要光滑。虽然她喝了这么多啤酒，她的肚子却出奇地结实。我来到她轻轻凹陷的肚脐，好奇地在它周围画了个圈，这激起了她的轻笑。我的手僵住了。

“怎么了？”我低声说，吓坏了。

“没什么，就是痒痒。”她回答，声音里全是甜蜜。她舔了舔嘴唇，“你可以继续往上，你知道的。如果你想。”

“你确定？”

她把身体又往我的四角裤上压下去一点：“自信点。”

哇。

好的，哇。

我们正在开始。这简直是我曾做过的每一个高中幻想，而它正在发生，就在此时此刻。我不太确定该如何继续往上。

我的手沿着她的肚子往上，直到我开始感觉到她的皮肤向上隆起，这里是我现在真正害怕的领土。我曾见过她的乳房一次，但那以后，它们肯定变了，那一刻的记忆对我仍然像毒品一样吸引着我。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准备好面对了。

不过，她给了你许可。我大脑中希望能以常识说话的那部分说。



我…也许是我误会了。

加油，真嗣。如果这不是正式的邀请，那什么才是呢。

我还在犹豫。这对我可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明日香在我怀里有点不适地动了动。

“…真嗣？”她低声说，“我们，呃…我们不是一定得继续，如果你…如果你觉得不舒服的话，我，”她寻找的语言，“真的不是我的本意。我们可以放慢速度，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只是觉得你会——”

啊，该死。

我的手滑过她的肚子，滑过她的肚脐和她的腰，一直来到她的内裤前，诱出她一声我从没想过会听到的呻吟。她拱起背来抵着我，把自己更紧地压在我的‘帽子’上，摩擦着我已经处于绝境中的阴茎。

哦，哇，她…

她真的湿透了。我没料到。我在她的那处周围移动手指，找到了一个凸起的点，我感到明日香在蠕动，再次呻吟。这次呻吟的声音更大了。

我可以…像这样摸她吗？我可以吗？不，那不可能。我绝对不可能——

头转过来，她的胳膊搂住我的头，把我的嘴引到她的嘴里。我们的接吻中有一种需要。一种默契的感叹，祈求着我不要停下在她下面的动作。

所以我没有停下。

她现在只能发元音了。这些都不是单词，然而却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性感的声音。

当我的手指加快速度时，明日香也在压着我扭动身体。她…如果她继续发出那样的声音和做那样的动作，她会很快地结束我的生命，但我现在一点也不在乎。我的心里只有她。

惣流·明日香·兰格雷想要我。她是我的女朋友，她想要我。这个想法本身就已经让我彻底投降，除了身体的热和她在我嘴里的舌头，还有我从未梦想过会接触她的那个部位的感觉。她的头发，她的眼睛还有她呻吟的声音，当她——

“哦，天哪，停下！真嗣，停一下！”她说，身体微微挪开，她的行为至少是让我失望的。我此刻最不需要发生的事就是‘停下’。

她把我的手从她那里拿开，把我推着躺在床上，爬到我身上，她的脸凑近我的脸。

这次面对面让我们都气喘吁吁，有好一会儿，我看见她在研究我。她的眼睛又在飞快地



转动，更多无声的齿轮在转动，这个聪明、美丽的女人在脑子里权衡着各种选择。我无法想象她在思考着什么。

几秒钟后，她邪恶地咧嘴。

“你绝对别想让我先高潮。我永远不会让你满足的。”她把一根手指按在我的鼻子上，更温柔地微笑着，喃喃地说着“笨蛋真嗣”，然后在我的嘴唇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然后她一路吻到我的‘帽子’上。

然后她在脱我的四角裤。

而她的自尊心依然完好无损，而我只是有点害羞，因为她只花了很少的时间。

然后闸门就打开了，而且也不只是肉体方面的闸门。

有意思的是，当你开始和一个异性发生性接触时，你会开始以各种方式敞开你自己。都是些小事——你们更容易彼此凝视，你们开始获得一些体内的乐趣，奇怪的是，你们只是…你们更了解彼此了。不管怎么说，如果你做得对的话。高中快毕业时，我曾和别人好过一次，但效果完全不一样。它只是让我觉得自己被利用了，被抛弃了。

我不知道。我想，有些人可以无所谓，但我从来都不是那些人之一。一次就足以让我知道我不喜欢那种事。

和异性做爱，你意识到，只是与她相爱的延伸——他们的个性会转化为与他们发生性关系时的感受。

例如，明日香可能非常有侵略性，但实际上她也非常关心我。而且她还奇怪的说很多话。她会问她是不是太过分了，她会问你是否喜欢某件事情，如果你不喜欢，她会迅速后退，等等。你不会觉得自己被利用来取乐，只会感觉她真的喜欢你。喜欢我，我想。感觉像是一份礼物。

也许我只是在胡言乱语。我们还没有做爱，这有点奇怪，但我非常乐意按照她的节奏来发展我们的关系。

而且，我发现我在给她口交方面很有天赋，我已经从中获得了很多好处。如果我们直接开始做爱，我不知道我是否会感觉到她的手放在我的后脑勺上，或者听到她的声音响彻整个房间。事实上，这真的很…陶醉。有些夜晚我发现我比她更享受。好吧，不管怎样，我喜欢她的享受。

我…我发现我爱上她了。真的爱上了她，我是说，不仅仅是被她吸引，爱上她很可怕，



因为我第一次明白了一辈子之前她在酒吧外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一定还处于‘蜜月期’，我胃里的沉重感使我在想，当蜜月结束后我们会怎么样。

A/N: 欢迎来到第四章，在这里，故事变得性感起来，但愿不是无端的性感。也就是说，如果这两个人开始真正约会，这可能是他们最大的直接变化之一，值得一谈。曾经有人把重要的另一半形容为“和你亲热的最好的朋友”，这句话虽然有几分道理，但在这里却很恰当，因为“亲热”的部分才是区别的关键。

无论如何。以后还会有更多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会尽量把它保持在“不只是柠檬”的一面。没有承诺。我是个糟糕的人。

在回答上一章的问题时，*ClockworkOrange*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尽管我认为 *FullMetalJacket* 可能是我最喜欢的 Kubrick。无论哪种方式，我都被展示的电影制作能力所折服。《夏季战争》是一部非常棒的电影，我确实有点迷恋夏木。另外，要特别感谢贞本设计了这两个可爱的问题，我已经写了很多。最后，对于“尖叫着闭上你的嘴”，我只能说所有人起来；现在是 *slam* 的时候了。我们真的遇到麻烦了。欢迎来到太空大堵塞。我想你赢了，伙计，因为你让我把那首歌放到 *YouTube* 上，这让我的室友很恼火。继续唱，尖叫。

上一个调查结束后，现在问别的问题有点快了，但我是个该死的疯子，所以我还是继续说吧。这些都是可选的，所以。

调查题：如果你和任何一个虚构的人物被困在一个岛上，你希望和谁一起被困？我的答案，郑重声明，是艾伦·里普利，因为我们都知道，她是我唯一能安全到达的人。

再次感谢你们这么酷，伙计们。你们都是超级明星。下次见。

## 第五章

“嘿！有什么神秘的吗？”真嗣在我们浴室的门外笑着，“你在里面干什么呢？”

“等…等我一下！”

我还没准备好。再一次看到它们戴在我的头上，感觉就像是一个酒鬼在违反禁酒令。我把它们夹好，感觉到从前的那些日子在轻微地刺痛着；不是情感本身的加强，而是一种兹拉的静电释放，就在你感觉到的同时它就消失了。很多次我想把它们忘掉，但我永远无法做到



真正得放下自己那段少年的时光。

叹着气，我拨乱头发，想让自己更加性感，但我实际上很紧张。啊。约会了五个月，而我真的很紧张让他看到我现在的样子。

真可悲。我要是以前经常戴它们，就不会紧张了。

也许与过去的不同在于，现在他真的可以拒绝我了，而在此之前，我对任何认真的求爱都会一笑置之、不为所动、取得胜利，凌驾于这种狭隘的人类情感之上。力量会以这样奇怪的方式转移。我感到一阵寒意，下意识地双臂交叉遮住我的乳房。

他不爱你。我头上那愤怒的红色幽灵悄然狞笑着，没有人会真正爱你。他爱上的是一个幻象——一个他曾经的自慰对象。

你在说谎。如果他爱的不是真实的我，这段感情就不会持续这么久。

我们就是真实的你。我们是那个伤心的一事无成的小女孩，我们是你所有失败的总和。

我皱起眉头，不再去看浴室镜子里的倒影。

我…怕极了。我现在真他妈怕死了，但我必须给他看。我必须得知道。

“明日香？你…要睡觉吗？”这次他的声音更加温柔了，一些幽默已不在其中。

我咬紧下唇，振作精神，朝门口走去。

打开门，我发现自己除了二号机的同步夹以外什么都没穿。过了一会儿，我看到真嗣的眼睛震惊的睁大了。

沉默，然后他呼出一口气，我发现他居然没有在屏住呼吸。

“…怎么了？”我问。

“你很…”真嗣的话咽进了喉咙里，他的目光在我的身体上扫描着，最终停在我的头上。他闭上嘴，轻轻地摇头，“你很美，明日香。你一直都很美。”

我感到红晕渐渐上升到我的脸上。我以前不是没听真嗣这么说过，但他说这话的时候总是那么他妈的真诚。除了真诚，别无它意。然而，我的恐惧依然存在。我想要关上这扇门，永远得躲起来，但我需要他的真诚。我需要知道他的感觉。

“…那它们怎么办？”我昂起下巴给他示意。

“同步夹？”他眨眼，“它们怎么了？”

“你喜欢它们吗？恨它们吗？被压抑已久的想法重振旗鼓？”我焦虑地咽了口唾沫，“来吧，





对我说点什么，你这个笨蛋。”

真嗣微笑着耸肩：“说实话，我真的不在乎它们。它们不重要，明日香——你才是最重要的。”他笑了，“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喜欢，你可以重新开始戴它们，但对我，你戴不戴都不重要。我甚至都没注意到你戴着它们——”

我就这么飞过了房间，用我的吻封住了他那愚蠢而完美的嘴巴，我急不可耐地把他拉进房间里。

他的手抚摸我的身体，我狂躁地和他滚在一起，我迷失在这个世界上，却又难以言表地找到了完整的自己。

我再也不戴这些该死的夹子了。

16 个小时的飞行真得是没完没了，我讨厌得要命。当我们在慕尼黑取行李时，我真的很想抽根烟。而我点燃一根烟头，真嗣只是微微后退了一步。即使在抽了三年烟之后，我还是知道他讨厌我抽烟。

我已经大大减少了抽烟，这是我的功劳。我从前几乎每半小时就要抽上一根，现在我可以好几天不抽了。最近，我只有在压力特别大或者大醉的时候才去抽烟。多亏了飞机上的酒饮，我现在既有点醉意又有点压力，但我知道这种渴求主要是因为刚刚在一个该死的锡盒里呆了一整天。该死的头等舱——我讨厌置身于无法逃脱的空间里，而且当你在中国上空四英里时，没有紧急出口。

还有，它让我稍稍想起了一个可怕的怪物机器人，我曾经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从前那些骄傲的回忆，现在只剩下痛苦。

所以，在我离开机场的途中，我看到了一包我半生都没尝过的 **Gauloises**，而现在我在留心观察着真嗣，他正在品尝我祖国的空气。在一对匆匆路过的情侣无意间撞到他时，他微微吓了一跳。

“Est ut mit...呃...”他害羞地嘟囔，低下头，好像正确的德语不知怎么的写在了地上。我再也无法忍住的笑了。

他叹了口气，用日语说：“我永远学不会这门语言。”

“啊，得了吧。”我说，牵起他的手，“如果发生了糟糕的事，你有翻译。而且你天天和她一起睡觉，所以她可能不会让你迷路。”我给了他一个最让他放心的笑容，然后轻轻地捏了捏他的手。





“再说。”我继续，“你学德语多久了，三个月吧？老实说，我很惊讶你居然还能造句。你说得非常好，给自己一点信心。”我用自己的肩膀碰了碰他的，他更加高兴了。

“你是对的。会好起来的，我想…”

“一点不错。”

“可是，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英语。”

“是的，如果他们不确定你的国籍，他们就会默认说英语。欢迎来欧洲。”我耸耸肩，表明我对这种行为的看法。真嗣面有难色。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吐出一口烟，耸耸肩：“他们曾经是超级大国。旧的习惯和通用语言很难被打破。”

真嗣点头，但看起来还是有点郁闷，好像没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学会一套完整的交流语言是他个人的失败。就像我之前告诉过他的，他太在意我了。

“你过于担心了。”我这么说，虽然一笑了之，但却是认真的。

现在，他还是闷闷不乐。

“…说实话，我觉得我永远也学不会英语了。”

“是啊，那就去他妈的。反正都是些愚蠢的废话。”我用运动鞋的后跟踩灭香烟，我们走向出租车，真嗣承担了大部分的拎包工作。我带的东西比他多，但每次都是这样。有趣，很有趣。

“我们，呃…”在我招呼出租车的时候，真嗣吞吞吐吐的说，“你爸爸不会说日语，是吧？”

“他的日语比我妈的德语还好，我会这么说。”我哈哈一笑，“他的日语不错。还过得去。不过我不知道他最后一次练习是什么时候。可能有点荒废了。”

一辆出租车在我们前面停了下来，我开始从真嗣手里接行李，把它们装到后备箱里，“他有没有见过你的一个，呃…”真嗣咳嗽，“你知道的，你重要的朋友？”

我关上后备箱，凝视着他。好像。

好像在你之前还有什么男朋友值得一提似的。

我没有回答，而是摸着他的侧脸上，深深地吻他，我张开嘴，用自己的舌头轻轻抚摸他的舌头几下，让他安心。当我们分开时，我从他的眼中看到了惊讶，我轻轻地拍了他的脸颊。



“凡事都有第一次，笨蛋真嗣。”

出租车之后是火车。火车之后是海德堡。

在火车上，真嗣睡着了，而我则在沉默中思考，凝视着窗外乡间印象派的模糊景色。快到圣诞节了，这是我十三岁以来第一次在德国过圣诞节。

我跟真嗣讲过海德堡的 **Weihnachtsmarkt**，还有我小时候是怎样在那里散步的。我曾经非常喜欢圣诞节——那时，我的家人们聚在一起；那时，家里的一切都很温暖。即使在所有的悲伤和地狱之后，我仍然深深地怀念着那种温暖。

不知道它是否还是我记忆中的味道？可能不是了。我大半辈子没回来过了。他只是略略地知道真嗣，我曾经的副驾驶，现在是我七个月的男朋友。他是我所有的第一次，拯救了我的爱情，而我已经不知道我对加持现在还算不算爱了。

我那时觉得那就是爱——我真的非常想要他，但那时我才 14 岁，我甚至不完全确定你能不能把爱这样的情绪合理化。在你那么年幼的时候，一切情感都是势不可挡的，无论是感情还是欲望。

真嗣当然是第一个和我一起睡觉的人，你知道的，睡着睡着就进入了我的身体……

嗯，大概进入得再顺利不过了。痛，和，血，然后就有了幸福。幸福和一个被忽视太久的承诺。

在第一次后，我们就像进入了蜜月期——我不确定第一周有没有不做爱的空闲时间，或者用我们想到的各种姿势做爱。我们之间肯定有强烈的欲望，但也有温柔的感情；找到了一生的伴侣并和他做爱的喜悦。当我们都赤身裸体时，我们还能像朋友一样畅谈年轻的往事。后来我们把床换掉了，当我们的朋友明白后，我居然觉得再正常不过了。我以为我会很害羞，但我知道我的伴侣是他，我就有了勇气。最后，我终于明白了，我们之间不仅仅是性，也不仅仅是暧昧，而是……爱。

我无法准确地定位那一刻，但我对倾心迷恋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在他怀里，无意之间的入睡，无意之间的思考：

“这种在无意之间发生的事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太多了。”

火车疾驰而去，向着我的父亲，向着我的过去，向着我曾经拥有却已经忘却的故乡。

*A/N: 这章花了我足够长的时间。我没有任何借口。正如之前的作者寄语所暗示的那样，*



我实际上相当糟糕。

所有关于荒岛问题的答案都同样美丽而有效，特别为 *Panther2G* 和 *DigitalMangekyo* 欢呼，后者显然是欺骗了 *Q*，而 *DigitalMangekyo* 则是如此诚实。我们在这里不评判 *DM*，不过说实话，更好的选择当然是 *Kurumu*，因为如果其他都失败了，你还有足够的时间来-\*射击\*

无论如何。既然这一章发现我们的英雄在国外，我想问你们大家的问题是，你们去过吗？如果去过，你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如果不喜欢，你想去哪里？

如果你还在读，真心感谢你，我保证下一章会更充实。我度过了一个地狱般的夏天，我希望现在能再次富有成效。我真的很感激你的耐心。

是的，即使是你。是的。你。我就在你后面，不要-

## 第六章

我情不自禁的首先注意到的是明日香家的房子—或者更准确地说，我想，是她父亲家的房子—它精准地扣住了‘大’的基调，在这里，陈列的家具都显得空空荡荡和装饰不足。这种房子无可辩驳的给我深刻的印象，是啊，但也有一种奇怪的空虚气质，这栋房子不是家。

“他不会在这里渡过所有的时间。”明日香说，好像她读懂了我的心思。她把外套挂在一个像是用浮木雕刻而成的衣架上，“他有很多人帮他打理这栋房子。”

“你妈妈以前打理吗？”

“不。”明日香轻蔑地对着一一些浮夸的落地镜嗅了嗅，“她只是雇佣高品位的人。”

我是这么想的，这房子是一座真正的豪宅。它可以容纳三个家庭，仍然有多余的空间，但我们见到的唯一的人是相当粗鲁的管家，他打开门，示意我们进入前厅，然后就弃我们而去，去看看明日香的父亲是否‘有空’。让我们感觉有一种‘腾出时间’来接见的的不愉快感。

我咳嗽了一下，努力思考着说点话。而她显然很不舒服，但我不知道她现在是否需要私人空间或我的支持。明日香不喜欢我太溺爱她。

当然，我不够关注她也会引来愤怒，我想这让我们的恋情很有趣。一年的相处，我终于觉得自己开始更加了解她的行为模式了。

我扮了个鬼脸，转移了视线。这是她的演出时间。所以让她来安排节奏。

“那么…”在等待的拖延中我斗胆的开口，“你最后一次见到你爸爸是什么时候？”



“在我和加持出发去 NERV 的时候。”她喃喃地说，而我努力掩饰自己的惊讶。那是…我是说，那几乎是十年前的事了。

“从那之后你们说过话吗？”

“说过啊，偶尔打打电话。”明日香叹了口气，“他是个大忙人。”

“他是干什么的？”

“生意人。”

哦。明白了。

我能从那面愚蠢的镜子里看到她脸的倒影。她忍不住地盯着镜子看。我想她是在努力练习当她爸爸终于屈尊接见时，她会摆出的面部表情。我在到达第三新东京市，在美里来接我之前，我也练习过面部表情。那时我还天真地以为我的父亲会亲自来接我，在车站。

在浴室里的几个小时，盯着镜子，拼命想让镜子里出现一些我不讨厌的面容。在我看到初号机的那一刻，所有这些面容很快就被遗忘了。

在更了解明日香之后让我明白了其实我们是何其的相似：“我们是一样的。”她有一次对我说，“我们只是走了不同的方向。”

当我看着她努力变出一个激动的女儿时，我才发现她不知道她自己说得有多么的正确。

又过去了 20 多分钟，明日香放下包，认命的耸着肩。

“我们去城里逛逛吧。”她宣布。

“你—你不想等了吗？”我问，我不太确定该说什么。

她从浮木上拿下外套：“我们回来的时候他还是会在这一带，我想喝点酒。”

她的提议是个糟糕的主意，但代替了镜子和她的脸，我想我知道她的意思。

也许这会是一件好事？有时间发泄一下情绪，就我们俩？

“我是说真~的~!”明日香口齿不清地咕哝着，喝了一大杯啤酒，“他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绕了半个地球，他居然还让管家叫我等一等?!男仆。”

我是真的没法再和她争论，但那是因为我也他妈的醉得很厉害。我这一品脱才喝了一半就感觉到醉意了。不可否认，我完全不是个酒鬼。明日香已经喝了三个品脱了。

“我一我是说。”我开始说，我想说的话一边被我搜索着一边从我指缝中溜走，“我是说，



他是你的父亲，明日香。”

“哦，拜托!”她大吼，引来酒吧里的一些人回头看看这两个老外到底在喊什么，“他糟糕透顶，真嗣!他让我像宠物一样在他家的门厅里等着!我还想让他为我做什么呢!他显然不在乎我回来!那么我为什么要在乎他担心我会去哪里?!”

我感到一种真切的同情之痛。源堂的脸莫名其妙地出现在我的心眼里。

我举起啤酒，又喝了一口。

“我恨我的父亲。”我嘀咕。这是我永远不愿大声坦白的实话。

“是吗?很好!因为碓源堂是个他妈的超级大混蛋。”明日香不看我，大口狂饮着她的酒，“他罪有应得。”

我看了她一会儿，我的思绪从她的陈述中冲过来。

那句话里有最初的侮辱——因家族姓氏的自豪受到伤害仍然刺痛着我。但过了一会儿，我发现她…她是对的。我对那个男人恨之入骨，我已经厌倦了为他辩护。

我感到一缕笑容悄悄掠过我的脸庞，随之我举起了我的酒杯。

“去死吧，父亲。”我果断地说。

“耶!”明日香吼着，通红的脸上露出一个得意的笑容，“我要为父亲干杯!去死吧，父亲!都他妈去死吧!”

“干杯。”

“该死的，是的，‘干杯!’”

她把她的酒杯撞到我的酒杯上，大量的液体被洒到了台面上。

把我的酒杯撞回去，我迷失在啤酒的太妃糖味中，感到了大获全胜。当我放下杯子的时候，我的女友正对着她自己的空杯子笑，抹着嘴。

“我要再来一杯。”她说，她站着，“你要来一杯吗?”

我耸耸肩。

“好像我爸爸也在这里一样?”我讽刺地说。

明日香的手捧在我的脸颊上，狠狠地吻了我的额头，消失在人群中。



他妈的是什么鬼声音？铃原东二想，然后他明白那可怕的噪音是发自于他的手机，而它就在他的头边大吵大闹。在床上翻了个身，他接通了电话。

你他妈最好有个很好的理由。

“…谁他妈现在这个时候给老子打电话？”

“东二?!是东二!电话接通了!”东二听到背景中明显毫无热情的欢呼声。

“…真嗣?”

“是啊!是我，东二!我在德国给你打电话!德~~~~国!德利志!”

“德意志。”东二听到明日香从电话那头纠正真嗣的发音，这终于让这位前驾驶员咯咯地笑了。

“明日香，你们国家的语言太可爱了。”

东二在黑暗中眨眼。

“…你喝醉了?”

“什么?是的。”真嗣的笑声从电话那头过来，“哦,等一下!明日香想跟你说话!”

“不，我不想。”

“不，你想!东二也是你的朋友!”

一阵巨大的拖拽声，和一阵微弱的抗议声，然后是叹息声：“嘿白痴，怎么了?”

“…现在是凌晨四点，”东二真诚地回答。

“哦,是的。抱歉，这里早了很多。”

“是吗?”

“是的。”

“…精彩。”

一阵沉默，而东二在想他为什么不挂了电话。

“…这么说真嗣喝醉了?”

“是啊，我想是的。”

“他喝醉这种事…曾经发生过吗?”



“呃。”明日香开始说，“事实上我完全不确定。我从没亲眼见过，他喝醉的样子。”

从电话那头更远的地方，东二听到了一声放纵的欢呼雀跃。是真嗣的声音：“我的女朋友很棒，我们用离谱的机器人拯救了这个世界！”

“...嗯。”东二喃喃，按摩着两眼之间的鼻梁。

“我们现在做爱了！”

“搞一什么鬼?!嘿，笨蛋，闭上你的嘴——”

“美妙的性爱!你们这些人都不——”

有人尖叫和摔倒的声音。人群中是寂静的喘息声。

“真嗣!真嗣，等等，不，你别——”

仁慈的沉默。

东二平静地挂掉了他的手机，翻了个身，回到了他的幸福世界，再也不用听到这些该死的破事了。

“给你：喝水。”我听到她在我耳边说，把一个水杯塞到我手里，“水很好，现在水是你最好的朋友。”

“但我以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哼唧着，头靠在她的肩膀上，用鼻子蹭着她温暖的肌肤。我感到一阵咯咯的笑声传遍了她的全身。

“嗯，你真是太好了，真嗣，但把这该死的水喝了，别再做醉鬼了。”

她在自己的水瓶里抿了一小口，我感觉到她在摇头清醒她的大脑。我们坐在城下某处的长椅上，离床和她父亲的房子很远。一想到那座阴森、空洞的豪宅，我就不寒而栗。明日香在我旁边点着了火，慢慢地抽着烟。

“水，真嗣。水,记得吗?”

“我不想喝水,”我听见自己说。她叹了口气,有些恼怒。

“我说,我喝醉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吗?”

“不。”我含糊地说,“更糟。”

那狂笑声吓了我一跳,我感觉到她把我推着坐了起来:“来吧,笨蛋。”她说,拧开了盖子,“现在把水喝了,否则你刚才告诉海德堡所有人的那些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就永远不会再





发生了。”

她的这句话说服了我。我坐着，闷闷不乐地喝水：

“那啤酒里有什么？”我问。

“哦，这是 Vetter 牌。”（译者注：这是一种德国啤酒，酒精含量比较高）她边喝边说，“他们家的啤酒是 13 度。”

“等等，所以我只是喝了相当于两品脱的酒？”

“嗯…是啊。”明日香对此也有点惊讶，好像这些从来没有发生在她身上。她笑了笑，“是啊，我猜你是喝了这么多。对不起—我只是太生气了，我需要—”

“不，没关系。我明白。”喝更多的水，水现在是我最好的朋友，“下次提醒我一下，好吗？”

她笑了。

“是的，我会的。我想你肯定醉得很厉害。”

“对不起。”我对着瓶口喃喃自语。

“不，是我的错。”她说，胳膊搂住了我的脖子，“真的是我的错，真嗣，我早该想到的，你不必为刚才的事道歉。”

她抱着我，我的整个世界都是幸福的温暖。我呼吸着她的香气，我知道我到家了，尽管我离我成长的房子远隔六千英里，但她的怀抱就是天堂，我可以永远和她生活在一起。

我在她身边说出那句话。

“嗯？”明日香问，“你说什么？”

我坐起来，深情地看着她的眼睛。

“我说‘我爱你’。”

自从我认识惣流·明日香·兰格雷以来，这是她第一次说不出话来。

“什—什么？你在说什么—”

“我在说我爱你。我真的爱你。我知道我喝醉了，明日香，但我爱你是事实。”

我集中所有的精力盯着她的眼睛。感觉像沉入了一片汪洋，我可以永远地荡漾在那片深蓝之中。



她的嘴巴半张开，我看到她的脸涨得通红，泪水开始涌上眼眶。神啊，她从来没有这么美过。

“真嗣，我一”

这是我扑到在鹅卵石地上呕吐之前记得的最后一件事。

*A/N: 最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一起说：明日香，生日快乐!: D*

呀!我们是一个旅行团队，不是吗?尤其嫉妒土耳其和爱尔兰，这两个国家截然不同，但又很相似，因为它们是我非常想去的地方。

本周的问题是，为了纪念真嗣的恋情升级，我们必须知道：你对某人表白的最糟糕的方式是什么?

没有错的答案!当然这是可选的。我最糟糕的一次是我送前女友情人节礼物(*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史上最好的电影之一!)，结果第二天她就把礼物还给了我，说：“嘿，你不能再看了。”这让我非常尴尬。*scarredforlife* 不过我还是保留了这部电影。因为它太棒了。

也因为“你知道你是什么吗，金发女郎?!”只是一个肮脏的索诺瓦——啊~~~!哇，哇，哇……”

下次更新见

## 第七章

一段记忆：

“你知道什么东西奇怪吗?”

“什么奇怪?”

“语言。”

我看着我的男朋友，吸了一口烟：“…说下去。”

“嗯，就像是，我们需要语言来交流思想，你知道?”真嗣继续说。他现在就像是个彻头彻尾的笨蛋，但我知道他想要证明他的一个观点，所以我让他说下去，“我的意思是，语言很重要，对吧?但它们并不是真正有形的实物，它们可以让别人知道我们在一起的决定是有意义的。”

“…你要失去我了，碗。”



“我的意思是。”真嗣眉头皱起来的样子就像他很认真思考某件重要的事时那样。“嗯，‘喜欢’和‘爱’是同义词，对吧？但它们并不真的是同义词。对某人说‘我爱你’很重要，但如果你用‘我喜欢你’，其内涵就大不相同。”

“是的，当然。你想说什么？”

我看到真嗣的肩膀在军服风格的夹克里耸着。

“…我不知道，我只是在思考这件事。总得有人在某个时候想出所有表达准确意思的这些词，对吧？他们必须坐下来对自己说：“好吧，这个词的意思是‘恶心’或其他什么意思。”他喘了口气，又继续想了一会儿。

“而且这很有趣。”他继续说，“因为我们有无限多的语言，所以我们可以赋予无限多的含义，但它们也不是…总是有用。”

我把烟灰弹在旁边的地上，但烟灰还没落地就吹散了。

“你说它们没用是什么意思？”我讽刺地问，“我们只能说话。我们用语言思考。”

“不，我们也有感情。它们比语言更纯净。”真嗣坚持。我可以看到他在那愚蠢的拖把头下苦苦思索，我有点羞于承认我有多么喜欢他，“总有一天，语言会…徒劳无用。它们永远无法战胜得了真正复杂的感情。”

“像什么？”我问。

“嗯，像‘爱’。爱到底是什么意思？”真嗣继续说，完全展开双臂，“我可以爱一个地方，一个人，一条狗，一些食物，但我说出‘爱’的时候，它们的意思是不同的。但我们说的是一个词！我们说‘我爱那个’。这难道不奇怪吗？”

真嗣用哀求的眼神看着我，让我不敢挑战他的逻辑。而这一次，我做不到。

我把香烟往左边某个地方一扔，看着他。

“好吧，我知道一件事。”我对他说，“它们可能是徒劳的，但我们拥有的只有语言，所以当你对我说话时，你他妈最好是真心的。”

真嗣正慢慢从宿醉中恢复过来，我讨厌我觉得他很可爱。我不应该觉得他可爱。我应该告诉自己，这是他的身体在与自16岁起就困扰我一生的同一种毒药作着斗争。

但如果我诚实呢？他真是太他妈可爱了。他把我用的枕头当成了我，每隔一会儿，我就会看到他把脸埋得更深，想要挡住那个早晨，还有他脑袋里我确定知道的酒精刺痛。



真嗣的呼吸平稳了，我知道他又睡着了。太好了。他睡得越久疼痛就越少。

我走进浴室，轻轻地关上身后的门。然后我锁上门，开始让我自己他妈的发疯。他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他的意思，但他是真的想表达这句话的意思吗?!

如果他不是那个意思，那他就是一坨屎。他不能随便对一个女孩说这样的话，尤其不能对和他一起生活的这个女孩。如果他是真心的，他想…他想让我怎么做?‘我爱你’，就是这样。抛出他的‘我爱你’，期待我的‘我爱你’。

那样，当然，取决于他是否记得他承认了他爱我，而且很有可能他不承认。如果他不承认，那也可以，我们就永远不用再提这件事了。

如果他真的记得，但只是真的真的说了醉话，不是你想的那种意思呢?

我在这里停止了思考。

我是说…我是说，我知道真嗣喜欢我。我知道他很喜欢我。这么多年来没有多少人能像他这样忍受得了我，他还没从我身边跑掉。

我…

我爱他吗?

我让这个想法在我的脑子里打转。过了一会儿，我打开淋浴，让水冲走我的怀疑和不安感，以及不管他是不是真心的想法，他可是我一生中第一个对我说这句话的人啊。

我站在父亲的书房里，在他走进房间的时候，我已经想好了我该说的那些话。

“明日香”是他唯一的序言。我转过身，尽力对他微笑，接着感觉我构思中的所有对话都从嘴角间溜走，掉进了被遗忘的深渊中。

我捋直衣服，微微颌首：“父亲。”他穿过房间，有那么一瞬间我想他要拥抱我了。

我很惭愧地承认，想到这种可能性，我的心有点怦怦跳。

他的手在我的肩膀上拍了两次，骄傲地点头。

“你长大了!”他说，“你…天哪，你现在太像你妈妈了。”

我又笑了，虽然我心里想要尖叫。我该说什么，我该说什么?我有话想跟他说，是关于…

“谢谢，爸爸，你看起来…”

老了。现在老多了。他不是该更高吗?



“你看起来也很好。”我说完。他在他的桌前坐下，邀请我坐在对面，我坐下了。

壁炉里的火噼啪作响，我想知道把这么多书放在明火边是否谨慎。

父亲摊开双手，“嗯。”

他扫了一下桌面，好像他的商业文件会成为话题的灵感来源，然后他取出一瓶白兰地。

“你想喝点吗？”

我感觉自己像是在面试。

“不用了，谢谢。”我说。

“哦，来吧，明日香。追忆一下旧日时光。”没等我默许，他就倒了两杯。我接过杯子，但在我的手中它好像很沉重。

追忆旧日时光？我回以一声嘲笑。是啊，因为我十一岁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喝…

“旅途怎么样？”他问。

“还…我想还不错。”

“荷兰航空？”

“是的。”

“一家不错的航空公司。”

“是的，我，嗯…是啊，当然。”

他点头，接受了这句没有信息的废话，好像我在告诉他什么重要的事情似的。他清了清嗓子。

“我知道你的朋友也在这里。”

“男朋友。”我纠正他。

“哦？”在谈话中，他第一次露出略微感兴趣的表情，但这并不是一个慈父般关怀的表情，只是一种确认，是的，确实有他不知道的事情，“你们俩交往多久了？”

“到现在快两年了。”

“你刚满 23 岁？”

我皱起眉头。我觉得我的假笑在悄悄地消失，但我还是勉强敷衍地点头。

我是你的女儿…



“23岁…很好的年龄。你们俩在考虑结婚吗?”

“呃…不，我是说我们还没有想过…没有。”

“啊。那么你们不是认真的?”

“不是，我的意思是…是的，我们是认真的，只是。”我把头发抚到耳后，“你知道，我不想因为走得太快而毁了我们的关系。等到了时候就会结婚的。”

“嗯，知道你们什么时候会准备好太艰难了。”

他的语气之一并没有邀请我们讨论这个话题。他的电脑上闪烁着一条信息，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飘向桌面。他正想着偷偷去看邮件的主题。

我确定我已经笑不出来了。

我是你的女儿。

“那么。”他说，开始去回复邮件，“我很想见见他。也许你、真式和我—”

“真嗣。”

“对，也许这周找个时间我们一起吃顿饭吧?我可以让汉斯安排一切。哦，你见过汉斯吗?他是我们的管家—”

“在你这该死的一生中，有哪一天你爱过我?”我问。

他的手指停在键盘上。我的脸因为尴尬和无力的愤怒而感到灼热。

去死吧。

我站起来，打翻了桌上的白兰地。听到白兰地掉在木地板上的咔哒声，我得到一种病态的满足感。

“你是我的父亲!我有十年没见你了，可我们—”我难以置信地摇头，“我们在这里到底在谈什么呢?!只是些礼貌的‘很高兴见到你’的屁话!我的话你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他面无表情，但至少现在他在看着我。

“你想知道我的生活，是吧?!为什么呢，这样你就有一些有趣的琐事可以在喝酒的时候告诉你的伙伴?!‘我亲爱的女儿这个’和‘我漂亮的女儿那个’。你根本不想知道!你根本不在乎!如果你在乎，我们他妈的就不用十年时间之后还会有这样一场对话!”

“明日香，你太不一—”

“你想知道我生活中一些有趣的事吗?好吧，我们开始吧!”我掰起指关节，开始用手指



过数，“从我上大学开始我每天抽一包烟。是的。我知道。我听说这对你‘真的不好’。我有严重的酒精依赖，我认为是酗酒的边缘，但我正在努力戒酒，这很糟糕，但这就是生活，不是吗？这一切都表明我的个性中有一种上瘾的倾向，而且我认为我的自我毁灭倾向还不止一点点，但考虑到你和妈妈——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送我去死在一个该死的机器人里，这也没什么好震惊的！”

他张开嘴，但我把他的嘴盖上。我停不下来了一我又找到了要说的话，我嘴里尝着胜利的滋味。

“我以前试过自杀，有一次非常严重，但唯一的一个人——爸爸，我是认真的，唯一的一个人——这个关心我、在乎我的人现在是我的男朋友！也许我会嫁给他？我他妈的不知道！我现在23岁了！我现在回答这个问题还有点早，但我还是要说：他得到了我的第一次，我的整颗心都在他的手心里，他人太好了根本不知道那些都代表了什么！他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重要的人，而你甚至都没能礼貌的记住他那该死的名字！”

我往后退了一步。我的胸口像刚跑完一场马拉松一样起伏。我指着这个残忍愚蠢的老家伙。

我尽我人性所能，让我的声音保持平和而理性：

“他叫什么名字，爸爸？如果你现在就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我会道歉的，我会乖乖当个好女儿，只要汉斯随便定好了什么餐，我会在任何时间来见你。”我瞪着他的眼睛，“那么，他到底叫什么名字？”

我的内心希望他会只说‘真嗣’一个单词，这样我们就能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次像应该的那样成为一家人了——就像我们从未和我真正的妈妈或他在她死后娶的那个女人在一起生活的那样。

也许……

也许‘爱’会为我们自己选择家庭？也许这才是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我选择了你。’它意味着这个人——这个特殊的人——比世界上所有的人对你都更有价值。这意味着他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会很痛，而你就竭尽全力地要他留在你的身边，因为他让你的生命更加美好。他让你这个人更加美好。他用每个人都值得拥有的方式来治愈你。家人可能做不到；但爱人可以。

**(译者注：作者，你说的他妈的太对了)**

我对眼前这个无情的老陌生人已经毫无感觉了。

我永远也不会对他有感觉了。

好像过去了一辈子的时间，父亲终于开口了：“嗯，我看你发起脾气来并没有太大变化。”





我的手掉到了身边，头点了点。

我都不再生气了，我都不在乎了。

我连一句再见都没说就走了。

我迈着大步回到我的房间，打开门，看到真嗣正坐在床上。他正在穿衣服。已经过了中午，但他才刚刚起床，宿醉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你还好吧？”他把衬衫套过头，满脸的担心，“我听到你们在吵架，但是——”

“嘿，真嗣。”我说。

“什么？”

“我也爱你。”

*A/N: 嗨，是我，躲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个默默无闻的隐士，每年从山上下来一次，实际上更新他的故事。*

*我想我刚刚得出的结论是，这些章节真的会在它们到来的时候到来，我几乎没有什么办法来加快它的速度。对不起，兄弟们，是我的错。我要说的是，我在回复收件箱信息方面比更新方面稍好一些，所以如果你想要更新某个特定的故事，那就在那里发表你的意见吧。我真的会考虑这个问题，并在这个问题下点一把火。*

*无论如何，我有理由相信这篇文章的下一章将是最后一章，所以期待吧！这将是我真正完成的第二部非一体的作品。*

*所以。调查！Panther2G 的故事是最可爱的，所以他给了本周的 *hiding in plain sight* 积分，这绝对没有任何意义。耶！*

*这是我们调查的最后一个问题：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会遇到成千上万的人。谁是对你影响最大的单身人士(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为什么？*

*Wiederhoren 汪汪汪。*

## 第八章

我的大脑停止了转动。我可能还在酩酊大醉之中。我移动的时候，我肯定还感觉着酒在我太阳穴的边缘晃动，但再多的醉酒也让我无法为明日香说出的话做好准备。



“…什么?”

明日香站在一间我不记得回到过的卧室门口。我想她是生气了，但她的声线毫无波澜，就像一个震怒之人。如果她生气了，我也不知道她在气什么。话说回来，反正我肯定这是明日香的初始状态。

她手抓门抓得更紧了。

“你听到了。”她说，“‘我爱你’，我非常爱你。”

嗯…

是啊，我想我还醉着呢。我喝醉了，或者这是某种非常奇怪，心想事成的美梦。我觉得我的脸开始升温。

“明-明日香，我一”

“我想离开这里。我再也不想回来了。”她继续说，“这里的一切都不再重要了。这里只是我的过去。”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接下来会发生这些事：我会到阳台上，我会抽完我的最后一支烟。然后我会回到这里，我们会收拾行李，接着我们会坐上火车。”她舔了舔嘴唇，继续说，没有看我因绝望而困惑的表情，“我们会去欧洲玩一玩，我们会去大西洋游泳，我们会他妈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人会对我们说‘不’，你知道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吗?”

我是真的不知道。

“这一切的发生是因为我爱你。”自从她开始说话后，她第一次笑了。过了一会儿，她咯咯的笑着，她好像…再无枷锁。她仿佛曾被锁链束缚却终于获得了自由。

而且她是那么的美彻心扉。

我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问了唯一一个好像与此相关的问题。

“明日香，你…你还好吗?”

她略微地点头：“十分钟后见。”

一转身，她走出了房间。

然后她说的一切都成为了现实。

派对上没有人在说话，但明日香呆若木鸡。她仿佛是刚从石头里被凿出来一样，永远卡在半转身中，惊喜永恒地被铭刻在她的蓝与红上。



我的手在颤抖，据我所知，它们是房间里唯一在动的东西。它们之间的戒指盒也跟着在半空中微微摇晃，盒子每秒都更加沉重。已经过去有多久了？我感到在她消化正在发生的一切里，我从生到死又从死到生。

这是一个好兆头吗？至少现在我知道，她肯定没有预料到这一幕的到来，但我的女朋友并不总是惊喜的超级大粉丝。在五年的同居生活之后，你可能会认为我对她的大脑是如何运作的有了更多了解。

惊讶慢慢离开了她的脸，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可怕的茫然。她手中的香槟，一直被握在胸前，慢慢地垂到了腰间。

她打量着我，用一种只有她才会用的方式——这种方式似乎问了无数个问题，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我知道这是她‘认真考虑’的表情，我也知道她只有在脑子里的齿轮超负荷运转时才会露出这种表情。

如…如果她拒绝了我该怎么办？肯定的，是我把我们都毁了。我真的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睡回到一个对全世界说‘你不够好’的人身边。我的意思是，我知道我会求婚的。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她的未来；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她陪我共眠的无涯岁月。我…我甚至早已忘记我单身时做过的事。我如何打发我的日子？我和谁分享我的心事？我在夜里安睡的温暖在哪里？

会有人孤独而死吗？会有人心碎而死吗？我永远都不想知道，但我已经想求婚想得够久了，这就是我想要的。如果她不想要，那么我就得…

我就得接受，无论如何。

抛出挑战，期待回应。我的未来现在就在她手中。

明日香的脸色仍然清澈；她仍在思考。

过了永久之后，她给了我一个小小的、秘密的微笑。

这笑容立刻被她经典的怒容所取代。

“好的，但说真的。”她转过身，对人群说，“那个说关西语的婊子在哪里？”

“什么?!”东二的喊叫声在寂静的房间里震耳欲聋。他从我身后的人群中挤了出来，站在我的旁边。

而我，我还是单膝跪地。东二指着我。



“你知道我劝了这个可悲的混蛋多久吗?!他已经唧唧歪歪了好几个月了!”东二愤怒地捋了捋头发,“购买戒指,惣流,他带我去购买戒指。”

明日香竖起屁股,拳头放在屁股上:“啊,那么你们俩约会真是太可爱了,但我真正想知道的是,在这个派对上整这个活儿是你的主意还是他的,因为,说句大实话?”

她指着周围挂满的为新年做装饰的吊灯,“…说句大实话,这也太俗气了。”

我现在真的是汗流浹背。戒指还悬在我们之间,握着很不舒服,感觉真的像着了火。

明日香都没朝我这里看。好像她已经彻彻底底地把我给忘了。

“俗-俗气?!”东二在我的右边爆炸了。他用手背捂着嘴,“好吧,你想知道真相吗?是啊,开派对是我的主意,因为我认为“嘿,如果我的兄弟真嗣永远无法摆脱和你在一起,那我们不如在看着他永堕地狱之前全部喝死过去吧!”

“噗。”

“这是浪漫的爱情!”

“噗噗噗噗噗。”

“哇哦,你真是太成熟了,惣流。我们在这里做什么?”东二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拖起来,“得了吧,兄弟,她不值得你一—”

“她没有回答。”我说,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派对又安静了,明日香好像终于想起了我在这里。我甩掉了东二的手,向我的女朋友靠近一步。我把戒指从戒指盒里拿了出来,悬在她的面前,“我…我不在乎答案是否定的。我他妈当然希望不是否定,但我要你亲口告诉我。”

我把嗓子清干净,在那天晚上的第二次,我开口:“明日香,你愿意嫁给我吗?”

她眨眼。

“嗯?哦,我是说,是啊,当然。”我的心脏停跳了。她把头发束到耳后,她的脸开始变成和头发一样的颜色,“等-等等,这不是明显的吗?”

“你涮了我。”东二在我身后哪里抱怨。他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的回答,她的答案真的让我所有的美梦都成为了现实。

她的脸现在完全红了:“什么?!”她转过身去,把戒指攥在手里,“不过我给你使了眼色!”

“眼色?”

“是啊!眼色!”她转过身,责备似的指着我,“我给你使了眼色!这是‘当然’的眼色!你



知道‘当然’是什么意思!”

“等-等一下。”我结结巴巴地说，“什么时候—?”

明日香脸上的红达到了临界值。她挥舞着双手，疯狂地踱步：“啊!上帝!你真是个…你真是个难以置信的笨蛋…你真的认为那一?!”

她走到我面前停了下来，摇着头。湿润刺穿了她的眼角。我们可能在人满为患的房间里，但这一刻只存在于我们之间。

“你是笨蛋吗?”她呢喃。泪水滚下脸颊，而她不再有足够的控制力去掩饰了，“我当然想嫁给你，你这个笨蛋。”

我把她拉进怀里接吻，房间里爆发出欢呼声。

“如果她恨我怎么办?”

我叹了口气：“她不会恨你的…”

一个耸肩出现在我身边。

“你怎么知道。她可能会恨我。”碇·明日香·兰格雷打了个哈欠，手来到隆起的肚子上，“我恨我的母亲。我不知道，也许是遗传还是什么?”

“我说，那是不一样的…”

又一个耸肩。

“怎么了?”我傻笑着继续说，“你是在考虑重开 NERV 之类的吗?那么她可能会恨你，但我告诉你，恨你的不止是她一个人。”(译者注：这里的意思是如果明日香重开 NERV，真嗣也会恨她)

她轻轻地锤了我一拳，然后又放松了。她侧身用鼻子蹭着我的胸口，手伸到被窝下面找到我的手。

房间里很温暖，我很享受头下柔软枕头的触感，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已经七个月了…

明日香一开始不知道怎样接受怀孕。我们不是一直在努力要孩子，然而孩子就这么来了。不过这不是一个疯狂的想法—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家底，有了好的工作。不再是二十多岁的时候了…

不过，我还是提到了‘麻烦’的话题，只是为了让她安心，如果她还没准备好，我也不会准备好。



“你…你不想要吗?”她问,她看起来很脆弱,一不小心就会被推倒和摔碎,“因为我——我是说…我害怕,我非常害怕,但我又不是…”她困惑地摇头。我能看到她的恐惧在内心和别的感情战斗。

最后,她又看着我。

“我是说…她是我们的,对吧?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对属于我们的东西这么做…”

从那以后,这个话题就没有再被提起了。无论是好是坏,我们都要做父母了。

不过,这会儿我们没有恐惧,没有疑虑,也没有交谈。只有我的妻子、我们的床和完美的寂静。房间里很黑,早已过了午夜,但从她搅动的身体中我知道她还醒着。

明日香有心事的时候就很难入睡。

“…告诉我,我会成为一个好妈妈?这是一个陈述句,总是和她的命令一样,但听上去又像是一个问题。她只有在真正需要答案时才会这么说话。

“你会成为一个超好的妈妈。”

“我现在不胖了吧?我不知道,我觉得自己胖了…”

“你不胖,明日香,你怀孕了。怀孕可不一样。”

“告诉我她不会恨我?”

我微笑:“她不会恨你,我发誓。”

“可是你怎么知道?”她的身体被从我的身上推开,看着我一两团蓝色的火焰在寂静中闪烁。她最需要这个答案。

“嗯。”我试探着,小心翼翼地对她说,“如果有什么感情真的可以遗传,那一定是挚爱的感情,对吧?她是我的一半,而我非常爱你。”我把她的手攥得更紧,“即使你很烦人,真的应该去睡觉,就像现在。”

明日香想着。

然后笑了。她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然后又躺下了。

过了一会儿,我忍不住了,问:“对了,你怎么知道会是个女孩?你问过医生了吗?”

“哦。”她低声说,现在终于入睡了,“我没有。但我在做最坏的准备。”

“我不介意是个女孩子…”

“不。”妻子斩钉截铁地说,“女孩子很可怕。我们不想要女孩,相信我。”



当我们停在女儿学校的门口时，她紧紧地抓住了明日香的腿，我不知道她会不会放手。

Hana 害怕的时候总是缩在她妈妈身边——她可能有她妈妈的头发和眼睛，但她肯定有我的胆怯。

“我一定要去吗？”学校出现在眼前时，她问。学前班还行，但幼儿园她觉得还没完全准备好。我看着她在秋日的早晨中发抖。

“是的，你要去。”明日香轻轻地解开 Hana 握在她的腿上的手，蹲在她面前，“Hana，我一直告诉你，你比自己想象的要坚强。你会没事的。”明日香把女儿的头发梳到她的耳后，“而且，你那么聪明！来吧，我相信其他孩子会对你大吃一惊的。你觉得班里会有多少红头发的孩子？”

Hana 忍住了骄傲的笑容，摇摇头：“没有。”

欢欣鼓舞的吻落在额头上：“没错。你不想让其他孩子知道你有多酷吗？我想知道！我会为自己这么聪明漂亮而骄傲的！”

这是我们的女儿永远不会知道的事实。明日香凑到她的身前，用德语轻声说了几句，把 Hana 逗得哈哈大笑。我真的不曾真正理解过这门语言，但 Hana 好像在这方面有一种近乎超自然的天赋。

“问问爸爸的想法。(Fragst du Papa was ihm denken 德语)”明日香给她建议，还狡黠地笑着耸肩膀，“为什么不呢？(Warum nicht 德语)”在想了一会儿后，Hana 点头，伸手来握住我的手。

我蹲在她身边。

“爸爸，你上学的时候害怕吗？”

“是的。”我完全真诚地承认，“每个第一天都有点难熬，但你知道，很快你就能交到朋友，对吧？”

Hana，对她来说，好像仍然有点不确定，但无论如何还是点了头。她下定了决心。她要上学了。

明日香拍拍她的肩膀：“好了，话虽如此，也要记住妈妈告诉你的话，好吗？如果其他孩子欺负你，你就在他们脸上来上一拳。”

我叹了口气，摇了摇头：“亲爱的，妈妈又在开玩笑。”





“不，我没在开玩笑。如果其他孩子欺负你？你就在。”明日香把头靠近女儿。

“…他们脸上来上一拳。”回答来了。明日香笑容满面地点头。

“这才是我的姑娘！”

我们一起拥抱了她，我听到妻子在她耳边轻声说自己有多爱她。明日香总是想偷偷地鼓励她的女儿，在最后的骄傲中挣扎，但在身边的人看来，她的行为总那么显而易见。

实际上，这是她对她说出的第一句话。

明日香简直要发疯了。她的头发被汗水粘在额头上，她的表情是欣慰和深不见底的疲惫的混合。她所有的恐惧、担心和顾虑都在分娩过程中的某时彻底的消失，再未出现了。

当她第一次抱起 Hana 时，她哭了。

“我该怎么抱她？我抱得对吗？！”她乞求着医生们，“我不想伤害她。请不要让我伤害她，如果我开始做错了什么事，你们得告诉我，好吗？！”

他们向她保证一切都很好，之后他们离开就只剩下我们和孩子了，我们的孩子：“Hana”。

“她会知道她将被永远爱着—她会是永远安全的。”明日香喃喃着，她在向整个世界发誓。她把 Hana 重新抱在怀里，“真嗣，她会知道我永远爱她。她就是她的一切…”

显然，孩子们可以从父母的错误中学到他们人生第一课。

Hana 在我们俩的脸上亲了一下，背上她的书包，走进了操场。仿佛一语中的，另一个 6 岁的孩子兴奋地对她喊了一声，跑到她面前。Hana 的脸明亮了，很快，他们开始交谈。

“你知道吗，你真的不应该在她面前说这样的话。”我对她说。

“哦，别这样！去年的孩子们很棒，但如果今年的这些只是一群小恶魔呢？我可不想让她在里面被生吞活剥！”明日香的头靠在我的肩上，“再说，她是个彻头彻尾的碗家姑娘。我不觉得她有能力去揍一个孩子。目前还没有。”

“目前？”

“嗯，我是说，我们有的是时间。”明日香仰起头对着我，邪恶地笑着，我情不自禁的靠近和她接吻。她还像从前那样用手捧着我的侧脸，我们一起去 Hana 和她的朋友消失在孩子们的海洋里。

很久很久以前，明日香认定这一时刻永远不会到来，因为最终我们的关系会彻底的结束，但我想这不是真的。

我想，真正的答案是，当你去推一扇门时，门就会打开。



我想，真正的答案是，我们之间永远不会结束，我们会一直继续前进。也许我们之间有迂回、有曲折、有螺旋，但直到我们彼此结合在一起，那会从一开始，就到永远。

“你觉得她会健康的成长吗？”

“说实话，我一点也不担心。”

**THE END**

*A/N: 善待彼此。*

